

杭大人系列丛书之二

余刚诗选

第一卷

余刚 著

杭大人出版社

图书编目数据

余刚诗选（第一卷）/余刚。--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杭大人出版社，2019.10

（杭大人系列丛书 2）

ISBN 978-1-970152-03-6

I. 杭大人：余刚诗选（第一卷） II. 余刚 III. 杭大人系列丛书 IV. 杭州大学—校友--诗词

余刚诗选

（第一卷）

余刚 著

责任编辑：温时幸

封面设计：伊建新

封三题诗：施建基

封底印章：任 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76 Timbercrest Court, Ann Arbor, MI 48105,
USA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书籍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r-ygsx-1.pdf>

开 本：32K

定 价：免费阅读

出版日期：2019 年 10 月

国际书号：ISBN 978-1-970152-03-6

目 录

傲世与调皮

调皮的诗人	001
诗人之歌	004
东方野史	007
地球在天的底层旋转	011
住处	013
诗的酒徒	015
大学	017
病了	019
在神话上宣读	020
裂开的颅骨	023
我们	026
想起唐诗	029
哲学的奥秘	031
手指	033
博物馆世界	034
某种愿望	037
无题	039
滔滔不绝	040
欣慰	042

不能变化的时代	044
诗人	045
烟斗的哲学	046
感慨不已	047
在黑夜的引导下	048
给朋友	050
他的鸭梨	051
引发	053
一瞥	055
南方小城	057
放松的旅行	059

气势与极端

巴黎市政档案	061
废话备忘录	063
声嘶力竭	068
唐	070
在笼子里生活的所谓的行为艺术	072
站在窗前	075
在我放弃做个诗人以前	077
我并不以为	078
为什么必须浪费	080

情绪与意外

情绪	081
雪夜	083
我的话	085
后脑的形象	086
星座，半人半马	090
告别塔西堤	093
冲破极限的努力	094
声言	096
皇宫遗址	098
现在不幸伟大	100
现在	104

天书与浪费

城市居住者	108
自言自语	109
一件礼物	111
历程	113
一件展品	115
热爱	118
群像	122
今夜	126
现在	127

不存在的树	129
最好的日子	130
回答	132
精神	134
方向	137
尽情生长	139

精神与构图

雨天	140
在这个雨天	143
午夜试笔	147
宗教动乱	151
二论宗教动乱	156
近况	163
蚁王	166
流动的哲学雨天	169
超现实书	172

高贵与破碎

高贵的凝视	207
我自以为	209
稍晚一代中的一个	211
似在观看	213

像一个夜晚·····	215
疯长的合欢树·····	217
让那白玉兰开放吧·····	219
扛起锄头·····	222
采掘·····	224
文字·····	226
心事·····	228
令人担心的雨夜·····	229
脑瘫病人的枷锁·····	231
痴呆症的栅栏·····	234
虹口公园的诧异·····	236
丽江·····	240

天才与没落

锦瑟·····	242
武器·····	243
题梵高的画《靴子》·····	244
无题·····	245
炫亮的黑夜·····	246
无题·····	247
这就是下雨的原因·····	249
这就是做梦的原因·····	252
嘉兴，百米之内·····	254

四月的对话	255
白沙泉	256
民国时的北山街	257
桐庐的早晨	262
访问雪山	263
消失的传说	265
西夏王陵	266
消失的传说：关于西夏之二	269
使至塞上	270
章鱼俱乐部研究（组诗）	272
立传	292
观点	297

沉溺与升华

引力	298
哀歌	307
王红公	313
又到白马湖	319
海中垂钓	322
梅湾的呓语	324
故宫	326
香格里拉	328
武汉	330

幽深的发现	333
塘栖的长廊	337
在西安上空所想	339
近代史	341
残卷（组诗）	343
而已	360
曲解柏拉图	362
我会什么	364
舜耕公园咏	367
一位罗马的君主	374
犬儒主义者	375
灰色的问题	376
华丽的声响	378
对诗中引用培根之名的疑问	381
为时间写生	382
青瓷	384
良渚美玉一瞥	388
我以陆秀夫的身份	390
站在二十世纪的首都	400

柔弱与永恒

诗唐图（组诗）	450
清晨随笔	463

废话记	469
随手记下	482
废话之都	484
困惑	488
从未有过的感觉	489
力图改变	491
无纪念意义的行动	493
胡言乱语	495
对抗天色渐暗	497
接近沉香木的那一刻	499
文人出门（组诗）	501
神秘的三星堆	530
神秘的三星堆之二：金杖	555
神秘的三星堆之三：现实	569
著名评论家和诗人谈余刚的诗	579

傲世与调皮

调皮的诗人

诗人，任意地把自己的工作
扩大到午夜时分
在人们都在熟睡中的二三点钟
他举起国王的笔
在夜的纸上，画上一个圆圈，一个月亮
只要没有狂癫的病状
这不算过分

诗人，调皮地
把思路标上世界各地
非洲的原始森林，他挑逗急性的狮子
西班牙的博物馆里
他临摹毕加索的现代画
在纽约的公寓里
他模仿擎举火炬的手臂
感觉自己是一个国界以外的公民
这不算过份

诗人，在大街上
故意用不正规的步子走路
他会因一株特殊的鲜花
而在公园里大喊大叫
还无缘无故牵来黑夜
让自己象杜鹃一样忧伤
因此，他的歌声
总是那么幼稚，那么无心无肺
老是败在蟋蟀、蝉和青蛙的脚下

因此，他把太多的黑夜
蘸上原始部落的箭毒
涂到惨不忍睹的诗句上
由于照不到阳光，他的诗
开始发霉、腐烂
成为非洲人的干牛粪和有毒的菌类
留下的泪，几乎可供荒草疯长

今天，诗人欢天喜地地
把脚印烙到了长满草籽的田野上
同时把谜一样的背影
留在视野的最远处

他再也不把思绪的浓根，抛向天空
再也不把远处的星星弄亮一点
我愿他的每一个字
都七零八落
无处安放
顶多，象麦子一样撒在地上
然后看着疯长

（1981 年 3 月 23 日）

[返回目录](#)

诗人之歌

如果说
我将到南美的丛林
用枪朗诵游击战
如果说
我将到非洲大战鳄鱼
把半个世界的理智吓昏
那一切都会很平静
像黄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只站在情绪的奥林匹斯山
解救心灵的基督
我只走进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
解放年轻的普罗米修斯
我只成为一种人，那就是乞丐
同奇迹王国公民一起冲进巴黎圣母院
仅仅去抹石墙上的“宿命”二字

如果世界的圆桌
真要端出一盘帝国反击战
我将背弃东方古老的君主
而以国际纵队的士兵出现

我多么希望烹调出一个超人的世界
不用尼采的主题
也不借用希特勒的情节

我出身贫贱，缝着平民的血液
但是我深深地自豪
可能我就是那个南美的黑孩子
在富人的马圈里划着佐罗的标记
可能我化妆成基度山伯爵
用水手的纯洁复仇虚伪和邪恶
我却不可能是个罗宾汉
我只喜欢听听故事

我在聆听，抄袭日常的对话
我在模拟善良和狂想
我要成吉思汗去巴黎留学
攻读卢梭
我要汉武帝到我们中文系来
来拿学分
我教泥土阅读水的即兴演奏
教河水品尝云的自由风味
连高傲的头颅也吃醋……

没有人看见我的面目
因为我是心灵的佐罗
当世界上所有的地方
都成为鸽子的故乡
人们会看见我的形象

（1981 年 5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东方野史

一

骆驼的影子在远方消去
迎面走来一群面纱

沙尘蓬松
旋起一柱高高的阳光
一会就盖住海市蜃楼

昏黄的黄昏

二

河流上涌动丰饶和光
草地上挤成一团羊群和雪

原始和现代的图腾在演化

耸起侵吞地平线的教堂。黑色罂粟
在沼泽地上流出腥红

哦

日益枯萎，各种花朵
无所不在的迷宫长出狂暴的君王：
华丽的陵墓
抱住年深日久的石窟
奴隶枯黑的手
无力地指向衰老的秘密
美人吐出
搽满胭脂的微笑

三

幽灵一般的后宫
流血的野心唱起忧郁的情歌
精心提炼的毒药
毒死和光大了月亮的东方情调

妖艳畸形的传说不知所终
说唱艺人
弹着无趣和有趣的野史
四处流浪

四

裹着马蹄的月夜
在掠夺另一座城邑的和平

裹着面纱的沙漠
在窥视随光线变化的夜光杯

当大漠上撕心裂肺的落日升起

亚历山大的子孙，扣动了扳机
枪击冥顽不化的石头和迷人的臀部

充满情欲的黄昏
宝石屡屡被蒙面人谋杀
阔叶面包树，海洋、沧浪之水
缓缓下沉的东方

五

一条遏制不住的河流腾空而起
击落了稚拙
掩埋了黑夜
时间的原始森林不时长出绿叶

村庄的水母
在荒乱的命运里漂起

不是恒河的波浪
不是尼罗河的黄昏
干瘪无趣的夜
在雨季的浇灌下渐渐丰满，引来新的垂涎

六

骆驼的影子在黄昏远去

沙尘蓬松
旋起一柱高高的阳光
托住更高的、看不见的海市蜃楼

昏黄的黄昏
刻出沙漠井
照出篝火
剪出旅行人

那是真的，因为白天的气温高达 40 度
因此有着独特的行进

（1981 年 8 月 8 日）

[返回目录](#)

地球在天的底层旋转

——致王自亮

地球在天的底层旋转
被阳光牵引
如果只有地球
那我们就不必沉思
不必苦吟生活
既然空间由星星的距离组成
我们怎能不拉长自己的目光
像一条条永不结束的虚线那样
射出困惑或战栗
我们可能被历史虚构
可是我们决不虚构未来
我们站在自己的桥上
连接暂时和永恒的裂谷
把时间拉近
把空间推远
让数不清的星星围住红色
红
就是历史的血液，就是回忆
如果红颜色的风涌动在心灵的夏天
人类就不会赞美洁白、纯洁
不会世代地追逐鸽子

炮制软弱的鸽哨
如果地球向高处旋转
岁月也会起伏
流出强力的波涛
我们是在一个角落
杜撰美、理念和真实
但是我们决不杜撰自己
把心交给虚构
我们是在给沉闷的世界配方
把不相干的两块土地
掺在一起，把相似的星星隔开
由于土地渐渐老化
我们不得不把地壳松动
也许荒芜是最苦的中药
在荒芜里，绚丽的野花将得到开放
但是永远是一张草稿
历史的文字
还得靠炯炯的目光和头脑的煤层
让我们锯断过去吧
锯断过去就是连接过去
既然时间不会重复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复呢

（1981 年 12 月）

[返回目录](#)

住 处

一幢六层的建筑
我住在三楼
下面是拥挤的街道和人群
左边 公安分局和学校
右边 医院和各类商店
以及 凸起的平静

在平静的旁边
一块竖起的站牌 围拢的多种视线
涌起的一阵阵喧哗
仿佛宣告
这是地图上没有的——但在地球上活动的一个点

在稍远的地方 还有公园 剧院
更多的街道 更多的车流
还有少年宫 省府大楼 运河 终点或起点
再远一点 是海 外省 整块大陆
是庞大的国际机场 异国的花草 实难看到的东方
是地平线 大西洋 南极洲 星星和太阳
是极寒 空间终极的地方

但我还是回到了窗边 看着白鸽和那些蓝天
看着正在干活的邻居 走廊和窗帘
以及别的屋顶和一张张笑脸
也许就是这些浅浅的笑脸 汽车站牌上排列的站名
告诫我切不可紊乱

（1982 年 1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诗的酒徒

酒杯叮当作响，溅向混凝土墙
我这个古老的酒徒
除了诗，还是诗
天空和大地
都被我从地球仪上抹去

而早晨，成了我的第一句诗行
初生的太阳，成了我的署名
留下一行空白后，金黄的稻浪
一层层一行行向西涌去
直到目光能够够到之处
自此黄昏理所当然地
成了我的诗尾和日期
就在晚霞烧红的天空
我开始清醒 中断大醉

我睁着猩红的眼睛 带着疲倦的面容
回到了生活里
但生活此时又端着大自然丰盛的晚餐
诱惑我的大脑和想象
在小屋里 我又一次被征服

开始狂饮 世界又消失了
早晨含糊地到来 我向土地播种醉后的呓语
细腻或粗旷地施放化肥
放到鲜花的根部
我含糊地向垂危的青春耳语
说出庄稼的秘密
我走近冰冷的地球
宣告永恒的无解
也许 我错了 胡语了
但我会留下我的酒杯
让人们收获从始祖就想获得的
那个长长的快意的瞬间

当人人成为一个酒徒
我将死去 像酒徒那样
最后还端着一只诱人的酒杯

（1982 年 1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大 学

——致王依民

我们曾经一起在旧礼堂听课
看着老师们把黑板涂满
我们却在手里捧着另外的书
这就是我们小小的游戏

我们老是在评说世界
老是不知不觉说出我们的见解
沉闷不属于我们
虽然时不时地烦躁
我们登高
去看望那些无声无息的野花
我们打开电视
用黑白目光收看世界的争论

就是疲倦地睡了
也在作着美好的梦
当我们醒了，跃起
连小鸟也要安静地飞开
我们是无意中走到一起
是无意中触到地球的创伤

我们活着
就是要使宿命感到不安
我们在一起
就是要让世界至少不安

在同一棵绿树前
我们度过了青春的一半
我们很可能会成为
时间的分界线
我们很可能在宇宙的黑板上
涂上使人陌生的语言符号

（1982 年 1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病 了

我病了
不知病成什么模样
不知在高端徘徊的温度
有否把大脑烧伤

病好了
但也不知好到什么模样
不知那支水银温度计
是否还在低温区动荡

唉，心伤了，世界病了
要冷却下来
总要去量一下，感受一下
总得这样

（1980 年 8 月 21 日）

[返回目录](#)

在神话上宣读

——致陈文育

是告诉我的时候了，那从
未来墓地奔回来的回声
我将演化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将居住在一片什么样的树林
把什么样的故事
撒落在欢乐的世界上
把什么样的颜色
刻在空白画布般的墓碑上
我疲倦、困惑，雪花般
飘进未来的墓地——那时间的黑褐色裂口
在这个同世界一般大的梦中
发出我的询问、我的呢喃

当然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成为天空的赞许。大地的感激
但如果上帝吧慈祥的心交给别人
把热情输进另一根血管。另一块土地
如果岩石把坚毅填进另一种心
黄河把金黄镀上另一种皮肤
我又有什麼理由，把他們要回來

使自己成为人们眼中传递的阳光

当然想成为济世的英雄
把历史写在山脉挺直的脊背上
把高昂的头颅放在淳黄的大陆
但如果命运选择另一个世纪
选择一个更好的空间
如果历史把沉思留给稚气开启
把秘密送给温柔的姑娘公开
把最高的山峰交给更年轻的大陆保管
我怎么还好意思，把他们接过来
送给我或者冻僵的血管，使某一块地球
被粗糙的杠杆撬起

而我那黑森林般的脚趾
却把根须扎进地球的核心
逼得世界和历史、墓碑和命运
一反常态
用地震询问我的良心
就像询问一架最古老的竖琴
哦，要让命运追踪我
并且累得筋疲力尽，变成一个瘦子
我要让墓碑永远空白、荒凉

在那时间的黑褐色裂口
长出原始绚丽的森林和土地
我要让整个世界都来侦破我
就像拉开一块大陆的神秘面纱
但是，永不成功

是我告诉的时候了，我将
用刺耳的笑声震撼每一块土地和心灵
我要站在那个最古老的神话上宣读
决不变成熟透的苹果
决不炫耀疯狂的想象
我要怂恿整个时代从裂开的峡谷里
沉落下来
我要使自己的形象
变成暖人的阳光
修补每一个村落的缺陷
让文明的炮火喑哑，让古老的星月发光
让漆黑的宇宙冲出白色的底线
像一束旋风般的希望
抹去一切毫无意义的文字和画图

（1982年1月30日）

[返回目录](#)

裂开的颅骨

不愿孱弱的诗行赤着双足
在头脑里大跳火热的舞
不愿魔鬼撒旦
送我一束妖冶的罂粟
我希望喝得酒酣脑热
行使地狱边缘的荒唐
挥霍迷乱的想象
要么让我瘦瘦小小
如同精灵般欢快消失

不想生在跌倒的土地，强迫的世纪
不想头颅才着地
稚嫩便跌出老人的皱纹
我年轻，渴望一切都年轻
面前的地平线把世界摇醒
渴望经历乱世的错乱
经历良知的失常
要么就让我断发纹身
降临在非洲部落的椰子树下

不想生活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

不想被人领进这个不见首尾的地点
把思绪也折磨得不前不后
既然把我领到中途
就不该撒手不管，扬长而去
使我瘫倒路边，仓惶四顾
徒然眺望那过于遥远的神话和梦
让远古的愚昧和迷信笼罩双目
而应该紧紧拉着我的手
像维吉尔拉着但丁
指点着地狱和炼狱
要么就让我出生在古罗马
人兽相撕的角斗场吧

是的，不想是个写诗的废人
当然也不想是个糊涂的妖人
但我生下来了
一边喝着过量的酒精
用笔把人类制造的罪恶
记载在地球裂开的颅骨上
一边聆听它惨痛的呻吟
和新生儿诞生的宣言
我的诗大动干戈
打通

痛苦
这宇宙唯一的通道
我一路开掘，一路滴着血珠
也许还来得及成为
最后一个心灵的无赖

（1982 年 1 月 30 日）

注：

此诗得到 Xf 先生的帮助，特致谢。

[返回目录](#)

我 们

我们是这样一些人
思考我们不该思考的东西
存在于我们不该存在的环境
我们坐在这里
像一个软体的两栖动物
喋喋不休地与血色的太阳对话
与苍白的月亮对话
然后无休止地沉默
直到血液的浪潮涌上无表情的脸
涌上我们称之为黄昏的那一幅画
涌上我们称之为未来的那个地方

我们本该以无比的骄奢
与远古的氏族同住
并且从商朝的首阳山走下来
去看望汉朝的李广和他的猛虎
我们本该以十足的蛮横与晋朝的哲学家谈古论今
倾倒在竹林狂士们的脚下
与嵇康论琴、与阮籍同醉、与刘伶干杯
然后驾着马车无目的地狂奔

但是我们却坐在这些地方
四周全是墙壁
墙壁的四周写着肃静
不能痛饮疯狂
不能用十倍的狂热
去获取比孟浪更多的东西
谈论东方的宝剑
流血的野心以及忧郁的情歌

我们身无分文
却偏偏要以富有者的面貌出现
用二十倍的热情渴饮爱情
用一贫如洗的目光向富翁挑战
我们
在三岁的时候就渴望世界
在九岁的时候就宣布
要在所有的地方都打上叉叉
在十岁时邪恶，在十一岁时丑陋
招人恨，招人仇
十二岁就成了万恶之源
以至于不得不说
我们再也不出现了
但我们还在出现

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些人
一群在南方长大的人

还未长大，便已死去
死不认账，死不甘休
把太阳当作瞎子
把月亮当作跟屁虫
一路狂啸，无所畏惧
鸡鸣狗跳，狂笑不止

（1984 年）

[返回目录](#)

想起唐诗

我不能想起唐诗不能想起因为一想起
我的语言就要痛我的月光就要痴呆

月光呵月光呵月光
壁画呵壁画呵壁画

谁也没有想起谁也不想想起
因为一想起头就要痛目光就要痴呆

谁也没有头痛谁也没有痴呆
谁也没有交谈哪怕一次悄悄的交谈

说他的倾斜度如何
说他的句子的蒸发度如何

说他的钓鱼的风度如何
说他的流浪的动作如何

谁也没有说哪怕是一次交谈
谁也没有看见谁也没有揣摩

月光呵月光呵月光
壁画呵壁画呵壁画

一种并不轻松的轻松
一种有意疏远的亲近

你还没说出你就将说出的当儿
他出现了他们终于出现了

他们在浩大的疆土山来来去去
留下一堆夕阳留下千年一次的动感

在浩大的疆土上来来去去
因为无法停住而醉成了诗人

（1984 年 7 月 5 日）

[返回目录](#)

哲学的奥秘

这首诗写城市与城市：雄狮与母狮的舞蹈

这首诗写房屋与建筑：灰鹤与白鹤的舞蹈

写村庄与村庄：画眉与火烈鸟的舞蹈

山岗与山岗：母狮与母狮的亲昵

写雪山与雪山：雪豹与金钱豹的舞蹈

写河流两岸：绿树与绿树的相望

这首诗写废墟与废墟：阳光与阴影的相撞

这首诗写海洋与海洋：爱琴海的舞蹈

写母亲与大地：阳光的舞蹈

写父亲与儿子：心与雄心的舞蹈

写祖先与天地：血液的舞蹈

写战争与坟墓：鬼神与黑夜的舞蹈

这首诗写杜甫与八卦图：诗歌的舞蹈

这首诗写时间：陈子昂与幽州台的舞蹈

写机械与原始森林：空气与绿叶的舞蹈
写周口店与考古学家：手稿与烟斗的舞蹈

写火药与文明：印刷术的舞蹈
写陶潜与王维：李白飘飘欲仙的舞蹈

这首诗写弓箭与嫦娥：月亮的舞蹈
这首诗写夸父与大河：后羿与九个太阳的舞蹈

写女娲与山洞：美妙瞬间的舞蹈
写涂抹与精心营造：线条与音乐的舞蹈

写世纪与世纪：不死鸟与人类的舞蹈
写世纪与秒针：早晨与睡莲的舞蹈

写广岛与和平纪念碑：各国的舞蹈
写火烈鸟与贫乏：渴望高处的舞蹈

以及这首诗与五千年与茫茫天地：高昂与气势、
雷电与震撼、人的形象生生不息永无穷尽的舞蹈

（1985 年）

[返回目录](#)

手 指

五根手指
五棵田园上的柳树
还有五根捏拢：一间草庐

住在草庐里
陶渊明轻轻谈着荆轲
荆轲就是右手的食指，老想天马行空

门前没有车马时
陶渊明从草庐里走出来
在五棵柳树下散步

有时候采菊在东篱下
看一眼终南山的积雪
通过指甲里的白斑给我送信

陶渊明平静地
看着手心的纹路
和我讨论它的走向、含义和消失的途径

我，一间草庐，五棵柳树

（1985 年）

[返回目录](#)

博物馆世界

你多么容易被思想的琴弦拨动
你多么像古代图表里夭折的世纪
你的臀部：用漆制成
你的目光：被锈迹穿透

我要是你，就不用那么高傲的目光看人
不像某一把高贵的剑的阴面
冷若冰霜地待人
我要是你，就不是你
不占据一个良好的部位
不为世界记录

世界是什么，并不那么动人
不是光零零的几件东西
三五本书
我要是你，就尖声地指责大街
含蓄地等价交换，并相互同情地
给他们一个警世的恒言

为永恒不断的日夜和天空恐惧
大桥是可以摇动的

自由女神是可以投海的
贸易中心最终将烟飞人散
城市将与自己火并
海洋将沙漠般升向天空
古老的邻居将步步紧逼
把爱情和仇恨画在你的身上
把虚无的字样写在大理石上

世上的苦难诉说不尽
时间的屠户犹为可恨
谁都看不到我在受苦受难
人瘦得像条萝卜干
看不到人类退守到我的怀里
除此之外一切都在作战
就连热水瓶也企图爆炸，要炸沉什么
杯碗筷在思量罢工的期限
这一切都使世界冷若冰霜
面对着热情奔放的故事视而不见

这是一个没有镜子的世界
这是一个博物馆世界
人心和人性被制成标本
实物和图片被罩在玻璃里

我要是你，就大声叫喊

(1986 年 7 月 20 日)

注：

此诗被认为无意中预言了纽约贸易中心的倒塌，
故收入。

[返回目录](#)

某种愿望

荒凉得像荒丘
你倚在门口，脚尖划着字

忘掉我吧，我已从遥远的地方回来
洗去一身风尘
我再也不去看那个世界
那里并不新鲜，像古代战争之后
人们在扫视和渴望
城市恐龙般地腾空而起
从干旱里逃向丛林

艺术，不再是施舍
更不是祈求，艺术像农村
贫穷和荒凉
人们无法长久地劳动，无法看到五月和秋天
人们在努力地遗忘
在遗忘中让风吹拂

日子像一块肥皂
但不再我们的手上，季节像一件衣服
但不穿在我们身上

我们只有一只茶杯
放在桌子与书本之间，只有一封信
放在大漠的中心

你忘掉吧，我或者我们
我已经无法走路
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不断积累的罗马城
写出一本大书比卡扎菲绿书的还要绿
无法建造一座脉脉含情的迷宫
无法为你祝福

可你是谁呢
当你倚在门角低着头掩饰着面容的时候
一束强光从门外进来的时候，哭泣停止哭泣的时候

（1986 年 1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无 题

不要花费那些时间了 诗歌有时并不开心 不开心的时候请你
读读传记 你就会感到梵高的高冷 读读反传记 又会感到梵
高的不是 他怎么不是啦

你会感到第二个太阳始终存在 也就不会在意自己的脉搏是否
强劲 以及想到 不干什么事不是什么坏事 不为人认知也不
算什么事 以及 横竖是脆弱的一盘棋 我们一起下下这盘小
棋吧

也许可以假装对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处处让着 听信一些不认
真的胡吹 假装对这些全都相信 然后轻轻掸掉衣服上的尘泥
不动声色地眉头一皱 过后又觉得这一切并不简单

多少人误入迷途 多少人强词夺理地挥霍着才气 多少人和江
郎一起欺世盗名 可这算得了什么 我们还是要让世界念反我
们的宣言 并且天真地相信 我们是天真一代 是的 我们露
出了小白兔的牙齿天真无邪 眼神里满是恶作剧 有时是一闪
而过的蔑视 但最终会呵呵傻笑 卖个破绽 然后无精打采

（1986年7月22日）

[返回目录](#)

滔滔不绝

一首诗的后半部分

.....

或者说冬日来临的一次自救
为什么要让我与天空为友
去寻找那些活的或死的火山口呢
为什么要被太阳的卡夫卡照耀
在光明的白昼注释幽暗的大门
山谷肯定是见过的最好形象
可它为什么又为言语所阻止
掀起季节性的洪峰呢
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
我会说无（最后总是无）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
我只能让你一口喝尽西江水
这肯定是人世间的一次抢救
但又像伟人抹上了雪花膏
在古老事物里种植新鲜水果
我不知道该请哪些人来评说
这个方式是否流芳百世
是否真的能拉住我
如酒精般地毒害我

这里面有黄金
有百年一遇的奇迹
宇宙肯定像气泡那样长大
津津乐道的肯定优美和疯狂
犹如菊花或罂粟的层层开放
它肯定是百层高楼的基础
是泥污里荷花的疯长
冲破语言古老的句式
直指地核般的土豪劣绅
比蜥蜴更轻易地爬上主峰
主宰历史超自然的无色火焰
在火焰中的千百只小鹿
一起在阳光顶端的草地上撒欢
可是，你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
你管不住自己了吗
凡人的快乐真的无人丈量吗

（1987 年 10 月 16 日）

[返回目录](#)

欣 慰

在燕子的花儿登录以后
我走上了时辰的云气
让我的意志
放浪在水银的浪尖
冬天，就是一腔热血
一段相逢的故事
我的日子，在你之后
笑容放出光彩
还有人，还有人在阅读
在云层上写作
还有人，卸掉时光
休息一会，并塑造一个
奇异的雕像
你说你将让北方
在一个大厅里展示
您说你不意气用事
有一个通向远方的境界
安静的脚步自然而然停止
倾听一张画上的绿叶
你说你的家是一个酒店
全世界的人都来

我突然感动，让茶水
溅上右眼的镜片
而你，早就熟悉的朋友
诚恳地与我的手指交谈
一直这样，一直都这样
灵魂高昂，在鸽子下降以后

（1990 年 10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不能变化的时代

一九八九年的日子如此模糊
以至于一只手远远地举出去
在世界的尽头化成了白鹤
一九八九年的日子如此炎热
以至于不动的铁树翩翩起舞
在狂风中要掠过世纪
一九八九年的日子如此荒凉
以至于用不了多少光芒
就在一个时辰内洗尽了黑夜
大河安装了永动的机械
我们眼中的火焰，比世界的更多
而在那一刹那间
我们发现了所有时代的秘密
正如到最后都不是秘密
一九八九年的日子如此短暂
以至于我们在走上一条路时
走上了另一条路

（1990 年）

[返回目录](#)

诗 人

我们就是思想的情人，哲学的亲人
我们拥抱的是词汇，注视的是青草，
碌碌无为，太空的轻盈行走者
生活的古代负重者。
我们没有走出大门一步
但也没有离开窗口一刻。
曾经那么无视所有的箴言
但又那么遵循理性的规则。
为一个梦哭泣，又为一个标点欢笑
为一个失去的绳结（或化石）打上逗点
又为一个绵绵细细、漫无边际的历史打上句号。
把自己咬得死去活来，又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国王。
是的，诗人就是叫花子兼国王，外加一个诗人的称号
——当所有的历史写完了，他还要再写。

（1990年2月28日）

[返回目录](#)

烟斗的哲学

当马格里特在一幅关于烟斗的画上
写上“这不是烟斗”几个字
他已经为“白马非马”提供了一个注释
他的第二个注释是
在有烟斗的地方再画上一个小于实物的烟斗
很好，我愿意承认这就是世界的开始
（不是考古学家的开始）
世界总得有一个开始
我认为这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我很快想到冬天里的人就是烟斗
而在画像上的人体是第二支烟斗
也因此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开始之一

（1990 年 1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感慨不已

我穿着牛仔服扛着锄头
在曾经是南宋皇宫花园
而今是民兵打靶场的荒地植树。
我居然不知道
这就是一九八三年某个星期天
我和两个朋友寻古的地方。
那天我们背诵着博尔赫斯、马尔克斯
和胡安·鲁尔福的名句
和一个僧人进行深藏不露的谈话。
今天我们只来植树（那位智慧的僧人已不知去向）
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的一天
我们种下明知很难长大、甚至不长的树苗
说着粗俗的笑话
偶然看到一队年轻人在山上野餐。

（1990年3月21日）

[返回目录](#)

在黑夜的引导下

在这个体内的崇山峻岭
皑皑的白雪明显地多过对面城堡的大雾
我为一行来历不明的脚印沉吟：这
是不是卡夫卡不甚清晰的梦呓

从前我声称我是土地测量员
现在却在雪地上感到寒冷
几乎要升起一堆血
然后在熄灭的地方，又升起一堆
直到体内的乌鸦壮观地飞近——变成白鸦

品味雪，与自己打雪仗
我竖起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
然后神秘地消失
我的雪人是神秘的旁观者
我的雪人在春天里愉快地欢笑

接着，是一个雪球
越滚越大，击中体内最痛苦的地方
然后融汇成一个透明的玻璃制品

在这个展览馆里
我只让工具观赏
也只让气温达达般地敲碎
并且恶作剧地加热雪人——于是卡夫卡的雾
从我的体内溢出

黑夜自然而然地变成查拉

（1990年2月20日）

注：

查拉，达达主义创始人。

[返回目录](#)

给朋友

如果你迷上

刚从嘴唇上摘下的热烫的、温暖的语言

那么你的诗、生活也会口语化

让那么一点有限深奥、故弄玄虚、摆迷魂阵、巫师般的咒语烟消云散

古代的秘密也将随着你的流畅、通俗、这一带的方言而出现

最后，所有的想法有条不紊地和你的经历、体验、梦幻、对世纪的概括、甚至宇宙一起涌出笔端

用不着翻译

人们自然会懂

如果你的诗口语化了

像刚出口的话语一样地热烫、温暖、带有点幽默感

你看如何呢

如果你的生活口语化了

通俗、简朴、滚烫而不带有一点古怪

充满了温暖感幽默感当然还有新鲜感

你看如何呢

（1985年1月14日）

[返回目录](#)

他的鸭梨

我们解放了这只鸭梨
鸭梨，躺在双色的书封旁
倾听《海妖》：“海妖是这么唱的，
她们知道自己长着爪子，子宫是不育的，
如果说她们的悲歌确实动人，
那只是情不自禁罢了”
旁边是这句话：
“想象就是深度，技巧就是兽行”
话的旁边是艺术人体
艺术人体刻着 72 页上的话：
“他创造了新的颤栗”
颤栗着的是一张八一年的中药处方

他们全都围着鸭梨
我却不想让你深入到胃里
只让你，不平地倒在桌上
肃立，以你清洁的肉
简单的核和一条腿
傲视着，今夜，你的水份含蕴不露
不能与我同享你的清香
你以最无足轻重的身份
侧身在大群人物中间
卡夫卡说：“你没有必要离开屋子。”

待在桌边听着就行。甚至听也不必听，
甚至等也不必等，只要保持沉默和孤独就行。”

（卡夫卡：《论罪恶、苦难、希望和正道》）

我觉得这是对你说的

他知道你今夜将待在我的桌上

将和我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兰波说：保证使“全部感官按部就班地失常”

这是对你说的

奥茨说：“周围全是啤酒和垃圾”

这也是对你说的

于是，你在寓言的意义上赢了

已不必将你放逐

和我一起喝酒吧，我和《古兰经》碰杯

它在书橱的第三格

我已两年没有翻它

（你也没翻过吧）

鸭梨听不懂我的话

静物般地躺在桌上

这正使我们

得以解放这只鸭梨

而鸭梨也正是这样解放了我们

（1987年1月29日）

[返回目录](#)

引 发

今后的道路，一定漫长
从不停止的夜朝我走来
我要躲开
迎面是强烈的亮光

今天你带来一本画册
有一个头像颇具风采
如果我不认识，那倒也罢
可是我却认识
这就引起我对一个人身世的猜想

暂时忘却自己
这是最好的理由
因为我害怕未来
就像害怕一只不叫的狗

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有杂草可除
我的东西一问世
就感到在为人类工作

用我的忧郁，来面对你的笑脸
这也是一种肖像
可是，它一旦完成
就是一种永久寂寞的形象

（1991 月 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一 瞥

登徒子，一名老子的士兵
站在天地的交接处
昏昏欲睡

仪仗队在不远的地方
准备着又一次的赞颂
稀有动物更加稀有
天梯上一片和淡

就让但丁孤独
让歌德无所事事，到处乱窜
寻找那浮士德的驾驭者

东方朔感叹自己生不逢时
陶渊明暗自庆幸

而耶稣对一个荡妇的宽恕
那语言，唐突而又不唐突

所以金丝伯格在活着的时候
非要学晋朝那一套

而比萨斜塔摇摇欲坠的情景
将生动地继续下去

（1991 年 5 月 6 日）

[返回目录](#)

南方小城

又来到曾经梦想过的地方
被我描绘过的小城，扩大了
我甚至深入到心脏
观看了豪华形成的过程

十年前的记忆比得上项羽的重瞳
一个女孩，又一个女孩
以知识和美貌相会
还有青春的谈吐，比思想重要
我在那里形成又一轮写作流程

尽管都远渡重洋
可那种浅浅的谜语一直流淌
地址、家庭背景、生命的景观
当然还有新的芽头

可记忆清晰，像今日新的火车站
高大、醒目，吸人眼球
像仍在城内的侍王府那样深奥
像广场那般广阔、变幻莫测
像公园那般青翠
所有的路程、每分每秒
都是心目中的新城

如今带着伤感和少许的白发
又来追寻什么？唯一的外出
是在法庭外和公园的行走
她们真的与这座城有关吗

这是一个城市对一个人的追寻
一个人代表了一座城市
她来此地，留下了什么
她的记忆是否同我一样狭小

夜晚的敦厚的雪白
夜晚的光彩照人
这是重复了多次的感觉
这是豪华形成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的诗
都带有这种暗示，这就是为什么
一次次路过这座朴素的小城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不愿写下
一种至深的感受

（1996年5月2日）

[返回目录](#)

放松的旅行

我曾经为自己翻译了一座老城
以一条无极柱为喷泉
以眼睛为永无止境 时间为宽阔的大街 生命为迷人的雕塑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邮筒
业余为世纪送信 我把千年编成一个个门牌号码 皇宫为一个
号码 遗址为门 平民百姓为收信人

我接触到的

首先是云
接着是青铜的鼎（文字有所模糊）
再接着是夏或夏以下

可能还有幼发拉底河的鹅卵石

从另一个方面看

还是一次扬起漫天沙尘的进军
接着是千军万马战死在沙场 如昨日黄花

只有那最先的几个 向另一个世界进发 那里有创世纪 那里
有百年的奇遇 千年的孤独 万年的旅行

从更高的地方看

就像寻找历史的最短距离和最漫长的时辰
天空上群星闪烁 不知名的星星如象形文字那样死去活来
而大地就是唯一的复活节岛

当你带着循环的粗俗思想 当你走进世界的背后 你会感到
王朝的荷尔蒙地域的荷尔蒙 在决定世界的生育

(1988 年 3 月 1 日)

[返回目录](#)

气势与极端

巴黎市政档案

1900 年勃拉克到达巴黎
1901 年莱热定居巴黎
1902 年康定斯基路过巴黎
1903 年马克驶进巴黎
1904 年布朗库西途经慕尼黑到巴黎
1905 年克利走过巴黎
1906 年莫迪利阿尼饿着肚子到巴黎

.....

1910 年毕加索从马拉加到巴黎
1910 年蒙德里安从荷兰到巴黎
1910 年里维拉从墨西哥到巴黎
1910 年夏加尔从莫斯科到巴黎

.....

而杜尚不知何时也经过巴黎

.....

以后恩斯特潜入巴黎
以后达利混入了巴黎

以后布勒东和他的同伴把粗野带到巴黎

以后赵无极朱德群也到达巴黎

.....

以后法国红卫兵把结构带到巴黎

.....

巴黎被涂抹得像一块画布

幸亏他们已作鸟兽散

.....

那么 1985 年又是谁的巴黎

1985 年以后又是谁的巴黎

（要报告的是

一个个画家路过以后

只听到他们胡闹的笑声

只留下一点稀奇古怪的涂鸦

一点也不好看

而且失神落魄）

[返回目录](#)

废话备忘录

一

一个强音是弱音减弱音
而省略是浓缩的大要
火车时刻表过一段时间退役一次
原子弹在适当的时候断奶
洗涤剂拒绝承认船
麝香树在天空的中途失败
因此成了流产的坠胎药
丰富的周围在附近
绝对的无条件被专制吸入
引人注目的节约戒酒禁欲是一回事
和阿拉伯橡胶树院士也是一回事
领受接近同谋
新到的书籍是附庸
偶然是主犯
而欢呼只是口头表决
才艺有给与一致调和的意思
按照手风琴的方式打招呼
利益产生重要的会计员
委派信任是抽象派的传统

高射炮承认的极点声学不承认
谚语和古话不是原子弹投掷
地址总是附加
广告总是引起人们的愤怒
青春期不被童年崇拜
预支年龄是冒险
通过深思熟虑的咨询给永世以空气
空气动力学离我们遥远
鸟瞰的时候不需要助听器
不可知论产生一种逼近
以前渴望议事日程
现在渴望侵略
代数学是户外的海藻
人有不在现场的含义
别名取决于营养价值
疏远取学于精神病医生
赡养费和食物疗法是一回事
食物疗法和赡养费是一回事
祖先本不会抛锚
因为不懂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术
神经战的痛苦在于麻药太多
生气勃勃的年代记编者最近才诞生
化学的古老世家的名声停留在水上

高空的缺氧症降到了地面
最近才登载在年刊上
匠人成百成百地出生
倒填岁月的人类学靠不上岸
文集的无烟煤还未通入管道煤气
虎头蛇尾的习惯还未改变
电视和原著几乎不懂反语
鲁迅还在虹口公园
厌恶社交不是反社会
懂得对偶的人不懂得二
悬念不产生温暖但却成为公寓
渴望像杀鼠剂但附近没有老鼠
有一点声名的人不肯马虎
热烈鼓掌没有轻泻效应
是一种大概的近似值
建筑学的起源在于古代主教的海淫海盗
政治的兴起起因于贵族
艺术美术起源于谋略
气喘病起因于夏天
疯人院的返祖先现象像占星学
弹唱诗人的空虚是铝制品
过了期的杂志不时出现
破产者有棋手的价值

海滨浴场游泳衣在洗澡
感到存在已经落后
乞丐使贫穷产生肉感
创办人往往是生手
买办包含了解
理解压缩妥协
囚犯反对实证哲学
淘汰是可以理解的概念
消费者与消费有消耗性的联系
常常发生连续性的偶然事故
谈话是可转换的运输
正确的修正和校对有相互关系
正误表的发明是一件坏事
宇宙的美容术使人相信了世界主义
宇宙的成本费则是谜

二

缩命论产生有害的两点
但至少有三点渗透在伟大的著作里
使用电话是不得已的
而自动电话号码盘是土话方言的根源
困难的不是相处而是对付

死后产生的渴望是无穷的
独裁者的文法是通顺的
使用的是一种倒装文法
文学宣言始终没有出现
而百科全书的终点是因为永久地址太少
世界末日的说法如没有魅力
只好被人指责
而癫痫病人的收场白是一种自我解嘲
史诗的插曲是一则恋爱事件
另一个插曲是战争和死亡
模式在不着边际中形成
决定性、假道学的情欲占了上风
极端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最后的手段
因为它几乎就是目击者
寓言产生社会
虚构产生查禁
缺乏深处的失败是一种失败
祖国深不可测

（1985 年 1 月 2-24 日）

[返回目录](#)

声嘶力竭

几次患病的圆球无目的地肿胀！
一个钟摆在抽屉里走动犹如葵花！
月球的背后时时发生短命的世界纪录！
一个撒哈拉那么大的缺口化石不是砥柱！
在疯狂的舞蹈下栽不了一棵树！
金字塔的思路被各种眼镜洗劫！
以人类名义宣布此刻存在巨大的痛苦！
这块地方不是你我待的！
两只手遥远地握住时汗毛没有震动！
自白不过是发泄是逃避前的东拉西扯！
你我果真在废墟上朗诵废墟？
黄色的土壤果真在承蒙关照？
面对面走过时犹如两个后背在走远！
世界果真在宁静中被蚂蚁触及！
器官上长满了杂草！
人是不可俯瞰的！不可近看的！
永远在被动中拉后面的东西！
变相地抗拒新陈代谢！
清理太空飞行器上的向日葵！
以古画的身体邮寄地壳！
以七千年的长联搅动百年！

年老的海龟端坐在海滨有多少感受！
激烈的浪花背后格斗着几万里的怒火！
天上的星辰发表在东方文明的午夜！
在一架古老的电话机前绝对不易成为灯塔的守望者！
地球的嘶哑声宛如乌鸦不能变白的号叫！
高架线和五线谱继续着留声机的谎言！
用出人头地的口吻去嘲弄自己！
以加害于我的心情去挽救自己！
宣布万事万物皆备于我！
宣布抹去一切毫无疑义的文字和图画！
增大的眼缝一直茫然茫茫然！
人类的眼睛始终像或是缓慢爬行的蜗牛！

（1986年9月6日）

注：

诗作《废话备忘录》的续篇。

[返回目录](#)

唐

唐：

请问夏商 秦汉 魏晋 宋元什么的问好

来信问起我的地址

我当然不在那个地方了

不在那个仙人球爪哇国的是不是路

也不在那个局部入口处的眼科工作

不过仍然是汉族

仍然姓余 绰绰有余的余

仍然生于凶年的吉日

唐

你现在好吗 天上仍然挂着太白金星吗

古原上白居易吗

寒山上仍然拾得长恨歌吗

现在 李白了

你的锦瑟里 还泊着西岭雪含着东吴船吗

从长涂到当涂并不远

只是请你不要使用抽刀断水的计谋
也不要借用借酒浇愁的战略
因为盛唐之音是——天上来

唐

我想到的是草堂
我知道你在春江花月夜把一切都写尽了
狂草“古人”和“来者”
哪怕这难于上青天

今天我想问

云仍然是傍着马头生吗 公孙大娘还在舞剑吗
终南山仍然终日积雪吗

唐

你已经越来越靠近黄河 被收入唯一的一本“不复回”书
你已经越来越遥远 就像远去的一只黄鹤
老是让白云念叨着我：此地空“余”

那么，再见了，唐——
我们从来就不曾相见

（1988年3月1日）

[返回目录](#)

在笼子里生活的所谓的行为艺术

早年，我们站在屠宰场的中央
倒退着出来
看到一排枪口若隐若现
我们的胃拼命蠕动
如一只独木舟和乌鸦的食物
远离宁静的视线
在荒凉的山峰盘旋

现在，我们自己拷着自己
在一个笼子里度过两年
我们准备用一根绳子牵着
在极小的空地上生活
我们不是艺术家和废物
而是废物里的行者
在尽量简短的篇幅里
公告自己
公布对世界的看法

我想公布一代人的自白和呼唤
就如金字塔的木乃伊飘扬在沙漠
漆黑的玄鸟栖身在夜晚

我想告诉你
世界是我们的，也许不是
可我的声音必定是你的声音
在两条战线作战
背靠开屏的群山
在太平洋沿岸走过
留下一块空白
或者抹去它们

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坐在一起
评说千秋功罪
可我们是
没有几个人能居高临下地看人类
可思想家是
站在阳光和阴影叠出的废墟上
目光触及千年以上

人类成功了，得意洋洋
可我们还在自我绑缚的绳子里散步
向狮子吼叫
向动物园作出反应
我们并非不幸
只是想吸引世界

比如把钟表拨快一个世纪
比如冷眼看待群魔乱舞的夜晚
比如积聚灵感
为遥遥无期的时间加上一天

（1986 年 7 月 15 日）

[返回目录](#)

站在窗前

总是这种又明又暗的窗格子
总是那种气势茫茫的呼吸

等待着一泻千里

谁叫我喜爱普天下美好的事物呢
这表明我的结局有可能是
望不尽那些西去的路

我根本不能
安详地阅读有一朵两朵的蓝天

我喜欢独处
喜欢举着说不出名字的花朵
站立在好几个世纪的窗前

或许我能让千年万年在脚下流过
却对一个下午或晚上束手无策

总是那种说不出的东西
总是想说话而找不到一个人

总是看到岁月在流去
我想就连我自己这一个听众也太多

可是我多么喜欢盲人的哑语
多么喜欢荒凉地带一分钟的车站

我只能等待着一泻千里
谁叫我喜爱普天下美好的事物呢

[返回目录](#)

在我放弃做个诗人以前

世纪仍然不能打我的主意
我仍然不能复述你
为我作的挽歌里的真情实意
那是你的歌声最美的时刻
有十个乔伊斯也不能胜任
可它至今无法为人所知
说我是无望有望的
说我是可爱可恨的
说我是永远都拒绝做游戏的
以及白活了一生等等
多么优美的挽歌式的语言
我将熟读这篇挽歌
不让世纪打我的主意
我仍然是这首挽歌的唯一读者
我就是这首挽歌

（1987 年 1 月 10 日）

[返回目录](#)

我并不以为

大海，扬着我的手。我从半空而来
虚拟的历史有浪花般坦然的空白
我为此竭力填空
我为罗马之后一场东方的大火惋惜

我并不以为大海是一个胖子，我并不以为几条鲸鱼
就能喂养爱琴海上破残的石像
苏格拉底并不实在，并没有和中国人在一起

同样，从我口中走出的海滨之路也并不像
你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你并没有爱我
你没有和我论证马王堆汉墓的实在

那种丝绸的玉衣，早已不参加棕榈树丛的舞会
当我以一个土著的面目拉下爱情的帷幕时
神氏的殿堂一片空虚，至少，周口店的植物神经系统

一片紊乱。泥土的砖瓦一片焦躁
环流的空气充满滚石的声音，那是氧气在倒塌

我并不认为西方有很多沙漏，能在少许的粘土里

告诉我千五千年后五千年发生的事

我并不认为大海是一只玻璃缸
里面有魅力的金鱼在游

从来都是油比水轻，从来都是油轮在污染大海

大海，最终要求我扬起手
给古老的日子一个鼓励，给所有的人一间草庐
因为当我展开拳头后，就是五棵柳树

（1988 年 11 月 5 日）

[返回目录](#)

为什么必须浪费

浪费一个小时不算什么
浪费一个时代才是令人震惊的
它是我们生活中
唯一可以抓住的内容
它使我疯狂
失去理智和产生思想
它是人类唯一不长无花果的地方
（它在哪里悬挂，就在哪里坠落
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永无始终）

（1998 年 12 月 13 日）

[返回目录](#)

情绪与意外

情 绪

季节穿过
季节穿过
（是什么样子）
一群灰白鸽子
从大片的沼泽地
路过这个城市
（永远定居）

这时白人歌手悄悄走远
作水平飞行的夕阳在云缝里小心落下
戴上了山岗
十九路车慢嚼细咽着行人
窥视着二十支情歌
而弹旧夏天却没有歌手的
吉他在一堵白色的梦墙上
想到马路上露一手
可路灯在第三百根电线杆上

睁开患白内障的眼睛说
街道是双眼皮

吉他脸红了把身子靠在弦上
一往情深地注视
那些被树荫覆盖的人
他们在二十二路电车上
在宇宙记忆的一百三十公里处

天暗下去了
我二十八了而去年才二十五
对着穿过的季节端详了很久
我说
摇摇头以后说
他没有特征

（1984 年 1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雪 夜

一

大雪这只白孔雀一出生
就被几百只烟囱击中
使她成为一九八四年的第五夜
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当二十世纪的月亮偏西
东方的女郎走过
我说我敢与积雪打赌
明天我将迟到而他将满意地听人说
你那么没火气而又是那么地狂
这时美国人说埃及就要回到伊斯兰世界
于是他不禁笑了笑
天空可能是一只白孔雀

二

于是白俄罗斯一下子
就从荒原上过去了
那些平台上的棉絮
第一次暖和了混凝土

玻璃剧院外冬天走过
在夜晚的震颤中怀孕
汽车成为甲壳小虫
道路被覆盖

声嘶力竭的西风披头散发
越过了高空向另一片
被遗弃的空地去察看
铃兰花有没有出现蓝
却无人去察看耶路撒冷的冷里
是否存在着雪和无雪

（1984 年 1 月 2 日）

[返回目录](#)

我的话

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走过去
这就是思想，是飞鸟
掠人之美的声音
我们并不需要守着一个地方
像羊圈一样把自己圈住
我赞成已知的思想和风的想法
我的身影不必直挺挺地站着
不必坚守已知的宝藏
我可以视它为不是宝藏
什么也不是，然后放大胆心地走
这是什么也不能替代的

[返回目录](#)

后脑的形象

诗歌遭到了投递（不是传递），一片雾连接着另一片雾 白石
板无端患起黄胆病

不懂 会使人永远享受不尽 白茫茫的世间 唯一一个线头不
在这里 缝纫机的机头被割据

就是要使人如火如荼 晨号里的广袤被圈阅 无的历史被篡改
手中之拳像楼房一样绽开

下几局石头与石头对垒的象棋 楚河与汉河不在一条线上兴旺
我和灯塔隔河眺望对话 和平和战争

就是要站在你的脑后 清谈无字的言词 唱无句的歌 让一片
片雾连成片片大雾 视野击中华丽的宇宙

年龄遭到了投递 眼中的世界遭到了传递 印象从远方而来
故事源源而去 遭到了洗劫

窗外的风是风 华美如夏天的便服 相信天边的避邪柱吧 正
如不相信是近的壁画 并不黑白分明

以二十上下的年龄传递 是美丽的 以三十上下的年龄传递
是孤寂的 以四十上下的年龄传递 是命中一个劫数

我忘了把一册诗歌献给你 因为那册诗歌像玫瑰 不能佩戴在
你大智若愚的胸前 我也忘了把你献给诗歌 因为诗歌是邪恶
的 稚拙的没有理由

从此要节约文字 唯独让西王母之夜的骏马奔驰到思想鞭长莫
及的地方 糟踏作者

作者就是人影和人 你在其外和天边 作者就是假惺惺的爱
孤独的天才

为你设计的纪念碑是木头的 诗歌如石头的百科全书 全力搜
寻山脉 此刻你不是沉默的长者 而是无言的大师

幸福 光 明 和爱 遭到了传递 在剧烈的心跳里 在冷漠的
世界上 一切都洞穿思维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也要评价这风这雨 只有一个人 不
是不幸如小麦 不是桌子加杯子加表面等于几 仅仅是 暂时
被孤立在无望的弦歌里

何况不是 应该不是 在没有回声的时候 不该去谛听纤细如
润物的声音 不该接受某些惶恐如思想的意识 那不是椅子的
声音

仍然需要从容 从容不迫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是忧愁的影
子 是台阶上第三个先声

仍然需要剔除梦的骨头 让门槛上的脚一前一后 费人心思
犹如路人的手杖

面对着满目愁容 夏天的炎热不会减弱 仇恨不会减退 仍然
成几个棱形 世界仍然呈三棱镜

无需用手去摘取传说 世界就是由一张簇新的时间表 说 坟
墓是令人扫兴的 可告诉你仍然需要

日子一夜接着一夜地过去 过去的 not 全是欢乐 不是华美的感
觉而仍然是没有传票的诺言 买一张去大街咖啡馆的票 你的
诺言

多少个冷淡的白天 发到手上的是一张小点的牌 我已不认得
扑克牌 我 一个掷骰子的人

你们还来问候什么呢 我的墙壁一点也不白 没有画 没有字
没有什么

我，站在桌子的边上 贴上红膏药如夕阳如画

我，手掌上乌云密布 背上黑云翻滚 眼睛里的雨季在远方飘
洒 干旱额头降下

我 表面上雾水蒙蒙 表带勒紧皮肉 膝关节嘶哑地疲倦 不
知道桌子、椅子加杯子等于几

（1987 年）

[返回目录](#)

星座，半人半马

一

如歌如泣般的逃避 你的声音在遥远的天际绽开：华美的头像，
一匹金光闪闪仰马。

马在继续奔向纵深的天际，前面，宛如贝壳彩纹的地平线，一个
身影硕长。

可是你不在孩子的身边，你的身边，是牛，是鹿，是世人。犹
如农妇般的手，在抚慰你的簇新外表的城市。

你以老练如一只黑猫的眼光，在追寻着路灯下的世纪，世纪美如
歌舞升平、明洁干净的舞厅；你以怯懦的心跳靠近，在你的身
边扮演伟大角色的世界，世界善似一块深不可见的地皮。

最伟大的人也要留下一丝空隙，让白马跃过，可你的空隙决不贴
在时间表上，而在森林。你，斑马的同时代人，太平洋堤岸的
蛙鱼。

你以欣喜的表情，捕捉灰色的云 你以传统的见面 迎接活泼
欢跳的人影 世界如此鲜艳 以至于人们不屑一顾

你调皮如上古代 在红色的帷幕下轻叹 出土的新鲜鱼类 没有一块是时间 出生的金色长号里 没有一处是悲哀的抒情

当你挽起一个影子 朝向苍白的凯旋之门 巴黎变成了虚构 法国历史离开了歌剧 而一个女先知却说 让我去死

于是这世界在你的内侧展开了 你挥霍不尽的感情激越 你纯净而明亮的目光肿胀 不引人注目的一对耳坠肥大

二

我来是为了建造你的石像 你，感人肺腑的眼框在十八世纪的门帘上 你，脚踏在今天崎门槛上 躲在如歌如泣的非爱情史里

我来是为了搬一块石头 看看是否可以立在你的道路上写上你华丽如半脑人的名字 刻上你最后的遗言：感情通过了两分钟（一种荒谬灼感觉）

两分钟通过感情（一种奇怪的语言） 你的脸上犹如月神的光辉 你的手指就如思想史空页一个标本 一只粉红色的猫爪

你的墓碑在西瓜地上 像夏天般的清凉 你物色着心中的墓地 向阳光下的神祈祷

于是你洒落了太多的纸钱 如玩物般地在山谷里仰天狂笑 就
如画虎不成 你的印象慌张

你再一次穿行虚构的事物 向生物圈里的一币钱币挑战 你诱
惑世上的草地 银币在地上闪光

推开古老心智的魅力 你栽种洼地上的松树 你神情诡秘地打
听 一个人走进世界时的荒淫 和古老的沙漠效应

分开的河流一样走进世界 分开的却是人影 声音 眼神 和
人寰里的某种事情

在高傲的神色里 向遥远的天际眺望 半人半马星座 在夜海
中凭空弹琴 在六月底潮湿的空气里向着海平线跃跃欲试 平
衡迷人的思绪 眺望眼角的反差

眼角的反差：人影和人、绿荫和干旱 眼角反差 不幸的过容
和永恒的思虑 在被强按住的感谓里 太阳花重新得到平静
宁静如一堆声音

（1987 年）

[返回目录](#)

告别塔西堤

因为我从未抵达过，所以我要告别
我站在一个充满阳光的窗口
对阳光抵达不了肺部而觉得
有必要告别比什么都充盈的阳光
我从未知道什么塔西堤，至多是从
一本地图册上一眼掠过
现在我假设塔西堤
阳光最多最多
海岸最长最长
可依然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假设在塔西堤看见了
世界上最大的鱼
却依然什么都没看见
至多是世事纷杂，我在寻找
一个世界上我最不知道的地方
一个最不起眼的地名
它就象可口的饮料一样清凉
人们浑然不觉
因为我有希望抵达，所以我要告别

（1988 年）

[返回目录](#)

冲破极限的努力

走过巴比伦的花园，眺望。
走过太阳神殿、斯芬克斯季节。
倾听优雅的失传的声音，让音乐
在室内穿起波浪的舞鞋，
按照路灯稍稍高傲的心情散步。
镜子里的人影对我絮语绵绵。
我，戴着眼镜，用腿带着我走路，
一直走到自己的身后，打量我，
使用绿笔，在方格子里拼折汉字的胳膊和腿。
我，用白云拭擦眼珠，细看
书页上的空白
耳朵一直沉浸在岩石的中间。
我，走进中央，又走到边缘，
让远方
从近处看我，又渐渐拉远，
走到黑的或红的椅子，走过比腹部
逐高的书架和柜台。坐在床上和地上。
一条腿伸在博物馆的大厅，
一只手
在大理石上端起酒杯。
和樟树一起

研制新乐器，让哲学开掘群山。
看泪水的深度无限，把任何
一人包围
像千年难觅的琥珀。

然后回到花园，深情眺望。

（1988 年）

[返回目录](#)

声 言

我要声言我受雇于一朵花
以及一朵花不受雇于时间
我对时间说，你就把我画成
浑身都是绿叶的人。如果没有
就请所有的人想象
如果我说，犹如水湿润历史
我用养活历史的方式呼吸，也请你接受……
因为我坦陈的胸膛里挤满了夏夜
坐在草地上休息的人群
我的头脑里溢满了海水和象形文字
当城市用它的优美的楼群走过我
群山用它的高峰和宁静注视我
我怎能拒绝一本递到手上的《史书》
我怎能不把王维的诗
散发给大街上的行人作武器
我怎能不在青铜或陶瓷的博物馆里
留下我的散发着汗味的指纹
我最好把一盘录满花束声音的磁带
塞进你的令人不解的后脑
我把你的采摘树叶的一只玉臂
放大尺寸后画进巨大的壁画

没有什么比爱护你更崇高了
可是谁来医治我们大家的创伤
养活历史只是安慰的一种方式
当镜子里的形象与我们不一致时
没有比受雇于一朵花更令人愉悦
花的清香比雾更浓更大

（1991 年 1 月 6 日）

[返回目录](#)

皇宫遗址

谁在占领这个秘密？多少地名
指向了它，神秘的控制
像蓝天下了一场雨，细碎的石子
露出了地面。接着，几块高低不一的
平地，终于出没在晨昏之中

这就是那个被称为皇宫的地方
往昔的威严和繁华已去
在我们之前，已经印过
一些不知名的脚印。哦，除了这个
有着耻辱的地名，一切都没有记载

也许此时，需要在这里
整理荒凉
但最需要的，是来走一走
成为它偶然的一部分

不要指望我在此地放上一只瓶子
城市就会如潮水般涌动过来
就像时间在控制，就像大地在变动
它在城市灰暗时出现
但吞没一些什么。把过去的那些悲哀

指给我们看吧，既然我固执地找寻
印在沙土中央最深的一行文字

我将这样地与它同在，因为
消失的皇宫是这样地优美
空旷的土地，使我一直立在
秋天或冬天的风里
我像这地名一样多余
同样是历史的一个过客

要重新修建干什么，既然与星象无关
而我决意不要秘密，不要观众
重要的是，我们总是成功地消失
只是让随风飘扬的青草快长
我们总是营造一种氛围
而皇宫的、遗址、秋天的萧瑟
神秘地掺合在时间里

想象吧，一颗心被一种事物抓住时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是否这就是我长久地眺望
在事物的本质上可怖地爬行

（1992年2月10日）

[返回目录](#)

现在不幸伟大

向往前面的门

那里，绿色的重金属乐队在敲打向日葵，向日葵的耳膜肿起，
倾听永恒的蓝喇叭花……

一组惊天动地的练习曲，一张新地图的草案，一张座椅的空白与捉摸，一个广场的命运，一张红膏药的流浪，一个问题的多种答案与没有答案，所谓帝国兴衰的无穷无尽的兴叹。是的……

俄罗斯人总是有数不清的长名，贵族，法语教育，伏特加，随时都能尽兴的舞蹈，他们还为高尔基运来了国内没有的奇花异草。一个诗人告诉我（他甚至为我背诵了一个铁腕人物一段很长的演讲辞）。因为那个下午，我们评论了一个小说家带着马戏团到斯德哥尔摩，另一个小说家则说“秘鲁是从什么时候倒霉的？我是从什么时候倒霉的？”问题并不深奥，甚至轻描淡写，但我问：我们呢？

这不作数，这不是问题。那时我的目光一直对准远处的教堂、宾馆、废物和仓库。在一种建筑消失之后，依然会耸起同样的建筑，同样的语调，同样的命令。还有，同样的牢固程度。你

不能否认今天的花变成明天的叶，今天的你变成明天的他，无非措辞的方式不同，绳结的打法不同。

在清风拂面的时刻，我还不信夏威夷飓风一直在不远处待命。而一张法国梧桐树叶的飘落还认为是风度翩翩。全无火山的概念，全无被慢慢消耗、消磨的感觉。我问，五千年前的狩猎与匆匆的脚步到底有何不同？过去的黑夜与现在的黑夜究竟有何不同？所有宫廷、战争、博弈、天象、面首、毒药、刀剑、山林、城墙、云梯、亡命、乘桴、青牛、蝴蝶、焚书、花间、危楼的词汇都还在我的辞典里，我不过装聋作哑罢了。

一头雄狮就这么老了，老得有些不自然。但它快活，毕竟他生来嗓门就响亮。高僧们虽苦苦思索，但面无表情，说，不回答就是回答。这就是回答。

一个民族，高雅而有礼仪，但一旦面无表情之后就难以测定精神的界面。而一个人，比如我，一直说服不了自己要相信旗子在动，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有远有近。可能我最相信的是感觉良好，唯一的例外是画不好一个圆。

向往前面的门……

那里，生殖力无限，按敲门铃，色彩会来开门，多像黑人、白人、爱尔兰人、土著人、家园。那里，计谋就是框架，框架就是计策，台风的中心，
以及，国家公园的花朵。就从这里开始吧，从这里改变方向、神秘，当神秘不再神秘，所有的叫喊就会发出，想法也会脱口而出。

专注、激情、力量，逐渐剥去古代的外衣，与最崇高的信念、建筑同源，与最艰难的、一针见血的口述一致。当已经在底部去无可去时，又能怎样呢？
这或许就是归宿，甚至比归宿还不如。

我们总想有正确的读法，认得一些敏感的词汇。我们像码头的发动机，一直在码头，我们，以小船系住一块大陆或者说月光，为城市提供空白，为纪念碑提供背景，为精神提供场所。或许，我们就是场地，我们就是近景，自来水公司，但不是黑夜的开关。

是时候了，白天没有空气，就给些空气，黑夜没有大门，就按上一扇大门。是无救，也是有解，就让一个词、一句话、一个人、一种走向，站上山顶，让所有的群山、高楼都倾斜过来。血液已经抵达全身，那么，还要犹豫什么。高楼的火焰永远平

静，只有平面失去了平静，为一桩公案伤透脑筋，并期待西红柿的旅行的终结。一根手杖再也无法使人信服，这个世界说到底只有两个字，两个一再被曲解的字。只要艾吕雅愿意，他就可以重新评论解说。但我确实倚坐在柳树下，望着湖面，写下几万几万个字。起初是倒在草地上，继而是站立在花束间，如今又是腆着肚子坐着、蹲着，为没有希望的东西希望着，在希望什么呢？

你在前面，那么，是时候了。

（1997年5月6日）

[返回目录](#)

现 在

现在，又是疯马的尸骨和马蹄莲开始
四蹄刨地的时刻，养马人找不到可以
规划人性的马场，无形的马栏的圈子
更是无法目测……

我确定不了鱼市场的血腥气
是否典型，宫廷的演武场文
字是否密集？我也不能确认
纪念碑的天书下书生们又要
出演一台传统的文戏……

那不是蓝色的雨舒展水晶叶子的动作，
当然也不是荒唐的酒鬼在路边撒娇。
有好长时间了，人们认为诗歌的堤坝
漫过的是太平洋之水，诗人的个子短
小又奇异……

他触及到的现在当然是过去的
总和。比如十个苏东坡唱
起大江东去，二十个李白却
嚎叫白发三千丈。李白的动

作，在实质上是希望有人呼
唤，他不像杜甫……

苦难的长河从心底涌起，他甚至保护
不了妻子儿女。他的开口就像是国家的
开口，总要有人感时伤别吧，总要把
希望寄托在小鸟的身上吧……

小鸟的背后矗立着一座城市
和一光人，我；小鸟的背景
是凄凉的早晨的晨曦，那片
捉摸不定的红霞，时光。早
就预定的定律在古代小说里
一发不可收拾……

我不想就此回忆，说柳丝轻拂的湖面
是无救的，说倒影在水中的可更改性
和不可更改性。在水中，高楼的倒置
或摇晃十分明显，它的日历的翻阅速
度放慢或加快，就像那水中飘落的树
叶过于优美，时时在击碎无穷的倒影
和倒影的虚弱。以虚对虚，对，这就
是实质……

现在，长长的大漠落日留下
过多的阴影，黑夜就此伴随
着腐朽了的落叶音乐落叶的
翻身动作来临。黑夜永驻，
那是因为光明过于劳累，要
小栖，而我在草地上浮想不
已……

现在就是分割线，而过去的总和不可
信，又不可不信。现在就是大事记，
在临街的窗口倾听未来的呻吟，于是
记载有长有短，有分行，有空隙，不
像从前总是密密麻麻，文字的工蚁无
从着手。倒下去的，就永远倒下去吧，
不要试图渴望再次架构，再唠唠叨叨
重说一遍。因为过去了的只能成为工
艺品欣赏，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是工艺
品。谁叫时光在二十世纪突然明亮了
一下，有闪电破裂天空和脑海。东方，
就是闪耀很多青铜的色彩，西安、南
京、杭州、洛阳，无论何时何地，甚
至消失了的蓬莱和传说中的徐福的故

事。东方，就是如我所言，它的位置不在东方，而在闪烁之中。而东方的清澈明亮者如屈原也只能愁言天问和无解。闪电之中，现在通体明亮，各个部位通体明亮，总和着过去，成为土壤。就让那一代才俊各自闪耀吧，在完成中不完成，永不完成，在程式中变幻程式，在至少两个以上的小庙里自由进出。至少是顶礼膜拜，在一幅大的画上完成个种转换，让那太阳和太阴的章鱼永远柔和地浮动，浮动，浮动。

（1997 年 5 月 16-17）

[返回目录](#)

天书与浪费

城市居住者

我不能告诉你我就是注视星辰
命运中的一个，宇宙的调查员
生命的浪费者。我的面目比石头
优雅几分，比青绿的颜色略逊一筹
我的掌心就象紧闭的门
既不向内，也不向外
我说话，象大海的喃喃
燕子在天空的痕迹
我坐立，象一座无名的佛像
更象印度瑜伽的练习
我走出庭院，就象从城市
到废墟，从向日葵到走进太阳
不认识大街上的每一个人
更没有音乐的耳朵
我听不懂细语所说的话
于是，我把影子摔倒
把史书的空白处涂得象孩子的画
有时候我自己就是一本天书
我不知自己是否读懂了它

[返回目录](#)

自言自语

我将承受那并不存在的重负

它们是什么，有没有在街角

吓唬随便哪一个人。

而我只是抽着烟，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却谁也不知道，我更没有答案

我在墙上画的壁画，谁能保证

有人会去看，并去捉摸图案的意思

我好象有许多话要说，但真要很认真地

对你诉说，却又无言，很象舞台背后

那个剧作家，很象那个坐在前排的人

我要给你写信，但最后是变成对我自己

滔滔不绝，如果就此而去如何？

如果一开始就大喊大叫，如果

你所预言的那个无以言状的恶梦般的

玄学般的痛苦能说清？如果镜子里

真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都是假的

假设从来都是大胆的，当然，走进湖泊的深处

才能成为一条鱼，进而游到室内或纸浆厂，

路口在树旁或山旁都是可能的，谁也找不到蓝天的作用，玫瑰的翻身动作和呼吸有何联系，

我相信浪游是一个最好的去处，但不要回去，

因为已经回不去。而药物对我无用，既然对它自己也没有用，可是，那个可以做梦的地方在哪里？那个丰满的视觉在哪里？音乐的疗程治疗不了一棵幼树，那么也一定不能拭净我的眼睛，而我射出的子弹甚至打不中我心中一个很大的靶子

哦，要是一天之内有去处就好了，哪怕嘀嗒一声之间，我就可以装作人一样正常，装作很懂，很有点塑像的样子可是又越不过这个黑夜。

悲伤正一点一点从墙壁外渗进来，与某个最阴暗的事物相连，我绝对不可能得到那张自画像。如过眼云烟的眼神，在忘掉自我的一刹那有如雄狮，但还是觉得空间在缩小，不知手上的表作何用，建筑物接近云端，是否是终极意义。

当我不能确定你涂过的眼圈是否意味日食时，我也不能确定天文学家的内心是一匹疲惫的马。有时一个平常的日子被人吹大后，时间就象吃了兴奋剂这个时候才知道语言是有用的，无用的。

我最好离开自己，不参加星际间一切问题的讨论，也不参观那些博物馆

高兴时，在自己身上草草签一个名

[返回目录](#)

一件礼物

一件真实的礼物，在梦中生成
昨夜我看一篇神秘的小说时
已经有一幅重新走出的图象，世界
是奇妙的，这个电视台的王牌节目
总是吸引我这样不种水果的人
然后是一个电话，叙述
她的一段仿佛在非洲的遭遇
玫瑰开始向月亮散发香气
玻璃弹子被我打进每个星星的小洞
还有多少时间，能越过这片天蓝色草地
杨柳树今天怎么了，与风缠在一起
那诗人堆砌的长堤是否是
荒凉的尺度，我知道
我曾经不知道我是谁
但我今天要给你一个完美的答复
不会见虚幻，而继续让无限向上的形象
在蓝天中或水中出现，我与
未来的合影一再推迟，反正南方有的是
早晨，如今，还有什么借口走出此地
车站的寻人启事并不表明
那个我们等待的人没有到达

也许醒来后挂起了另一张地图
比我的精确，也许马戏团已经远去
道路两旁景色不明，我幻想有一架飞机
乘着夜色仓惶飞去。还有什么好说
文字就在那里悠闲着等待着，以便
集成一篇最简洁的文章
已经用不着登上东方的山，或对书
翻了又翻，重要的是你要敞开一个窗口
我的那个很大的梦已经应验
但不能用在你身上，对于永恒的事物
我总是那样陌生，可对于一件礼物
也许越陌生越有意思

[返回目录](#)

历 程

我不想停止生长，象睡眠的发明者
有一些方法要出售，我比佩戴神像时
有更深入的理解，比你跪下来吻赵无极的画
还要进一层，这是我回看时铁树的唯一一次开花
说不上多少欣赏性，只是一个事实
以后是面对有一些儿童画的墙壁
想象着只有一个背影的窗口，很多时候
很久以后，发现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形象
另一个形象是三个象白云象树的头像
在那里，钟摆的鸟儿一再出现
道路的缠头布一层层加厚，火焰的玫瑰
开放在炼金术的面前，城市的平庸被更平庸
取代，那是一群游魂
梦想着晋朝的竹林，石碑的记载
变得不重要，汲取的是走进氛围的感受
这一切同时在出现，我甚至不知抓住
哪一个好，但肯定也是同时出现
因为破碎的要用破碎的重现
月亮要单纯地悬挂在化石上
二根手指夹住一个圆球的形象
也令人难忘，于是出走成了一个主题

让风、绿叶、阳光和海滨一起走进
身体，我则幻想迷人的宗教热情
再度从日常升起，把所有事物变成
看得见却走不近，永远都解说不完
用我的那种方式，无疑，这里面
悠久的音乐是一个核心，它将打动一切
我的手则改变着一切，比如，迫使
月亮成为艺术挂盘，星星的脚奔跑
把一粒细沙投进大海，最后
这最后是什么，可能谁也不知

[返回目录](#)

一件展品

我在大理石上眺望
我在月球上砍伐地球的桂树
我的五脏象一个复活节岛
当我翻开一页农夫的史诗
我发现菊花比我更象日本的武士
而在身体的展厅里
一件化石的展品栩栩如生
这是比世界大战更艰苦的一项任务
要我去打入那条五光十色的大街
我的口味与佩戴五星的将领完全不同
我渴望被眯着眼睛的阳光战败
这是手对我的迷幻
我打痛了我的未经锻炼的思想
让它永世难忘
我还带着飞行员们的勇气
与飞翔的梦展开竞赛
而各种奇形怪状的梦就是我的舰靶
不要过来，我的门槛
就是我与世界的分界线
而墙上的地图就是我的军事秘密
我一直未能出击

我被时间的蛇缠得表面象花环
我的血液里有间谍在游动
我一直未能刺探我自己——
所有的原始部落都是我
没有人能真正地走近我
我知道，在放大镜下我的皮肤象伤痕
在放大镜下，我的眼球深远
我的五官象沙漠更象斯芬克斯
没有人说明有一条蓝色的尼罗河
曾经透明地在我的身上浓缩
而我则更喜爱冒险
在一个流萤的映照下跳下泪珠的尼亚加拉瀑布
当然我的肌肉的钱江潮一直涌动在手上
我与风景各展自己的明亮
我与爱情各现自己的一场经历
当我不认识一个人时
我在默默地与所有人交谈
当我说不出想说的话时
我在经历心灵的冒险
为了把维纳斯打败（这可能吗）
当我对大海说是时
我在说生存的不是
对了，就是生存

使得死亡如空气般出现
我知道我的练习本上
有上万个名词
那是我对世界的重新命名
我没有别的职业，一如考古学家
一味抄写墓碑
我则临摹所有新出现和还未出现的事物
直到我不象镜子里的我
直到世界象一件玩具
一件真正的展品

[返回目录](#)

热 爱

我从边疆的省份而来
来到艺术的首都
我热爱鸟群，爱看它们的飞翔
如庄子的幻象
然而海洋的空旷费尽我的心思
使我放在上面的手表也
不如一只蝴蝶鲜艳
热情成了我的起点
然而我的黄色狮子在逃避
就让太阳咬着它的烟斗吧
我并不理会我在某个地点
对我身世所作的预言
我要塑造梦，谁叫它一天不如一天
谁叫它压迫我
痛得我象整整一个冬天
此刻，冰比雪更怕冷
秋天比枯枝更怕落叶
我把一切都写给博尔赫斯
或者寄给时间
要是时间是一张古朴的大画
我更喜欢其中的虚无飘渺

雾蒙上我比蒙上一座城市更快
我在等待城市变成废墟时发现等待更快
等待一下子就过去
就象一颗眼珠在瞬间走过了千万年
这是石墙上的眼珠
这是蓝天中的鸟的眼睛
这是最高的注视
总有一天，我会沿着空气的绳梯到达天空
为人类博物馆的建成剪彩
眼下，我在迷宫的一个布局中
我怀疑我以及我的声音是迷宫的一部分
我的声音已经变得比音乐难听
因而它更可能成为音乐
就在岩石上演奏吧
象房屋那样张开大门瞪大窗框唱歌
我为爱情演奏的树林乐曲
埋伏了十万绿叶
爱情为我留下的是人类和时光
我不得不说，鸽子，飞吧
我不得不说，艾吕雅，吟诵吧
我不得不把贴在现代作家头上的标记取下
并且更认真地在每一个门牌上注明地名
注明车站的站名

为了我，也为了你们旅行全世界
旅行上古和色彩斑斓的生灵
两只梨子已经伤痕累累，表皮布满化石
这是更生动的一刻
沿着葱郁的山谷到达哲学的顶点
我也知道我的体内
为什么布满青草和山川，我的眼前
为什么老是晃动一个广场！
我的梦呓为什么在苹果里出现！
这就是艺术的真谛：海和通天的塔
哲学平原上的一只烟斗！
以及，一个几乎被撕裂的人体！
我几乎要在岩壁上写下
比公牛更大的文字！
我几乎要抓起整个湿淋淋的大海！
把一个博物馆的走向变动
使相邻的画厅打通
使石斧砍进青铜，青铜和一面镜子并列！
艺术通向天际，通向星星月亮
那可爱的嘴唇
忘却时间是这般的高雅
揭开海洋的皮肤是这样的富有情趣
我坠落到卢梭和高更共同拥有的世界

我的眼睛比凡高更金黄
我的手指比马蒂斯的更有韵律
我就是灰色的蒙克和蒙克笔下
在一个早晨向世界呐喊的人
我就是长满星辰、飘动长发的格尔尼卡
我就是岩石中猫肚子里的小鸟
我就是在瞬间出现辉煌的美好
以及细若游丝的悲歌
忧郁在我的眼睛里生长十万次
而光明照耀了我无数次
次次都似大地般的深情
我在田地的绿线上行走
我在米罗的星星花叶间神游
目光如随心所欲的康定斯基
以及康定斯基抽象的手指
在这里，在所有的地方
全印上我的指印

[返回目录](#)

群 像

1

飞过天顶时，同养育井下的章鱼一样，都有一块红海洋似的秘密。你不心痛，你只以一张椅子的速度，向第三个头颅的火车靠拢。你的天鹅的脑部有一丝白雪的霞光，你的后脑上长满了树，果实和阳光。

长满了鸽子和蓝天的广场，背部有一些废墟似的梦中宫殿，齐向一只水中的狗极叫。你走过的路上，有契约般的石碑，法律般的头发。当金色头发出现在海洋尾部时，你仅用一把刀叉，刺向苹果似的太阳。

在桔子般的地球上洗手，月亮的山岗上住满了古老的红发美人。她们拉住星星的短腿，用一个花朵般的吻闭合时光。在一座慧星的白复活节岛上，她们还放声歌唱，把过往船只震得东摇西荡。

你看，万物之上是一张露珠的床，一个桃子样的万花筒把我测量。我远远看着，如星星般命名着，把五彩花瓣扬上她们的身体，扬上谁也不知的万多

个模样。

从料想不到的地方，延伸上面。从火山样宁静的湖泊里，映出一个新人的模样。我把它，和最流行的一幅三人像列在一起，使它成为今年或明年的优雅之像。

2

那是我梦中的群像。我指的是蓝茵茵的海洋，海洋里上升的人像。我指的是，城市街头的高贵的人像。她们都从蝶鱼的目光里游过，到达海底的灯塔。

她们点燃蓝绿的星辰，把日子覆盖桌子打乱得像块抹布，水中的恶鱼。她们把钟表抖动得像要地震的那个时辰，然后鱼贯而出，像玫瑰花一样四处出击。

她们并不代表什么，只绵延，只告诉风中的人们，今夜有水一样的大雾，有乌贼鱼一样的黑夜，有废墟一样的白天。她们的衣服象旗帜一样飘扬，在八时零五分，在九时二十八分，在痛快的第九分。

你就是她们，我所看到的就是她们。她们有一张脸，一个身体，一张嘴唇。她们在星形的太阳下，探寻着古代的意义，太阳的岩石闪烁的秘密。她们不是一个，甚至不是百个千个，漂泊在你的面前，大海的无所不在的海滨。在你飞过天顶时，她们出现。

3

她们出现，扫开你的神殿里的果实，打开远方的灯塔。当白浪的船从悬崖边花朵般越过，岩画上的新月自动闭合，像一支千年前的含羞草，岩画背后的山谷象一片放牧白羊的荒坡，意味深长地滚动石头的绿叶。

她们成为世界的牧歌，在使人晕眩的白日做着不动声色的梦，在绿色的草地上细咬枯枝，把眼睛送上高远的蓝天。这时，海洋上仿佛有百万棵橡树盛开，碧蓝的地毯上群鱼跳舞，并有庄严的废墟似的一现。

而你的眼睛里住满了千个以上的人，像千棵树，千条白鱼。你在创造大海，你在寻找森林，你在浮现一个飞鸟和星辰互换的都会。你的大门对着

午夜的黑暗，你的窗口始终开在白天：

让身体的无极柱无限升高，在一条水道上向着
白云的根子溯去，无穷无尽。

[返回目录](#)

今 夜

我觉得存在里有一种欲望在飞翔，比月球的清凉更美
当冬天的夜晚是这样寒冷地完美
我的无穷无尽的目光变得如此抒情
仿佛要烧化我这一堆年长的白雪
今夜，我站在我的六层楼上，称不上伟大人物
而伟人们在寒夜里的形象使我看到了几道无解的题
目里的曙光，和被驾驭的骏马的飞翔
我再一次推进我的记忆
直到这夜晚在我的手指下安睡
今夜，肯定是想象中的最伟大的一夜
因为一到明早我就平凡
我的目光就如同你一样

我能为这个夜晚作些什么，特别是喝了酒以后
我能看到夜空最深处的奥秘吗
我能解救常常在无序的状态中度过我吗

还能对这些现存物品照料吗
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想法
但我却让这整个的世界挥一挥过去
在没有更新的想法之前
我让鸟儿在存在物中飞翔，越飞越多

[返回目录](#)

现 在

1

门在背后关上，路途又遥远
没有树荫像一种冬天的温暖
现在就这样，已经是这样
独自在月球的险崖峻岭行走
背负着的书本，像星辰一样居高临下
在这样的時候，一点音乐
都使我悲恸，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毕竟金黄的菊花还在开放
从古至今都这样，我想投进去
以细察花瓣那坚固的构造
这时候，一个电话
也许能拯救一颗心灵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原因

2

所以不要吃惊，我的迟疑
是很多念头一齐涌到嘴边
但你知道吗，我有时会
爬上喷泉去玩耍，想象着自己
是由草莓和阳光所构成

我的额头有时会有一支烟斗安放
我会对石桌会心地一笑
然后种上一棵晋朝的柳树
我会离开自己，去骑上那匹
像马的云朵，躲进画的最深处
我当然也在最高的虚构里大叫大嚷
吵得永恒睡不着觉，我当然把手
表的零件拆了又拆，象一个孩童

3

但是我一本正经，因为
本来就不说三道四，仅仅把诗歌
当作唯一的玩物。现在不了
我对诗歌毕恭毕敬，好象很虔诚的样子，是的，我
承认
这是假象，因为我未历尽沧桑
我要加紧工作。在树干上涂上
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图案，在
手臂上刺上星辰的形象
把手指竖起，和石柱比试
猛往电话的耳朵灌进许多洪水
累了，就站在我的白墙旁
出一些给人类的题目

[返回目录](#)

不存在的树

一棵枯了千年的树，没有倒下，又如倒下。
站在那里，如出土文物。
我注视着，犹如被什么一把抓住
目光再也离不开。
我想天空也一样，它自己也一样。
可它，为什么如此干枯
而又如站着般站着
就为说明它在？就为说明从前
也是一棵大树，曾经绿荫重重？
或许，它装饰的仅是平原的荒凉
可它依然站着，如一个空虚的人，一个充实的人。
可它最终是一枝草地上的空心草
有和煦的风涌出和流过，流向世界。
在站着的时候就已倒下
在倒下的时候依然站着。

[返回目录](#)

最好的日子

在我们最好的日子里，有红色的雨水
沿着古老的平原顺流而上
有一朵黑蝴蝶在花苞上宁静
半坡最原始的遗址在向前移动

我们仍然躲在半月与一条鱼的圆里
寻觅着恐龙化石上的指南针

还有最好的歌舞，在半个世界的注视下
进行沙漠上洪荒的叙事。我有最好的水果
我有最后的蔚蓝，星星披上红色的云雾
黑夜在雪地上缓慢显现

我在向黑夜靠拢，直到黑夜的芳香涌入
李子在一棵桃树上展开

半坡，那是黄土高原上的半坡，我相信
午夜有一场南方的雨顺流直下
我愿意她站起来，穿着历史的黑衣，在阳光的指引下
瞬间扶正一棵明净的小树

让她在宁静的地面夷为平地，接受天上的雨水
并漂起大海的水母，如温暖的语言

只有这一片土地最大了，从半坡走来的人们
眼睛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求，开始从泥地里拾起
从那时到现在的唯一一把石斧，半坡

我们住在半坡，干燥，我们挥动着一条
黄色的河流，然后是夏天的大江，在最美的地方流动

最美的地方，花荫和大街，小山和水果
它的历史比历史更柔和，比阳光更明亮
在这幅静物图里，我们读到的将是

一只飞鸟落入白天后金黄的海滩俯身海水的蓝色
红色的樟螂花细语在黑夜星辰的手指花瓣开始蠕动
黄色小路指向天庭的黎明惊醒一座夏天的花园
海洋的皮肤走上白桦树阳光在芒果上闪现咄咄逼人
我知道黑夜有一种预感，一场蓝色的雨下得并不突然
可下得那么深，超过量雨筒容纳的数目
我知道我的眼睛必定在半坡上出现
我知道最好的日子在午夜的南方

[返回目录](#)

回 答

大地是一尊疯狂的偶像
事物洞穿了铁皮。谁不注意
大树根部的轰鸣，谁就看不清
大楼里的五十四张牌、五张牌

所有改变历史地图的活动
都有花束出现，都有
躺在浴缸里的写作者
哦，在瓦尔登湖，瑞士林间
细雨是怎样在天空
改变大地某一天的面貌
所有的楼房象果实，所有的树林
在沉思，所有的故居
飞回各个世纪的燕子

而我将独自一人出现在
阳台上，任眼中的燕子盘绕
或消失，冷冷地注视
远处废墟上的石柱，我不想
熟读那些铭文，我只
深邃地站在夜幕下，把自己

当作一个沙漏，任星星的细沙流落

当所有的人迷失

灵魂苍白，只有用几乎未见的微笑对着

或者给他们以铁质和激越

给他们注射

孤独的精神

[返回目录](#)

精 神

在樟树的悄声细语里
树叶像别的旅游者，在遗址前
驻足沉思。这将是一次
打乱行军路线的旅行
在身体的各处同时出现
使青铜的血液出现不规则的现象

有谁留心这里曾经长达百年的繁华
也许一切平静，但天象不时变动
银河在夏夜时出现倾斜
啊，有谁留住这一切
一个最细微的细节将无比珍贵
让一个人从头至尾思念一遍
但又不是全部。全部是更大的思念
更深更不可测量的遗物，乃至
像殷墟、朝歌那样的地名

它总在提供什么，让圣洁的雪
下满我的空间。也许，是一个地方
那样的历史漂泊之物，拍击着
凝炼着，放射着，化成

不可名状的永恒忧郁

我是否把它提高，成为用滥了的
金字塔之外的新名词，一个
岁月与乱石丛中的新延伸
谁叫我们是一片片碎片
从而更易成为不生长的代名词
谁叫忧伤是南方的春雨，绵绵不断

我已经在为浩大的苦难流泪
我看到，在废嘘自我夸大的背后
是貌似繁华，是虚弱的本质
是无所适从和迷失。谁会为
只产生奥义书的废墟唱上深深的挽歌
啊冬天，啊萧索，我们走向哪

难道这就是归宿，一个唯一的去处
我想把这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死水
但还未溅起到哲学的高度
就被迫消失，那涟漪
也许是树轮罢了。对此
连群山也只能沉默，而我
已分不清谁是废墟，谁在沉思谁

旅游者，当然不必遵循
最新的考古发现，他有自己的发现
他可以不参照现成的旅游小册子

而编成自己的书
如果他是这棵独一无二的樟树
他为什么必须要与别的树相同
旅游者，就在废墟上漫游吧
这是最大的一张地图

[返回目录](#)

方 向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肉体
为植物的死亡哀伤
当大雾一个劲地从街上涌出
我流泪的梦想在雾中嚎叫

肯定见不到人类被动物赞扬的一刻
也永远不能照看住鱼族悠久的历史
海，海已经被掀开一层皮肤
它就像世上永恒的忧伤

还是从星象的会议上缓缓回来
一个古老的景象是：诗人的命运
不如一块路边石，一只永不驯化的狼
甚至不如浩瀚的苦难具有力量

希望这世界没有水，没有阳光
也没有诗人
希望这世界没有光明，没有母爱和高尚
那么来看看，这大地是否更加沧桑

在这里，已不必凄惨地呐喊

也不必为世界抹上一层早晨的光亮
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在这个世界
把握白天黑夜的方向

[返回目录](#)

尽情生长

不和谐不对称是真实的
象这个百年和那个千年
恒定的荒凉和孔雀开展的瞬间

小的时候我才知道世界很大
二十支情歌与一束绝望反差很大
他们和我们全然不同
气势雄伟后一棵老树尽情生长

一块陨石会落在反故事的珠峰上
一个能解开无后座的化石之谜
一块块原始的石头会垒成今天的塔楼
一个陌生人会和更陌生的人会合

朴素的身影能倾倒音乐殿堂
平常的人能攥紧大地的权杖
苏格拉底的大脑得用猪肉垫底
流血的野心最后也得唱起忧郁的情歌
不和谐非对称从来都蔑视对称
从来都不想去点缀什么
它们只是尽情地生长
一反今天甚至永久的时尚

[返回目录](#)

精神与构图

雨 天

雨天，诗人的世袭领地。飘逸的土壤，超越青铜与石器的天空。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世界象有了出路一样欣喜。白鸽和宝石，交替飞翔，王冠和花朵，相继落地，画家和酋长，同时苏醒。

就让动过手术的太阳对生命不屑一顾吧，假定这是人类的长明灯，没有必要请医生。

我认为任何动作都是徒劳无益，尤其是在天文学家日益了不起的时候。他们渊博的知识，有时令帝王敬畏。但更令人敬畏的，是传说中的烂柯山，有谁看见？

就给阿基米德一个支撑点吧，就让葛洪的山洞红雾缭绕吧，就给巫师一个作法的地方吧。沙场连接着

的名册，象骰子的投掷。金字塔的投影，无处不在的巨兽。山顶上一只洋铁皮罐和最高的虚构，大师的动作。月亮垂下黄金的手，沙漏的细沙全部流进我的身体，狂人的想象。

就免费为全世界作翻译，但译文可以不象圣人的口吻，仅是培养无赖和比垃圾更朴实的市井语言，或片断。

自然，土耳其浴室和德孔宁的涂抹，有着某种延续。我，不为花朵和草地说情，不解剖实验室，不迷恋菊花和刀，不为魔杖仗义执言，也不与考古学家争咬烟斗。

不总结室内，不放眼室内，不提供音乐。仅仅从门和窗的一侧，让苗条的背影站立；仅仅把所谓的门槛，安放在任何地方；仅仅在博物馆庄严的气氛下，藏起了我的脸。

花茎那般吮吸新鲜空气。看着比萨斜塔渐渐瘫痪，古希腊颂歌衰弱，和星辰交换相同的目光，看着星球百无聊赖。

向事物的本质施展暴力后，扬长而去。捉住海里不知名的鱼类后，又送回海里。点燃唯一的蜡烛后，又坚决熄灭。

把最高虚构的笔记写成，折成纸船驶进虚无。把虚无捅成蜂窝，抛进火堆。于是幻觉和都市——

升起五彩的喷泉后宣告平安。

谈情说爱的诗人顾不上写人类一百万年的颂歌。

不再注意别的。任凭细雨献辞——
向事物的本质施展暴力之后，扬长而去。

[返回目录](#)

在这个雨天

远处，幻想，一支手臂擦开了雨雾。核桃的核，青铜蓝幽幽的星月和夜，白马向前跃动又凝住不动的身影。

我依靠渐渐长大的雨林。第一次感到不是神。小说家或任何面具潇洒的长须，象一种长裙。弓箭的形状，在黑夜更有意味。

舞台上只有一束光芒。搜寻青青草丛腐烂的绳线。奇异的发生在不远处。

王宫里，红地毯永无尽头。她的每一个走向，激动人心。你在花草间嬉戏了多少年？

在你的眼里，有破碎的星空。

在我的眼里，废墟象一卷读不厌的书，对于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仿佛跃跃欲试。但最好的角色，是废墟本身。

我们在公众的墙上绘壁画。不是一面镜子，反照大

街的繁华或土地的荒凉。只是超短裙。

她的历史最短。但在我们这一代流行最长。

还有玫瑰的颂歌重复了又重复。

旁边是方砖、史籍、一个灵魂出窍的躬壳。

青铜器滴下的血，在雪夜里反刍。动脉，象藤一样发青。

血是咸的，与海水是同一种味觉。都有雄鹰伟岸地飞翔，都爱听秘鲁飞逝的《雄鹰》，都披上了一块方格子毛毯。

我在任何一本英雄史上抹着，英雄史本身也在抹去什么，它的幅度更大。我也认为陶器天生无用，在任何一个冬天萧索。

也许一朵鲜花在天空摇曳更有意义。

童话里的精灵和花树使我心烦意乱。而哲学家们哲学的练习又没有老师批改。先知总比他的预言更短

命，人们无从指责。那么，从海水里湿淋淋地出来，象不象一个异乡他国的玉米棒子？

如果象清洁工那样将星星扫拢，这也许更好些。如果将所有的词汇、字母扫拢，还不如看一眼夏天的绿叶。

在海滨上，我将说，众多的旅行箱里装得最多的是衣服。而在瞬间，感受最多的是大地的震颤。而最终，是宁静的水，和白色的旅馆。

我在暴力的语言里不能自拔，语言的暴力教我在太阳上放上炸药（也是一种药），教我在月亮上洗濯云彩，教我在蓝天上筑起一道城墙，用所有的破鞋烂袜。当然，我用温柔划出一道航线，又产生什么也不是的哥伦布。

我过于、过于喜欢白色的庭院疯狂的石榴树这个意象。

一望可知，在年龄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生存的是知识分子。可谁玩的心跳？谁是近代无话可说的天文学家？金字塔是第几座山？狮面人身像是唐诗的第

几道防线？殷墟有没有婴儿？

走向历史最短的路径是黑夜，通向黑夜最短的路径是梦境，通向梦境最短的路径是念头。

念头，乌托邦，通向城堡的雪地，动物农场。指向哀的美敦的哀的美敦书，卡扎菲在沙漠中央手淫后的绿书。如果云朵大如雪山，梦中的铁塔悬空得玄乎，两根手指夹着的小球优雅，我该先说哪个？

现在我该说，我卸不下在空中旅行的旅行箱。

我也装修不好老是漏水的自来水笼头和水池。仅和空灵一起深居简出。

我住在这个雨天而向往另一个相似的雨天。我有手指而月光没有手指。手指不会说话。心也一样，只有迷茫。大地留下我，有意与沧桑作伴。

[返回目录](#)

午夜试笔

“这是块神统治和诅咒过的土地”，说完他就死去。“预言家和先知们必将遭到报应将预先死去，成为一堆粪”，说完他就死去。“我见过了昨天，我知道明天”，说完他就死去。“流血的野心唱起了忧郁的情歌，霍梅尼攥不紧大地的权杖”，说完他就死去。缠头布将在时间中展开，硬壳虫将在貌合神离的沙漠下移动”，说完他就死去。

一个土人在尼罗河边被牛放牧，他用牛粪洗脸，用牛粪抹身，他的背后是公元前牧人的前院，是部落民祭神的圆坛。灰色的时间(天和地)里，赤裸的钟摆无力地摆动着，他在想，我能用十五头牛换取你吗？他慢吞吞地远离古罗马渔网。

他说，金字塔下果真站着两个污浊的农人吗？他说，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像果真被落日里的骆驼焊接吗？首都开罗，十万乞丐住进公墓城，和死人同住在天空下，他们果真在夜幕的掩盖下交谈吗？果真严肃地出现在同一画面上，让时间无所畏惧地流过。首都开罗，考古的人和肚皮舞女一样多，在夜晚的灯光下，他们一样斑驳陆离。

比伪装衣斑驳的是上校，他手里拿着一卷又一卷绿书，在帐篷里窥视着清一色的地图，在沙漠的呻吟，离家出走，象一个凡人。他把自己的夜献给沙漠之神，他把手伸进沙漠的母鸡。他在众多的沙丘上同时出现，疯狂地舞着拳头，象青蛙一样趴在讲台上，在那里，钟摆不在玻璃里敲响，雪茄不在大理石上抖灰，行军床不在办公室里出现。一个凡人，一个凡人是神吗，是幼发拉底河的神吗？他果真击败东方漫漫长夜里闪烁的星辰和钟摆？

另一个与时间抗衡的是白胡子老爷爷。他以狂热的语调、《古兰经》的真理征服了长胡子的国家。他的手鸡爪似地抓起一个王朝，王朝象瓷瓶般跌落。他的手手杖似地指向沙漠，世纪大战从此象玫瑰花一样在酷热中盛开。他，高龄人，时间在他的身旁只是象征，哪怕在风沙里，汹涌的人流还是向他涌来。他，果真是当今穿长袍的先知？

只有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可以七天七夜在火车上晃荡。他拿起眼镜蛇流浪在四面八方，他说，还早呢，离天亮还有几天的行程，为什么不去金庙阅读湿婆的舞蹈。他说，湿婆的舞蹈在一定程度上遏止

了时光，使《奥义书》在雨季里有时候藏进无数的宝藏。他说，你要看看瓦罐里的东西吗，它是全宇宙之光。

寒山和拾得，真的天天无所事事，一遍又一遍
扫着落叶，无穷无尽地砍着木柴，然后用平常的语调，为尘世画像。寒山和拾得，果真读过白居易的故事，懂得很多天上的事吗？我听说，在某一处荒凉的山顶上，两个人下下棋就可避开时间。我又听说，一个对事物无所需求的人，一个无望中希望希望中无望的人，是可以走进一幅精美的画逃循的，飘飘欲仙而去。

我还听说，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老是在树下的路口等着什么，尽管不知道什么要来。我们果真与五千年接壤吗？时间果真会带来你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个时候太需要巫师了，他能读懂邪恶的符号。可白天和黑夜在重复，好长时间都在重复，白天黑夜不是寒山和拾得，它们无所谓，它们没有寒山和拾得的痛苦，也不通人性。

寒山和拾得，在庭院里扫地劈柴，在月光下吟诗作画，他们没有时间梳妆打扮，没有时间无病呻

吟。还是吃点猪肉吧，一个人说。在这块人体上，不，这团沼泽地的棉花里，时间在施展他那障目的魔法。红绿宝石，不停地向星空涌去，使月夜充满了血腥的和风细语。寒山拾得，就是在这样的月下，一起指指点点，忘却了时间的流淌，任千年万年从脚下淌过。

这是块神统治过诅咒过的土地，这是块统治神诅咒时间的土地。预言家们先知们秉着矿烛在白日游行，时间象时间一样貌合神离，迷宫象缠头布一样被沙漠熨平在东方的大地。

[返回目录](#)

宗教动乱

整整五年徘徊海滨
就象在盥洗间轻松地想着葡萄酒
宗教动乱真是厉害
使人不能以正确的姿势和呼吸方法对付
公案
整整五年，不让海滨有丝毫的浊气
褐色茶壶也不在身边
又怎回去我们是一对忘年之交不曾
反目
可是没有领悟就象流
沙汹涌遏止不住
过多的纠葛里不存在某种默契
道路肯定是在脚上仅仅是无法传感
怎能自行其是骚扰历史的风骚呢
历史就是一床破棉絮露出你我的
脚趾在风中受冻
向幽默大师讨教吧
在海滨造型的幽默大师没有
幽默因此他很幽默听出钟
声在遥远的前方水鸟在很
近的前方

这就是说我也在行走
精力充沛地射击夸夸其谈的迷宫
理论
我太信奉它了，以至不得一逃再逃
驾着那头黄发的狮子
冲向驼鸟埋头的沙滩
企图击败东方的无理侵袭
可庄严的钟声如今显得太
微弱
以至于你说我太没火气了
你说让虚弱的人担任史官是荒谬的
只能一笑了之
可又不能真的一笑
了之
你说子弹真能射击理论吗
沙滩真是一座
用以表演的舞台吗如风
中的废墟
那么是否永远倡导宁静
宁静是一张大网是行动派和顶点
面色无限红润就象海滨与盥洗间一起
时
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回味

是啊我在八三年新年时发现干净
和纯情
而在八一年则在变换各种合身的
衣衫
最后是兰色挑中了我
只是一桩无可预料的公案，伤了神
令人不知所措
不过我倒希望
这是一场虚惊就象在海滨上永
远通过或远去
我害怕的是无机体
那海滨上将涌过悲凉
的晚风或渔歌
当我斜着步子走过，已感到
我的脚印犹如野兽刻
在沙漠上的脚印就是
说走上沙滩即是退
回语言本身
而海滨浴场上
那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就是语言的芳香
散发洋溢在日间使青
春勃发的机体为永
恒涂上一层色彩

怎能早早地回去呢
夕阳之光并未从云
层射出
至少还有二件事要人做呢
爱或恨毁灭或再造
呆板的语言犹抱琵琶
半遮面令人回味无穷
这不是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而是假设
北风吹过时也不要去看
宗教动乱真是厉害
过后是一片荒凉
我将永远以激浊扬清的文字向往
美好
我将展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生的事
为永远是客体的人类递上一杯热茶
宗教动乱真是厉害
起码的规则都被丢掉
使人们看起来似乎
从来都未制造过通
信卫星以一解孤寂

清寥之恨
我要一遍又一遍倾听爱情的故
事那旋律
太美了抒情味一再深
沉并时时
在耳边回旋
不能自持，不能自持的是
写作的激情
与生命的契合是无法抗拒的
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
让我们都牺牲在墙下吧
行刑队，不要用黑布蒙上我们
直觉永远是对的有颤
栗的效果
于是在海滨上永生显得更有必要了
犹如寂寞嫦娥的歌声

[返回目录](#)

二论宗教动乱

这是上帝的表演
多少个世纪改变了它的含义
梦的规则即爱发怒似的看着幻景
我却以手中的自然发布静坐的消息
我还头朝地地举起高跷
 别别打断深思熟虑
 砍刀精神地递向月芽船
蓝色炮制着水泡似的屋顶跳吧
童话的靴子下高温不住地颤抖
刀下留情的月桂树逢着单日打咯
 枯萎的字母假死 几何形状的物体
 大声地赶着蝴蝶 哦 别
别看中思维 喊声刀痕似的起落
古庙中央，一扇小门金子似的打开哦别
含羞草内行地打开自动日历 从桥上通过
岸边刀斧手干咳着 狰狞似地温柔
皮球瘪去了 依傍着悬崖的松树
松树如比紊乱
发生了战争
敲击着的鼓手快要老去了 从你的手上飘过
以你之言 这块抹布并不脏

而干净之地在地道上 注意 阳
紊乱了的太阳是十足的疯子 靠不住的身体
东躲西藏 那不会是西藏吧
喊声勾去了数十载的积蓄
那有什么乌贼鱼的重听呢
夜晚在乌鸦的眼神里飘扬
而我 确实隐名埋姓在特快列车里

哦 别

别上那节软卧 在岩石的机体上哦
更加芬芳 稳住吧 摇晃着的草莓
在火把里深蕴不露
不动的泥坑里到处是家乡
又怎么能够独自上高楼 祈祷炎凉的迟到呢

哦 真的别独自一人体验残酷

有多少风中的头发被无害灰尘所裹盖
失去了鸟羽 动弹的眼睛不要钟摆似地不动
物体本来是松动的 没有新的堤岸和平衡木
道路并不圆润得如同机器
机械学最终将挂上免战牌
腿自然地弯卷 哦 别
别留意身边的一草一木
一草一木。据说能触景生情
哦 爱人别耽心

躯壳会在一场大火里报销时间还不到白色死神
还在小酒馆里吃喝还在捉头上的虱子这
实属不幸中的大幸 这是我们放进去的
一把一把地放入蚂蚁一样多
你完全可以放心它带来了死亡
也带来了极限的新生
激荡是存在的 可以延年益寿
古色古香去阅读一百遍 主旨是纹丝不
动正如一口大碗端在手上 只要无水就是好
也正如某个呆子的球衣是不会发育的
人类的发育史至今无人所察
真实情况是河鱼没有机遇 猴子要称大王
发难者是空白的雨季要滋润
要草草地创造一些机能
以至于火灾后感到俗不可耐
记得就是这样 彩车单调地路过人迹罕至之地
独裁者的记忆象党徒一样多 难堪的是起源
人们从那时就被击倒 被奇迹扫地出门
于是图腾者的孤寂也象干嚎者一样多
滂沱后铸浇了了四根以上的柱子 一盏以上的灯
徒有其名吧 这美丽的兽皮有枪口守着
可猎人如今已追随恐龙了恐龙有思乡病
它不会在传说中倒下 恰似一块剧毒的苦药

能解救中毒的子弹和声音
真想一试火箭下的沉思是否分场次
骄奢者是谁 大肚子弥勒的学问有多少
 勤奋是张大嘴巴的白虎
 黑心着哪 哦 别
别认真 差别就在于手中有无一颗定心丸
欺身进前 收罗转盘上的赌具 随手掷下去
气数就此增生生理上的系数尤其重要
缓和步骤 缓和箭在弦上的致命伤
放下星形的梭子 被贴在天空的这些梦
想手刃哦 我不是一间存书房子的主人
我的骨骼气度非凡 一根脆弱的肋骨不能从风中
看清我是有铃兰花的面貌
而憎恨总是一声不吭有无限风光
在憎恨的黑市里 价格任意被抬高 人来人往如
一群乌合之众在饶舌然而最后总能成交 或者露
骨地收到效益 有时候一解心头之恨是最好的
排遣 青春从比到达了最高点有君子风度
乌鸦们不能哇哇叫 小公鸡们也只能面红耳赤的
彼比看看 最多在暗中跳跳一反往常的舞
哦 别 别为以我是水 或者不是水草木与心病不成相交之势
而啾啾之声
也翻山

越岭而来 为了治理寂静 脑伤
仅仅是
外科手术刀下的外伤 喧闹也照不亮
暗处阴影 怕光之人不过是误食了脑外 伤
以丘岭的腹沟股起譬 我言不由衷
一切不全是 往事而是全未发生
哪怕是细若游丝的游丝也以游魂之势向 我涌来
我不能逃避你向况你的情怀胆大包天般地悠远
使人神爽智清 一如醇酒
 哦 别 别这样 我的精神健全得如同呼吸了
 新鲜空气
你不可以风骚的目光猜度我
认为我颓败如残垣断壁正如革命公墓内 不可能
有你孤寡之人也不可能是我因为我握住了
主动脉古怪的脉动
让蜥蜴在主峰上爬来爬去
 哦 别
 别说宗教的坏话 机锋不在诗里
邪恶的火焰也不让须眉 坏事决不在风平浪静里
冬虫夏草的药效不能担负眼宁拯救人类 眼库的
重任 侨居在蝉壳里也决不是怯懦
怯懦就是不敢生吃人肉
造一幢幢 两幢 宝塔和七级浮屠

哦 别

别梦见蚌贝 河蚌就是户外的阳光
比那激烈的力大无穷的节奏
哪有唯唯诺诺听信于墨迹或书页呢
二十个台阶是有人鱼贯而过的
一点因缘是有用的 而迷人的国际隙望
将成犄角之势 让
梅花鹿窈窕地出来
以避开虚构的黄祸和虚怀若谷的国际宪兵
回光返照的当然不是以小酒店为依托的时光
而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爱情
招魂吧内在素质将取代手拉手运动
爆发的林中之幽灵依然在
以周游游泳池之蓝
不在乎一千九百八十六年的情节情孽
憎恨人类不是罪 当我从清新的画面中回来
我说 我并不爱你们
但我将努力地去爱你们

哦 别

别惹事生非 核冬天的理论在形式上
是不安全的因素之一
万花筒地一闪自绝于万有引力
我不想再次从雪人面前走过

去建立水上的博爱 极刑就是赞助去年的食物
消化在肠道 有绕梁三日之美
吐纳吧故去的将是无限的忧郁
忧郁后胶着的将是惨笑就是滔滔不绝地
倾听给你的爱(汹涌得一往情深)
不要凄凉地叫脑积水肯定是无救的而
泻空就是坦荡

[返回目录](#)

近 况

窗口始终不见风景
获如某间寻欢作乐的
室内
具有某种冲动性的本质
可这不是旱情 旱情在非洲大陆
已经三个年头余了
我头晕得像陀螺 像近况近况
就是明镜悬挂在
松树林里一根石柱逍遥
自从我从未见过圆明园以后
我懂得了那石柱功盖千
秋万代
有废墟的价值就是说世界至今在如梦初醒
而我就是那个宣布人
类不存在的人
为人类戴上一顶又一顶的帽子
近况就是人类戴上了
一顶又一顶的高帽子
有海滨的风度
而卑顺的人类如今更卑顺了
看出蚂蚁叮满了食物

食物快速变质后蚂蚁的大军浩浩荡荡
的开始了抢劫
象一挺机枪 有一连串的表演
之后是一阵凄凉的无声
近况就是狂风忽作后
子弹苍凉地眺望极地
同时在浇铸巨大的柱子
左右对称或不对称的柱子 最好是永无
止镜
近况就是高蹈 二十一根
柱子
狂风穿行其间 有白马过隙的风度
再也不能熄灭体内的爬虫类了
近况就是蛮荒的大地历
尽沧桑有啾啾鸟声
生存不再是南来北往的风飘来荡去
雨丝落进新近有孕的冬天
要走出走去 在那奇异的外三层内九层
的构造里
一睹工匠的丰采
近况就是 没有期望的等待
一再注视离奇的古迹有否被风
击 落我们再一次不信任蛮荒大地

梦幻一般的呓语和眼睛 蜗牛的爬动
使空着的枪膛看上去炯炯有神
近况就是我们全部都在
一旁窥视 一如无机的
动物
我们矫健在荒凉的月球上
捉摸慢行的滋味
并且在荒原上不露行状
近况就是循循善诱 吐纳
一股真气
没有人来乘小乘或大乘
狂风不再产生而是从林间小
道走来
对生命百看不厌
我已经走过了许多世纪
无可奉告地说 失去一匹随便什么
马吧

[返回目录](#)

蚁王

城市如荒地上的树围绕着人，蚁巢在枝头上支撑，树根如钟摆的血管。

在我们这个城市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荒地上的城市总是外表庄严而颓落，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法官的帽子肥大，眼科医生的眼睛近视，生物实验室堆满药瓶。还有，无数的人，从门洞、墙上、甬道或树缝涌来，在大街上无所事事，他们老在想：刚才是怎么回事，那只蚁王是否生病了，而蚁群有礼仪和法典吗，以及城门？

我知道他曾路过，满把的大胡子，醉熏熏踩着一人往床上爬。我知道他对你说：老兄，还是吃点猪肉吧，但得有苏格拉底的大脑。语调满不在乎，口气神秘莫测。他说，连这点希望都不给我，那时，他的脑袋灌满远古火神的邪恶，他的声音雄浑又嘶哑，他一说，一支标枪正命中我的脑心，近得象一层鸡蛋皮。

“这点希望都不给我”，人们说。在这荒地，谁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在这座没有水旱兵灾的城市，蚁群出没如先知的语言。先知不在树皮围成的

房间里，而蚁王自始至终没露面。他说，你们要视而不见，让头盔盛满苦涩之水。你们要远离，视我为尘土之王。旱季，一座皇宫在多病的土地上耸起，年轻的君王累了，他洗牌，在没有名妓的城市，终于说，连这点希望都不给我。

他在哪块门牌的王宫里，醒来真是在王宫吗。沿着蚁群的路你只能找到蚁巢，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手中没有雨。他能主宰皇宫倒后的千年法事吗，他能永远维持街谈巷议的正经吗，他能击败时间铁的权杖吗？也许他在这一刻不存在，可他真的不存在吗？难道他也要说：连这点希望都不给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见了，可帽子还在桌子上。再也不：出现了可声音在这座那座城市同时响起。他说，你们找不到我，支撑城市的是四只羊，支撑时间的是五条河流。

石柱上他再度昭示，你们连这点希望都不能到达吗？他说，当时间轻轻在某个地方门上门栓，只有头羊正好到达，他说，你们找不到我，你们不知道我，我现在想死。他说当领带甩到背上，甩在无尽柱的身上，蚁王真的在无雨的荒原上吗？

无穷无尽地等待着，如松树的脚印被野兽吞吃。一个形象是：外科医生病了，眼科医生近视了，而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把眼睛嵌进高大的墙壁，注视时间行刑队的举动。画板用笔朗诵游击战，和平用剑演奏天空，时间用神灵抓获凡人，孤岛用谜城抚慰陆地。他说，蚁群里的困兽就是我，就是你，图腾柱里有梦寐以求的故事。他真的在吗？一个声音从蚁群里发出。声音说“就连这点希望都不给我。”

[返回目录](#)

流动的哲学雨天

1

雨，灰蒙蒙地下过我的头顶，博尔赫斯
和柏拉图的门徒从此不早朝
谁也没有在花园设置散步的铁栏
只有一些晦涩的汉字，来回走动
想一想，卡夫卡捧起道家的著作时
小鸟正溜下床，在蓝天里飞翔
于是，石桌平放，石凳摆成四张
柳树五棵，摩尔的雕塑朝向阳光
虽然我只记得马约尔的“地中海”像
但道路依然在花坛四周纵横
还好，我从未在雨天访问公园
也未豪饮过天上的雨水，仅沾湿一角衣裳
现在我，决定捅破那一层雨雾
使天气晴朗，夏日的阴天越来越长

2

我确实有阴天，下过夏天的雨
用的是我的拥挤的联想，手，变成新芽

头颅，幻成空漠的城堡
我想，单是哲学抽象的书，就可放满一墙
南面，照例是明净的门窗
我决定，一只脚踏在门内，一只脚踏在门外
我决定，一只手猛烈鼓掌，声音响亮，我决定
从窗口向我的黑色眼睛深处看，有一些蓝天白云
我让，窗口与眼珠是同一回事
海洋与陆地也是同一回事，声音与沉默也是同一回事

3

于是细雨丝丝作响，在身后起舞
我凝视，虚线似的每一滴，在这一瞬间
我感到了下一滴更明亮，黄昏比早晨宁静，清雅
于是，我推起自行车的牛头，直向太阳的公墓观赏
太阳，太阳有着松树般的力量
而青草无疑是太阳与光线之间一个未知的数
如果浇灌青草，青草会在化石上生长
如果滋润化石，化石会在一个早晨把我们带进无人
地带

4

哲学就是无人地带，它下着雨，让人躲避
只有一些人喜欢在雨天寻欢作乐，大步奔跑
而画家，总是不清晰地把雨涂上，并渗入诗歌
这就是一些事实，而理想，是在雨天一尘不沾
在雨天奔跑而衣服不湿
他喜欢雨天，却不让雨无日无夜地下
他冲入雨天，却让雨天因他而鲜亮活跳
他在脑子里下雨，却让大地上的石头、花朵、绿叶
通通凝结清露
以便人们在一个早晨醒来感到呼吸新鲜
现在，问题是，雨天在世界的各个地点流来流去
连雨天自己也不以为然，它渴，然而它又要释放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诗人在晴天
豪饮天上的雨水
雨，灰蒙蒙地下过头顶
哲学家们无法不早朝

[返回目录](#)

超现实书

一、座 标

- 1 雪的辉煌歌者，把身上的热情溶化。噢，
热带的鱼游动在什么心境里，广场空旷无人，任意，却全无方向。悲怆感或许在期待，就象又一个早晨，但是水草的漂浮更优美。
- 2 鱼的游动也优美无比，在水草中的挣扎象
雪的飘落一样悄无声息。至少有一至二个高贵的废墟疼痛，在追踪短暂历史的过程中，在高大的有着巨大眼睛的房屋崩溃时。
- 3 那是罗马。在阿房宫由于奥妙无穷的不慎
被烧去时，一切反而历历在目，使火焰升到了高处，成为某种最开阔的境界。叙述者也是这样，常常被一张偶然卷着匕首的图纸吸引，再追溯到图纸的制作，以及图纸所代表的活生生的形象。叙述者常常不由自主，把这一切浓缩。
- 4 于是分不清谁是罗马或通向罗马的人。分
不清阿房宫和火焰谁更圣洁无邪，谁更易进入石碑

的文字，谁更象石碑的文字。

- 5 罗马会进入血液，会游动，会游回来，会永远地游开去。罗马在废墟上或许很辉煌，但罗马一定遥远，远得在血液里都看不见。
- 6 我不愿意叙述大火，但愿意倾听大卫像、众多石像和斗兽场的倾诉。我愿意吟诵罗马的鲜花广场和鲜花，并与但丁同温佛罗伦萨史。
- 7 这样，阿房宫的火就不显得无边无际，它与庄子的房子、墨子的墨斗、孔子那时的一孔之见，一起进入心境。
- 8 它比喷泉高，但喷泉更象一个永恒的化身。
- 9 可是我怎样感受罗马的阿房宫呢？从灿烂的焰火里，在一个艺术杰作里。我永不与图书馆战斗，它是最后的藏身之地的一部分。
- 10 渴望在杰作里沉思，自由地呼吸，共同评价我。们在沙堆上筑起的宫殿，和比宫殿更黑暗、更辉煌、更奇特、更有回旋余地的事物。杰作，也许是

一幅画，它的标题费去我的心思，藏在王维的山水里，甚至无法找寻。

- 11 让我在有无之间，领略时间之城的空灵，
花叶上的虚无，古陶的永无穷尽的深度。
- 12 田园，柴霏，草庐，和登幽州台歌一起傲视
古今，雄视初唐在内的江畔一个最空寥幽深的月夜。
- 13 不可移动的标题在指南，就象类似陈子
昂、高更、赵无极一样的姓名，固守着他们伟大的
地域。
- 14 我证明，李后主的江水永无流尽之时。我
证明，八大山人与古希腊悲剧同样不同凡响。一个
身体，一个身体的哈哈镜与一座博物馆的肃穆同样
凝重，回声不绝。
- 15 请来走一走，在雪地，乘鱼儿稍稍缓游之
际，进行起初的品味。雪无疑是冷静的、广阔的、
迷茫时和神秘的。在华灯亮起以后，走进黑暗，然后
回头一看，亮光处那个人是谁？我要寻找那个人！

- 16 把自己彻底虚空，并任凭喷泉真挚地升起，周围一片寂静。哦，雪人，一个自己堆起的雪人，成为广场上唯一的塑像。那么，喷泉解不开的线结已变得无足轻重。
- 17 多少梦境，多少风，在广场上来了又去。
我的游动等同于雨夜的秃头歌女，等同于古典美人的消失。我，终于召唤了沙漠的来临。
- 18 辉煌的歌者，必将与雪共存。所有的事物，都要在身体的座标上被标注，从而软弱无力。
- 19 高贵的废墟，高贵的废墟呵，使时间严密，使人世平衡，就象是格林威治那个地下室里的一件物品。不是艺术品，但真诚无比。
- 20 在雪的掩盖下，所有的事物已经在广场的座标上被注明。当雪化开，一只燕子飞来，打乱原来的秩序，逼迫事物脉脉含情，成为我的心。世界因此成为我的最动人的一部分。

二、切入一个横断面

- 1 观念在手上游动，一个游魂，与最寒冷的
一个冬天会合在夏日的树丛旁。那是炸弹上的盛
宴，地球的偶然一次游离，历史的一次最好的穿
插。
- 2 惊涛拍岸般穿透肉体，让人无为地行走。
只要，只要不让灵魂战栗，不过于迷失方向。时
间，老鼠般繁殖出来，那就象猫一样追逐吧。可是
曾经，捕鼠夹放满周围，我们自己伤痕累累。
- 3 谁都有过倾盆大雨的时刻，那当然不是哈
雷彗星，而是把秋日的金黄、丰盛、收割、荒芜复
印在一张貌似乎淡的油画上。那个合金民族呵，已
经把几个千年的痛苦与狂喜，倾倒在某各十年的白
布上。它与拉斐尔、米开朗其罗、凡高的如痴如醉
同样有力。
- 4 我们也有过？在荒芜的火焰里，在最热的
夏天，在目光无限悠久的时候。把风吹得更大一
些，象一个秘密使节那样拜访空洞的城堡，并写下
到此一游的字样，到处都是。让城堡远离世界的末

日，使公园的形象盛开在里面，成为一个永久的源泉，一个反复回味的事物。

- 5 谁都不是天生的考古学家，谁都会对线条入迷，受到狼的嚎叫的感染。在几乎没有边疆的地方，人们有理由到此一游，对禁止通行的小小规定不悄一顾，既然这是大众美术和公共场所。人们有理由相信无穷无尽的限度和高处的奇妙，瞬间肯定代表了永恒，行动肯定超越观念。只有这一点了，就连这一点也要拿去吗？

三、这里

- 1 鲜花、黑夜、梦境，这里与世界有什么两样。高高升起的船头，在我的四周沉浮，哦，故乡，哦，罗盘失灵，混凝土无穷无尽，甲板一片狼籍。
- 2 舰队，庞大而轻灵，轻灵得就象那个似是而非的深情的了望者。他倚靠在历尽沧桑的古樟上，他站立在某个皇宫的遗址上。多少枫叶，软弱无力地燃烧；多少青草，无意识地生长。
- 3 了望者，他没有与葛洪相同的心情。他把

通向山顶的台阶，看成是旋转楼梯；他把大大小小的街道，看成是地图上的线条。那么，他在哪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在哪里？登上台阶后，会发生什么？会看到什么？

- 4 不要把他引向千古的名胜孤山，在那里，
他的心情比林和靖萧索。也不要太多的浓雾吹向他，他会不知所措，他会象假山那样空洞和寂寞。见不得草地的衰败，他在那枯黄的草地上辨认地图的形状！他读着小瀛洲就是读着赵无极的图画！他的血液里始终安装了一个粗糙的汽车方向盘！
- 5 西子湖就是一个后视镜，在那些轻风细雨的日子里，他在烟雨中模糊，想象着柳永是怎样毒害了河边的垂柳，是怎样放逐了小船，在不可言说中，在月色微微发白的时候。
- 6 然而他说，一切都有迹可寻，一切都可有可无他说，一切，连同未来的；都是早已发生过的。当世界被装进信封，总得有人在广场上封口，尽管邮递员迟迟不来。而他，不是一个好的执法人，不能对事物的本质作出判决。也不能使任何想法不走样。

- 7 邮递员迟迟不来，而他已尽情地云游了苏轼，也许还有别的更胜一筹的狂士。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里又留下什么呢？月亮虽然行走缓慢，可无可比拟，他从来都没有追上过。半山腰的石桌和围着的石凳，他虽然有幸坐上，可是却更加惆怅。只有游到大街上去。
- 8 只有在白墙上涂抹马雅可夫斯基的手，只有对着空酒杯出神，只有把全部历史堆砌在自己的身上。虽然只是一瞬，但也是拈花似的快意。虽然四顾茫然，但也感到在一刹时被自己抓紧。
- 9 去吧，你这大海的神话。你虽然不张惶失措，但已经不能任意地束缚我。我早就给这个不乖的世界下过定义，我早就流离失所。世界上任何一种药都不能医治我的眼疾和他自己。莫扎特怎能改变他的音乐信仰呢？而美好的夜晚怎样才能再现呢？那么，医治不好的眼疾将永远面无表情。
- 10 风虽然没有驾驶执照，照样四处狂奔，四处游荡。我对时间也是这样。可今夜，时间的书卷翻到了哪一页，有哪些可取的插图，我不想看。我从城市这个座标所看到的方位，虽然有星星浮动，

却感到无限中的一种极度的限制。我催不开花朵，我无法保持平静，也无法把这里描绘得更好一点。既然，世界上任何一种药都医治不了我的眼疾和他自己，我能把自己怎样？能把这里怎样？这里，世界，肯定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

四、无限清新

灰暗的天空进入舞台之夜，下午在细雨霏霏中没有一个终点。鲜明的记忆和果实使人向往调色板，大师的声音从丛林里沉沉出来。

为了划破目光的顶尖处谜一样的虚幻，大英博物馆的脚印与歌手的蓝色身影步上同一条小径，让我看住那扇荒凉的山洞的门，神奇的扭动合上非洲音乐阵阵的鼓声。

你是否与钟声同路，肃立在人类博物馆绿草茵茵的门前，愿庞大的几何形盖住我们，愿光怪陆离的光影绘画一般迷人。

在樟树和青铜的偶像的终极里，人类的姿势充满了尊严和活力。连浑天仪也越过神圣的洗衣妇的

手，在任何一块海滩上散发无穷的意味。

谁也整理不了尼采的错乱和叔本华无绪的思绪，谁也走不到爱琴海上一介柏拉图的源头，谁也没有认真地一缝寒山身上的补丁，谁也不知广场的喷泉在呢喃什么事物。

那么，我从我的十七世纪的身躯走开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后宫花园的雾群使华丽无处附身。只有静静地感受，并且一饮天上的雨水。废墟、草地、青春的放荡构成了一幅世纪的风景。背后是无穷无尽。

还有古老的国界，历史无限浮躁的水纹，记述着城墙的甲虫的故事。从竹林的空隙望出去，是南宋皇宫无限悲凉的祭台，台阶象一个永远的斜坡。

还是把复活节岛放在自然博物馆的前面，还是在蜡人馆里细细体味天书的奥秘。让你的温暖，不断涌来，花园的小径独步天下。只有这样，战国时青铜器才能在我的体内幽深和含情脉脉。

我为这独特的温暖所沐浴，象东周遗址浑然在

雨中。只有这些了，河洛图空白得象一个远游者，
王公贵族的淫威荡然无存。

从何处接近首要明快的海市蜃楼？在哪里连接
晋朝哲人瞬间的雄心，可造就的梦？并审视传说中的
审判，以及暗喻的洪水。一切都在明亮的镜示里
转动，一切的物品上都有鸟儿的清啼。

我将在蓝色的房层里凝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
象，并且永无休止地感受。让苦难和压迫在我的身
边渐渐消失，让神秘的暗中控制的手永远地失效。
我将走上早晨的码头，为世界画一幅无限清新的画。

五、黑夜永远穿过白天

从地图的高尔夫球场取出预定的伤口，渐渐
逼近比曼杰施塔姆更远的地方。

火星在眼睛里抵达。古罗马斗兽场，贩奴市
场，依次走过。是什么触动了樟树的尊严，东方的
沙漠被远征军讨伐。

是维持根斯坦编辑教科书时的一个疏忽吗？奶

牛的步伐总是那样缓慢，乡村学校不是世外桃源，阿赫玛托娃的朋友一个个消失在彼得堡和巴黎的空间。

不给任何人以宁静的田地，但愿成为湖畔或墓地的漫游者。当卡车司机从高速公路返回，发现只有栏栅完好无损。

幸而博物馆的陈列品异常坚实，每个展厅黄色的向日葵深邃和茂盛。幸而说明文字异常简炼，把比萨斜塔弄得更加倾斜。

钟摆在出色的目光里有力摆动，不给荒凉以任何借口。可是，细长的人走过广场，却使暮色悲凉，巴台农神庙意味深长。

要我在大理石上收拾石头的杯子，这不可能。我既被限定又真挚地预言，我既忧郁又在窗前浮起一丝淡笑。因为纯洁无邪的鸟儿绝不飞向秘鲁。

我漫应星辰，因为我有银杏树在屋边种植，而我更多的，是总结这个世纪小小的废墟，发现通向历史最短的路径。我终于看到天书里有汉字的踪

迹，莎士比亚无可奈何。

环球剧院，木结构的房子。复活节岛倾倒了移民局的档案后，终于理解了古代绳索的妙用。我们保护不了自己。

又是波特莱尔棋高一着，对城市绝对用心，他的笔墨，来自于最平淡处。

就让一成不变的原则倒下吧，倒下了可以发现星星，和柔软的干草。就让墙上陈旧的语言永远存在。它将勾起一代人的回忆。

我决不选择多病的躯体，我决不珍惜任何的拍卖行。我让药店明亮的房屋在珠峰上孤独地闪烁，我不会为某个慌张的电话付半个分币。但我肯定要和萨特讨论术语。

既然无处可去，那就在窗前默默地无拘无束。然后，坐看思想比法则更迅猛地生长。我们比那些冷漠的神祇更爱戴这个世纪。

六、我所在的城市

时间有了新意。从夏天眼花缭乱的窗口望去，
古代的画框。谁在编纂这一旷代的书籍，象佛教教
义的散佚。谁在征订这一无人订购的历史，贸然多
涂了几笔。

我是哈雷彗星般的风。我在远处的时候，依然
有人挂牵、计算。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比一个世界更
多情，他们不知道眼睛与山上的白云同源。

你能说服喷泉不要飞溅在花园的中央？那是自
古以来认可了的，那是与假山、曲廊、东方的内涵
同等的代名词，谁也不能超越地域，直达梦境的圣
地，鸽子的内心。

让我急速地行走吧，在月球荒凉的表层。就激
起远处中原的一点尘埃，就注视飞蛾扑向光明的那
个瞬间。

谁也不能占领那块人间净土，始祖鸟并不优
美，也不飞向优美。而一个个单细胞，滋长在青铜
器皿里，混凝土上。

一棵树与背景构成绝佳的风景，许多哲理要跌落在适当的地点。一个百年要与几个千年对应，哦，时间，风，雨水。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想起了梦幻的种种劣行。我特别注意到窗外人影的一闪，惊异世界无家可居，时间的汹涌和突然的受制。

丁香花再也不会独自开放。在雨巷一样长的穷途末路上，诗人又回到了起点。哦，雨打石头，松涛与风，音乐。一个人从法国来，奔向古迹，一把雨伞在视野里长盛不衰。

又一次流离失所，迷失在这样的年代，与世纪契合。爱是无可比拟的，一件物品，比如一幅最稀奇古怪的画，足以寄托最后的情感。但毕竟没有一个白天般的走向，我从一朵玫瑰中探出，一片荒芜。也许，这就是真谛？

七、一个零件

生命正从绘画形式中走出，一顶花岗石的草

帽，深黑的白瓷线条。始祖鸟的观念，银杏树的标本，喷泉从体内升起，一个顶着水罐的妇人。

还是在黑夜的专列里好，在阅读图文并茂的有玫瑰意味的书报后，一个活生生的人传导实感，如天外来客，一下惊醒一个盒子，思想的火山。一场世界大战间隙可爱的片断，令人难忘的图案。

生活之路灯火通明，通向多少处幽深的小巷，我却与旅行箱一起，神秘地出现在楼顶。这个都市于是照常与自己打牌，展示自南宋以来的绚丽。

应该比诗学的含义更为有力，共工的后代们，建造了图书馆与风景，而星辰在杨柳之岸，与柳永谈论车间的样式，以及大街的才华。

火焰在手表的背面阅读维纳斯最近一次时装表演，戏曲研究所故作高深，评判守门员进球无效。图书管理员更是卖力地出售胸衣，一场大拍卖使得宙斯无力。

卡夫卡再度被写进无极柱建造者的行列，但不

是在塔西提，或者一个农场。他在巴黎的街灯下面，喃喃地没有去处。而在埃及，比如说一个东方风格的舞厅里，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卡夫卡却迟迟不来。

那么，你的信件有可能与新近开放的古旧档案媲美。这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乌鸦象，传说中的英雄。

还是一个人风姿绰约，轻易地从故宫突出，来到画家的身边。她问：我是否符合了某种精神？华表是否在一个早晨抵达了人的丛林。

人的丛林，不是自己种植的花园，甚至也不是真实。但真实一定在某个时刻触动，使历史得以继续。我知道你已经象华佗，而不是博学的司马迁。

厚实，柔软，白云的特质，历史的台风眼，考古学家的锐利武器。如果大海上漂泊海水，这海水一定象风土人情一样随便，而我被约定俗成。

你走来本身就是展览馆危机重重，于是全城的

布告在一个夜晚消失。你的灯塔，从此与家长手册一起成为白皮书，成为天文望远镜的原理。

漂亮的夏天，一个多少世纪以来的预约。湖畔的蛮横，视野的修改。高丽人的劳动，函授的妙不可言。我多么渴望王维的诗意来到了一间小屋，然后假设我们的明天。温暖一点吧。

八、在雨夜

让我最后一遍叙说，没有路的路无处不在。莫扎特的乐曲在空中，带着高傲的贫困远去。

极端痛恨无处可去的时刻，金字塔顶上的钟表并无深意，博物馆内明亮的地板上某一张落叶触动深秋，荒凉是最新的路标。

可追述的日子寥寥无几，手上的一册《外国文艺》伴读秦俑的深度。挤在窗口的脸向往史诗般的非人化，体内的古代酋长准备征服一个氏族，巧遇在雨夜的零度。

思想食指般注视格尔尼卡，骑手穿越月亮最初

的格言而来，可是，林间小径怎么也走不近。

要不要让巨人走动在沙滩？以此证明银河是
错误的，一幅世界性的漫画在一九六八年妙不可
言。

但丁最后的想法必定与枯木的形象有关，从而
迫使老子骑着青牛出关，应该远远地到那里一游，
坐在这里。永远地坐在这里，手持《五灯会元》的
愚钝锋芒。

历史在更衣室内回旋，食品架上空空荡荡，空
着的衣架神秘莫测，扶手在期待什么样的楼梯？

反光玻璃里白鸽昙花一现，高大建筑物把书籍
挤进了地下室，而雕塑的生命将在一个特定的时刻
回来。

谁都不会知道我在这一刻面对一个教堂的焦
虑，谁都看到雨夜清纯的雨水流在房屋的脸上，远
处的灯光变得更不可捉摸。

谁把我从阳台边拉开，谁把圆桌从我的面前拿

走。我将背诵树林的青绿，我将一口饮完天上的白云。我对世界的评价，将超过八大山人的画。

已经是雨夜与阿波利耐尔的交界处，我将遵循孤独的法则，从无法解脱的境地中走出。用我的悲惨，使世界精彩纷呈。

九、无迹可寻

纯洁无处可寻，在家园与墓地之间都有门窗，清晰的千古铭文比暮云苍凉。纯洁无迹可寻，充满爱意的眼神只有十分之一希望，就象在南宋的脚印一度险象环生，周末的夜景愚昧而又可信。

我并不是生来就是斯芬克斯的石匠，我在钟楼的走动也并非沙泥可比，既然夸父可以追赶太阳，那么说一说痛苦和忧伤将比竖起鸡蛋更加适宜。而在花园里的一游，也许比骑上青牛更有趣味。

我们绝对不会在柯柯施卡的激情前停止不前，也不会在中世纪史前低头。我们象鸟儿那样叼着树枝的举止，会比古老的星象学家更强。我们在圆桌会议上的签字，会比概念艺术更象一幅显示光明的

画。

我的所作所为，都与树轮和通向所有的连通的房间有关。如果我在沙漠上衣衫褴褛，决不会是第一个。而我被狠狠的束缚也不是第一个。只是我在穿越所有的房间后发现，悲惨和荒凉是那么的相似，预言和现实是那么的的不同。

该是研究围棋规则的时候，就让烂柯山的传说暂时消失，我们看到阿房宫的建造与毁灭那样不可捉摸，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该是在月球上放上一把椅子的时候。这样就用不着学习在房间里如何摆放椅子，也用不着什么指手划脚。

我总是对诞生在此时此地惊讶，我总是猜不透

宇宙的边界有无或在何处。在水手练习摇旗的国际海洋上，现成的风景框进画框，身影被局促在始终没有尽头的荒凉之地。一只知了在树荫中鸣叫，一些入影在林中空地悠闲，各种铜像抵挡不了寂寞和风雨。

谁都会被城市侵袭，在几处高地无所适从，但

愿我来从这条林荫大道幽幽走过，但愿我在那条小道若有所思，比清澈的目光更狂热和疯狂。我在某个地带，一把拉起自己，成为真正的狂想。

我被整个儿拦截在这里，一遍遍地校对着灰色。的时间。我被整个儿遗忘在一个没有歌曲的世界，成为寒夜的骑士的证明。在谷子澄黄的时期无所作为，在蔚蓝的天际下枯去光泽。我讨厌无休止的监视。

一个冷峻的语调会回来吗，多少期待寄托在与萨特或马尔库塞基本相同的想法上。象一个卡车司机那样永远在路上，然后真挚得象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走着自己的历程。

十、无从把握

打开梦想比打开窗户方便，在灵魂的渴求里，我们总算认识了这一切。就算你不曾畅开过清澈的大门，贡布里希的娓娓话语，已经画出上上世纪的地图，就象真切的期待。

一切都源自于无休止的创造，今天我坐在这

里，就是为了预先纪念自己。虽然最黑暗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我却无法想象明天的日子，我在夏夜里战栗。

我知道无法找到庄园里的宁静，以及一张清静的石桌。我能与你谈论走投无路的那种绝望吗，和有关于自身、时间、烟斗冷酷的评价吗！你不会在意，因为所有的人在远处。即使你从城市的那头过来，你会倾听吗？

忧郁象音乐一样优美。但这是假的。我知道整个城市都心不在焉，那么，还会有什么样的医治痛苦的方式。没有，出路没有，昨夜出租汽车带给我的什么也没有，昨夜我奔走的车站空无一人。

该怎么办？继续孤独或永远孤独，虽然我听到永恒的声音，但谁知道是真是假，谁知道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对星空的敬意，还能支持多久。

我计算了夜雨的雨滴，我一次又一次越过了虚构的楚河汉界，我熄了多少根木制的火柴，我却守不住自己。我看到自己迷失在伟大而虚无的沙漠上，我为自己打一个深刻的问号。

我怎样才能拯救自己，止住那流得过多的血，
并且狠狠地嘲弄自己。我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应
该有空气，和基本的指向。但当我指点那一线最小
的希望，我却一点也把握不了。

今天，今天我得靠住冷冰的栏杆。明天，明天
我还得找一个支撑点。没有人会说，拖在摆弄烟
斗。没有人认为，他在无人地带行走。

这样的故事，每月都会发生。但愿他能理解，
时间在继续。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一个手插在衣
袋里的人，在深夜里游荡。一天，又过去，我总算
忘掉了自己。可是明天又来临。

十一、语言与处境

时间来到被遗忘的古城，夏日里的清新，书籍
的淡蓝色的完成。

没有再次向松树下的圆石问好，一味地思索庭
院，一间画室在赤裸的手臂下依然沉沉入睡。

蓝色的雨终日飘洒，头脑里的行人来了又去，
难得一聚。在青铜的珍禽旁边，我追寻最初的感性
世界，眺望阿房宫那样神秘的城池。

没有一棵青翠的树种在混凝土上，没有一只小
鸟在橱窗里清啼，可供选择的日子混迹在街道的双
眼皮里，城市的墓地一望无尽。

认真研读月球上的蝴蝶，尽力收集各种年代
的声音，在幽州台上，再次悲壮，在废墟上，通读长
卷和博物馆的油灯。

灰鸽与广场，花园与王冠，古老的通道和现代
的门。还有龙门石窟，闪烁在古原的暮色里。

激烈的空虚，青草的枯黄过程，还有象露珠一
样毫不走眼的开端。谁关怀过一度颓唐的心情？谁
关怀过作为实体的人类。在那里，在那茂盛的树
上，一朵黄玫瑰幽然开放。

象雨天一般巨大的思辨哲学，降落在草地、广
场、楼层。事物的本质注视着被宠坏了的日历、忧
愁的冬天。渴望没有被精神击败，燕子带我走上云

端。最深远的注视，在草舍和炊烟袅袅的从前。

已经变作凌晨清洁工的一族，已经留心新旧与兴衰的征兆。在高举着艺术之旗的一瞬间，看到了汉字的沉重，城市喧嚣与山野寂寞深处的骚动，看到了不可逆转的花开花落，喷泉高耸的时尚。

种种的莫须有终将大白，庐山的嘉宾笑迎天下客。桃树不会从南方步向冰天雪地，厚重的字典将一应俱全，但需要一只杰出的手。我们运行在规则以外，我们与所有时代的辉煌者一样，局限在蓝天下，我们不可能有更多的命运。哦，这萧索的一天。

十二、玩笑

我们越过夺目的光辉，直达三棵垂柳。在那里，房间守候着雨季，想象护卫着一个艺术的人体。

一块蔚蓝的宝石真的遗弃？我的心早已到达离蓝田不远的地方，收集德谟克利特散佚的篇章，把老子的道德经无限地景仰。

谁叫我们出生在这个风景单调的世纪谁叫我们
不识汉字以外的现象？看哪你煽动的目光明如北斗，
你优雅的神态象两河文明的封面。

就从杜甫的不幸说起，就偶然站立在外白渡桥上
眺望。在比孤山更古老的园林里，一张石桌说尽了
从混沌到清澄的过程。

我就从那时忧伤世界的无常，并时常回顾苏轼
与聪明的佛印的对谈。在那时，一只白鹭的惊起就是
豁达的领悟，一方池塘的宁静盖住了多少风云变幻的
事后。

我感觉已经走到了尽头，就象中国的山水画，
终日山青水秀，危崖不可思议地高耸。要不要扔上
一册查拉写坏了的诗集，或者庞德寻章摘句的经济学。

我早就走到了尽头，一头四肢乏力的野兽，一个
复诵幽州台歌的文人。我以为一切已经写完，历史学家们，
无非是在酒店里复述。没有什么不可以举出至少一个例子。

青铜已经代表了一切，唐朝让人怀念一辈子。
可谁知道青铜的内心世界，和唐朝月亮的明灭，谁
从怀旧的思绪里给明日的世界下一个残酷的定义。

但愿地球就是一个梦，梦醒之后什么都不作
数。但愿太阳底下什么都新鲜，虽然什么都不新
鲜。新鲜的只是又一桩骇人听闻。

我是身披彩虹的人，因此有时在雨后清新了一
下，但更多的时候是乌云满天，以至于从来都说
不。谁需要常常不堪重负？我既然带着感性而来，
那必定喜爱书本旁边的事物。

十三、沉思

毫无理由可言，在城市的栏圈里、牧场上，在
交锋浅薄的思想前沿。不知不觉中，晋朝的幻觉出
现、阮藉，不时地佯醉。他无法到意大利细察油画
的奥秘，他不及嵇康奔放而富有乐感。

幸而不占有从精神到物质，冬天多么萧索，夏
日这般消沉。应该怎样跨进星河的门槛，与黑格

尔、康德讨论个不停，然后宣布放弃在金字塔边的散步。

我一点也不喜悦，我的格言，不足以造起一座现代的教堂，我的梦，填不满人们的欲望。我多少与时间同样盲目。

也许概括性的语言最难，巴黎的动物园躁动不安，百名歌星用音乐慈悲非洲，广告画上美女如云，只有比萨斜塔下一条小路不知通向何处。

现在我只能停留在这里，任凭无心者在背后涂抹，我与凡高同样荒唐，我把荒凉的墓地修上云天。

我是否该发现我是谁，这不会有一个结果，在石头与花朵之间，我看到了所有人未曾看到的東西，忧郁的挽歌，印刷模糊的地球，一本高放在珠峰顶上的书，喷泉里纯洁的火。

我们肯定将被修饰，并界定在某种阴影里。我们那被迫不动的手，在沉痛的工作。都说是一块花园，过多的青草却胡乱地生长。

向谁去义正辞严地演说这一切，只要谬误与真理相仿或只相差一步，世界有可能同时存在几条路，编讲着同一个故事，在图书馆上升起不同的旗帜。

已经毫无信任可言，我走到树木前，不识树木，我也与另一个我大打出手。我相信事物有终结的一天，但那时里尔克已经伤感而卡夫卡感到无可救药，正布置不可理喻和高贵、华丽。时间会使一切变得凄惨或不再凄惨，但刻骨铭心的感受不会变，那洞穿千载风云的铭文不会变。目力将击倒物质的疯狂，成为以后的人们一致同意的精神。

十四、温室

在世界最后一间温室里，所有的步行者远离一棵老樟树，向清纯的夏雨靠拢，沉思泽畔的悲歌。

所有的爱都付出在隽永的说辞里，就象先民的歌唱，李后主的最后一瞥。

历史的长城上，哲学的天籁不时散发，一个吹笛人的形象，一个散步者的背影。溪流在草丛里自

然地流淌。

我总是抓住一个靠在窗前的背影，思绪飘到远方，哥特式建筑和唯美建筑的画意，神灵的耕作之地。

加深身边的印象，熟悉熟悉的身影。消化不断结出的果实，审视已经确定的定义。并让蓝天照耀我的灰暗的头脑。

我确实无处可去，象一块宇宙的荒原。虽然我不提供佐证，但里尔克的那只豹我长久地挥不去。也许该吓退它可从哪里开始？

我真的开始倾慕第二条路，甚至想入非非。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命运轻易地不会被改变。谁也无法说出牡丹与玫瑰哪一个更有意味。

习惯比威严的建筑更不好。眼睛溶化在蓝天里不如我从眼睛里走出来，不是声张正义，象唐吉珂德，而是虚构我的乌托邦城，或者我的莫扎特音乐。

我当然是严肃的一员，但我不能不从劳动者的行列里退出来，去学习园艺，或做一名纯粹是脑力

劳动的石匠。我用颜料注射的月球，正在发生某种
可笑的革命。月球将固定在我的雨夜。

我将从房间时冲出，让位于一个徐文长式的智
者。让他一边绘画，一边注视门槛，为无所事事发急。

这将是一个诺言式的行动，即一动不动，任凭
风雨敲打各种铜像，在应该下种的菜园里一走了
之。并且带走康德一直不肯脱下的破帽。我知道在
高墙里，必须若无其事地走动，没有谁能拦阻。

十五、最后

我的心飞向了旧金山。但愿这不是最后没落的
情绪，使我从容走向那不可重复的希腊神殿。我的
路支付给了远方，但我从未对付好一个很小的难
题，我对每一小时不能把握。

周而复始的只是虚假的生活，我对时间的挥霍
只能使我苍白而贫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天，我
象酒醉之后一般无力。但愿我能深刻理题公园、教
堂、废墟，使现实多少有点诗意。

对公众当然要有深深的敬意，对苦难和暴力，
一万年也不低头。我情愿受星辰摆布，也不想
在雨天后退一步。哦，雨天的那种阴郁，曾经
进入了不可抵抗的绝望。

我曾经说过，你一点也不美，可看上去为什么
那么美。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不视沙漠和可怕
的迷宫为畏途，也没有被最易接受的哲学所征
服。我决不出我所喜爱的地点一步。

既然博大精深无处不在，我哪怕带着痛苦
的表情也要接受。不是为了宗教动乱，而是为
了抚摸任何地方，并且给希望以希望。既然已
经不在乎，那么伤害只能使人更加坚定和执着。

我决不放弃对最高虚拟和模仿的追求，那将
是最真实的写照。就象是昔日的意义，夜雨敲
打树林亲切的声音。当晚钟在暮色中旷远地
响起，沉思的画家有了最完美的画意。犹豫什
么，一代代人都会证实，只有苦难才能精确地
对应生命的完美。

十六、完成

把狂乱借给风、雨夜、黑暗的房间，让树枝一次次亲近地面，在多病的天空下，逼迫世界接受疯了
这个无可比拟的词。

我的身体里充满血腥味，我的目光睁大得近乎无神，竭力想摔碎一些接近神圣的东西，我在远方的施工充满了暴力。

世界敞得过于宽广，以至于没有一扇大门。如一只只黑熊在玉米地里横行，在镜子深处的幻影，一直贯穿了地球的生平。世界是什么，宽阔的身影，一马平川，不可理喻的声音。

在南方的干旱里已经坚持过久，路灯的白内障
象玉兰花的宁静，谁都看不到远处的黑暗里埋伏了什么，但从远处看这里也是黑夜沉沉。

让卢梭安详地倒下吧，在一种急风暴雨里，需要点起三至五盏明灯，需要听到隐含着深意的声音。需要在世纪的固有形象里，异军突起。

是那种挑逗生命的绿，把深蓝的忧郁拯救。我
从此放眼阴天西子湖明丽的风景，象在圣马可广
场，爱琴海的一个小岛。

别了，盲目。别了，假面舞会。从谷仓里饱满
地出来，与米勒一起播种，与莫奈一起完成睡莲的
种种神态。我记忆中的那幅睡莲的长卷，厚实，珍
贵。似在诉说，又似无言，容量无限。她与莫奈这
位年事已高的智者一起，使我渐渐平静，深邃。

[返回目录](#)

高贵与破碎

高贵的凝视

中心地带是说村子里的杂草和花朵
飘近肉体
怎么看都不丑陋
就让我高贵的凝视充满爱意
像铃兰花和问卷的动作

我说我是新李商隐主义
隐藏得很深，把玩着炽烈
并且善于应用全部的隐喻
可那是永远不能摧毁的摧毁
永远不能留住的接纳

我善于探视那些芽头丛中的交错
那条不平凡的道路
但我更愿意凝视那一张笑脸
那已经被无限感知的小丑般的脸
那耸拉着的花瓣、那继续

那与青春几乎不对应的物体
那可供研究的潜在力量
我一再标榜新用典主义
可在这里我不得不相依为命
哪怕只是想象

反复地玩味，都市里的村庄
那些无法端详的爱意和疆土
我们这些农夫向往
孔子的中心、言语的天体
最终的喷发在于登临高峰时刻
步入了另一个天地
可遇而不可求

（1999 年 4 月 13 日）

[返回目录](#)

我自以为

我自以为内心充满了自由
可是不，至少水果的香气没有外溢
明亮的眸子闪了一下后又归于暗淡
强健的躯体依然迈不开步子

是什么在背后阻止
又是什么在前面铺成很多泥泞
我一概不知，我只知我们在原地
站了很久很久

内心的自由精神，是一种精神
但仅此而已，我没有说出更多的
也没有喝彩或痛斥
在可以走远的时候走远

在人群里走远，在空地上走远
可我在内心获得自由后
反而丧失了动力，不知
在哪块铃蓝空地上坐看星辰

反而解除了武装

不再渴求知识，承担责任
在一阵巨大的轻松之下
突然间老眼昏花

是的，是的，在抵御外界
各种混乱、说法、空洞和重压
是世纪末时期的青春病
迷糊了通向雪山的视线

那是最高之处，可又比星辰低矮
那么，我该首先到达哪里
于是污泥在心里越积越多
是要成为肥料，还是干脆堆满

我自以为纯洁无比
可是苍老却宣告一切都瓦解
不得不祭起灵魂的法宝
将自己搞得血淋淋的

（1999 年 10 月 17 日）

[返回目录](#)

稍晚一代中的一个

我说，再见，玉兰花
我说，致意，曾经有过的虚无缥缈
那是发狂的野毛榉所不能理解的
她见过生活的堕落，却不知
那个英气逼人的年代

岁月不止是一朵白玉兰
但一朵白玉兰已足够矣，我知道这样的幽香
代表了距离和尊敬，向曾经的战士
致以灵魂深处的礼节

不再是我们的年代
却可以在各个年龄层进驻
我以侵犯者的名义发誓，不再追究
那些可爱的与绿荫有关的故事

逼迫急了，我就想象
崇高是怎样在崇高的名义下倒下的
正义是如何主持不正义的
通常，戮到痛处
各种无赖的行径会从高处找上门来

要是那撮白发不来就好了
我就安静我就好为人师
如今，我一再探索那个伟大的诞生之处
一再開掘粉红的煤层
让自己光怪陆离地燃烧

这是个肥厚的世界
我却从此喜欢细柔的绒毛
那种无与伦比，构成半坡的高超艺术
代价是整个长安，躁动不安
因为这以外就没有美丽

观看的欲望，抵达者的名声
一落千丈
半坡上，我们彻底清扫了乏陈的历史
并为今天打上可疑的高分
要是不占领，宁可毁去些什么
要是不诗意，又何必像个道具

（2000年4月13日）

[返回目录](#)

似在观看

道具似的日子演完了没有
开口的河蚌闭嘴了没有
这段历史，不是我所能澄清的
就算一只小鸟也不飞
那也不能说玩具的枪口在冒烟

我当然是几个十环
为此我与你们有距离，如果不幸受伤
请不要责怪我，我已经像高更
在塔西堤岛上和土著姑娘在一起

要削去我头脑里的奇思怪想，这很容易
只需拿走我的笔，并宣称
当初他并不像庄子那般可疑
当初他并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条鱼

他的背，有时只是耸动一下而已
但这已经构成一个传奇
太冷峻，太昏庸，当然也太随意
随意到眼睛里绝对没有别人

要知道他也曾登上长城

你当然不必知道他保留过一张红叶
以及他的军队，在夜晚东奔西突
寻找更好的、温暖的避难处
你不会认为他在本质上是孟浪

有那么几天，我真的被骗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或是最差的
但我已被遗忘，这就造成
与疯狂的世界的脱节

现在我合理地冲撞了
但群山不动，我再也不是山顶的坛子
我激烈似大海似的声音
在细雨中倾倒，就像是潮红的月亮
怒冲冲地出现在杂志的封面

我所理解的幸福是随心所欲
是不动用最后的手段
是长时间的静如星空的温存
但我不理解一切都没有回声
我在街上碰到的每个人，都比我陌生

（2000年4月13日）

[返回目录](#)

像一个夜晚

据说，发酸的声音
是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我想靠近
你却借故走到了莫名其妙的洞穴
躲起来，像一只冬眠的动物

没有听说过幼狼会乖乖地冬眠
但你确实冬眠了，还演示
对同类的几乎冲动的兴趣
优秀的女孩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少
当然也不会大街上妖艳地走来

就算优秀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在一起
可这不是掩饰的理由
其实一个人并非一定要达到两者的统一
顶多想知道里面的花瓣是否出色

这种作品才叫大作品
它可以叫体内的激荡，可以叫光怪陆离
可以成为比唐诗更大的意境
当我叙述香榭里榭大街激情的现在

我们其实已经有了默契

当那种感人肺腑来临时
我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白玉兰
她并不理会情绪的变迁
和阅历开放的程度
她们所有的人在年轻时都不深沉

驾着红玫瑰远去
可能更加激起世界范围内的哭泣
奇怪的是，世界还是世界
大多数人甚至主动引领
她们不在意表露或形式的新奇

于是我明白，山顶上的松树
是不可能坠落进山涧的小溪
同样道理，山涧的小溪也不可能游上山顶
它们相会的唯一可能
是地形上的一次修正

（2000年4月13日）

[返回目录](#)

疯长的合欢树

我应该接受这样一种合欢树
在门外，在空荡荡的门外

这样的合欢树，只长自己的叶子
只留自己的长发
只在灰色的大衣下刻苦地
攀登肉体和智慧的高峰
只在浑厚的嗓音下见识一种远见

就让所有的飘来荡去的云下雨吧
下在青藤和雄性激素合成的屋子里
就让曾经有过的岁月凝聚吧
凝聚成一首雄伟而带病的长诗

我何尝不想这样
在灵感面前应声倒下
激起一阵浩大的波澜，就像太平洋腹地
一个感应星辰并有着奇思妙想的船长

我要稚朴，但我更要强调机智
用深深的灵魂的奏鸣，去贯通大地

我何尝不想这样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为人类代言
至少看清未来繁复的道路
至少，复活沉睡千年的情感

我浇灌着合欢树
那与我灵魂契合的合欢树
我想在里面注入更多的东西
可是沧桑隔离了我
我想注入英雄主义的气质
我想看那合欢树
在中心地带飞舞，被狂风吹动

我想恳求合欢树
容纳我的灵魂，在风中合成一体
我将以合欢树的名义起誓
我就是那个说出一切的人

（2000 年 4 月 15 日）

[返回目录](#)

让那白玉兰开放吧

我接受白玉兰的祝福
短暂，并留有余地
我接受白玉兰的真诚
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
空白上，全是不可言说的秘密

既然你已经言明
可能的可疑，城市的肮脏与不幸
我只能穿着一袭旧衣
在开着丁香花的雨巷无言地徘徊
等待着短暂的过去

城市已全无生气
只有肉体的排列和金钱的堆积
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
手指一碰千年的含羞草无奈闭合
同样，手指一碰丑陋的草地开花

无法苛求我自己
在湖中纯洁无邪地升起
无法看到我的思想的上空

一面旗帜僵硬地飘扬
而我的一切都超过毒气

看我的手指吧，传染着无数细菌
甚至能枯黄一些青青的头发
看我的眼睛吧，并不恶毒
却能麻木你的身体
我像那黑暗的总和

阴沉得一点也不动人
只不过用那邪恶的微笑杀人
也许我唯一不敢想象的
是改变历史
或是，让所有的玉兰花洁白

我所研究的山峰与溪沟问题
也一再不了了之
因为行动代替不了语言
就像我一直不能张扬文字
张扬被虚张声势的电视压制的文字

山峰是在一夜之间长成
而溪沟却是与生俱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世界形成共识
苦难在这里化解
心灵在这里振奋或萎靡

就看你的角度
就像我将自己变成毒品
就像我对白玉兰的认识
我想，必要时，我会将自己抛上天空
把热情分发给各个闪烁的星辰

（2000 年 4 月 15 日）

[返回目录](#)

扛起锄头

当新世纪的花苞
像少女的结实乳房
还束紧在平凡的衣袍下
我还未看到第一首诗
强有力的诞生

平庸的法则，从来如此
虽然太阳照样高挂
星星像白蚁般繁杂，可城市
没有一个声音悦耳动听
也许只除了不朽的呻吟

城市与我一样，患皮肤的饥饿症
患幻想的饥饿症
患一种难以描绘的构成
就像古典的时尚的吹箫者的众多
强有力的多血汁者的稀少

强有力的诗
是一种描写否定的成功的诗
是一首桃花爬上山坡的诗

那么，把纸张还给文学吧
人们不该被浅薄的画面控制

把心灵还给我
还给那微微起伏的青草边的小溪
还有那种狂燥，我记得自己
没有一天不是地狱和天堂
我在困苦中游戏和消耗自己

人们就记得眼前
而眼前决不止是深红的玫瑰
我虽然十分喜爱这种颜色
但那是在积蓄能量的前提下
我希望我们一起淋漓尽致

我像看护婴儿一样看护你
以此笑傲无尽的岁月
我准备以一天高于过去的几十年
或低于未来的一时半刻
实际上，向往的不就是那个制高点

（2000年4月16日）

[返回目录](#)

采掘

我为什么不去采掘
那朵地表里的红茶花
我为什么不饮下
这束保留了千百年风韵和香味的花瓣

以前我凝视星星
直到泪水盈满眼框
现在我凝视这朵粉红的花
同样也是感情丰富

爱惜她吧，一个声音命令我
或像蹂躏，另一个声音深沉
而这就是时尚
灯光下的草原的骏马

永远的最后理由
永远的焦点，不是战争的花絮
而是战争本身，不是历史的起因
而是最大的迷阵

由此出发，构成了最繁华的画面

由此到达了无人之境
由此散发了最柔和的光辉
由此比星星更像星星

山坡上，众多的红茶花
我一一品味，越看越相同
越看越不同，我忙于穿梭
这才体会时间的快慢

我无限信服海星的形状
相信所有事物都是从这里抽象而出
如果她比花还要鲜艳还要复杂
那她足以让我留在人间

细细品味，这是无限激情的命令
我会转化成文字
对人体和地图的人体细细评说
我不会让邪恶轻易溜走

（2000年4月16日）

[返回目录](#)

文 字

那么柔和、平滑，像
冒出了不知几个千年的丝绸
为皇朝打水洗脸
为学人藏拙和提神

一长串的像鸟、树叶、星星的文字
围绕着各种脸色的仓颉
筑造了其实并不高远的图书馆
当然也要给出不少题目

交给诗人和不是诗人的人
供演讲和躺在白云上面用
那时的文字
比天上的街市古朴和热闹

可是当文字也变成
一种油漆和装嫩的服饰
胸前的小挂件
早已变成一个看起来美丽的死结

一朵小白花

尤其当四十四个字被搜身美容后
它忽然成为来自楼兰的远征军
宣告丝绸本身的娇柔无力

一块未来的出土之物
混乱之后的荒谬
铺设在悬崖上的最新材料的跳板
走到尽头的昏庸的见证（绝佳碑文）

（2009 年 8 月 22 日）

[返回目录](#)

心 事

在脚上的皮鞋还未开始一派胡言时
那个最远的脚印始终被认为是最浅的一个
好像是远方飞来的白鹤

那就是界碑那就是一生的心血
如今是否变成一片沼泽一片水草
我依然在最近的一带打着烟圈

或许最远的要在多年后认定
我该如何梳理这棵挺立的大树的羽毛
告诉岁月的齿轮一直镶嵌在肉里

该是鼓圆腮帮向人类呐喊的时候
可是找不到即将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缺口
我的大树你要肥沃你要世世相传

（2006 年 12 月 22 日）

[返回目录](#)

令人担心的雨夜

一个雨夜它不是橡皮的钟和钟声的解体
解体的故事皆大欢喜的结局
结局的妄想世界的橡皮大厦
橡皮大厦的诡异和聪明的技术的回还

回还的叶子一直吹拂着顶端的众生
去追寻浮动世界的药物和妖雾
叶子的葵花它不善于表达
顶端的葵花遭遇了最长的雨天

一个雨夜它不打算看到
一朵花所能遇到的最大的伤害
正在或不能通航的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上年轻的影子

要是最强的迷雾它不显灵
追寻徐福的巨大脚步立刻有了距离
浮肿的双眼它会不停地缩小阵地
最后的阵地它会打得像一个蜂窝

一个雨夜它不倾听我的忠实的发言

一个雨夜它的发言将会强似雷霆
雷霆的苗圃已经开始闪电
闪电的长度正合既定的化学元素表

救我吧海边的棕榈树
棕榈树的长度至少应等于今后的七十年
七十年间的起飞应该豁然开朗
唯一的心愿就是他比我理性和井然有序

一个雨夜它正被我的雨滴祈求
它会驾着最高的华丽的歌剧院而来
会听到一个漂亮的男高音如湖面的荷花
把狂暴的边境平息下来！

（2006 年 12 月 8 日）

[返回目录](#)

脑瘫病人的枷锁

风从头顶上越过，与蓝天的变幻
背道而驰
投宿不成的云也与鸽子擦肩而过
黄昏的谷堆精彩不够
清凉的星宿呢，不知从何而来

那个性病患者总是披着素衣
玉米娇小，却硬要散一头黄发
好啊三闾大夫，你的航程在哪里被颠覆
船蒿的水滴在与污泥的荷花相对

我的牙齿种在玉兔的嘴里
比我的白肚皮乖，但又比清晨的露水不乖
而石狮子的肚子一痛
大门的红漆就想往下落
走吧，为五斗米发愁的乡下公子

连那个穿格子衬衣的棋盘也变了
夏夜的北斗泪滴似的耀眼
想把自己显学一番
你在夏夜注视天上的街市

大地像扔下的一团肮脏的手帕

挺着哈哈镜的肚子
与城邦的谷堆或星宿对峙
那一排半坡的房屋总算有了主人
一团污泥的意义
美人鱼在双腿下统治农村的白云

眼睛的老井，香水的老玉米棒
小路的胖头鱼与含羞草相连
月亮的瓷瓶，碎成五花八门
我挖番茄的护城河又有何用
我用茄子的骨针又怎能缝制蓑衣

都去了，新月的弯刀杀不了
一块令人惊奇的雪地
太阳的颜料擦不亮
博物馆的铜锁
那些错别字，互相鼓励，友谊长存

不要想入非非了
昨天的话还没有完全消声
三闾大夫，你并不可爱

让无辜的肉粽一次次沉入水底

仓颉，你也是石狮子
面无表情地蹲在大门口——
那些凶恶的东西
起初还以为挺新鲜，到头来却发现
欺压了我们半个世纪

（2004年6月8日）

[返回目录](#)

痴呆症的栅栏

那个芽头在皮肤下叫喊
外太空的三叶草，静脉上的兰花
残疾的老头衫够不到，香港的天
要看维多利亚港湾

注定是长脚的黑丹顶鹤的蔑视
注定是开张的书店没有门面
垂柳对树干的溜须拍马
看得晚霞红一阵白一阵，夕阳的残部
又怎会重新结集

完了，乌蓬船早已解体
小昆虫根本不须十八相送
油菜花的肝病一犯再犯
土豆的骰子在大黑锅里被迫滚动

蚂蚁的司仪得意洋洋
混凝土的小鸟撞上了季风的枪口
成年的梨花压住海棠
病夫的工具像一只烟斗的白雾
在孤山上放羊

里根，于闲置中放弃说话
要与干瘦的梅花为邻
也许是音信假装痴呆
尼亚拉加瀑布的致命落差
在这时才言而有信

（2004 年 6 月 10 日）

[返回目录](#)

虹口公园的诧异

关于岩石的护理
是战士的一道光环
关于护理的步骤
增大了下巴的轮廓

清晨的守林人在乳液中
清扫残余的星星
星星沁人的余温
洒落在一张镀金的画像里

上海的群山在尖锐地升高
而虹口公园有我消瘦的目光
高速公路的缆绳背在纤夫的身上
使原本就暴突的眼睛更加暴突

一帖酥软的、不知来自何方的药方
依然在骨子里谆谆教导
电线杆上曾经无穷的告示
瞬间移到嘴上、屏幕上和手机上

因为生病或不生病

泡食铺天盖地的婴儿食品
绑在冬天树上的保温绳索
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多

高度不近视的镜框处处皆是
别着金笔的大师神出鬼没
在一群平房边总会出现高楼的阔少爷
在所有的坦途上都架设了独木桥

成人的婴儿们更加咿咿呀呀
不成人的宠物更显贵族气派或大手一挥
总有一些友邦在莫名惊诧
或者翻脸或者关乎嗟来之食

因为空气逐渐稀薄
水不得不往高处流去
星星的形状更加弱势
猫科动物的性别也更加模糊

而我身下这块冰冷的石头
基本上是蚊子和飞蛾在狂舞
见习的阿贵和最后的阿贵
忘我地放纵自己的幼稚

在幼稚的思维的另一端
新的枝叶未见得新，旧的更未见得新
满脸的横肉变成了细皮嫩肉
依然是满脸横肉

幻术的成本和规模越来越大
（黑话堂而皇之地变成大白话）
效颦的东施在各地满脸笑容
寂寞的溪边却难见动人的身影

我不再在乎自己的水土
坚硬的石头总有削平的一天
我的石头没有后继者
我的面部在风雨如磐中更加严峻

上天和入地都不是肺病患者的强项
细微的血丝早已布满冒火的眼球
千年的垃圾越堆越高
几乎可以摘到传说中的月亮

试问初中的课文
要软软的吴语还是情深意切的枣树

请问在教育部任职的同事
笔下的狂人有否击中或放弃历史

那把破旧的藤椅或许一度颓废
但一直放在荒凉的旷野任飓风劲吹
旷野上的那一声呐喊
在我的耳朵里始终没有听到回声

所以还是静静地呆在空地上
领略稀疏的人群略略飘过的目光
那目光在大白天的铁屋子里
对着我这个陌生人再度陌生

（2010 年 1 月 17-23）

[返回目录](#)

丽 江

那时候，太多的无谓流淌
太多的雪崩在轰鸣中带来壮观
我们为壮观欢呼，我们自身也壮观

在幽静的草甸拔地而起的玉龙雪山
从不发生雪崩，孤家寡人般的雪水几乎细若游丝
只够浇灌丽江县城
一直冰冻
高耸的雪峰幽蓝

它从不让人上去
不想让人去看最高地带的花草
顶多让人听听纳西古乐
它的威严
通过音乐的过滤而不再威严

雪水的使者，也不显山露水
仿佛只供洗涤和清冽
但你在河边见不到一个洗衣妇
甚至见不到一个饮者
但雪水自有自己的去向

它并不想发生什么
也从不唱赞歌和什么悲伤的歌
它只是冷峻地、并不煞有介事地
高耸入云
从不应答
这让我自愧弗如

（2003 年 10 月 1 日）

[返回目录](#)

天才与没落

锦瑟

你在金字塔那里找不到时间
你在哲学家那里找不到答案
你在锦瑟的第五十根弦上
也找不到李商隐

那么，你又何必来找我
你找不到我

[返回目录](#)

武器

我并不是战胜自己的唯一武器
天才才是更为疯狂的武器
而在唐诗浮出水面之后
静夜和浮萍才是风雅的武器
一直没落到最后的武器
而在集中营出笼之后
几个敲打地图的手指
成为造就地壳运动的武器
而今，在经济学和眼球成为美誉后
一位法国皇帝的胡言乱语
忽然成为最后的武器

[返回目录](#)

题梵高的画《靴子》

那双苍凉的靴子放在那里
是随手一扔
还是仍然十分在意
那种疲倦
还有无序的漂泊
已经显露无遗
它无疑走了很久很久

是穿上它
还是继续让它苍凉
这是我今夜必须解决的问题

[返回目录](#)

无 题

亚里士多德有咬指甲的习惯
英国十八世纪词典编辑者约翰逊博士是个粗略读书者
他从来没有从头至尾地读过任何一本书
美国魔术师霍迪尼无法承受一分一秒的无所事事
即便在交际场合他也会用脚趾打绳结
爱尔兰剧作家谢尔登对别人写给他的信一律置之不理
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是个乐盲
他分辨不出本国国歌的旋律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单独出门过
他不会看火车时刻表
戴高乐将军在玩单人纸牌时
会任意改变玩牌游戏
其结果是顺利地赢了每一副牌

注：

来自《参考消息》同一则新闻

[返回目录](#)

炫亮的黑夜

古代制服不了我。
苍茫的见识在落寞中打斗。
那最细微的一声消失在溪流里。
灿烂的云河依然不可侵袭。
悬挂在无花果树的顶部。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不可重生。
抛弃神秘的涅槃学说。
也到达不了至大和至微。
用不断的回旋去构筑生命。
但同时陌生的意气也削去某种饱满。
看到的总是礼花之后的天际。
就连那最接近遥远的一颗星也在飘零。
星河奔腾将涌向早已决定了的一刻。
密密麻麻的桂花盛开了七八天。
我制服不了未来。

[返回目录](#)

无 题

我将在三十岁后押着自己走
让法国梧桐树到情场洗劫自己 非州的土豪

我将在二十九岁以前把钱包卖掉
让所有的书去爱护脸上的街道 大理石石膏

老想认识列侬死后认识的情人
她住在牙科诊所的九号 在阿根廷活蹦乱跳

老想看望垂危病人性手枪乐队
然后穿着斯耐德的靴子 到海地的欲望里逛 寻找

我将在十九岁一把扯住地球的头发
拧干白血球的毛 把自己花掉
或者把巴黎和一件大衣用两个小钱当掉

我不后悔 不后悔骨子里的老庄被广场干掉
我从不谈一匹暗室里的白马 如何被非马嘲笑

我在海滨浴场 向镜子里的无政府主义笑
我从未到过海滨 所以白云苍老 海里有广岛

我是什么 火车票不知道 于是我买了一张去西藏的船票
我遍体鳞伤 走出梵蒂冈 穿上括苍山脉 让自己太老
无辜的月亮忽然变高

老想、老想站在河边 像印度的穷人那么笑
老想、老想让德国人看
热带里的人是怎样学着打摆子 像一头鸵鸟

注：

1. 列侬：英国披头士乐队主唱，被歌迷杀害于纽约。
2. 性手枪乐队：欧洲一支朋克乐队。
3. 斯耐德：醉心于东方禅宗的美国诗人。
4. 德国人：这里的德国人，应另有所指。

[返回目录](#)

这就是下雨的原因

在站着的下午
河边的云高叫着，站在绿色的小树旁
我回复着，一块岩石的再生表情
拥抱水中太阳的举止，歌唱
歌唱红色绣衣的剪彩

我站在白色的杯子旁，我站在
河边的红色恐龙旁，衣服的下摆
刺目地挺立在风中，比一个钟摆
的摇晃衰弱了十二个月
也大方了二十四道肩章，我
贴在岩壁上的新月，有河水的清明
有街道上五根丝线的鲜明

我，就是要站在港口的海军上
举行一个蓝白的阅兵式，以
半个分币的时光，向火焰的白雪公主挑战
牵动一根通向火车的铁轨
让菊花的风暴走过
把花朵的教皇留下
在海的副歌上，挑逗

看似永不闪烁的蓝天

我举着双手，向河中的洛神
微笑，我以他的微笑
接纳云彩下面岩石的舞蹈
我以她的微笑进入她的微笑
很巧，海的肋骨这时肿起
像一块暗红的沙漠，沙漠上的水
这时，雨在细细地下
平原的关节僵硬得像簇新的化石
化石上的美人

平原，这就是说，一块铜钱出土了
以一个指力弹上了天空
我徘徊着，写下一个年代
任何人不能接近的年代
我守卫着，我以三千一百多年的
时间守卫着，像一头胡秃鹰
门旁的毫无倦意的石狮子

这就是我要下雨的原因，我解开
一排土地的纽扣，有
野兽的呼吸涌来，我解开岩石的荒凉

有白色的风信标悠然抖出
一只少妇的手，紧按在
一条长裤的肩头，走入
遮阳帽似的梦中，皱巴巴的黑夜

这就是我的下午，没有风没有汗的
下午，手的指针是那样有力
顽强地指向一个永远不到的时辰
你的时辰，海滩上薄薄的云升起
隔开了我的目光，这飞出去的目光
在这个下午擅自游动，于是

雨水的网线在墙上诞生了，举起
漫天的水雾和云雾，并渗入
白色地图的谦虚微笑里
雨水的网，遥远地或静态地
把地图的线条和红色恐龙的残渣捞起

把一切都掌握在我的头脑里

[返回目录](#)

这就是做梦的原因

又一个下午
未下的雪越过一张
沙漠上的热床
从地图的另一面掉落下去
像一张小小的牌。我盯着
冬天的故事里的历史
扇形开始向海水包围
为了取得一块阴暗的木牌
把它钉上星辰的中间
成为燕子的指向
我还倾听，一座高大的雪山
向里面倾倒的声音
一匹壮马悠然而出
嘶鸣声直达海洋的尽头
这时，我拿起一束梦的光
直入地洞的三重云雾
向谁，古老的神采
递上一枝玫瑰的红艳
在当中的那块表上，我沉着
向海洋的剧场走去
一个鹞子翻身，向道路的史记眺望
向岩石的故宫眺望
让盒子里的灯塔深受其害

我以白的大理石，黑的雕像
打量从日光的迷宫里飘逸而来的风帆
直到它在远处消失
我还给苍蝇的斯芬克斯打分
给火焰中的皇宫写字
一行蚊子般的文字
我知道，有一块激荡如火的燧石
在收拢花朵的时候
划伤山岗的台阶：那里有一件衣服在飘扬
那是一个城市部落的旗帜
就让我，抓住蓝天下的一根桅杆吧
把建筑物上青苔抹上海洋
把白雪塞进狮子的嘴里
就让我，依照河马不进亚洲的规矩
在陈述亮光的早晨
把盈动的目光贴上墙壁
那是两面无限光洁的墙壁
上面有一双祖先的袜子
有海洋干燥的皮肤
就从这里抓住谜一般语言的扇面
把火焰一般的豆芽围在中间
让音乐的国家诞生在细雨的手臂里
让白雪的教父在眼睛里发号施令
一展圣人昏黄的眼神

[返回目录](#)

嘉兴，百米之内

在梅湾，我走过沈钧儒和朱生豪的故居
以及韩国人金九的避难之地
运河在水乡终于有了七君子的风度
莎士比亚的仲夏气息、大韩民族的坚韧
在夜色中我还看到嘉兴一中的迷蒙
它的景深恍然就是王维的那座空山
可人们往往会提起一向不著名的王会悟
那个温和无比的女子和助产士
她把烟雨不知不觉带进了烟雨楼
这是比一中的景深更深不可测的景深
这是老莎士比亚也未料到的经典戏剧
还有，我深感沈钧儒的法律知识不够用
这与他一贯的言谈和长衫有很大关系
至于金九，是成了沉稳的国际友人
还是惹出了麻烦，这我要查一查
可我的手头上分明没有辞典
我只知道隋炀帝开掘运河的雄心里
有着一贯的色情，和南方的统治

[返回目录](#)

四月的对话

我说，浮世绘看上去如此野蛮，又如此文明。
说这话时，我正在看你珍藏的波斯地毯
那种慎密对称的花纹、线条，很像你家的伊斯兰拱门。
此时大马士革无疑响起不对称的枪声
而你的一位研究生正在十字路口焦虑。
我们说起一篇还在嘴里飘着的文章
我说那种辉煌的贵族般的语言其实不需要落实
它们的轮廓就是一块实地比如日本列岛本身
而你装裱在镜框里的一页页古籍论语
也成了话题：论语不是写出来的，是说出来的
可这，与你要见的加里·施耐德有关系吗
至少加里·施耐德，当年的水手在日本一住 11 年
他可能看到横滨华丽的荒凉：如此文明，又如此野蛮

[返回目录](#)

白沙泉

这个地名表明它曾经是郊野
慢的地方，清泉和沙地
可你的谈论似乎在把此地变成稷下
尽管树木已经稀疏，黑夜也不稠密
你的言谈当然高于孔子
从汲取雅典城邦语境的角度
你的言谈是否真的与孔子相似
或者低于，这当然也要看在场的人数
自然，还取决于浙江图书馆额头的宽度
以及白沙泉泉声的隐秘、抽象，是否仍有家谱
或者说是是否高贵和高傲
尽管夜晚的浓度可与白沙泉的清澈媲美
可是白沙泉的存在与否还得要考证

注：

白沙泉，在浙江图书馆附近。

[返回目录](#)

民国时的北山街

一

纷乱中，总有一批人在风和日丽之际
更换身份和偏正结构的住宅。
年轻、才华、登临的气度
在 1916 年或别的年份
扩大了北山街的豪华尺度。
五代吴越的落叶如风的金爪
民国时期的梧桐现出疏影。

铜钱的图案总是最先刻铸在
临湖精湛的铁栏杆上。
接着是镀金的金丝边眼镜
和一支时髦的斯的克。
最后是静若处子的荷花
围住了淡雅的诗书琴画。

从树枝天然的窗口望出去
断桥的长度仿佛对应了塔尖。
孤山和林和靖的放鹤亭
就像一把旧去的雨伞。

而在白堤的眼里
北山路就是有着罗马圆柱的雨巷。

二

他们可以从容地款待西博会
在清雅的湖面架起一座纤细的木桥。
是达官贵人依靠旧式的摆式提取灵感
还是天才的风向留予小胡子和西装。

在风景的据点般的旅馆
谷崎润一郎于 1918 年细读
北山路一个抽威斯敏寺牌烟的男人。
而 1921 年的芥川龙之介
将西湖喻为稍怯春寒的美人
用华丽和浪漫铺下底色。

一大批文人簇拥着哲学家杜威
希望实用主义披上玫瑰色
为洋泾浜的英语作注。
当然还有年轻人和西式点心
因为那是 1919 年的 5 月 5 日。

或许风光的总是文人
而在水中划水的却是政客。
含有礼佛意味的莲花石座沉思
嵌有仙鹤图案的卵石场地空守。
而充满欧洲风格的壁炉
冲淡了丰子恺 1926 年的《法味》。

三

北山路的乡音画卷里
空谷传音的脾性依然不改。
政客们来来去去如走马灯。
而杭铁头们一定是在
别处拉洋车，开小店，喝清茶。
因为这里的梧桐树是清静的
前面的孤山更是清静得无为。

1934 年是腹中空空的年份
中年的史量才从一介穷书生
忽然发现舆论可以一言九鼎。
他与沈秋水的意外相逢
成就了西湖的一段情愫。

然而漂亮的气泡总是要破裂
就是防弹车也救不了，在去上海的路上。
出售新闻的人自己变成悲惨的新闻
一个帝国就此出现挽不回的颓势。

就像北山路喧闹的一个句号
就像句号里幻影的必然。
双眼皮的路灯总是在关键时刻
题写自己在北山路的墓志铭
（人生进化无日不在过渡之中
——《申报》总理史量才）

四

今天的秋水山庄在严冬里沉默
仿佛在回味当年的繁华。
那些被集中在照相册里的人
永远是从光滑到皱纹，再到白发苍苍。
（宋房皞云：湖边欲买三间屋，问遍人家不要诗。）

他们再也不会的林荫道上散步
去构思另一篇乘船的诗篇
去门口罗雀的官邸议事拟文

或坐上一辆小车不知去向。

照一照房间里的可悲镜子
金丝边的眼镜依然闪烁
那些曾经优越的脸庞却再也不能
欣赏湖上天鹅的绝唱。
观看湖边垂柳的青涩演出。
戏说断桥的又一次折断。

只是房子又一次被落叶包围
像是在风中裸露
厚度不一的几十年后
看到的葛岭下的北山路
依然是北山路，和一群西湖守主
他们永远地不会回来了
那么偶然出现的我们呢？
我不认为我们真的来过。

[返回目录](#)

桐庐的早晨

潮湿和闷热，呼吸困难
五点钟就起来，推开窗
是细雨、绿叶和猫状的迷雾
走到大门口
雨却渐渐下大，不能出去
回到室内，电视又无画面
干坐着，期待着同事起来
枯坐着，目光游移到树林的深处
那不远处严子陵的钓台
是否还有鱼儿游来
最好是游来，最好是不游来

[返回目录](#)

访问雪山

你的高度总是出现在另一个高度上
在乳白的云彩轻轻飘逸时
你是如何在当初确定自己的高度
饱满的春笋在各种养分里挺拔

当我再次来到黑龙潭和云杉坪
我震惊于你在视野中的消失
他们说你就在暗蓝的天空后面
就像自由女神像被魔术师弄丢

我是来寻找你的洁白和圣洁
我是来探访雪山的境界和高度
可突然间可供仰望的高度不见了
一时之间不禁失去了宁静

原本是谈论可见的高度和不可见的高度
以及在两个高度之间的事物
所形成的哲学、空谈和空气
可现在丧失了可以苦口婆心的一切

我回忆当初那种怅然若失的痴迷

以及被那种不可知力量所击溃的心情
我在被击溃的地方的站立
成为了日后眺望远方时的雪线

这雪线比画师优美的线条更加优雅
也更加经典或不经典，惆怅和瑰丽
我和我的国家都看见这一幕
也许一个新鲜，一个却熟视无睹

[返回目录](#)

消失的传说

烈日下，受伤的成吉思汗
肩膀像贺兰山缺一样的伤口
感到了沙子移动的不确定性。
在那里，勇士一词是一种全新的写法
他不认识，只熟悉那些流血的声音
直到一支箭快速地向他飞来。
黄昏里，他的头脑开始像太阳一样发昏
在昏眩和持续的高烧里
他把沙尘和河系也当作了西夏的文字。
他的呼吸不再像在马背上那样顺畅
曾经的欧亚大陆的景象不再清晰。
他明白，西夏就是那些变化多端的沙丘
而沙丘并不是好瞄准的箭垛
那么就驱散那些可以遮天蔽日的沙丘吧
到了那一天，蓝天就会显现出来
于是他的手一挥，然后垂落。

露珠旁，我们的迷茫渐渐湿润
除了西夏的消失成了谜
为何连成吉思汗那个夏天也成了谜。

[返回目录](#)

西夏王陵

一

它并没有在贺兰山存活
而在贺兰山脚存活
在夜晚绿色和强大的激光里存活
这东方的金字塔和断剑
九曲长河里映照的残碑
烘托了落日的浑圆
落日总要走进长廊之外
长廊以外的精彩总要看护
一些迂回的像宫殿的文字
只有文字，会意了党项族的深刻
几乎可与二十四史并列
你这充满雄性激素的白杨
正在与半个宋朝抗衡
并染上江南的文雅和不倔
你这长不高的敦厚的槐树
也与根叶茂盛的北方并肩
那种火焰的金黄在高声燃烧
在稀有的南北走向的贺兰山下
簇拥着无法辨别的宝藏

而不起眼的王朝枸杞子
滋润了天上白云的嗓音
红色的枸杞子，西夏的药引和文字！

二

我，可能的名字就是燃灯使者
总是希望带走各种核桃的秘密
我在王朝的核桃外面
像考古学家敲进一点，再敲进一点
我甚至把遥远的旷野古音
带到这无比复杂的党项文字面前
那里一定有一条险峻的退路
到了水肥草美的地方才停下来！
难道我这个燃灯使者不是这样
一定要进入到黑暗的最里面
我的血液汨汨地漫过贺兰山
甚至要与马上民族的豪迈相接连
在大多数时候，我安静如空山
在一贫如洗的浩渺沙漠里行走
我能成为王维的那缕孤烟吗
我不在乎王朝的自我残杀
愿意驱使后宫的兵部尚书去修缮长城

我不在乎辽国的遍地狼烟
因为书中记载的只有 190 年
可是我推崇塞上的宁夏
因为灭绝的西夏使它获得了深度
那些没有记载的其实都有深度
而我不过在干燥中有点风干而已
干燥才是塞上最大的秘密
在贺兰山缺，我会慢慢恢复
因为没有王朝而得到洗礼和恢复

[返回目录](#)

消失的传说

——关于西夏之二

消失不仅仅是气候和失误的判断
还有极度的痛楚。是它的愿望超过了它。

在众多的征战中，留下的是伤痕累累的贺兰山
它满身都是岩石和泥巴。是黄尘留下了它。

沙丘的移动更为迅捷和浩大
它遮蔽了太多的遗迹和印痕。是大风推动了它。

而当消失开始发起进攻
它的日落会是那样缓慢。是消失的面积超过了它。

[返回目录](#)

使至塞上

蓝天包裹下的黄色泥土
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坚硬
远处奔跑的贺兰山骏马
在中卫的湿地上低头饮水
那么我来，是给悲愤的岳飞捎信
还是受命来看护现有的蓝天白云
西夏的王宫肯定不是我的目的地
甚至连重要的居延关也不是
边界于我只是一种虚拟
我更不可能在塞上放羊
以及观看那逍遥的大漠落日
我来干什么，放逐无用的自己
放弃南宋或不是南宋的错误使命
我的心已经比云朵柔软
我的不屈的黄河已经在平地上挣扎
像线条一样弯曲、婉约
我在驼背上的行进
已经跨入腾格里沙漠的掌心
我来干什么，江南荷花的使者
或许是凝固自己，凝炼最初的淤泥
或许打碎雅致，击败腐烂的空气

蓝天包裹下的黄色泥土
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坚硬
远处奔跑的贺兰山骏马
就这样跑出了西夏的目的地

[返回目录](#)

章鱼俱乐部研究（组诗）

一条章鱼的预兆

那个金色的太阳带着它的细腿
金色的飘带
缓慢的迟疑：落户在水族馆。
那个太阳般的帽子
帽子下深邃的眼睛
眼睛里的高于人类的威严
先知般地决定了狂欢的方向。
那个老子的头像
不长毛发的头像
总是对小国寡民情有独钟
虽然那些国旗曾经都在海洋上急切地耀眼。

水族馆，水族会议的所在
低调的非政治俱乐部
奉行老子学说的柔弱的总部。
在街道或郊野无限平和
却会使一些街道改变颜色
菊花举止更加耐寒
白桦树的血液暗中改变走向。

水族馆用章鱼温暖的手掌
反驳了冠冕堂皇的城市的不确定性
和进球路线真实的虚妄。

水族馆，迫使青牛的外观变成了蓝色
并赋予章鱼丰润而不是瘦弱的形象
因为总部的要义不是给予
水族的定义也不完全是分享
因此章鱼保罗涣散地趴在悬崖上
就像一个浪花的蜘蛛（帕斯语）
与骑在青牛上去向函谷关似乎涵义一样。
水族馆的坚硬甲壳
在章鱼太空般的行走后
似乎纹理清晰，似乎与银杏的质地接近。
水与水银也接近，不再柔弱
创造了海啸等新的震撼和动感。

章鱼保罗，是清晨海滩的波浪吗
还是长着一对突出的近视眼。
它一定不会等同于牛的眼睛
因为牛的眼睛在水田里没有敌人
顶多闪过几只稍瞬即逝的牛氓。
章鱼保罗，橄榄树上的晨露

晨露里的晶莹的晨露
近乎于苦楝树上的香水
在骏马踏起的飞尘下早就遮没。
悬挂在茂叶间的夏蝉
它与海滩上的波浪是同一品种吗。

在狂欢之后保罗走向它的宿命。
水族馆的蓝色建筑依然平静
刀斧手的水和柔弱者的水依然
在社会的容器里留存。
水会是一只只漂亮的兰花指
或是没有记忆的漂浮物
水始终在挤压、端平自己
可是陆地始终蜿蜒、难以平坦。

新的章鱼保罗二世

戴着印第安人的金翎
戴着老子顶上无发的头像
在群山和它的呼啸还未倾斜
在呼啸和它的敬意还未充满时
如一枚冬天的太阳的印章登基。

步调不一的八爪如八根柔软的权杖
在支起新的高贵的头颅
虚拟的喜马拉雅山山峰
君临即将到来的充满彩带和队歌的山呼海啸。

二世，曾经是秦朝的专利和欧洲的命名
可是二世而亡是个假命题
先知他能一字不差地继承吗
何况沼泽地的气泡照样一直在冒
太阳照常从东方的无人之地升起。
二世，像懒洋洋的三世、四世
把君临和预言像水果一样集于一身
因为山峰一直可以驱赶江河流动
并且交织着泥沙的混浊。

因此，是黑夜的印第安人之王
还是臭豆腐般、罂粟般的老子
取决于内心黑夜和白天的比例
取决于那一天早晨或者深夜的进程。
如果，在严厉中不屑于严厉
在松懈中不屑于松懈
王冠的飘带随意地飘动
或许它会冉冉升起，但一定不会长久。

章鱼保罗二世，他会预言自己吗
会梦见追随者的欢呼吗
总是有那么多的光着脚的欢呼
从而使金冠鲜活起来、明亮起来
而太阳却会暗淡下去。
章鱼保罗二世，宫殿和红地毯
不顺从天意的典范
丰满的香蕉和枯瘦的反香蕉
在群山和它的呼啸还未倾斜
在呼啸和它的敬意还未充满时
成为倒计时的盘中餐。

章鱼保罗三世

在未诞生时其实已经诞生
超现实地诞生
怀抱着无处可去的子宫
就像蝌蚪的必游之路
进入红地毯的视野
与乳白色相会
然后出没于透明的碧波当中

八根触须像水母一样游弋漂浮

在未诞生中精致地诞生
为多产的时间之子和草木预言
八根擎天的柱子
擎起除老子以外的巨幅头像
清澈透明的水果
化石般的历经沧桑的水果。

他与我们一起长大在树丛
也在不经意间探索生长的法则
在五彩缤纷之中
在海洋没有边际的边际。
他与我们一起长大在树丛
研究香蕉的出处和来由
以及踩上它皮为何会滑倒
为什么它会成为丛林的宠物。

他在漂亮的水族馆的居住和漫步
将遇到充满诱惑的分岔小道
幸而他长着老子的头颅
不智慧的毛发正在渐渐少去。
他会在洪水前来临还是之后

他会在洪水后来临还是之前
就看明天的气候，气候里的气温
气温的剧变里是否能生产可口的水果。

章鱼保罗四世

在幼发拉底河的底部
史前化石和鱼卵相会的地方
他如农耕时代的毛笔
在水中练习遒劲的笔划。
有时在水面漂浮水母般的随意
有时试图把根扎在湛蓝天空的倒影之中。

他会突然拉开与小鱼的距离
乘着阳光像假想的蒲公英向太阳飞去
他在空中的优美姿态
超过了无邪的小鸟。
激起了闭塞的山城的景仰
和超现实主义有害的想象
他所翻译的逝水年华
和普罗斯特的原著一样静止不动。

与老子的境界似乎远隔重洋
把老子的青牛还给农耕社会
他的众多的独享的发辮
激起了西周暮年经久不息的尘土。
他在空洞的水族馆的养生
试图减去外表的豪华
他的预言的原著
当然不是凌乱的大尺度的推背图。

他的预言，来自公社社员
以及告诉我们不要遮住面前的阳光
在雪天，鸟儿最好全部飞绝
以及在渭河上精心垂钓。
他把所有的事物的尺度全部放大
不间断地放大
就像麦田里释放的肥皂泡
岸边蜿蜒的鱼唇不知疲倦的白沫。

章鱼保罗五世

来自于同一个海域同一个品种
它并不像水母那样悠闲

在水中仰泳或者侧泳
或者随着水流的浮动而浮动
它被精心隐藏在一块封土上
眼睛像传奇的爱琴海一样湛蓝
一样戴着一顶劳动用的草帽
至今不知道是否有预言的机会。

隐藏在一块拔苗助长的地方
是因为水族馆的台阶太多
而别的章鱼又生长得太快
生长在爱琴海或美丽的加勒比海
是因为那里的阳光充沛
一旦露出水面就是金灿灿的王冠
它可以从容地开口说话
因为它的说话和预言会得到修正

植物的自动修补机制
一直在古老的帝国运行
因为王冠是不可动摇的
水族馆的宫殿必须鲜活和准确
语言的微妙和强大的变色功能
一直是帝国的鲜明特色
仓颉一直都置于王宫的威严之下

语言的仓库一直都比粮库充沛

它潜心于语言的变幻术
是因为身旁的鱼群一直都很沉默
世世代代的沉默构成了
花开花落的习惯
它潜心于语言的变幻术
是因为语言有时大过百万人的军队
它要使每个人都能听懂
连草木和飞过的鸟儿也能听懂

因为话剧里的潜台词处处皆是
因为明月和清风可以变成一种禁忌
语言在情绪极端放大的情景下
甚至可以成为无处不在的图腾
相信我，这种图腾深烙在
太阳和向日葵各自的心间
所有的历史似乎都是从这里开端
就是在这时章鱼缓缓升起

章鱼保罗六世

水中最大的最亮的向日葵
在危险和最不危险的海域游动
对于海平面上的朝阳和夕阳一样偏爱
在那里可以衣冠楚楚地证明
自己的血液的高贵
在黑夜时分，可以试试如炬的目光
是否真的如炬和驱动海市蜃楼

接受正在检阅一样的小鱼的方阵
水中最大的最亮的向日葵
水中的正在酝酿的太阳
以太阳的面目强行升到空中
在流动着珍贵的水、最贵的水的水族馆
以言语代替了莫扎特的音乐
甚至代替了鲸鱼的旷世之声
在水族馆的钢琴前端坐

以太阳的形象缓缓升到空中
刺猬的光线从云层外直射下来
如炬的目光一览无遗
刺目的光辉伴随我们

我们不得仰视而正在仰视
我们将信将疑而最终予以相信
因为光线的鞭子在驱赶
天下所有在册和不在册的羊群

眼下，在豪华的水族馆
来自天外的琴声在荡漾
碧蓝的海波在海面上平和地荡漾
连松涛和并无形状的空气也在荡漾
一些古老的物品正在倒下
一些别的声音正在成为和声
以庞杂的音响代替了莫扎特的音乐
在水族馆的钢琴前端坐居然如此危险

眺望水族馆的章鱼

那月夜的水族馆的章鱼
章鱼升起的地方（章鱼真的在升起吗）
那月夜的章鱼的水族馆
通身透明的灯光（美丽的、发光的水族馆）
与寂静的大地在可转的霓虹里一同沉思
沉思海洋时代最后的结局

结局里老式的三帆船在爱琴海的航行
航行中明亮的英雄主义的式微和衰败

你，坐着的行吟诗人荷马
在叙述英雄海上十年的漂泊吗
那漂泊，不是历尽千辛
而是充满了美好的诱惑和皎好的面容
是为海伦而战之后的轻松和醒悟
只要你回头去看，就会凝成石像
那是更大的诱惑，更大的清静
最为圆满的漂泊的结局

因为漂泊之后，是源源不断的理性、法律
在陆地上分开森林和河流、城市和乡村
第一束有关秩序的繁琐法律
突然在橄榄树林从天而降
那些大大小小的国家、岛屿
顿时在浮尘中划分无以躲藏的疆土
前理性主义发育不全的美名
消失在高大的宫殿和黄土之间

你，张着盲眼的行吟诗人荷马
对着刺目的太阳无动于衷的诗人

无法把更多的视野扩张到别的陆地
只能以行吟的浪漫留下一个时代
一场没有铁锚的战争、一匹著名的木马
颂扬那些天鹅般的星辰
星辰里的花瓣和曾经的昏天黑地
拨动那些注定要被谋杀的琴弦

你正在以陆地的速度远去
企图以一只小船系住乱石和滔天的巨浪
大陆在云层的反方向飞速退后
于是你也在海滩上像潮水一样远去
一只依水而行的铮亮的灰色蜗牛
在千年为时间单位的狭小地段
费劲地挪动大约不到一步或者半步
那正是我所了解的一个巨人的脚步

蒙昧时代的骑士

你戴着戏剧中的乌黑的头盔
带着一支唐·吉珂德用过的长矛
海神一样遨游在茫茫八极
企图以草莓般鲜艳欲滴的最高的指示
把干旱和甘霖同时洒进那些无色无味的心坎

水果般的语言同样无色无味
但却可以征服一切
至少一柄剑可以征服一个孤立的教堂

而在唐朝，李贺可以倒骑毛驴
到处去抄写过期的墓碑
——也是一个骑着毛驴的奇异的骑士
也是戴着戏剧中的乌黑的头盔
带着一支在秦朝驰骋的想象的长矛
到处去收集奇崛的语言
供百年千年后的帝王使用
表达新生和圆梦的喜悦

当然是在经济所的一间黑屋
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研究弃用的城邦制
在爱琴海的克里克岛和别的场所遨游
他在还魂什么样的城邦和公民社会
是否真的在草丛中夜行
把树枝的疏影当作是长矛
当盲人的手杖点在地上
他是否可以阻止一个年代的飞速下坠

如果我也一本正经地端坐
也戴着戏剧中的乌黑的头盔
可我一定不会找到属于我的长矛

只会背诵那些属于我又不属于我的纯真
只会看到树叶如乌鸦般纷纷落下
最大的伤痛刺伤和刺痛我的无用的眼睛
因为世上即使没有相同也有相仿
没有相仿也有血淋淋的过去

为何那个虹口公园的人老也没有定论
或者说可以随意推翻的定论
是否抹去一切颜色就没有颜色了
是否说颜色一起发光就发光了
东突西冲不只是战场的快餐
不只是唐·吉珂德的痕迹，蜗牛的痕迹
至少一柄剑可以征服一切
甚至可以化身一切

章鱼之外的窗栏

那个水族馆窗栏的牢笼
似乎同时走进了一位衣履不整的哲人
他会向着太阳的方向一直眺望
嘴里还念叨着智慧出自美德
以及生与死的抉择最终在于是否正义
这并不是个经常出现的景象

海边的橄榄呀回味总是在事后
城邦的美德也不知是幻想还是追求

所以目睹他的死亡的其中一人
会将自己全身放在一个木桶里
并且希望面前的人不要挡住一点阳光
与此同时，目睹他的死亡的另一群人
却用哲学的方式寻求那种极度的快感
因此你不必惊讶树枝的分叉
在巨大的狂风发作之中
完美的圆顶有时也会稍稍塌陷

也因此窗栏里有时章鱼的呆滞
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传神
它们只是肉体躁动或不躁动罢了
它们企图让拜占庭住满年轻人
只是为了老年人不要再来打扰
如果年轻的章鱼能够传承
画出世上最古老的食物链，有何不可
先知并不需要拥有足够的年龄

让我们给先知来一个预言
古老的窗栏永远是窗栏

要么是自己的，要么是所有人的
在栏杆前的稚嫩的脸
会不会猎奇月黑风高之夜
陆地总是比海洋要充满罪恶
是的，其实白发的山和发绿的水也在目睹
橄榄树的绿色更是在目睹

那个窗栏是什么，方框和线条
仰或月亮或月亮般的窗口
我与你究竟是谁在望着谁
谁在有礼貌地恳求不要遮住阳光
遮住阳光，不过是一种象征
更大的象征是掂量目光是否有重量
因此当天空飞过无邪的鸟儿
窗栏里看到了远方游来了太阳的章鱼

一些被海风吹过的俱乐部

在那些长满历史野草的圆桌前端坐

风随后吹了过来
有咸味且带有些许血腥

那些头像在不断地变换
不变的只有那张走到路口的世界地图

终曲：水族馆里的预言家

一颗流星飞进了水族馆的终南山
那划破夜空的光线像含羞草碰到了指尖
在银杏的面前草木度过它的秋天
秋天的色彩斑斓也像水土一样流失
即使你在竹林里眉飞色舞地拨动琴弦
那也只是一个饱满的瞬间
何况预言的长度依赖于预言家本身的脆弱

预言的长度衬托了水族馆的深度
水族馆的深度的表面漂浮着浮萍点点
那也是一池被风吹皱的春水
可是，被预言的事物不是翻天就是覆地
不是覆地就是更大的刺激
那就让它成为普通的戴草帽的劳动者吧
一盏海洋里的非航标灯
一个温馨的来自水族馆的爱琴海

注：

章鱼保罗，在 2008 欧洲杯和 2010 世界杯两届足球大赛中，预测 14 次猜对 13 次、成功率飙升至 92%，堪称预测帝。

[返回目录](#)

立 传

为空荡荡立传。

——自题

一

我对青草发过重誓，我必定要找到
世间从未出现过的语词
那一定是
穿透石头和天空的全新组合。
白玉般的魔镜，可控在遥不可及的地方
万人景仰，唾手可得
包含了上古的神话和图腾
在一线清辉中微露光明，可你想
无人能在月下阅读，或将真相看清。
那些千古的名句早已把这些掩盖。
我是在指挥全世界的革命
用我吸引潮水的力量。

上古的人不知道是何物。
以后的人习以为常，以为就是上天。
那些暗夜，青草的叶瓣觉得亮堂
黑色的泥土和黄色的泥巴觉得

披上了美丽的薄纱。鸟儿
可以自由地摇头晃脑了
“月亮出来了”，多么广阔的境界。
可是在一圆、一弯、一明、一暗之间
诞生了多少乌托邦的桃花源和虚幻
芦苇每年像人一样白了头
在某处的灯下，总有十万死飞蛾
因为是飞蛾而毫不起眼。
苦楝树和樟树，以及所有的大树小树
都在无形中被洗干。
所有的路都到达了尽头
即使没有到达，也有到达的一天。
在一圆、一弯、一明、一暗之间
产生多少名句，雅意的“古难全”成为首选。

二

铜镜就是一面最大的魔镜。它的宽度
超过了地球的尺寸。
有一个人在桂树下永无穷尽地劳作
也成为课本的首选。
一条在西边悬挂的彩虹
加重了秋霜的水分，暗夜的浓度。

我要臆造现代的神话，我荡在太师椅上
凭借太阳的反光，要逼迫一切事物。
我用潮水钳紧大陆，让它透不过气来
我让空气相互碰撞，形成大漩涡、小漩涡
套着的漩涡，最后变成泡沫。
这一切自然都有根源。因为我曾经荒凉
曾经对自己相视一笑。
不，世上所有的宫殿都会明亮
都会对周边挥发，都会嬉闹
最后都会狂热，灰飞烟灭。
我熟悉这一切。我把自己的宫殿明亮
把河水激荡成海洋
由此产生最大的干渴
我则在天上画了一个饼，是的
让野草和树木去相互纠缠吧
而研究哲学应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是的，太平静了
要让每一个人都不确定
就像每一天都离不开食物一样
那种刻骨铭心，会让严冬长记性
在农场，在田边，在客串的屋檐下。

三

那种经历不会成为首选。可我
对青草发过重誓，我必定要找到
世间从未出现过的语词。
魔镜成为首选，附带着千篇一律
清辉亘古不变地照耀。
铜镜里的嫦娥楚楚动人，让人思念
潮水的涌动带起的声响
依然在激荡，沙滩和海岸线
依然保持在原来的刻度上。
现在，海洋还原成一条河
可河里的倒影依然楚楚动人
似乎可以捞起来。
芦苇在任何地方一夜白了头
在某处的灯下，十万死飞蛾的尸骨犹在
因为是飞蛾而更加不起眼。
宫殿的明亮成为一种必须
所有的明亮应该聚集在一起
由少数人保管。那种高处
应该一目了然，用亘古不变的方式
固定野草和树木，让树木把自己耗尽
把树木捆绑在一起

连同你的谱系图。
所有的明亮应该聚集在一起
但可以给大地铺上一层秋霜
那样看起来会更加美丽。
这是慈悲和慈善。
现在，是哪一只手修长
为我拂去铜镜上的灰尘
我依然是最亮的宫殿。
盘算起来，所有的人都是上古的人
那么，将张若虚推为首选如何
这由你们当家作主。
我在天上，一个艺术挂盘
一块即将打入冷宫的化石。

[返回目录](#)

观 点

我仍然坚持：我在倾听
我给你的滔滔不绝的信

我路过你时写上，此人不在
以及大门向午夜敞开，我的黑发飘扬

我仍然坚持：我把双手插进口袋里
而使你有了迹象

仍然认为，我迈着轻松和不轻松
的步子从大雾中走过或不走过

沿着街沿和不沿着街沿
向我走来，世界从此大门洞开

仍然认为，二十世纪后期
使人痛苦的是一些小事

[返回目录](#)

沉溺与升华

引 力

遵 循

整个过程就是打破夏周的惯例
用仁义道德写满嘴脸
悲悯我们所有的历程。可现实是
王宫飘飘欲仙，草屋清贫路径
五颗柳树掩盖不了荒唐情形
畸形的世界从不被纠正。

整个过程就是打破竹简的惯例
遵循充满禁忌的的礼仪。
我们的遵循，大到不在伏击圈的天庭
小到微不足道的立足之地
动物们在那里跑进跑出
而人的力气不够，他们被引力束缚。

人们最终的意义总是呈现没有意义

因为在碑帖上不可能有救世主
和最终的指向，人们茫然失措
是因为四季由分明到不分明
由不分明到恐慌到分明的恐慌
考古的发现越来越早，天文望远镜越来越远。
人的最终意义没有意义，也是因为白昼苦短
总是在任何时候与流星相遇。

微 小

总是要到飘忽时才发现所作所为其实无用
我已经属于意外，但还是推迟了几年
才发现与那个画着早期岩画的作者并无不同
头顶的天空一样，最后的归宿似乎也差不离。
用尽了力气，发现不变才属于我们的认识
可那时已经两眼昏花，只看到眼前的严酷
眼前的事物就是听到的潮声已经两耳起茧
但江河还是把潮声交给观潮的人。
我用力推开世界，可世界还是迎面而来
定睛一看，我们都是在梦中
而无论是否在梦中，都得醒来。
所谓的世界只是一个隐喻，我多次写到
但很无力，真正的世界应该比野兽凶猛

比大潮波澜壮阔，比飓风冠冕堂皇。
真正的世界，不是在流血，就是在流泪
所有的人都得抓住一根漂流物。

微小，不仅仅是与世界为伍
关键是无无论做与不做，想与不想
时间都在流逝，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
何况我与草木无异。
如果不像项羽那样力大无穷
甚至没有江东这个地方。

这 时

该祭出凤凰涅槃的神话了
那是废墟的最好解释
也是我对缝隙着迷的原因。
在这里埋没一些无需证明的才华
哪怕最后败走麦城，也各得其所
在这里倾听生命最深处的呼吸
像林和靖那样注视梅花。
可是我无法总待在这里
获得最高的养份
否则我们的春天就会胡乱播种

会看到没有的收获。
如果是这样，哲学也会对我入迷
谁叫我老驾着马车到处乱跑
或者专心致志地打铁。
有许多秘密其实并不那么清楚
比如卷心菜没有卷心
只不过是一个包裹
传达的却是谁也不知的奥秘
比如那些松针，总是以强硬示人
从浅绿，一直顽强地绿着
尽管松树的树皮沧桑得可以。
这个秘密可以长达无数个年头
它的那种驱使，不是风花雪月
而是持续地疯狂，直至杀戮。
所有的时代都生活在扭曲中。

世 纪

我的世纪，其实没有世纪
它只是一种类似时间的缝合
它的反复和反证，我们习以为常
它的滔天大浪，几乎把我们晕眩。
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将更渺小

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可以传导
在身体上留下痕迹
在呼吸上留有梅花的清香。
我的世纪，当然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世纪之最，逃过了一劫
又有了一劫，这不是谁在保佑
而是有可能在化解，也可能积重难返
放眼望去，在两个高过头脑的大浪之间
尽管迟迟袭来
在沙滩上却什么看不见
而在高地上却发现空空如也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是眼前的事
可是，恍然大悟往往是在事后。
以此类推，无休止的争论说明了这一点。

习 惯

愿我打破惯常的方法
不再经常写。即使如此，时间也抢在我的前面
让遗忘这一普遍的肥料施在身上
我不知道现在该干什么，有点呆若木鸡
我应该秉烛游，在成千上万册书卷上
可我始终只阅读、只熟悉一个开头

因为我不知道这里面什么与我有关
什么又与我无关，无关的东西占领我太多。
我愿意观看一切的事物
用美好冲淡心中的一抹乌云
我愿意忙碌，用忙碌抵御不时出现的泄气。
我愿意热闹、奔走、忙碌
我愿意观看一切美好的事物。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一定是最有用的法子。
试想我不用打扰他们就可汲取
而看似平静的井下冒出微甜的泉水。
我还联想白沙泉这个肃穆的地名
它一定是上天对这座普通城市所赐。

众 生

其实悲悯出自天性
被唤起的同情都写在脸上
情绪在高昂时会得到保养和补偿
我们总能看到一边倒的情形
这不是最坏的情景
最坏的情景是在不知不觉间
集体癫狂，把原有的脸谱扯烂。

今天，我就看到受过高等教育者
他们所反映出来的语气、语调
其实与我十八岁以前无异
这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他们从年初吵起
从几年前吵起，从未有过消停。
好像这也是神的旨意。
他们好像是在会诊
可能并不具备这种资质
但应该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话要说回来，触动你我的不多
如果频繁地被触动
只能认为出毛病了，有什么坏了。
其实暴戾也出自天性。

众 神

众神高高在上
他们超然存在
“一种命定的修辞法注满了这个空间
……或多或少有点诗人的倾向”
（德里达《论毒品的修辞学》）
我则从诗人居住的面积
测量大地的权重，权重的分崩离析

我当然有过一次高原的体验
那就是看着阳光在山坡上一点点过来
也有过相反的体验
这两种体验合起来就是半人半神。

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是不是真的

今 天

上天会有奇妙的办法精确打击
或许是，或许不是
这使我想到了初衷
近十年前的决定，缓慢退出
因为所有的诗句都被世人所写
按照我这做派和智商，无须再予努力
每一次的试图都无异于小小灾难
希望有所修缮，但不见行动
所以正常的结局应当是没有结局
应该专注于读书，或者游戏
我想我已经延缓了很多时光
但总会有疲惫的一天
更精确的打击应该来自自己
就是做到无法写作

收起我自己的那一套，累了
与无所事事作斗争并不需要理由
也不需要惊人的手势
因为引力，所有的努力都不那么重要
它们会自我消亡
或朝漫无目的的地方走去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遗漏了
一个是相安无事
一个是把世界打入冷宫
一个是如同大陆的发育，缓慢，但不可阻挡
还有什么遗漏了
是的，组诗的标题将透过遥遥星河
触摸李商隐绝非偶然的无题。

（2015 年 9 月 2-4）

[返回目录](#)

哀 歌

一

世界已经接近尾声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在谢幕。
以 50 亿数或更高的数量级别
作各种不完美的谢幕。
就像过去的朝代在凄风血雨中谢幕。
月亮的一滴泪珠勉强被固定。
而星星的泪雨每夜都在洒落。

接近尾声，那是瑰丽的大剧在环球剧院上演后
无情地打出剧终二字
曲终人散，陌生的人们不知奔向何处
以山林和田地为入口，就像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哈姆雷特
沉闷的对白和独白让许多沉冤无法入眠。

是的，我来到金华，暮然惊醒
那条灯火通明的大道根本无法进入
可以尽情地观看，却不可永驻。
我在搭建盛唐的气象，想方设法
也难以见到启程在四川的李白归宿在成都的杜甫

难见安史之乱的华清池，只清读白居易建筑的骊歌和哀歌。

今夜，我也难以接受任何的高楼
尽管在世界的各处
鲸鱼喷着水柱，悲愤驶过
可那落下来的珍珠就像尘埃和沙砾。
今夜，每座高楼都是沙漏，每座城市都是沙丘
所以我们拒绝又只得尊重陈超的选择
在最美好的季节把自己停止。

他绝不是清明上河图，而是唐朝的青春
那时他的活力超过了秘鲁的高度
以飞过群山之势
打造山海经里没有的山海。
他当然没有在山顶上放置一个坛子
却可以使那些花岗石的山峰稍稍倾斜。

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他就是我们
在杭州的梅家坞专心注视硕大的月亮
在茶园的清香里暂时忘却一切烦心事。
然而夜幕终究包围了他
竹林的各种声音在述说世外的事情
此时的竹林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涌出高风亮节。

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一转眼就是我们
努力逃离虚妄却始终没有逃离
不愿意打扰别人却始终被人打扰
当竹林渐渐开花，昙花能安之若素
当空气渐渐稀薄，漂亮的外貌又有何用
我们已经在默默谢幕，像唐朝发怒的诗人
经历安史之乱几乎奄奄一息的诗人
慢慢地，慢慢地，梅菊的世界在接近尾声。

二

人类无疑到了千钧一发之际
周公的辅佐技术，如以岩画作例
混沌而原始地到达了顶尖
姜太公渭河畔垂钓姿势，日臻完善
渭河为之流淌不止千载
先秦在另一个层面给了重重一击
以最暗无天日的兵书和非攻者遇到的云梯
掀起漫天的尘土和拔高的土墙
使一代代陷入永恒的流沙。
古代的城邦企图以广场和木桶立足
企图以盾牌接待锋利的矛头
却终不免产生令人心寒的史诗和悲剧
纵使史学家克罗代尔洋洋洒洒

描绘山岗海洋和地中海沿岸的居住
却最终难免走进山海经里无穷无尽的大荒。

虔诚的唐王朝在秦和隋的双重夹击下
面对长河落日，如神话般地败下阵来
所有的气象和勃勃生气几乎都奄奄一息
人们在鸦片的帝国徒劳地陶醉
在蒸汽机的生物进化中，灵魂一片狼藉
梦呓似地求助各种神明，发明越来越巴洛克的教堂
发掘成功的尤其是不成功的先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超们以五种转世的桃花
企图遁逃郑公克段时的地道幻象
与初唐相反的尘世，与光绪相连的景象。
才华的付出与大地的意志并不匹配
无从找到专业，在专业里也都那么很不专业
于是在无法支配自己的情形下
连大地也开始虚无，所有的宝藏被挖掘一空
土地无话可说，沙漠开始了它令人畏惧的渐变。

混凝土本身具有的寒气，和间隔功能
在凝固人类社会，加重了月球的荒凉。
那些丝丝入扣的渔网，在捕获我们的每一个声音
并以力压千钧之势

封堵了每一个出口。
就像此刻的婺江，每一声尖锐的喇叭
击打大脑，单一的声音到处都是
天空已经不见飞鸟
那种安静犹如劫后，犹如威权，挤压生存空间
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单一。

三

此时，西夏已经失传，西藏却在本地
固守雪山上几乎凝固不动的藏传佛教
纯洁，伴随着冰雪的寒冷
述说着转世的步骤和方式
而马丘.比丘崇高的祭坛遥对
三星堆灿烂的青铜部落，它们只是逸出历史
他们哪去了，有否赢得遗忘的烫手王冠
他们的血液与我们一样鲜红，在豪饮金色阳光
榨干的大脑，烘托鲜红的鸡冠花的威严
可能一直延续到大批的墓碑之后。
我们永远进入不了灯光的河流
灯光的河流同样进入不了我们的旷野
在某些时候，我们就是陈超
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
渴望飞向可以天外飞仙的天空

因为在旷野的风中和无风时刻
所有的羽毛，都要轻轻地降落
所有的先秦和唐朝，都在随着硝烟无可奈何。

我们已经在虚假的世界游动太久
无法兑现每一个纯洁的向往
我们已经溢出，在电梯急速下滑崩溃的尘沙
唤醒所有在黄土下沉睡的法老
在帝王谷安排一次金色面具的见面会
我们每个人都去试上一试
就像此刻我又来到有仙人传说的衢州
看到壮美的星空整个向西倾斜并远去。
我已经无法忍受每一分钟里的丰富养分
每一秒钟里蕴藏的残酷
每一扇无法预知的昏昏入睡的门
我们无法完成这一生所有的能量
可是，这是我们谢绝和接收的理由吗。
今夜，我再也不接受任何的高楼
再也不能接受任何一座光鲜或陈旧的高楼。

（2014 年 11 月 3-4）

[返回目录](#)

王红公

肯尼斯·雷克斯罗思

在众多名字里记住雷克斯罗思
源自不断发酵的《美国现代诗选》
赵毅衡在不起眼的地方信笔写道
雷克斯罗思就是汉学家王红公——
从此这个名字犹如史诗植入记忆
抹不去，但也不刻意去了解
因为史诗十分浩瀚
一般情况下却用不着，我想我也用不着
更何况书中的注解语焉不详

而我所记忆的，其实就是王红公三个字
这个奇怪的名字，让我很奢侈地记住了
当然他的身份，旧金山文艺复兴的活跃人物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者，起了作用
这个名字所带来的过于稀少的信息
让我对他不以为然
直到 2006 年的《世界文学》
出现《摩利支子的情诗》一诗。

摩利支子

《摩利支子的情诗》

超过了中国《诗经》里的情欲描写
是否也超过日本女诗人的描写，则不得而知。
因为它的重点不在大胆
在于署名：摩利支子作，肯尼斯·雷克斯罗思译。
这正是文学的精髓所在，可以假托，可以放肆
而这也是我喜欢的方式。

但用假名写作的《摩利支子的情诗》
必须技艺高超，否则没有在落日下歌颂的必要。
落日，使我想到浮世绘
引起印象派绘画的小小震荡
就像俳句，也让埃兹拉·庞德着迷。
这也让我想起庞德对汉字的肢解和曲解
而雷克斯罗思，正是庞德之后的庞德
一个自学成才者，懂几国文字。
在2006年，漫不经心的《世界文学》终于道出
是他率领金斯伯格和加里·斯奈德，启动了垮掉派之旅。

加里·斯奈德

旧金山人加里·斯奈德，研习禅宗和东方文化
后到日本京都，一住 12 年。

出版《砌石》和《溪山无尽六章》

《蓝天》和《观浪》。

他当然也是唐朝寒山诗的发掘者

而寒山，在全唐诗中可说收入诗作最少。

仿佛是在走旁门左道

但清新和温暖在天台山一带。

大约是 2012 年，一位朋友抵达香港

与斯奈德会面，为我带来他的《水面波纹》签名本
这份情谊自然不忘。

但我的朋友并没有告诉斯奈德

在他之前有一名中国诗人

在日本写出了《女神》

里面的《凤凰涅槃》和《早安》

还有《天上的街市》

已经释放唐朝诗歌的热量。

寒 山

这正是多数人所不能认识的
一个诗人的盛极而衰，并不代表他的诗歌
会像流失的时间一样消亡
消亡是有条件的，就是没有骨头
不能跨越他所在的时代和地方。
如果他在几年里做了一件无人能超越的事
那么后人也许应该好好掂量。

《女神》和《穿裤子的云》一样
很轻易地扎根在一个叫庞贝的人那里
这个庞贝，后来干脆用最无趣的本名写作
他所研究的，自然是李白和李商隐
但他所好奇的，却是寒山的日常喘息。
因为寒山和拾得一起，每天砍柴扫地
他们并不到处走动。

庞 贝

这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毁灭的名字
毁灭其实早有迹象
它来自于热源和外力

但谁又能说不是本身
岩浆虽然流淌，却慌不择路
人流虽然迅速撤离，但火山灰使人窒息
但我感觉冥冥之中定有安排——
因此毁灭我定义为中性的词汇
也不在意曾经的无端羁绊。

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人
我所能做的，是要抛弃所有的名字
回到王红公比较虚无的状态
若有若无，但一定浩浩荡荡地存在
可以假托，也可以不假托
用日常的扫地砍柴
去对应那些疯狂和不疯狂的高楼大厦
可以偶然一站楼顶
然后默默走开
可以剑走偏锋
然后漫不经心地让人讨论他真正的声音。
我大块阅读
阅读斯奈德年表已经两到四遍
深知内华达山脉和别的山脉都很迷茫
我对郭沫若的疑问，是何何停留在浪漫主义阶段
第二才是极具代表性的种种凄凉

我为寒山感到庆幸，是他至少入选了全唐诗
但未记得是否入选三百首
于是我安心地阅读《摩利支子的情诗》
这是一首好诗，阅读的时间正是无可逃避的现在。

（2015 年 9 月 19 日）

[返回目录](#)

又到白马湖

白马湖近在咫尺，一潭并不清澈的湖水
混乱之夜，与去年的5月相比，更接近1968年
巴黎的红卫兵，内心的陈胜吴广
眼睛靠近第一张大字报，头脑的诸子百家
在这一刻，提到了宫廷的嗓子眼

我的肝部的卫戍区，已经发动天怒
不想安然渡过这个黄昏，黑夜的乌鸦
在夜晚显示不出无边的巨大轮廓
我的炮台一般的科学禁区，无法供人参观
红色标本的意义，不再伏击肺病的鲁迅
打捞致敬嵇康的碎片，痼病的废旧史诗

就对一粒曹操眼里的露水全力以赴吧
那是最高的填充题，最能怠慢的部分
我有二十个世纪以上的异议
有对竹林和垂钓的疑问，向四月的青春隔空喊话
学习对各类废墟的同情，在煤山之顶
白光一闪蜕化为唐诗的灵感
可我有无必要，汲取樟树懒懒的营养
以不存在的雅趣，陷稷下于不仁不义

就装作没有看见，是的，就像蜷缩
我以何种面目坦然在边角料中间
故宫的触须，不仅搭脉宫柳的细脉
还宣告我的智商低于别人和自己
当我的孤傲不再携手飘在半空的夏加尔
当我的生死系于维纳斯不存在的手臂
大脑的地中海史再怎么精致也无济于事
因为白马出现，裂缝必然出现

空洞吧，即使你的手已经托住柔软的腰部
宽泛的思想接住了倒背猎枪的猎人
即使把我的禾苗和谷穗投入广场的令人肃然起敬
我依然愧对那些热情、高举的双手
冷却之后，陷入拜占庭的虚幻，也落入成吉思汗之手
我的固定的罗马大军，何曾有过像样的道路如帝国大道

最后一根稻草不是白绫，更不是参加召唤的玉兰
什么都不是，是的，在传说的姜太公之后
外语才能朗朗上口，结社才能名动广西
四川奋勇，却挣扎成莫衷一是的四条河流
盆地上，投掷越来越近，骰子越来越乱
所以周易才显得重要，哪怕对火柴的排列不懂

但它的底部一定与白马有关，与白马湖无涉
白马湖，湖上的桥，桥上的人，我们互相观望
告诉我哪里重心不稳，抽象之后是否无逻辑

（2014 年 5 月 5 日）

[返回目录](#)

海中垂钓

那或许不是本意。在风口浪尖
在收起撒落的渔网之后
我像慢吞吞的姜子牙那样有耐心地放下
那吉人天相的鱼饵。浪花的白发
不时吹上礁石的门槛
天空上台风的迹象
不时转化。到哪去？干什么？
我在渺小的渔船上放眼太荒
迎接从远方传来营养丰富的信息。
我已经在东海的海口待了二十个小时
看着浪花虚张声势地躺倒在沙滩上
那真是远方？那真是远方的浩瀚？
那真是我必须迎接的涨潮图？
而渔村，有白色的墙却没有蓝色的屋顶
否则我们真以为穿梭在历史之中
真以为应验我的地中海的想象
不，这是东海，这是一千多个岛屿
我没有必要只在某一个地方沉思斧头鱼。
我是在东海上捕捉到两条章鱼
于是我对未来的信心忽然如东风
强劲，有力，吹散远处的乌云。

那么，我在船头上的垂钓
有没有又算什么。至少
我还有汉语可说，有家可回
至少，大海的底部是那么丰富
有我不认识的鱼就在那里盘旋、摆尾
有穿囚服的漂亮的鱼
放大了就是蓝色海魂衫

（2012 年 6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梅湾的呓语

今夜，嘉兴的梅湾以它的陌生
接受我的脚印，我几乎
要把吴国破烂的居所带到轻雾里。

我在眺望这块最隐秘的富庶
当年士兵的脚步十分无知
绝不热衷天圆地方的游戏。

我愿意以不考古而攫取姑蔑国
攫取夏朝的边缘部落的流水落花
我愿意以不见到兵符而自居部落首领
以便把衣不蔽体进行到底
从而把东夷的称呼桂冠我自己
那些难以出道的无聊史官
无法在上古的典籍里自圆其说
所以辉县的姑蔑国和龙游的姑蔑国
就像夏商周的粮食一样极端缺失
所有的拼图总像出土的头盖骨少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所谓的穴居所谓的养猪部落
是否意味气候的变化无常

但这也缺失
穴居不是常态
因为一路东去并无洞穴的繁荣
哪怕留下一堆取暖的柴灰
以反证夏朝的阴冷或潮湿
我急于落实古姑蔑国的国玺
哪怕是示弱的不平等条约
可菊花的优雅一盛开平原反而空阔
龙游的水系实在喂不到奄奄一息的土坡
除非掘地三尺
否则所有的原始公社都将付之东流

这就像我看到的虚张声势
即使音调漂亮，古色古香，还是虚张声势
只是明摆着回不到夏朝，所以默许麻风病村随处建造。

温和的嘉兴姑娘突然在深夜尖声争吵
他们吵什么其实自己都不知道。

（2014 年 11 月 13 日）

[返回目录](#)

故 宫

我们看到城门的幽深
仿佛可以直达最高等级
我们忽然发现平面的错落有致
竭力想象各类奏文折子的传递
有无月光的好奇窥视
有无锦缎和宝石的双手的呈示
我们看到汉白玉栏杆
既是遮拦又是依附
却无法凭栏眺望
那些金龙、白狮和麒麟
在屋檐、走廊、大门无处不在
在人影走过时似要发言

没有文字的一族
可以胜过浑身是论语的一族
这不是孤证，也不是大漠的孤烟
就是煤山上的白影一闪
也足以使那些粉黛天晕地转
成为美丽的稀世蝴蝶
那种更迭，决不是如此灿烂的蝶影
那么是什么，是固有的内陷

是内陷之后的枯萎
我就以华清池为高标
那是无可非议的唯美
然而养心殿不是，在朱耷的绘画里
它始终是一块重心上移的石头
甚至不屑于画三二瓣兰花

一个无树的地域
一个有着太多回廊和曲径的方外之域
你无法接近那种丰腴或枯瘦
你无法了解那种与世隔绝的四合院
是否有足够的智力
可真的需要智力吗，圆明园的石柱在打坐
颐和园的石舫故作高深
因为是午门在决定事物的深度
没有哪个工匠敢说推倒重来

如果有一棵树，就会知晓
是苍老、苍劲，还是有空壳一截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香格里拉

那是世界在打败时
准备的礼物，小花星星般的宁静
披挂白色铠甲的雪山，温驯的牛羊
还有藏民的转经筒和经幡
隐隐约约中还能听到马帮的铃铛

那是给失去一半氧气的我的礼物
故作神秘和不真实的藏医
闪烁的问话和游移的眼睛
顿时让我的矜持从高原上滚了下去
我加入了藏族弓与箭的舞蹈
我在高海拔的地段嚼着烟叶
我在隆起的高地上贪婪地看着袅袅炊烟

人群啊，不要再涌入独克宗特有的宁静
那里的念珠还是很真诚地一颗颗拨动
那里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丽云彩
也会在瞬间下起冰雨和开出绚丽的彩虹
那座以黄色为基调的传奇经院
开始用其魅力渐渐覆盖我

我究竟该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
哈巴雪山的经历和玉龙雪山的日子
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就像我摊开的双手
和当地人摊开的手掌有什么不同
我不能想象，那些被香格里拉特有的草地笼罩的房子
会长久地居住人造的蒲公英的眼球
在我惶惶不安地要离开时
我学着游人，慢慢地戴上手上的佛珠，日思夜想
却又不准备轻易地返回去

（2011 年 9 月 25 日）

[返回目录](#)

武 汉

一

你以功亏一篑的架势，打发了千百年固有的架构。
你以一颗有趣的子弹，打开了紧闭的大门。
黄鹤楼的时光流浪者在江水的不动中
渐渐上移，离唐朝的经验越来越远
鹦鹉洲的水葫芦，虽然不时和鲟鱼一起漂起
崔颢还是在黄鹤楼寻找令人不安的黄鹤。
因为它的使命就是一去不复返
接洽本无心事的黎元洪。
一颗沸水里沉浮的大汤圆
一个被押送到宝座的军人，府院之争的副中心人物。
自从离开巫山之畔，他不似闲云胜似闲云野鹤
也穿着军服吧，在北冥游荡
练着孔子的字，想着武昌的鱼
往水里撒几片揉碎的桃花
读几句王安石的诗句。

二

几册不全的北洋军阀史伴随了我的时光

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如过江之鲫
搅动了心中朦胧又清晰的长江。
除此以外，看不到乡村的古宅是否雕花
城市的大街窄到了几米
书店有否开张，报纸是何版面。
刘半农和钱玄同为何要演双簧
鲁迅为何要那么激愤，林语堂却可以十分悠闲
徐志摩和新月诗人们玩起了感情
郁达夫忧郁得像西湖烟霞洞的迟桂花。
湖边那个新新饭店，见证了西博会上云游之客
门口出入着司的克和西装。
那么武汉呢，除了军校和农讲所还有什么
我们似乎一概不知。

三

今天有一个论断令人吃惊
就是别看是五大三粗，还是在乎身后名。
至少珞珈山的学校那时就有
军工厂的汉阳造也算是现代的一种。
总是有一些新观念在传递吧
董必武毕竟也看到了西洋的新书。
问题在于文明的构成中有多少成份

糅合了凄凄的芳草、汉阳路和首义路
比如李白的足迹，是否让唐朝一路追随
并且仔细领会白云和明月的微言大义。
可是无法辨别武汉的平民图
市民是否安逸，马褂与西服同行。
就像在武汉的大学园区，方向失去准头
中间的过程不甚了了，对于李达的哲学
更是存在着几十年的空白，他一定是墙头草的头号杀手
虽然我不曾读过。但我感觉到
有一些辛亥革命的血滴一定淌入其中。
程千帆教授短暂的生产队日记
冯沅君、陆侃如唯物史观的文学史教学
似乎并无打搅武汉的日常生活。
所以要问崔颢，把中古的风气带到了日暮乡关的何处
是曾经的大武汉保卫战
一名飞行员在空中的惊鸿一瞥
还是武昌首义的千古之谜。
功亏一篑，不是最后的结论，而是戏言
在无比正确之后，总会有一些难以置信的荒唐。

（2016年3月16日）

[返回目录](#)

幽深的发现

一

一个黑夜，我转入了一座老桥
一下触摸了几百年前，鼯鼠
在枯树的孔洞里探头探脑，情侣
在装束上接近于灰白的汉代服装，孔雀
在柬埔寨的吴哥窟一时晕眩，因为灯光亮起
强行把黑乎乎的廊柱镀亮
把锈迹斑斑的墙壁涂成北极光的颜色
荒凉顿时掉进微微泛光的河里
让我晕头转向在这个大师级的小镇里

一支体温计进入了长廊和小巷
我不禁悲从中来，那种炎热属于小镇还是我
那种高烧属于冷冰冰的黑夜还是汗水淋漓的我
新市，不曾新过何为新，它其实更适合于旧
而我冒着汗，就是因为我旧
旧而发着高烧，只有把自己烧去
一支体温计，我，悻悻然地退出
只留下月亮的门洞在那里独自站立

二

它的地形暗含了金木水火土
和左青龙，右白虎，还有不见首尾的神龙
一只智慧的神龟，栩栩如生
一座四方城，独立于水网之中
一切都被水的流向分割，一切在水光中恍惚
何等高人，在平原地带堪與此等隐秘的世界
还有那众多石桥的命名
隐含了众多的指向，它们甚至是一个谱系
通向更深的地段，直至细微的末端
只是，当水被人为地驱赶，水乡变成陆地
这一切又何以自存，何以自保

新市，一个低调的地名，容易被忽略
事实上已经被忽略
但不能说不幸，至少它如同荷花，没有被污染
顺便一说，这荷花大的像古代的酒碗
其花蕊上的网格，极其金黄和整齐
新市，没有留下建造者的姓名
也因此留下最初的谜，于是处处是谜
那些留名者，从根本上说是一些浮萍
但也有可能就是根本，只不过我们看不见

三

我猜想定下这块地域的这个人
偶然登高一望，然后惊喜得快要昏过去
他决心把拥有的知识结构保留在空间里
而空间就是时间，如果空间能够存在
也可能在镇子建好后，人们才发现
花布上暗纹的秘密，就像晋人陆修静
在《三洞经书》里发现真正的洞穴
不是柏拉图的洞穴，但也许是呢
我想我倾向于堪舆，据说在北宋溃败的最后一刻
北人南迁，多少王公贵族迁徙于此
他们选对了地方，更重要的是
是在冥冥之中，把这些都市人变成了外省人
于是这一带的人，不仅收敛了锋芒
还习得南方人的目清眉秀

四

多少山川被细分，路过时而不知晓
在富饶的地方，它们容易被描绘成独一无二
容易成为天上的一道亮光
他们顺势而为，它们略加改造

在变化中逐步放弃变化，转而对应天上的星星
就像那些数不过来的桥
用的是颇不平常的名字，但其实是一连串代码
是的，只有细微才能幽深下去
只有宏大，才能驯服一些碌碌无为的地理学家

希望你到新市，推翻福柯的断言
“结构不能上街”
但街道的特点是嘈杂，这点决不能视而不见
那么，文明的灰烬，可以吹开一点
就看生命的造化，在炎热中浮现。

（2016 年 8 月 2-29 日）

[返回目录](#)

塘栖的长廊

连绵不绝的长廊象征了人生的雨棚
无处不在，需要也无处不在
河流则告诉世人住在水边是本能的选择
拱形的高桥更是起到双重作用
桥上行人通过，桥下小船穿梭，出现精神生活

那一天我们打扫自己，从悉尼歌剧院的华丽
移师塘栖几百年的老屋，重新检视这改造过的古镇
分明是祖先的神灵在折射
疲于奔命和择水而居之间的张力
一片巨大的沙漠总是拥有小块绿洲
这就是生存，生存的依据

无论小镇还是非小镇做着怎样深刻的梦
梦总是梦，不会多出一份现实
无论怎么提取，都打不上井中的水
那一份始终存在的干渴

梦就是梦，站立独一无二的桥头还是这样
没有多出坛子的轶事，或者维纳斯的耳语
没有以一只手或双手托起太阳，哪怕一秒钟

没有撬动地球，因为这座桥就是一个支点
或许我这个人也可算作支点，虽然瘦弱了点

但塘栖的枇杷告诉，若不想黄，就要金黄
就要新鲜，就要把握季节
甜味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当地的土壤

我知道塘栖最近的一个名人
与机器时代的织锦厂有着关联
就是说，塘栖也藏着江南蚕丝的秘密
那种细腻的抽丝剥茧，直抵事物的本质
照亮皇帝和贵族们的锦衣，无关塘栖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与英雄好汉相距很远，但谁能否认这是在纺织十九世纪

所以站在这里，塘栖可以梦到我，我也可以梦到塘栖
我想要看到的是，我的背后始终是一排长廊
始终曲中通幽，无论是否下雨

（2016年5月28日）

[返回目录](#)

在西安上空所想

什么是理想状态？洛阳栩栩如生的卢舍那神像
微微丰满和极其秀丽的脸庞，唐朝的神韵
枯萎至极简的交河故城
阳光呈现的本来面貌，太阳余热的层层堆积
北魏时期驼铃络绎不绝的敦煌清晨
用公里、成千上万用作计量工具的洞窟和造型

有一本成本摊在你我身上的小册子
把这一切收集，放在飞机座位袋鼠一样的口袋里
你可以瞟上一眼，也可以闭目养神
但你应该在飞机爬升过程，俯视窗外
那些炯炯有神犹如花瓣的山峦，有一些迷人的积雪
那些由高到低的走向，分明是错落有致的栈道和洪流
由此你会了解秦俑的存在不是偶然
由此你会熟悉河西走廊、嘉峪关、秦川、中原等词汇
与遗传密码有着莫尔斯码一样的简练关系

是突然升起的高度，是秦汉时期的气势
只有高人和强人看着似无生气的生命体
从历史的储存中领取其中一份
什么是理想状态，就是试着把山的驼峰

云的巨木锯短，然后选取黄道吉日
歌咏美人香草、百亩芝兰，以及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南方的巫术固然长存，秦川的山势却异常坚固
山野易于隐藏军队，易于连横和合纵
在那块土地斗法，留下一地灿烂红叶和易于目测的文字

在飞机的爬升过程，我却处于不理想状态
稍稍感到不适，但走势雄峻的山脉
猛击我的头脑，因为我看到了一座古城的最深处
它是猛张飞之锤，也是传说中黄帝的四面脸
更是玄奘的不知疲倦
多少史书被投入火海，以及商鞅的五马分尸
可是商鞅的书籍却完整地保留
和战国策、韩非子一起融入山势、天书

我仿佛拔高了崇山峻岭
我似乎激活了昔日的荣耀、血泪和本质上的平庸

接着我飞走了，进入不在乎的状态

（2015 年 12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近代史

我们知道，我们最多出现一次
可在皇城根的小草出现了无数次
依墙而生，端端正正，看不出有任何端倪

关外的闹腾，最终取决于闯王的流窜
烧杀奸淫不能说是副产品，而是主旋律
广西的后起之秀其实也只不过尔尔，不是云山雾海
那么，我们去选哪一段，寻找真的终南山

在那一大片外来的红嘴鹦鹉之上
过去被打碎，更是飞扬跋扈地回来
熟悉的环境，海战似临近，罂粟在飞扬
我们总归有一段好时光，叫什么中兴

那些旧照片如此荒芜，以至于认不出
终极何在，谁才是真正的高德大哲
要感谢三皇五帝的虚妄，好坏都在流传
不像某些时候感触相同，感想一致

谁才是主人，精力旺盛者，但也不尽然
那些歪长的树更能持续，笔直的树则很快到头

尽管无视那些道学吧，所有的作业本
几乎相同，其实导师的面孔也基本相同

空下来的时候，也可看看几乎灭绝的麻雀有否回还
尽管它们无辜，也突然携带致命的病菌
它们飞不出这个时代，所有只能相伴
我想都大致如此，不必热泪盈眶

（2014 年 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残卷（组诗）

先秦线索

我制作你所言之物。

——奥克塔维奥·帕斯

先人的草绳居然系住
那个腐朽的年代
然而它在灰烬里抢先飞出
出现在熊熊火焰中的视野里
一只锦鸡，一只凤凰
一块拼图，一座宫殿
仙人的棋盘，最高等级的锦囊妙计
瓜田李下的瓜

贵族与平民，其实也没有平民
在谈论深奥与浅显
总是看着气雾在空气中消失
然后给出几个链接
土地的肥沃与贫瘠，雨水的丰盛与稀少
全都成了神灵的砝码
但毕竟有邻人，有绵延的浩大
而这里多了，那边就少了

这里大了，那里就小了
那个遥远的杨朱一直光秃秃
突然之间被人感觉丰盛
这块近距离的岩石并不高大
突然之间被告子认为高不可攀
总是深奥在占据上风
而深奥到了浅显，那就是极致
而浅显到了儒雅，那就不是墨家
谁都希望有一家之言
或特立独行，或开始重农
或企图调和，或推齐万物以为首
或说雨水不时，国时有恐，或持大九州之说

无论是草绳、闪电还是气雾
线索总是某个不起眼的地方出现
也许老子在最后夺路而逃
但他毕竟只用了了了数千言
形成璀璨的光环
随时都让人站到了前沿
儒家据说可以安身立命
但必须在博杂的碎石里慢慢提炼
其他的百家当然不是有用之学
就是无用之用

散落到随后的百年千年
随时被唤醒或麻木
麻木，这又是一条唐突的线索
功用很多，但至少它没有诉求

天才并不是用来打扫卫生
但卫生却可以打扫一切
用名家似是而非的语言
用相似的植物和一点就着的草木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所以用想象来延续
用幻境来描绘
当然最好是用算卦来决定
但毕竟这还是有依据
不想差劲的法家的信口开河
不，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法家那被唤醒的内心
更不知晓，什么被唤醒
又是什么可以而皇之地敲开我们的大门

我总看着那棵光秃秃的树
它真的光秃秃
没有邻居，没有浩瀚之气

我总是企图在消失的地方寻找脚印
在枯萎的树上寻找雄伟的身影
在枯萎的语言里品味葵花籽
在葵花籽盘上制作最后的终结者

秦始皇花了多少时间，他几乎轻而易举
咸阳宫里飞出了多少火鸟
阿房宫的建造如此缓慢
或许它才是唯一的线索

但没有地，什么也站不起来

（2015 年 8 月 1 日）

汉朝斑鸠

陈胜吴广的几支腊梅
在寒夜里爆裂开放

名动天下的波澜壮阔
就此拉开序幕
可是猜到了结局

猜不到开始——
过秦论的虚妄，基本上是老夫子言
上林苑的迷人，让华丽的辞藻觅得桂冠
鸿门宴的经典，超出文学的视野
只有楚霸王英雄末路的形象
可叫历史和虞姬流泪——
东方一出正宗的悲剧
可引得万只杜鹃泣血——
还有苏武牧羊的苦楚
纵然水美草肥又有何用
还有受尽屈辱的司马迁
早期历史的细心守护人
当代历史的喋血书写者
边塞的遥远关注者——
是的，边关总是使人愁
那种漫长的时光
也许可以看清长城的质地
而遥远，通常是影响进程的神秘语境

当然在意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那是怎样的情景
放弃浪漫的情怀
让人跟在后面踱着方步

或许石刻的古朴，可令人眼前一亮
充满了石头和土地的气息
仿佛是在模仿天上的星辰
欣赏黑黑的、自由自在的蝌蚪
一举褪去笔画的繁文缛节

而新政总是显得可疑
所谓的后现代
总带有那么一丝歉意
因为都带有一点似曾相识
都带有一点小小的反其意
仿佛是粗暴的预演
虽然随即淹没在历史潮流
却远没有消失——
所有的事物其实也没有消失

历史总得有人书写
在班固的笔下
斑鸠只是婉转一叫
轻声一鸣
大地就历历在目
愿这轻声细语
能穿过崇山峻岭

在今天的史书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幸而斑鸠的声音不止一种

（2015年8月7日）

晋朝呓语

门阀制度构不成政治的凶险
却构成了自己的凶险——
兵慌马乱之际，总是暗潮汹涌
以空气和喉舌进行打斗——
是宴席上的高调
也是绞架的本质被看清——
永生的队列被打乱
河蚌几无呼吸的外形在泥滩上枯竭
名望在为自己正名时让自己受到毁灭——
它总是惹来一身麻烦
它总是搭上身家性命

所以兴起的清谈，不仅仅是高深的需要
不仅仅是漫不经心和故作高深

以极高的修养示人，以竹子的清高自命
以梅兰的清香，移动本在漩涡里的身形
移动山体，挡住满腹狐疑的目光
也挡住自我无法陈述的狂躁
当然也可以以大哭的形式示人
以马车无目的的行驶表现

一群无法自恋的表现主义者
一群无法正常表现的表现主义者
他们以简短的语言方式，诘问老天
以不成句的对话，表达宇宙的结构
以及在内心的地下十八层略微展露微创
并挣扎着寻觅花朵的纹理
纹理里的不可言说的奥秘
不可言说，这意味着政治已经到了极端
至少容不下所谓的广陵散
太学生们的生产队里，肯定有田头的高音喇叭
播出世俗化了的四书五经

简短的词汇，已经成为到达哲学高峰的途径
生死在这里置之度外
而是极度简化的天演论
石崇的充满财富的叫声

嵇康的目送归鸿的意境
竹林丰盛和萧索的附件
最终留给唐朝咀嚼的文化兵符和草料

马车无目的的奔跑
其实是一种凄凉
旁若无人的打铁
难道不是大祸临头的症状
工薪阶层在王弼和郭象面前
当然必须谦逊
王弼和郭象在宫殿的照耀下
当然也得有所闪光
他们与竹林的距离，有终南山那么远吗
然而连竹林也参差不齐

我迷恋于这些看似简略的呓语
却深知其背后的心酸
我希望晋朝的呓语迷恋我
一起轰轰烈烈
一起不知所云

（2015年8月3日）

唐朝经幡

那个最豪华的场所
分明立着唐突的野蛮人
分享着文明，施舍着文明
可文明是什么
玄武门之变，还是名动一时的长安
我们总是拘泥于某种细微
但细微的背后谁也不懂
直到你说是历史的裂纹
而骆宾王的洋洋万言
居然可使收信人毫不在意
当然还有唐明皇的天真
那种锐不可当的安史之乱
其实也是颇为时髦的奇观
想到长安居然可以来来去去
旁边的邻座可能说着“波斯鸟语”
它的审美观的厚重
李商隐老被夹在牛李两党之间
看来豪华有豪华的代价
游艇启动之后很可能让你头晕目眩
但毕竟可以发配夜郎国
也可以写写陋室铭——

分明是没有哲学，可以更简单
因为哲学总是诞生在无奈之际
可以写写大雅久不作——
因为无聊而产生极品
因为极品而产生更多的极品
可以比比诗歌——
诗歌那时就是个年轻人
而且还高高大大
当诗歌不受到诘难
当所有的疯狂不受到诘难
当所有的“鸟语”都可以发声
我们不必将“太阳抬上担架”（曼德斯塔姆）
更不必“进入物质”（帕斯）——
最好，当然是
将月亮摘下来玩玩
然后再轻松地放回去——
或许这就是玄奘从西域带回来的景象。

（2015年8月3日）

南宋苦药

总是在意那不断靠近的防线
总是忘记那正在缩小的防线
前线的梦想与后方的华美有某种对应
想必有颓废的末日之感
太平一日是一日
平静的感觉真好
我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我要埋头在温柔的怀里
让鸵鸟惊讶，让北地目瞪口呆——
临安和议和
那是一对比翼鸟
临安的上空，葛洪的红烟早已消散
六和塔也在眺望
不需眺望的海龙王
十二道金牌，那是怎么一种概念
是要把无常的命运先拖回来
以变得更加可知、明晰
哪怕再是心高气傲，也会垂头丧气
自知死期不远
但未料莫须有三字
威力远远超过风波亭

华丽的杭州一道永远的创伤
那是醉眼朦胧的马可·波罗无法得知的
当皇帝屡屡被掳
当宰相和王子一同蹈海
那种凄风苦雨，怎可忘记

当蚂蚁扛着鸟枪
从大树的荫凉下而来
鸟儿在天际划过不可知的弧线
似在演义天道
可鸟枪从何而来
射击的威力如何
有无现代的因子
它的遗响是否为天上的礼花
而瞄准时是用左眼还是右眼
有否托住枪托
以及，它为什么要射击
所以这一切都那么荒谬
而荒淫总是与灭亡联系在一起
荒淫的本质在于意志
意志的本质在于虚无
虚无的本质在于更大的虚无
无须作一些无谓的理解

一个从华丽到凄惨的循环

（2015 年 8 月 4 日）

清朝洋葱

何必在此地精心打扮
作清新小鸟状
从血腥到桃花盛开
总得要有个几百年
是否从那时感到身体不适
把人裹在厚厚的棉袍里
不在意远处的灯火辉煌

远处的灯火其实早就明亮
据称是文明
可是在黑暗里
是否有更多的安静和恐惧
看不出谁是路盲
是否古老的装饰更具艺术性
更能赢得佛爷的欢心
日历似在重复

有一种权势在仿造唐朝
可奴才二字的存在
彰显了天差地别
无法想象小脚女人的步伐
能跟上世界潮流
无法倾听各类“波斯的鸟语”
引进哪怕一支斯的克
虽然血腥没有什么不同
繁华富贵也堆积在那里
生命的长度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总有一丝异样
这异样，至今众说纷纭
甚至热捧
那是来自先秦的哪种失传的思想在作怪
还是萨满教在神出鬼没
像大师那样控制看似空洞的意念
无声润物
被用到了极致
当然少不了人造的闪闪发光的東西
在构筑一种从未有过的未来
未来总是从未有过的
但它一旦从镶金的牙缝里出来
那就是圣旨——

是的，与马嘎尔尼使团周旋了几年
在最后一刻因礼仪而错过
可是，即使见到了又如何
也不会改变走向
疯狂的游戏也许会隐蔽
但不会停止
重要的是必须建很多盲道
那也是文明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盲道上的花纹
必须精致，像国画的留白
当然还要推崇小说家的虚构
乾嘉学派的严谨
至于维新百日，且慢
那不过是一个可贵的案例
造就了比哲学要更强势的人物
但可能比地壳运动要柔弱
问题是，这张浩大的版图
什么东西都有
几乎是一样也不拉下
我们如何诊断
文明如何测定
有无走上岔路
在多大程度上走上岔路

是的，关键是不要在中途破产——
农产品洋葱，产自西亚
绕经美洲，直到 20 世纪初传到中国
它的异香，或许能催人泪下
但你可以一层层剥下去
好像很像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像
它的内核所剩无几——
那是悲伤和徒劳悲伤的一刻

（2015 年 8 月 5 日）

[返回目录](#)

而 已

那些池中的鱼，看似活蹦乱跳
其实嘴巴困难到合不拢
如仆人在阳台上检阅时的表情
如人在雪山上的呼吸
那些豪迈的言语，看似直抵心底
其实有点空旷，高尚不起来
是鱼儿在水中的自乐而已
说错了，顾影自怜而已

取一支丘吉尔的雪茄
点燃，坐在西夏王陵的沙地上
悠闲在外围看热闹
不过是瞬间的白马奔过而已
棋盘上的棋子非神人所下
蹲下去的姿势
无非是第十八套广播体操而已
站起来的伸展运动
是在给无影的西夏打针而已
这当然会触及痛处，痛处在哪里
也许只是成吉思汗负伤躺在静穆里而已

那些桃花源里的热闹
是各种人物在舞动中
高深莫测的周礼和汉服晃荡
东洋人的繁缛礼节乱舞
就像庞德以为自己
沐浴着泰山脚下的光辉里
就像我，要把致意的字条扔进比萨的军营
要给飞到广场的鸽子喂点东西
我承认，火红的丝带很温暖
在倒逼那些向来的随意
汉白玉的洁白很任性
在不断放大眼中的火焰
可至少到目前，痴迷而已
声嘶力竭的声音在空山而已

唯一可取的
是给孔子的屁股打了一针
也朝着庄子痛快地踢了一脚
捧读鲁迅懒洋洋的《而已集》而已

（2015 年 2 月 13 日）

[返回目录](#)

曲解柏拉图

终于，一场大雨把我推向卡尔·波普尔的书房前
他以极小的篇幅，企图做大文章。那么此刻
唤醒是唯一的途径，在北方的院子里
有两棵极为普通的枣树，和一只平常的烟斗
他那种刺向矛盾的辩驳，令人想起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光环，和审判的场景。
唤醒应该是唯一的途径，通过审判的场面
出身贵族的柏拉图迅速重建
收集那些极易被冲刷的雨点，沙漠中的金贵雨点
或者以后将冰冻在喜马拉雅山顶的稀薄雨滴。
然后在两座巍峨的高山之间，建立不朽的联系
在幽深的空谷中，一种是回声，一种是呼应。

我根本就想象不出周树人的留学场面
以及作为教育部职员那份薪水的份量
但抽烟的姿势一定是特定的
对故乡的熟悉也是一定的，在海棠花花开的时候
在北平旧式的建筑注以新的材料之时
他终于在漫长的行走中，发出了呐喊。
他的国民性的层层架构，阿Q会放在最低一层
或中间一层，这已经很不重要，就像柏拉图

从来不知道后世的倭寇，但他可以以希腊人为界
以苏格拉底为界，筑起城邦中的理想国
不必有诗人，也不必有陷入野兽中间的人
单枪匹马地抵抗所有人的暴行
但必须以平衡为界，最好以精英为界
由此筑起沙滩上令人瞩目的高塔
我猜它的内部结构一定像六和塔
外看十三层，里面七层

卡尔·波普尔反复地悲伤，极不情愿地说出
保守主义横行的字样，极不情愿地
把柏拉图与哲学大家，与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联系
远离苏格拉底的教导，反对每一个变化
只在意神圣的形式和理念。

卡尔·波普尔的悲伤还在于，后来的西方
“不是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反对柏拉图的哲学”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鲁迅在第三棵枣树下
谈魏晋风度、药与酒的关系，不过也只是谈谈而已。
如果有第四棵，我想是在风中、在雨中
在孤立的高坡上。我愿意翘首以待。

（2014年7月12日）

[返回目录](#)

我会什么

此刻，宁波的雾天正在打扫港口史
那是七千年前的野花，野花的崭新想法
一支浆和巨大的树干，成就了先民脑海里的浮萍
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可以打鱼。

古藤的蔓延似乎都是一个模样
清晰、迅雷不及掩耳、主次不分
那是司马迁一直明白、不明白的后世烟斗之一。
海水的侵蚀也是与月牙差不多
阅读明州实录，发现和应用句章这个有趣的地名
就像发现阳台一束夜来香，拖鞋应用到海滨的细沙。

为何是明州，首先与光线的明亮有关
那是唐朝的胸怀，以及对后世的推送
在一个世界级的码头，领略的不仅仅是海风
还有来自天上的决策，与英国绅士的互动。
中间自然还有大脑的历史，比如阿育王寺
天童寺，我想蒲公英的远道而来也绝非偶然。

至于我，怀念银灰色江桥、夜晚的月湖
那应该是矫正我圈养的梅花的时候

那种雅致的弯曲和再弯曲，其实都是疤痕
很有魅力，只是我老是看到花枝俏
而没有想到宋代其实是理不清、梳还乱
那幅清明上河图分明是对张若虚的嘲讽。

三江的分流本来应是主流，可是我们将其汇拢
以至于洪水在夏季一再泛滥，地基十分潮湿
我们也不像包玉刚们不断地向世界打个招呼
以为办起了一家家庭作坊，就可以向各位发布了
就算我会打铁，也不会是一个嵇康
因为竹林里起码应该有六个人、并且写一点矫情的绝交书
事实上是山巨源照顾了嵇康的后代，所以花朵鲜艳。

就算我是宁波的第一个海关官员
马可·波罗的事例也引不起算盘的兴致
而威尼斯太遥远，文艺复兴的油画传递不过来。
就算我有王阳明的心得，我也不会抛售
毕竟孔家店的事物我并不喜欢。
就算我潜心在天一阁，也不会长久呆着
迎面而来的福禄寿三字总是不习惯。

我知道草籽与三叶草的区别
后汉书与汉书的细微和巨大差别

如果海边的人不认同，纵是珍稀的贝类又如何
何况我们是在遥远的天边胡言乱语
不像月亮那么耀眼，至多说
嫦娥虽然寂寞，但月中砍桂树的吴刚却永无止息
他不在明州的地盘，当然更不会被宁波的波浪推送
推送到海上的丝绸之路。

（2016 年 3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舜耕公园咏

一

原来夏朝的地方官因孝顺而被推举
成为一帮势力的共主，原来是舜在困苦中
驯化了大象，成为耕作的主力
但象队在他的身后浩浩荡荡开拔时
我明白什么叫不怒自威，尧帝无法不面对
这个令人入迷的人，他也是温驯的大象
在自然山水极端恶劣时，禅让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我们知道像共工等人
还是有想法，但大势所趋
能够保住这个氏族已经属于奇迹
难道不是吗，火已经燃烧的情况下
时间丝毫不受损伤，就连绿叶也会再生
只是有一些东西不知去向，永久地消失
成为思想的蝌蚪，借花献佛的花
有些会在后来出现，比如比干和貂蝉
当然有一条极其出名的渭河
一根极其出名的鱼竿，这中间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笔带过，谁能说得清楚
不，如果杀掉其父亲，又禅让给其儿子

这一定不是夏朝的主流，如果不是又是什么
毕竟那时的松树比现在大，绿荫比现在多
可是伤害不了的时间反过来会伤害无辜者
走了三百五百年的道路一定会转向
但不一定会向好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
树的脸皮一层比一层厚，白云的面纱一层比一层多
河边带下的泥沙也从少到多
上游的不流畅和下游的不流畅可能有区别，但不大
我的问题是，是记载进了水，还是夏朝本身就漏洞百出
没有留下完整的典章制度，甚至没有像样的王宫
这很难让人判断是与非，的确
大禹的内心是否充满怨恨，没有谁知道
他的治水与大象的耕地完全是两码事
这又是一个转向，所以气候学家最好有一些解释
不是大洪水的记载，而是竺可桢的日记
好了，浙江大学不接受不明不白的竹简是明智的
与其误人子弟，不如教人以当今
在没有生气的地方生气，在敦煌的古文字里发现
一些无须有价值的东西，不说就是价值
种一些远古就有的植物也是价值
君不见我等说，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
留下我们消逝者的足迹，君不见我说
我在为人类工作，让鱼类笑掉大牙

只有不声不响才能活得长，一个失意的政客说
我相信大禹的内心一定有要摧毁的东西
我不赖他，但他到底留给舜什么了
耕种之后是洪水，这有点不可思议
他或许对尧有所期待，但那又怎样
那时的史官没有那么尖锐，没有刺藤类植物
在他的席地而坐的地方生长
反正五百年来，就这点出息
别的基本上过滤了，只留下禅让
我对夏朝失望，他没有告诉我太多的东西
夏朝的老年痴呆症，长在了史官的身上

二

我为何迷失在舜耕公园的词根
蛮牛的四肢抵达美术家韩美林的幼稚画笔
大象的剪影一蹴而就，夏朝的传送带丢下一点泥沙
当然，重要的是舜的词根，被重新发现
重新塑造，我已经好久没有寻找词根的来源
不是不想，而是夏朝的空气实在遥远
花朵一定枯萎，海洋一定盖过了很多悠久的地名
对于商朝的认识，其实已经很累，对于西周和东周
好歹也借助青铜的鼎或龟甲上难认的文字

所有这一切，不如上古的神话来得悲壮
至少知道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并不容易

这个时候登场的人和物，一定为人膜拜
献上最为成心的祭品，巫师的应景之词
借助任何一个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
完成他的使命，但是，早期的黄河并没有保留
多少传说，它与浙江有什么关系
是长江的某条支系侦察和捕获吗
是洪水，它是又一片肥沃的大地
独木舟从此有了用武之地
这就是我，一个不肯合格的古地理学家
用放射性的词语和词根，演绎各类奇异之物
这也是我承认舜的浙江，大禹的绍兴
最后的武器，我从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但我看到舜耕公园大象的流泪
就像我触摸到的手一样真诚，于是我决定承认
那时我已经错过了可以怀疑的年龄
但我毫不怀疑夏朝的善意，和战争的必要性
我有意略去战争，因为它是世界性的
这个问题，就由波普尔或福柯去论述吧
因为我只想到大象，和大象的步伐
会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军队

像天外来客，和平的交接也是天外来客
而舜的词根，至今没有产生歧义
没有翻译上的难题，不会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它们远比今天勇敢，但不如今天艰难
因为世界的模糊地带太多
暗语太多，语词更狠，声音虽然圆润
却不知是祸是福，就像一棵树，总是要等
等来等去，年华早已逝去，白发已经从生
还在问，行吗，而大象却用不着理会什么
不用为下起豪雨或长期干旱发愁
不用操心世界的难题，比如边疆
旱涝保收或如何对神灵敬畏
以及对群情激昂的倾听，皇权的放纵
当舜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也不会使用很多词汇
劳心世代的更替，运河的阻塞
女子与月亮的关系，草棚的搭建地点
兽皮的制作工艺和宝石的崇拜作用
他如何把大象的温和，揉进宫廷之中
催开娥皇和女英，以致成就了屈原，以及
影响夏时的老树，这就我们需要去填补
在那个年龄阶段，大树其实已经达成平衡
在平衡之上，我当然不会去想如何在高空走动
也不去仰望，更不会轻易去碰含羞草

我栽在法国的夹竹桃，其实已经开了很多花
不需要我吼叫，已经习惯于，冬去春来，周而复始。

三

那些硕大的象腿，古希腊的石柱
略有弯曲，略带着原始的意味
以及，杂草几乎丛生的国会大厦圆柱
纹路依稀可辨，移动的速度慢如海牛
几乎双脚不着地，有点像海马游动的样子
如是，坐在象背上肯定不那么舒服，但可以
轻松地涉过淤泥傍着枯枝的陷阱
那当然不是河姆渡上搭建的简易草棚
但可以理解为世世代代的冲动（难道是魔鬼？）
不想相依为伴，只想早点冲过
如果没有遗址，象背就是最好的王座
或许还可以编织一顶难看的桂冠
扬我东山之威，和抽刀断水的壮举
但野象的驯化也是一绝，特别是自愿受驯
那需要有多少智慧，而看得见的成果就有耕耘
尽管前路迢迢，这不妨碍成为皇家走动的宫殿
石阶上最早的王宫，总是特别和荣耀

多心眼的亲属一向不赞同，这也拦不住舜
成为大象耕地发的最早发明者，因为象群
打造的环境悲壮，像一群受难者和英雄走过
直接动摇了三山五岳，龙眼的称呼和火龙果的叫法
迷蒙了舜的水晶做的眼睛，打发了干柴的存在感
更让求贤若渴的尧看到了留存的可能
可以以一己之力，征服山海经杜撰的洪荒
也发明了一个小玩意，征服就是政府
那种洪荒虽然不是天生的，但也有变形的需求
就像生于庭院的我，一直在打扫寒山留下的荒凉
哪怕它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月亮，我也要从水中将它洗干净
但，后世所谓的猪一样的团队，让我难以为继
不好开口，不好去打搅自以为解决了终极问题的尧舜
这个世界不是我在为难，也不是仅仅为难我
但它就是那么无助，无力支助始祖鸟的飞翔
无力放大石斑鱼的斑点，和不来作证的银杏树
大象不是一个歌者，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细皮嫩肉
一个粗糙的王宫，终究会被下一代人婉言谢绝。
尧舜的沐浴者，看来要相隔很多很多时间
而且还有不少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嘻哈吧。

（2016年5月19-21日）

[返回目录](#)

一位罗马的君主

身体的体量在增大，智慧呢。
总不至于学会遥远的那一套（不是这一套）
拿出一些香蕉，不，捡拾一些香蕉。
你在雾中，不，是城邦在雾中
不知所措，其实与元老院无关
斗兽场不过是消遣，耳边的嘀咕才是前方战事。
帝国大道其实很短，路面漆黑可供检阅所用
问题是远方的埃及情况不明
看上去拿扫把的人都可能是未来的法老
他的肤色那么黝黑，他的表情那么沉默但偶然狡谲。
还有，元老院的会所在叫嚷什么，在日出和日落之间
他们究竟是谁，总不会快得像变色龙。
或许我不知道这帝国的中心马上就要成为废墟
蒂奥斯库雷神庙只剩下三根石柱和荒凉的庙宇基座
就是知道我也会推崇著名的许愿喷泉，看其流光溢彩。
潮流所趋，不能让罗马史整个都在虚名中度过
而应毫不惋惜地标上正确的逗号、句号。

（2013 年 4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犬儒主义者

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

——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

昂贵的天空就在眼前，你能感知吗
你能获晓眼前的珍贵吗，悄悄停住
共同感知身旁，和几乎不动的肢体。

将自己装进一个木桶——哲学的行为艺术
并不去碰触任何的敌意，他们不需要赞扬
不需要把脸伸过去，只需一点阳光。

在寂静的年代，这是一种美德
可总是在风雨飘摇中，帝国的更迭中
何况你的行为，低于任何的行为。

或许是扶不起的阿斗，或许并无深意
或许对于豪言壮语不得不怯懦
和低下本不高贵的头——可，这个星球

现在像不像一个木桶，脆弱到无语的木桶？

（2014年6月7日）

[返回目录](#)

灰色的问题

我能给你思想吗，这是个有趣问题
（强迫症应该是很糟糕的）
那么我的思想从哪来
不会是从南瓜藤上长出
然后在土黄色的南瓜上弄出阳光
不会是在矿石上撒落各个阶段的时间
然后进行碎石并提炼
不，我的思想来自飞地和传承
来自小鸟在天空的飞翔
来自星星的魅力和夜空的深邃
然后我却不能给你思想
因为我要尊重你的思想
哪怕你空洞，我也认为你深得老子三味
哪怕你丰富，我也不会认为你附身唐明皇
更不赞成你在巫师身上装神弄鬼
你没有看见玛雅民族的图腾
早已经被考古学家据为己有吗
但那是他个人宫殿的装饰
于世界的进化无补
所以我不能也不会给你什么
除非你从唐氏病的幻觉里走出来

不再像西夏王国自以为是
不再对真正的严肃取乐随意
除非你有爱琴海般的清澈
对洪水的泄漏有地理和细胞的感觉

(2015 年 8 月 19 日)

[返回目录](#)

华丽的声响

拉来一车红红的西瓜
只有一个存活，其余的烂在农田
吃着粉红的瓜瓢，未熟的瓜籽顺手一撒
这就是白天的隐喻，到了晚上
只要把西瓜的颜色换成淡黄的就行

我们有多少车西瓜，可供后羿挥霍
在蛮荒里，后羿大步流星，追赶太阳
那肯定是把手安放在心口的一天
而我们坐享其成，在围棋两端
摆放着星星绝妙的棋谱
其实我们是在下着自己，我围住一个城邦
你又在外围住城池，都在围城里
都在和别人、最终是和自己过不去
我们都在摆谱，在漫长的时光里
有时乞求活命，有时求得那个伟大的出口
当然也可以博取一笑，不过这也是活命

当神仙们下好棋，牧童王质的斧柄适时腐烂
这才知道，棋艺，这消磨时间的天才
可以让他失去一个世界，而不止是一个村庄

他不知所终，其实所有的人都不知所终
万念俱灰，锦缎的华丽逐渐消褪
首先，不可下棋，那不是我们的长处
其次，不可观棋，实在耗不起

《山海经》绘写的场景就是一个棋盘
呼之欲出的山山水水，方向感十分强烈
因为有不知名的野兽出没，所以无法靠近
而这可能是棋手希望靠近的神秘国度

是那种不知名的荒凉在支配
名列前茅者，未必就在水的中央
因为那个描绘的人很可能是在北地
对于南方以南，没有更多的概念
一定是道听途说，然后收集西方的传说
然后利用鹅卵石一块块堆放
标上记号，直到基本上没有空着的地方
只是，那个希望罗列的人，已经迷失了自己
不曾在字里行间留下自己的身影
他留下了一部奇书，甚至是无用之书
这样的书，世世代代可用

揭晓底牌的时刻到了
没有谁可以一直跟随

直到异国情调的视觉再度降临，慰藉世世代代
阳光再度出击，挽回一些岁月
已经出现留滞的现象，可以超越世纪
感受一些遥远的回声，可以请教
那时、当年，以及独特的艺术
这当然不足以翻牌，我们是在一个孤岛上预留
一些作品，不需要人为的鼓噪
只需要在一个方向，走得更远
一个人，甚至周边没有人烟
这就需要百倍地打起精神
因为头脑的强壮，来自于一些优美的漩涡
等到天黑，黄色的星星就会向日葵般绽放

最后的底牌就是随手向天空一扔
深沉的黑夜出现华丽的星空图

（2016 年 3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对诗中引用培根之名的疑问

写一首诗飞快，就像随时拿起鹅毛笔
鹅毛笔比现在丰满，还是弱不禁风。
写到培根，多少年后人们要加注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作家、哲学家
12岁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一生贵族
频频参与宫廷阴谋
监禁在高大的伦敦塔，终生逐出宫廷。
培根说，至高无上的部分
不应该像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
也不可像蚂蚁，只管采集。
培根听到的某个村庄的户主全叫威廉·威廉斯
他很满意这个归纳：他们显然都叫威廉·威廉斯。
——可是，里面偏偏有一位名字叫约翰·琼斯。
结论飞快。可这重要吗，我问文艺复兴的鹅毛笔
培根对于后代的后代还有什么区别。

（2013年4月24日）

[返回目录](#)

为时间写生

我的内容就在这里。在肿胀的白雪以前，在白发苍苍的老爱因斯坦以前，白光，从消失到消失，只留下一滩水渍的形象。

此外与我无关。或者在我的味觉里。我轻轻说出，一个世纪，或一二千年带水果味的声音，像维纳斯的太息。我花一分钟时间，或者在一间教室里，说出你的祖先在原始森林里的故事，或者不堪回首的覆水难收的痕迹，你会竖起花的耳朵倾听吗。

看来这春天漫如废墟的故事，也是一间老屋经理几个王朝的故事。看来我这一天比唐明皇的故事要优美，比汉王朝石刻的二三百年要古朴和幽深。这一年间，世界历史的课本已被我不负责任地圈阅，看来我这一年是在放牧一九八九年、一九一九年，或者整个太阳历。我比美国人林肯要清楚他自己，他的意义后面的麻烦。

这样，你就比雨果活得更长，也比巴士底狱的空间要大。这样，你的一言一行比我的一八九三年更广阔，像半个世界未被打理，另外半个世界祭出巴黎断头台或尤利西斯的白旗，百年孤独藐视钟表的犹豫。

我感到爱因斯坦小了，在柏林和类似柏林的地方喝咖啡，丝毫未曾想到都柏林才是居住的地方，以及一个英国短命作家奥威尔寓言小说里的荒谬、荒谬里的不荒谬。爱因斯坦再也不出现了，无法再到美国讲述月球的语言、太阳系的正义和自由，以及一架小提琴所能容纳的最大的鲜花、微笑和悲哀。

我感到所有的往事都在说谎，都未曾发生，都高高在上。所有往事，包括一件几千年前的衣服、一滴晋朝的泪，极具清谈，都不曾存在。在广陵散面前，我的骨头在发凉，在金字塔下午四点钟，各种游客都那么盲目，所以伟大的埃及女王要沉沦，卢克索神庙一脸迷茫。

可是有一天，人们会走进时间里，看到三分之一世界在失约，另外三分二的世界根本就没有信用，所谓的莎士比亚只是一个乌托邦，他被绑在时间的战车上，一直在迷惑我们。他谴责，他犹豫，但最终他屈服于时间设定的圈套。比如他对奥斯维辛束手无策，对于沙漠绿书根本没想到。

所有的预言家都会破产，因为他们住在蚊子的金字塔里。只有往事不是预言家。

（1986年4月10日）

[返回目录](#)

青 瓷

一

我要回到为今人忽视的稻穗里
它的米粒晶亮，在火焰里日益成熟
晶莹透彻。它愿意大片地守住大地
愿意在一轮生长后低头向大地致敬

如此精美的果实，需要更精美。
大地大度地经过火焰的洗礼
献出神秘的泥土
唤醒藏匿的稷下之外的品质，另一类宫殿的锤炼。

不是玉石俱焚，而是易碎的物品在窑洞里秘密加工
手工的顶峰，祭祀的渴求
在火焰的狂舞里，与晶莹圆润对应
易碎的不朽者，在黑暗的年代几乎要成为唯一。
唯一的先民表情，唯一的春江花月
就像肉体的仿造。在民间流浪
在庙堂高踞，希望不为玉碎。

二

可它们在先秦之外，先秦用力过猛
把脑力花费在五花八门之中，上百种植物
都在生产奇花异卉，希冀在庭院里赢得一席之地
把深深的庭院砸晕，给土地以史无前例的活力
然而太白金星的位置变动不大，天象也如此
谁听说山崩地裂之后有大批的神鹿失踪
公羊不再喘息，诸侯不再被戏

度量仪的统一，大路的极度延伸
洗劫了南蛮东夷和荒山野岭
可书本呢，却是在动荡的时候一再被洗劫
人们终于熄火，文字终于简朴
简朴，这就是说放弃你所有的手艺吧
更何况周边狼烟四起，你就抛弃种种华丽吧

三

天性，这时就像潮水一般遏制不住
那些礼服虽然动人，那些屋檐虽然计算精确
那些美人虽然楚楚动人，却再无新鲜
只有神品，才能一震老大的帝国，帝国的腐朽神经

才能仿制月亮和帝王的心
如果泥巴能造人，那显而易见的更能涅槃
在稻穗、土屋、泥像之外寻找险峻

简朴可以化作玉石，如果你有六百度的高温
简朴可以上釉，如果你有一千五百度的烧制水平
如果你有八小时的耐心，如果你有十多个小时的坚毅
你可以在政治之外，在书本之外
在龙泉，在别的地方，获取一些疯狂的遗珠

四

公车终于可以借道而行，以大众的名义
锁住稀世珍宝，深藏或普及
晶莹圆润，深藏不露，桃花，玉石，溪流
甚至喜悦、心痛，突然就变成了特质
以易碎的品格，送进了宫廷
供发怒，珍藏，当然也要供奉大米

最惊奇的，是可以与岁月共度永生
就像一方小小的印章，几乎可以做到不褪色
留下一些没有印记的印记。把易碎拉长
这决不是城邦法则制定者所能想到

就像想不到水是弱弱的但又最强悍
水的强盗可以击穿顽石。难道光绪、后主
都来不及回味易碎的本质，难道藏家的把玩
可以相差万里？就算马可·波罗们能带回并炫耀
能造出更光亮的玻璃工艺品
他们并不知道看似透明才是真正的凝脂
易碎的物品能比大理石更加楚楚动人

那是独一无二的秘密，轻易击垮
才能保持长久，才能喜新厌旧，才能使这颜色
看似流动，实质静止，不管是青瓷，还是青花瓷。

（2013 年 4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良渚美玉一瞥

在这个时代我出版了史前人的传记
全都是生存的事例，和粗野的风格
还不具备共同的语言，但交换是永恒的
也知道一颗宝石，可以避邪，可以珍视
可以生发最高的情愫
但没有想到它会成为遗珠
当高山升起，海水退去
玉石像愣头青一样冲了出来
冲进野蛮的人群，成为时间的发烧友
也开始了之乎者也的历程
它抹黑了当时的大地
它呼应了未来的良渚博物院
镇住了一个人
一个出生时只有三点五市斤的人
因为它就是那时的份量
并且在默默无闻中留存
如果只有几克的东西都能敌住沧海桑田
忍受《山海经》的荒凉
并且装作不认识《论语》和《过秦论》
还悠然自得，醒来时炯炯有神
毫不陌生地与我们对视

嘲笑我们对时间的过敏
我们当然可以扔掉一些东西
比如月影里的桂树和白兔
也不必担心，在时间的机枪里射出的子弹
是否会从珠穆朗玛峰顶呼啸而过
它们总会落地，其中有几颗会在雪地上
不管它是几克还是几微克
可是美玉，还是在平地上比较安稳
也因此给了我们难忘的一瞥

（2014 年 1 月 28-2016 年 4 月 17 日）

[返回目录](#)

我以陆秀夫的身份

一

有一段时间，百慕大就是禁区
人们谈虎色变，甚至导致天空云彩乱窜
但它的宏大和深深地漩涡，无人领教
那是极端的晕眩，霍金在黑洞的体验
差点以为引力消失，因为海盗不在
没有神秘就没有前行的动力
尽管空旷，它依然可以使陀螺团团转

如何制造百慕大的狂风暴雨，在无聊时刻
如何加入这个耸人听闻的传闻，在消遣时
我分明听到年龄殴打时间的声音
我分明看到百慕大的内部有大数据在报告
蝴蝶的数量在减少，飞机的残骸不见踪影
百慕大的滔天巨浪，架构起玻璃的金字塔
相传唯有德者，能使其清澈
百慕大的无良品行，画出了狮身人面像
在巨大到达顶端的一刹那
堆积起崖山，一等地堆积崖山
让站在桂树下的杭州人情以何堪，感谢马可·波罗
说他保留南宋细若游丝的一丝气息

还是他的幻觉，被世人奉为圭臬
白龟轻轻划动脚掌，企图平息百慕大的呻吟

二

比百慕大更大的是崖山，崖山的灭顶之灾
就像用科学混拌宗教狂热注射身体
强壮的身体到底虚弱了，支撑不了几个世纪
人们听不到崖山的呼声，是因为风浪太大
以及心死，但可以保证整个元朝并没有听到
听到了就是犯罪，是对正史的褻渎

可以想象企鹅向海中群体的一跃
一个是为了生存和本能，另一个目的是什么
追寻纯正的皇家血液，荆轲出发前的那一刻
途中的那一刻，看到密不透风的皇宫的那一刻
滔海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但又如此有规律
就像心脏的跳动，当然还有稚嫩的心脏
并未发育完整，像版图，但谁能说他不完整
火烈鸟在飞向烈火，火烈鸟在集体飞起的一刹那
已经把最光辉的身影留在那片水域
留给黯然失色的太阳，和所谓的骑士

可以看到上苍无意识的失败，江南十万士子

悲壮投海，他们可是岳庙粗壮的苍松
唤醒苍鹭在开封的走向，他们可是奔赴一个约定
这，一点也不好玩，只是为了摆脱天底下最大的悲伤
约定是神秘时代的产物，约定是神迹
可是被破碎的生命演绎，约定是约定
哪怕卖鱼桥一个鱼贩，凤凰山下一个脚夫
他们就像庄子的文字和老子的青牛一样义无反顾

文明曾经是那么深入地抵达野蛮
可文明就是抵抗不了长驱直入的野蛮
以砍头为乐的野蛮，消耗时间进程的野蛮
草原，不是一望无际，而是野蛮的生长地
它们或许比平原更能体会大自然的严酷
更能洞察动物的规则和本性

曾经有那么几次，野蛮差点战胜
所以文明决不是历史的标签，只有杀戮才是
不管承认不承认，汉朝在边界上束手无策和犯难
唐朝在边界上使将士厌战，而宋朝却不是一无所是
它的国家的辞藻，是那么的华丽
它的苏东坡，足以扛起半个月亮
它的辛弃疾，并不是写意金戈铁马，而是实实在在

还是要回到崖山，回到伶仃洋

如果巨大的财富不能抵御一支铁骑，铁骑上的长矛
那么文明是否要分心，分出一半，交给野蛮
永远像干将莫邪一样铸剑
这样的话，原始部落的痕迹不可抹去
打铁关、受降村这样的地名无比绚丽

三

在敦煌，留下了精美的唐朝诗文和壁画
在云冈石窟，北魏的匠人们把石头变为端庄的人物
丝毫不理会历史的癫痴
而元朝留下了大都，明清留下了皇城
企望与城堡媲美，争取戴个世界的红顶子
那种赭红，当然当得起梁思成的检验
也赢得林徽英的美人一笑
但他们，也迷失在北京的胡同
只是这胡同，代表了什么，是皇宫的附属物
还是男性想入非非的迷途，刀枪入库的理由
幽灵的废墟必须保存，如果连废墟也没有
我要胡同何用，历史真是大度，也颇令人不解
赐予胡同，可能是耻辱
拆去胡同，可能是罪人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文天祥目睹了落日余晖的一幕，在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四

我在陆秀夫的身上，看到百慕大不具备的一种品质
那是连岳飞也必须要犹豫片刻的事情
我在伶仃洋的洋面，看到另一个身影
代表南宋被囚禁，他可以代表宋朝说话
当然也可以代表秦砖汉瓦的破碎
如果高渐离碰到文天祥，是否合写崖门挽古诗
如果王国维遇见文天祥，是否会说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汗

宋朝有一种汝窑制作的天青无纹水仙花盆
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花边，朴素到极点
有人给出的美学答案是不表现
宋朝有一只烧坏了的冰裂纹瓶
本来是无可挽救的败笔，却偏偏要把损坏变成美
那是何等的特别，何等的决意
宋朝有一张寒食帖，字写到十分丑陋
苏轼自称为石压蛤蟆体，会越看越美
宋朝有一个皇帝，写了“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
他愿意留下美，而输掉一个帝国，何等的极致

因此可以捉摸“莫须有”几个字

它固然是真理，却还是不得王朝的要领
因为它埋葬不了一个帝国
顶多是长河落日，令陶潜去意已决
说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无知，应该在宋朝写就
倒是李清照的绿肥红瘦，有易经风度
她的凄凄惨惨戚戚，基本上是春秋笔法和瘦金体

“莫须有”似应来自昭庆寺，昭庆寺来自杭州
杭州一向歌舞升平，似乎是隋国和唐代的遗赠
俨然是东南形胜，管它是淡妆浓抹
可十二道金牌，终归是阳痿之事
是丑陋的权力美学，是把树的根部弄成艺术
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小把戏，长成菠萝
然后被后人时时记起，变着法儿叫，比如凤梨
然而蜜汁的菠萝也会被人惦记
用带钩的刀将皮削去，顷刻香味四溢

香气毕竟有限，何况混合着久久不散的血腥
就像昭庆寺是那么的陈旧，周边是少年宫的各种班级
我从昭庆寺的高处向历史眺望
看到的尽是百慕大和星星点点的百慕大群岛
百慕大群岛的烟草、盐贸易和捕鲸业
还有造船厂和间谍办公室，令人头晕目眩

五

但是奇书商君书就放在那里，像夏日里的一口井
可以清凉，可以汲取，可以润口
哪怕是身体四分五裂，商鞅还是愿意进取一回
老子庄子墨子孔子们的笔耕
还是愿意举世瞩目，为世所用
诸侯或国家只不过在操练他们的奇思
玄武门之变也在花费人们的心思
黄巢们也不是那么好惹，武则天的无字碑如何去读
北魏文帝如何去解释，还有嵇康阮籍的境地
也很糟糕，多少广陵散已经绝矣

奢谈草原文明、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
总是那么别扭，还有宋明理学
把崖山生生地掐住脖子，它们何以联手
当我看到丝绸之路在地图上像蚯蚓一样生长
禁不住想起精子在柏拉图的洞穴里游泳
应该是干旱无边，就像一张藏宝图
里面处处设迷，思想泛黄，意思含糊
就是北满和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也充满奥秘
到处都是雪地上的身影，来有因，去无踪
唯一的线索来自山西，但是也可推及江南
包括甘肃和衢州，到处都是饥饿

因为华丽的只是昙花一现，决不越过季节
以此反推世界的胃口太大，形成极端的年代

也许巨大的劫难自有它的出处，看航标浮动
恰如毫无头绪的白浪到达生死关头
其实白浪的每一次涌动都已不在原点
秦朝的那次崩溃也是大面积的
它在过于巨大之后剑走偏锋
或者说出于某种偶然，这没有人知道

崖山是分界线吗，当时丢失了多少东西
比如说血液是否流尽，豪气是否消失殆尽
巨大的座头鲸搁浅在江门的沙滩，像一堆软泥
庞大的躯体使其不得动弹，呼吸细若游丝
就像海洋上的冬虫夏草，不知营养了谁
然而从远处看，就像是最后的绝唱
此后的一切都是苟延残喘
只可计入数量，不可计入质量

六

比崖山更远的是百慕大
比崖山更大的是百慕大
百慕大的上空时常发生失踪事件

发生多了，就成为胆战心惊的百慕大之谜
人们有意探索，企望洞察那一片海域的秘密
就像发现曾经喧嚣一时的大西洲
可是人们判断不了昆仑山上的一株仙草
是夺命草，还是还魂草
人们判断不了《山海经》的作者
是如何知晓地理信息，写起来可比《红楼梦》更难
那些多少为人知晓的心灵史，是否在瓶山中断
文天祥的《过伶仃洋》，成为洋面上的绝唱
脊梁是否从那时开始弯曲，是否因为很阔气之后
来了一个反转，是否精致之后无法更精致
在宇宙中，大的质量会更大，小的会更弱
极端的恐惧和强大的引力，甚至会使面具变形
就像我居住地所在的第七人民医院，表面安静
其实每天都会发生奇怪的和稀罕的事情
赠送给作为联络员的我的《精神卫生通讯》
每期都刊载闻所未闻的轶事，所载的故事
足够福克纳写五年十年甚至三四十年

那一直都相连的山脉有无断裂
是什么样的文本一直在传世
精神的家谱在哪里，张口就说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光速是美妙三十万公里我永远追不上
土星和木星下的雨是钻石

鸭子的叫声没有回声，猪不能仰望天空
月亮在头顶上的时候体重可以减轻
忘忧草就是黄花菜
鱼也会口渴
所有这些我都可相信，唯有一只 70 磅重的章鱼
能穿过铜钱大小的孔洞我将信将疑
崖山的体积，崖山水面上的面积
正在缩小
就像宋朝一只烧坏了又被重新塑造的冰裂纹瓶

就像寒食帖
慢慢克制我一直风大浪高的百慕大神秘区域

（2016 年 8 月-10 月 23 日）

注：

第六部分一些知识性的诗句参考了网上一篇文章。

[返回目录](#)

站在二十世纪的首都

第一章

一张世界的抹布，抹不去不同名的蝴蝶。
蝴蝶形状的公园，越战纪念碑的长长走廊
拖欠了世界民工的薪金，抹不去不同名的思想。
静止的时间，而不是静止的时间观，凝固混凝土
弯弯曲曲的小道，无止境的虚线，精心缝好悲剧。
飞鸟飞越不了号称的世界之巅（另一个在亚洲）
不见飞鸟，在这个百年的重地，这是一定的
鸟儿从不在重大事件中飞过，所以天空了无痕迹
而不管有无痕迹，走过的我，想到不同名的事例。

居然也路过一个电台，不是公园一景，而是曾经的武器
那时的一个声音，会激起很大的声浪，和人的海洋
所以即使有飞鸟，也会被惊吓，落荒而逃。
那时的人，已经老去，可是新的人群又在集合
工厂的流水线拆去了，但新的秩序依然是流水线
锯齿形的海岸，虽然在磨去棱角，但还是锯齿形
老派的故事，孕育着未来的事也不是不可能。

与同学在华盛顿街头相遇，这是小概率事件
在前往纽约的途中遇到飓风，这也是不同名的事件。

街上的散步，越来越轻松，那时枫叶很红
无需知道以后，现在就是灰蒙蒙的分界
一切有利的因素，都将不动声色地瓦解
就像昨天刚刚认识的紫罗兰，一插就活
不需要花很多力气，不用等很多很多年
对于我，世界从来就是这样调皮，这样无情
能开头，但结不了尾，还是淡淡一笑
用小草的目光走进一看就懂的旧世界深处。

显然迷失在各种山峦的途中，品种极多的花草
可以追溯到史前，各种命名，有着巨大的指向性
它们奇怪的枝藤蔓叶，有着流水般的连贯
如果，借用了多少词汇，论证高山大海可以与人作对
那一定是个不一般的人，但比另类者高明
人和世界的团圆，首先是和自己的团圆
如果不讲究团圆，所有的朝代就会一看就懂
古代最高的境界，总是从反面看更加真实
而从另一处领悟，则是一个流星般的奇迹
有时有陨石，有时看到一道光，有时连光也没有
所以那座压抑和显得陈旧的房子，至今刻在心里
那么陈旧，那么不值一提，又为何留下阴影
旧世界的抹布，真的抹去了什么，否则不必震怒
不必小心翼翼，更不必为明天惶恐不安。

第二章

如果听到牛的叫聲，那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错
或许走到了肝炎的病区，疼痛自不待言
幻想把故事打翻，看不见那几座房子是否城府很深
如果听到牛的叫聲，那叫聲也不会感天动地
那植入的皮，仿佛掩藏着树木的伤口
那一路走来的情景，使我想起了几个集会

没有事情干吗要来这里，飞鹰也会缺少心眼
低声部的合唱犹如劳苦大众，那也不过唱唱而已
政客们的蝴蝶效应通常支持了时间
如果空气姣好，也不过是前辈定制了一些瓷器
瓷器通常极易破碎，如果很多年后还完好无损
那当然与人多有关，人少有关，看你怎么看
没有事情决不踏入警卫森严的街道
那些防撞的柱子，与古希腊神庙的圆柱不能相比

说起来，我恰恰是无事经过，像一只流萤
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我也抱怨谁也不认识
因为不认识，所以我可以任意写下些东西
只是到不了国会山，这个什么地方
我倒是想去，就是有点走不动，体验那些台阶并非无意义
但真的有什么意义吗，我在堪培拉不是走进了议会大厅

看到的不就是空旷，想到未来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
有点不安，如果在多数人手里，说不定还是很不安
那几个苍穹似的圆顶，在覆盖什么
那几个台阶，其海拔和高度也难以评估

总觉得奇怪，对于自己置身在这里也奇怪
那么空旷，人们仿佛都躲在什么地方
那种冷清，给世界主义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给民族主义者留下更深的印象，是什么，不知道
在众多的描绘中，一位宁波毕业生有简朴的说法
她说华盛顿的樱花绚丽，这就很惊奇了
大约这是当时她唯一看到的风花雪月

第三章

到达的声音如此滞后，以至于银翼的闪电
来来去去，而我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机场
以山峰做抵押，以未来作保证
说实在的，那只是一个战场的想象
旁边的河流，据说是著名的战地
与我思维的中断，没有丝毫的联系。

到达的步伐是如此滞后，在一块草地前
我看着一座著名的房子，感到被围困的是它

因为我在外面散步，丝毫不知道
里面发出了多少个号令，是否与大街有关
与草木的枯荣有关，还有
与历史的汇率、星星的亮度有关

到达的目光是如此痴呆，在一座纪念碑下
丝毫不理会它的驾轻就熟，和散发的热量
有多少人理会，又有多少人不理会
我以相当大的精力，抽象一个国家的运转
好像是与柏拉图无关，与诗人金丝伯格无关
好像，与我这个外乡人的衣着也无关
天空是那样纯洁，所有的天空都是那样吧

家天下，冒出了这么个词汇
不是我的错，因为我并没有在翻史书
也不在自己的国度，我相信我的后现代主义
已经枯竭，所以不去干预所有的政治
包括术语，在这个地方你看不到有陀螺
有装聋作哑的先知，以及假装领风气之先的一切

坐天下，涌出这么个想法
令人笑掉大牙，好歹我看到一座塑像
我都懒得走近，也懒得走近那些不属于我的台阶
我相信我的超现实主义念头，已经被现实打败

只是，请不要声张，那些糊弄人的东西
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明知糊弄还要糊弄
所以我不如到郊区，感受一下所谓的鬼节

观天下，倒是明智之举
因为青苔的生长，从不引人注目
一不小心，一个人或国家，都会滑上一跤
这可不是冰上舞蹈，虽然我看到有轮滑者在练习
但是我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经验告诉我
不管是什么马，不管是什么京
他们管不了全部，这就是我看到防撞杆
别扭的原因，它们是如此的孤独，毫无美感

第四章

有和无是一对天才在斗嘴，年年都有这样的声音
大地的影子在河水中跳跃，鱼类的双眼在空气中翻白
令人想起俊朗伟岸的嵇康，在风中凌乱
阮籍的马车，于今绝矣，钟会可以大大咧咧走过
事物的真相却一再被推迟，不是好玩，而是不好意思
如果锦囊妙计是空的，心中总有点空荡荡
你会朝着思想大喊一声，从来就没有，从来就无可遵循
从来就是那么令人仰望，于是需要的还是仰望
然而务实主义者又相当琐碎，是琐碎，还是不琐碎

总有些题词会告诉，总有些只言片语会来出头

请不要误入了那片森严的领域，它绝对不那么正确
因为妙法从来都是小心翼翼，而不是恶声恶气
也许有相反的情景，但是我们不是养成礼貌的习惯了吗
穿越斑马线至少要遵循，至于其他，看需要吧
我们不可能罗列所有的项目，只要不被树叶惊吓
不时时刻刻绷紧就行了，有拯救吗，去它的
我自己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你的也一样吧
森严的地方总是奇奇怪怪，不是说漏嘴那么简单
他们是在画饼，不是画家而画饼难矣
能够听清上天在说什么的，世上没有几个

这就是大街上冷清的原因，谁都通达而不通达
谁也不会去问一个外国人究竟何为，语言不通啊
打发自己的办法多着呢，只是不要去惹一个不开心的人
他一定迷失在说不上名称的迷宫里，有点乏力
因为任期将至，而成果寥寥无几
嘴上的功夫很好，又成不了哲学家
看上去高大而其实萎靡，工作狂若失去工作一定若有所失
难以消遣自己，我们都是虫子么，老是端详一张树叶
一张树叶样的地图，线条总是那么弯弯扭扭

第五章

绝对看不到时间的阻击，空旷的都市
没有多少掩体，没有一幅波洛克的画和色彩
溅到我身上，没有看到杜尚的机械装置
用以深山的打坐，鲸鱼般的方尖碑
始终向上跃动，当然有一些美女
让我记忆玛丽莲·梦露，她属于谁
一个时代，一个个世代，这没有列入
我在华盛顿的课题，我只想走出
一切的迷宫，借用下楼梯的裸女

曾经是规模宏大的荒原，谁能想到
此后枫叶会连片长起，守护岁月
想到我们终究要逝去，心如刀割
因为眼前是如此安静，而战争的纪念碑
已经无可挽回，我的失去的时间也无可挽回
我感到射入肯尼迪胸口的子弹
与阿富汗呼啸的子弹区别不大
而我孤零零在街头，与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关系不大
他点燃一个国家，我灭去一个常见的烟头
但如果我们相见，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不能自我辩解，甚至都不能自我保护

还有越战，在这里缩小至一条走道
这还算是好的，问题是那些失去儿子的母亲们
她们或许在以泪洗面，可谁在关心
她们在一个时辰也许注目，但几十年后呢
我们见不得这些，许多国家主义者
其实也是抽刀断水，于是我想起治水的大禹
他的生活或许和和美美，可我们一定是记取他过家门而不入
如果每个朝代都有大禹和英雄
我们的敬意是否随着河水而增多，那对于我们自己呢

确实在大城市里感到渺小，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曾踏上国会山的台阶，就像不曾想欲穷千里目
那些入海的地方，纵然我的身体冰凉
自内而外，而不是自外而内，因为高叫着的背后
其实是虫子扭来扭去的恐惧，它在树干上
但总有一天树干的年轮也会长完，一定有限度
罗马俱乐部的书《增长的极限》是如此无情
它毁了我的内心，给珠穆朗玛峰蒙上一层阴影
它当然也是最新统治人类的地方
如果它的冰雪都不纯洁，我们只有寄希望于天了
同样，我们也可以不予寄予，因为死后的重量几乎一致
如果不能活着，至少应该让圣洁有立足之地吧
不能一笔勾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些迷要长存
就算一笔勾销，一些盒子照样会自动打开

所以一笑二字，其实是深得三味，四季有用
对自己五花大绑，对恐龙六亲不认，什么都六亲不认。一笑

第六章

在梦中就得到启示：猎手的温婉来自独特的一份
樱花的烂漫沉浸在短暂的时刻
此外樱花会突然凋零，来自唐朝的基因突变
那一份珍珠港的礼物，彬彬有礼的外交礼仪，别人难以区分。

我印象深刻的，是独自面对旷野的那种萧索和孤独
那一刻，是在华盛顿的郊外，荒无人烟，只有树
还有就是在市中心的泪别，前后相见不过几个小时。
令人难忘的一瞥，是坐落在街区的房子和从事的工作
这可以追根溯源，而且不是森林的那种密集型。
智慧只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什么都在少数人手里
如果天生的愿意接受奴役，只能说明几千年白活了
所以在瑞士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一群人热衷达达主义
目的是表达对战和民族主义的厌恶
达达的意思是破碎与新生，一种原始感，当然这是后话
然而华盛顿的一切显然不是达达的结果，对了
达达还含有“是的，是的”的意思，以及
“愚蠢的天真、生育的快乐和对婴儿车的全神贯注的痴迷”
这类含义，这显然不是治国方式，而是艺术方式

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艺术，所以在华盛顿应该没有艺术

真的是这样吗，除了那几根防撞柱
显得略有生机，其余的建筑具有未来主义气质的不多
据说我们居住的地方离五角大楼不远
它又是何种建筑，与何种气质相符
我想同一类树木爆长，是因为地域匮乏
我想同一类树木老是要犒劳自己，是因为占有
我无意去触摸各种政治思潮，那绝非个体所长
只有看清用什么唤醒芸芸苍生，你才能判断此人有何用意
当然方尖碑树立的目的是为了不遗忘，但也是弥补空虚
有时就是吸铁石，我们身上总有重金属或金属屑
我想起一些事，它无声，却会改变一些走向
这类多头政治，多数发生在飓风季节
是的，人多了会有很多诡异，人少了难道就没有诡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画家蒙克在散步时感悟到了病态的《呐喊》
“画中那张无性别的、扭曲的脸，正捂着耳朵对着世界尖叫
就像达到了临界点的爆炸物一样一往无前”
那几根防撞柱远远不能与方尖碑相比，但它却出现了
这说明世界远不太平，一些命名永远无解
例如太平洋，我以为它的波浪一定会无限制地疯狂
垮掉派醒了：居然记不起梦中所得的佳句。
注：本章引文，来自韩博的《伏尔泰酒馆语达达主义》一文和
宋爽的《〈呐喊〉背后的蒙克》一文。

第七章

那个没有用的声音是什么，不记得巴士路过
只记得有一辆红色汽车载我，然后乘坐城交列车
就这样，到达一个中产阶级家里
去西餐店吃了牛排，路遇万圣节天真的小孩。

那个没有我的声音是什么，假如有一个军械库展览
假如某个兰利的录音师正在录音
费城独立宣言上龙飞凤舞的签字肯定没有我
马丁·路德·金的听众里没有我，汽车罚单上的名字没有我
唯一有我的，是在护照和机票上。

想到詹天佑们拖着辫子、用了数月时间来到美国
我们实在是太快了，但又很慢
毕竟这个时间差就是时间差，毕竟我们只有几天
能够从总统府到达远郊的富人区，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黄石与黄山的不同在哪里，这由不得我说
毕竟我不是在月球上登陆，可以一眼望穿
文明的地界有时就是一笔糊涂帐，很难用
哈勃望远镜，去发现遥远的银河政治
遥远的生命体征，那里也许没有声音
我想不管是何地，总有一处是石破天惊
没有声音不是无用的，我一直在提醒自己

所有的混凝土、空气、无声都在发声
包括近百人的辫子，发黄的旧照片
几乎接近于失踪，还是在相册里找了回来

那是登陆另一个天体的开始，可以不懂
却不能无视，在多少年以后，都会冒出来
造成记忆的复苏，这是老天对人的侵犯吗
这是记忆的反攻机制吗，虽然并不在意流水
一直流淌或间歇性地死水一潭
它总归会撞击古老的大门
石狮的牙齿松动，千年的尘埃飞扬
《山海经》的巨卷里又有新的荒野
孔子到海外的愿望看来比老子的函谷关要现实一点

但是老子是行动派，孔子，不过说说而已
他有太多的事物要处理，只有墨翟
可能通过天梯，修筑别人的铁路
他的木工技术，一定是派上用场
而不断地假定，是《华盛顿广场一笑》这部小说
最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假定现在无声
并不意味着真的无声，我们正在排山倒海
研究那块世界尽头的土地，对待战争的态度
战争不是暂住证，而是新大陆之前的状态
我们的新鲜感，却与星星月亮无关

关键是搭建，搭建一切的桥梁
关键是诚实，用何种声音搭建桥梁
我们就沉默一下，我们就去雪山沐浴一下
虽然玉龙雪山在云雾里消失让我心猛地一沉
但它几秒钟的云开雾散又让我把心放下
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而这仅仅是一个假象
明知在的却心有戚戚，深感遮蔽真容实在太容易
所以，我不得不反复掂量我站在冷清的大街上的意义
我看到的是真的，还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或者看到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一切有待于伤口的比对，以及两个哑者的比划。

第八章

那个未曾达到的世界版权问题，深深浸入
越来越粗壮的玉米，美洲的玉米
用精致和粗燥的外形养育人类
它们或许至高无上，成为平原上的烈火
我在下注胡安·鲁尔弗的灵感
他的《佩德罗·巴拉莫》和《烈火平原》
终成干旱中的甘霖，喂育了马尔克斯的光环
他在人类学研究所，也许让任何的崇拜功成名就

我想，在华盛顿的公园，树木之间是稀疏的

像智慧者的形象，必须显得苍老
必须充满苍劲的感觉，这本身就是难以接近
可是我们之间没有禁忌，在悉数收集衣服
戏言美国之音曾经的形象，在回顾阿雷纳火山的壮观
一个优秀的自然景观，必须是独特的，普遍的
与都市格格不入，在这里，我排除杭州
它在自然里，显得那么自然悠闲

或许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是一个异数，还是，一个必然
他迟早要露面，那应该是心理学家荣格的胜利
卢浮宫的胜利女神像或许为他而塑
可是背后的血泪谁都无法侦察，也不解风情
麦卡锡主义的本质就是莫须有，他的迫害
与人类曾经的、现有的、未来的，应该一致
我并不知道他的出身，猜想一定不是那么富裕
他愿意漫天要价，以所有的人为代价
在盛产独裁者的土壤的边上，他应该有所感知
最大的可能是受了最大的苦，以一个星球为敌
这是何等的快意，或许万年千年才盛产一个
要在广袤的大地挤压空间，这并不容易
可是荣格做到了，他的相互捆绑的方法
或许可以传世，心理学界不知有无向他关上大门
维纳斯之所以焕发光彩，因为代表了知性
但把玻璃金字塔安放在卢浮宫里，是一个错误

因为它把古代的珍品笼罩在法老的形象之下
尼罗河水有无出头或终结之日，生存的处境是可怕的一代人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下一代人的记忆会发生偏差，世界坚定地站在银杏树的一边
因为它古老，古老总是有道理的
但要流出一点新的树汁，要有新的包装
下一代人的可怕记忆，有待于考证

其实谁都不懂自己，依照直觉而生活
但渺小可否突变，还是有几率，这就是问题。
一个民主国家，是否一成不变，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九章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何为要遭遇洋的东西
我默默地剥着洋葱，任紫色的表皮一层层下来
像一件无中生有的金缕玉衣，它的每一层披挂
我甚至可以称为羊皮书，写满洋字母的鬼谷子书
这么说，我有时也是羊倌，把羊放到政治的地盘
咬一袋烤烟，把希腊的大神和罗马的执政官逗逗
反正克里特岛的烦心事和埃及女法老的智慧没我什么事
我何不看看绘画西斯廷教堂穹顶的那位大佬
没有别人的强有力的支持，他将一事无成
我想莫扎特大约也是这样，是宫廷造就了他

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贝多芬的《命运》
是谁造就了谁，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于谁在造就

我不为这些苦恼，我的苦恼在于
我的民族主义思维在这里无法施展，另一方面
也不是假洋鬼子，无法探究《独立宣言》的出世
与华盛顿这个人，与当时的思潮究竟有何种契合
毕竟五月花号是从欧洲开来，带有某种偶然性
我没有看到里面有瓜皮小帽，以及单眼皮
单筒的望远镜那时一定的，我觉得很有型
可是我也相信它在大洋中一定晕眩到失去知觉
那么罗盘是否与一个古国有关，我不敢断定
从郑和留下的资料看，郑和基本上没有参与这类小事
有人说他寻找一位失踪的皇帝，有人说他追寻同男信女
那可是秦朝派出的，量他有一万个胆也不会招惹秦始皇

所以五月花号里一定有某种暗号，和秘密会社
这是最令人兴奋的一种考据，但事实上没有
有的只是一些受迫害的消息，他们需要逃离
趁庞贝的火山灰还未窒息人的时候
趁宗教裁判所的烈火还未燎原之时
他们一路行走，就像在外太空梳理自己的羽毛
就像离散的水银在略略凹陷的地方又聚到一起
它们滚来滚去，本来有毒，但测量温度就不一样了

我想那些白色的房子就是七步诗和水银
它们测量未来，当然也顺便测量了比萨斜塔的高度
测量马基雅维利无力的辩解，顺便喝了一口少女泉的水滴
而方尖碑就不一样了，它已经被战争烤黄
只是一根黄色花茎，开不出任何的鲜花
就算我的理解有误，我也不会拿这支宝剑
与华盛顿打斗，毕竟他一脱下军装，就回家务农
至于那些早期的副总统、财政部长
可能在互相抨击，这就不管我的事了
我的剥洋葱的技术不好，而比较可笑的是
我是临时换上西装，到同学家作客
算是有点入乡随俗，成为一个自愿的乡巴佬。

第十章

整个激情与典型的台风相似，四周风云环布
风眼却静悄悄的，比如国会就像几个按不住的葫芦
总要以某种形式冒出来，五角大楼就一直是海星吧
不断在海底几乎不动地爬行，外表几乎很少冒烟
行动也似乎相当的缓慢，而外边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房子
仿佛是某个和声部，但是否含有罗马元老院的声音
则不得而知，是否具有或需要凯撒的风度，也不知道

因为从外面向里看与从里面向外面看是两个概念

是不同的风景，从现有的回忆录内容看
根本就是语焉不详，不因解密而更具价值
更像一个怨妇，而少有长长隧道的光明
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总体上不会有错
但世界不是锁，也不是梅花的幽幽开放
它更像是某种价值的追求，比如种上一些树
比如放开无形的链条的尺寸，比如一片宫殿的花海
但在更大的可能性上，基本上很少顾及
因为世界上重要的概念是平衡，失去平衡
几块大陆都得漂移，有时修补的时间无可估计
从现有回忆录的情形看，能够表一些功
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总是在抱怨制约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各种风中的情景
对一些小树用木条固定，对一些危房用木柱支撑
可能有用，可能无用，可能过后无事，可能一片狼藉

另外，对于制衡这个题目，也在不断应用
这就像房子整体的移动，十分缓慢
而老树长出新枝，一般说，不会太茂盛
推倒重来，代价太大，绝少具有可行性
所以我们十分尊重恐龙的居住权
至少为它们建起很多博物馆，至少我们在怀念
所以只有鸟儿箭一般穿越时空
让我们回到某个场景，有种博弈

真的与星球的前途有关，也许吧
似乎是消耗，而耗尽一切之后
就像台风的风眼一定会移走以后，会出现什么

那天我坐在华盛顿市中心的一家餐馆
充满了好奇，旁边是行李，行李和好奇。

第十一章

多年以前在街头见到年轻人如今意外见到
火总是那么红火，叶子依然那么清纯
然而世界开始变得成熟，除了不成熟的青稞
青稞也未必不成熟，要看在哪一个海拔
成熟也不意味天下从此太平，假如一只蝴蝶
真能扇起几万里外的狂风暴雨
可单单是亚马逊森林里就有数不清的蝴蝶
云南也有，我的眼前就有，那么壮观
有多少年难得一见的情景，也有静静的
不知名的蝴蝶在煽动美丽，就像七点钟的早晨
六点钟的世界，五点钟的空气，哦，更为壮美的
是在北疆的空中，观看到落日徐徐落下的那一刻
正是在樱桃树或白桦树林的外边，我看到
树的根部不满足于深耕细作，而徐徐外延
与别的树愉快交谈，树叶也在树枝上沙沙作响

树根的弯曲程度和他的年龄成正比，与他的高度成正比
没有比私下的谈论更随意的了，不用担心

彗星拉长脸，火焰的燃烧不够纯粹，海洋的声音盖过
此刻，就在身旁，有星星的圆桌会，可以想象

艺术有温度，冰冷的建筑也可以有温度

然而资格，失去了几十年，一个枯树的根部

比世界的总部还要沉静，还要古老

如果磁铁失去了磁性，如果它从来就没有磁性

这就是沉寂的原因，比萨斜塔的两个铁球早已丢失

或者一前一后在天上运行，人们惦记

是因为树枝点起的火刑，树枝本可以不点起火刑

可以点起篝火，即便如此，倒塌的地方依然成谜

我掂了掂自己，还是比空气重了一点，无法脱离

无须从遥远的地方回望，到处都有天空树不抽烟，树的年龄可
以让人敬佩

他可以看到脚下土地的变迁，是活着的司马迁

他的史记也许写在树干上、年轮里

无论如何，树的哲学要高于我们，因为他不言语

他汲取的水份比我们多得多，路过的蝴蝶也多

因为蝴蝶众多，可以坐听美丽音乐，坐看很多因果。

第十二章

分心在这世界的一角，波多马克河的水声
指引我们的散步，在绿树丛中行走
失业的水声一直惶恐，蜜蜂的声音模糊。
智慧的神灵无所不在，就连首都的选址
也须在南北方的分界线上作出
对今天也许无关宏旨，但却成了来历
来历，为了这个费去不少脑筋的经验
为了让多少人相信，人们不得不做出工兵般的选择
这让我们相信，高明其实来自于普通
但是肺部的感受不一样，我不能去问树
来自于无奈，鸡鸣寺的取名也一样神奇。
人们总是在争吵不休，或期待重大事情的发生
但是食盐者弥补了身体的虚脱，久而久之
许多的水份又将其冲淡，于是得到了平衡
我那天站在水边，因口渴而想到很多
我自忖，是否有一天会一品波多马克的河水
它们和世界上的所有河水一样，养育了很多树林
至于是否有鱼，就看水的浑浊或清澈。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人们发明了望梅止渴
那些动荡，最终造就了不动荡，我却宁可反过来说
因为在开罗的尼罗河畔，我得到过奇怪的启示。
衣服拉扯着我向前行进，我并不是不想一探究竟

我的眼睛的光谱，可能是由老子和墨子的闲言碎语组成
所以老想着青牛走进函谷关的情景
想到墨子的榫头的准确性，在这两者之间才是芸芸众生
微风推着我朝前跨进一步，当然还未进入李白的境界
却与李商隐的巴山夜雨相似，而他的咏史诗才是精髓
用尽了空洞和晦涩，种植了在唐朝慢慢发酵的手艺。
这种拉动无端的五十弦的手法，其实毒害了落花流水
但谁又说他不是领风气之先，在一种空洞里
如果我已经卷入，是幸与不幸，于是打了暂停的手势
可是在时钟的滴答之间，总是茫然，那就再坚持一会。
有一天，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不要说我没有说
是的，波多马克河真是波多，但我们想起的时候
月亮在那里打磨银子，太阳则长出了黑斑
星星们闪烁着，坚守着自古以来的各种谜。
人们总是越来越清醒，不追求人间的诗意
会强化身体和头脑，直至数不清的绳索和咒语
在稀薄的空气中完美爆裂。这不是妄言。

第十三章

这个支点没有扛住阿基米德的名言
这个支点所用的材料，不相信是最新的
但用顺手了，没有必要用心更换，何况是一支独秀
是通过各种复杂的运算，加上一点点运气

当然还需要一点西部的豪气，大西洋在冷静
而太平洋在汹涌，最终的答案写在了夏威夷。
好吧，在波多马克河的激流里
当然可以在寒冷的时候听到关于新政的施政演说
与其说施政，不如说是士气从马里亚纳海沟浮上来
我们明白，那个时候已经是在轮椅之上
可以用旧金山大桥形容吗，可以说是不站而站吗
需要阿基米德，需要支点，需要杠杆
在镀金时代之后，恐怕这些难以寻找
虽然教科书写得很明白，可在那样一个风云漫卷的时刻
没有现成的答案，不会像我现在的写作这般轻松
只要把文字放在相应的地方，没有人看就没人看吧
顶多从银河系退到太阳系，最后退到我自己的谱系
实际上我对自己的家谱只知道三代，即便如此
我还是放弃了对福克纳的追寻，我缺少线索
可是在一个大时代，漫天是尘土，只有被风吹着走
这个时候，即使是全民参与，答案却在少数人手里
要从无数个线头寻找，要阿基米德适时出现
否则，古希腊的悲剧，一定会上演
这就是那个点，也许不是支点，但是一个重要的点
它可能在书里，但更大的可能是不在书中
这即使在事后也难以还原，平淡的是人何德何能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看上去很美的那一刻
然而找到的可能性不大，一定是外来的契机

打破原先的宁静，我想这些都是糊涂账
要求其实也不高，就是，不去打破波多马克河的节奏
不去冰冻它，不去要求千篇一律，不讲宏伟的赞词
不任意砍伐一棵树，不去惊动蝴蝶的安怡
然而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土壤长久不松动
播不下一个自由自在的种子，于是长出些歪瓜烂李
如果全是疯人院的喊声，也许还好，就怕很正常地说出
如果没有珍珠港，世界的走向或许还是个谜
阿基米德在华盛顿吗，一定不是的
我还想到了老挝、缅甸和金三角的一些事
这不像是复员返乡这般简单，我想到的是暗物质这个词。

第十四章

那天太阳贴着山背滑落，像一块肥皂
我由此想到金色的八爪鱼，在一个个圆顶上滑过
如此轻盈，巧妙地躲闪和掠夺，它在海底的进食
没有人看到，所以显得优雅，甚至威严
以至于华府一类的词过于敏感，我等消受不起
在这个阿波利奈尔的米拉波时刻，波特莱尔的城市时刻
所有的颜色可以用别的符号代替，这就是狂风大作的秘密
比如洋航海图是否揉入了《山海经》的气质
而新英格兰地区等大批脱胎于欧洲的地名
更是在无形中建立了联系，它们有着非凡的对应能力

所以这八爪鱼，可能是日本海的特产和叫法
但它的游动范围抵达遥远地带，比如蓬莱仙岛
八爪鱼的特质，科学家远远还不了解，无法验明
曾经誉其为老子，因为智慧极高，但也有很多例外
但是它凭借着惯性就可以横冲直撞，固守着熟悉地带
穿梭在食物链的顶端，坚守着古老的法则
它一定有很多具体条文，不知是否有酷刑，幸好鱼类都无声
假定鱼类有声，是否有碍海底的宁静
而像沙丁鱼这样的抱团而行，是否会被视为集会
也许大家都颇为不悦的是，美丽珊瑚礁的减少
那像旧日好时光，真心地可以一去不复返
这与八爪鱼无关，没有它的思想，也没有根源
回到世界的顶端并不容易，太阳总是下山
和上来的次数一样多，希望人们注意到，山顶的树
比如那棵迎客松，会有不同的姿势
打通各种蚁巢和密道，让黄莺和杜鹃读出不一样的韵味
让松果成为松鼠的最爱，当然有时
也会有巨大的风暴，让原本活跃的森林鸦雀无声
乌鸦一直在无人的地方叫喊，麻雀仿佛受过训般比较自觉
生来为奴，在奴隶社会，可能颈椎病、腰椎病比较多
不能想象流行陪葬品的时代发明多少酷刑
还有现代的麻醉品，毒害了多少天真的语言
核的辐射和能量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灾害发生
太阳的肥皂滑过山顶，去打造另一个早晨

司马迁和司马景迁，都企图对历史能有所蹂躏
至少对动物能有农场的风范，并且对秦俑作出别样的解读
我关心的是，当历史学家遇到超现实主义
他们是否唱起走西口，或霍金的神曲
当代的考古学家都训练有素，却抵挡不住假古董的袭击
与历史的联系是否像楼道里的线，与现实的关联是否不是线
而是一座八千米的雪山，可以待在七千米处
可以与牛羊一起待在谷底的草地，看溪水流过
有可能的话，避开一些鸡蛋大的冰雹。然后掸掸衣裳走开。

第十五章

在荷兰，风车的造型足以击倒双眼
在华盛顿就不一样了，双眼只觉得平淡
尤其是一再提起的防撞柱，以为才是精髓
是大街的分割线，是《时代》周刊的活化石
是一切为人父者的定海神针，太阳历的夹子
麒麟新长出的角，四不像这个神话动物的腿
非卖的非艺术品，实用主义者杜威的酒后余绪
纽约派诗人奥哈拉的灵感之一，白宫的防盗链
岁月消耗者的耐心，北美梅花鹿的对头
五十年前略显土气的驻马店，修筑者的复杂心态
大地母亲历来含辛茹苦，希望用四根以上的圆柱
托起一张用鹅毛笔书就的泛黄的纸

略微潦草的字有点密密麻麻，企图颠覆无所不在的暗物质
所有这些字从何而来，总不会从天上飘下来
总不会自己从土壤里长出来，是神氏无意的馈赠或遗落
是圆柱给予的启示，是硝烟之后墨水的清醒
是火焰的自我毁灭，小河的千回百转
是来自未来的密码，宇宙泄漏的一束微光
也许是关于雄壮和柔弱的中和，所以我望着天上飞翔的大鸟
希望借着它的视力穿透自身，和各种角落
那么在这个文本中，防撞柱只是题外话吧
如果它在，等于是石狮子并没有消失
蒲松龄还在构思，推背图似也不可等闲视之
如果它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蒙古人的拴马桩吧
伊斯坦布尔的一件平常物品，十字军的一件武器
也许希腊的神庙和西斯廷教堂都有它的身影
世界为世界而世界，防撞柱为防撞柱而防撞柱

第十六章

云雾缭绕的唐突之地，而非阳光照耀的首选之地
走入机场时的落寞，空荡荡的大厅，几乎听得到回声
唤醒早晨的云杉，那是惠特曼的工作
他多半代表了生气勃勃，与达·芬奇的形象大不一样
在这里谈论东方，显然有失远迎
那些与生俱来的方位感，常常影响一个人的视野

而所谓东方的圣人，在艾略特笔下显得滞重
明显来自于中东，而不是别的东方地块
企图融合泾水与渭水，是世界之道，又不是世界之道
除非河流正在发黑，孔子的句子高度欧化
所以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一带看不清敦煌骆驼上的实物
在北京一个郊区写作的法国作家最多也只能写出《迁徙》
那是带有原始意味的，带有很少的西方特征
所以以中心自居者，有着很强的向日葵意识
为儒家所不容，也与绝大部分部落首领背道而驰
那些把饰物穿戴在鼻孔、舌尖上的人，自我的感觉强烈
但他们通常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这或许是件好事
也难说是件好事，假如人们频频拾起古训
给大树套上笼子，给小树夹上夹板
给油画换上换头术，给西瓜嫁接番薯
“不带走一片云彩”，这话读起来怎么这么纯净
一个给旅行者的忠告，一个读心术
石油可能储存在脑子里，但没有钻井设备
这辆看来有用途的汽车堪比阮籍的马车
“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正是我到达时的心情
那时华盛顿的郊区天高云淡，但缺少醉人的美意
远离了故土，同时又缺少庄子的情怀
我用手梳了梳头发，开始潜心研究蝴蝶的飞舞
她的色彩斑斓和短命，是否纯属巧合
她的卑微和光彩照人后的不卑微，是否有待肯定

那些灯火辉煌的城市夜晚，其实就是蝴蝶
一夜夜死去，又在每个白天复活
大约只有穷人的夜显得漫长，可以作夜静思
这个天庭腾空有术，我们何必拘泥于犬儒主义
只要一点阳光就足矣，实际上，这天没有阳光
光线似乎在抗拒着我们的抗拒，它培育的那片枫树林
散布在一片宽泛的山坡上，散发暗红色的光芒
一个唐突之地，也会落入时间之口
可以听见时间的唐突之声，和历史手忙脚乱的景象
对于居住者以外的人，都不是中心
所以在希腊的山谷，或东欧的山地
羊群在山坡上安静地吃草，英国人则涌过伦敦大桥
我老有何生于此此时此地之感，这是认真的
让我有机会阅尽以往的大部分，未来则是一片空白
这当然也包含了感恩的意思，我看了看脚下的蚂蚁
又看了看有趣的昙花，长叹一口气
终于有了一个不错的理由，不需要全副武装了
都在“别人将是你的永生”这句话里。是为记。

第十七章

多亏了飓风，我们才走上另一条路
与弗罗斯特无关，很真实地，与政客无关
桃形李的出现并不说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更看重的是西红柿在一家华盛顿餐馆的失传
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可以分析唐人街的成份
无论是食品还是语言，可以说应有尽有
就是缺少恐龙的传说，至于龙，或许与电影有关吧
过去的东西仿佛只有一点点，这一点点
如今也难以辨认，它们的流传一定有其必然
可是达达主义者毁灭了这一切，以堂而皇之的理由
以脱离旧世界的名义，所以，我们总是东摇西晃
实在是无法把持不了小和尚念的经
因为看起来像是玄藏从西方取来，然后通过翻译工坊
催开早已潜伏在内心的花朵，人们称之为普罗米修斯
有趣的是，庞德把汉字弄错却得到真传
而商君书或说文解字专家细细品起来就是无解
在今天，一个端午，人们也不敢轻易祝福，生怕弄错
我当然略知一些北魏文帝的故事，那又是什么
与北美的飓风有什么关系，我看不过是意识的流动罢了
就像过去一直把国会山的圆顶当作白宫
我肯定在很多大事情上与百科全书的看法相左
我当然也喜欢读太平天国的残部打到南美的故事
就像，一亿四千光年外有我们的兄弟，你相信吗
我就喜欢这类的荒诞不经，因为太严肃了就要研究龚自珍
他说是自珍，其实是“我劝天公重抖擞”
他说是白居易，有人却说他白居易
他说是李白，但更多的人却愿意是李红

希特勒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也令人惊诧
不知鲁迅对此有无说法，我记起的只有《伪自由书》
所以这个伪字，也是人类史上一朵奇葩
绘画、自传、虚构、伪作、托名之作，不亦乐乎
这可以提到张大千，但毕竟他在敦煌的临摹抹去了
可叹的曾经，这曾经可以忽略不计，我想我也是一样
没有伪作，但我想这首不值一提的诗作可以作为伪作
因为里面的真实几乎腰斩，几乎逼近金圣叹
要说我是在红楼梦的边角神神叨叨，这也不尽然
我不是脂砚斋，我不会同情雪地上的白茫茫一片
所有的续作总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代首脑
总要发明些新名词，以便有学问的人发挥
以便挥一挥松树的巨手，然后在暗夜发出巨大的响声
然后你我倾听，直到耳朵里嗡嗡作响，有点不知所措
然后历史学家来证明天人可以合一
飓风的定义，我不再给出，在太平洋生成的风也不小
我不想在这个过于胆小的问题上，给向日葵一击

第十八章

我打造自己的面积达梭罗的眼睛那么多
锐意思考人生，被巨大的鲲鹏拉下九千米
——庄子也不曾在波多马克河停留过
那是他的泥鳅论的名义，希望把宁静传递给使者

是的，世界或多或少打造了一个星球的形象
它们是如何与历史相匹配的，星球的领袖从未偷懒
惶恐在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尼禄的没有风格的高楼
法老成功的塑造，留下了额外的赞叹
我们在最接近成熟的地方一次次被摘去桃子
我们建造了奥斯维辛，只为提取奥地利人的快乐
燕子和春天的无数次交配，唤不醒未来的神秘
魔术师手里的牌打到最后，总有谢幕的一天
虽然那时青山已经满头白发，称颂雪山神圣
圣西门和弗洛伊德开出的药方不见得无效
可是药三分毒，看新鲜的蔬菜会如何去排毒
我总赞叹竹编艺人手艺的高超，我记起旧金山一座
监狱的严密，心想手艺的传授大约是口口相传
人们争相解决公共事务，动用了最好使的机器人
不在意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越复杂越生动
大海再怎么无聊也那么生动，因为它辽阔
会出其不意让一只信天翁停在迷途的羔羊和军舰上
然后打出发现的旗号，那是何等的理想
既打动世界，又打动自己，我看见很多树叶在清晨抹泪
那是空气的需要，树叶脉脉含情的需要
树叶城府不深，因此可以为儒家和任何学派接受
除了那个被树叶打头都要一惊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很多
他们在求自己心里的阴暗面积有否大于国土
他们的后代可能叫阿 Q 或不叫阿 Q，至少孔乙己不喜欢

在大时代的面前，唯有避开酒楼才能有立足之地
现在是八九点钟的清晨，我们总是这么鼓励他们
我们愿意以自己的苦难，去避开下一代的苦难
看来这个愿望极好，但有时可纳入讨论的范围
说到底为了什么呢，有人说是蚁巢
但这肯定是小看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在窃笑
而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行走的政客也不总是怀有好意
谁能告诉我真相，我就打开自己的胸怀
与世界的花蕊共舞，让河边的士气低落一下
我总生自己的气，因为伸开的手掌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不字
中文的不字，还是相当有力，尤其是向前伸直手臂时
因为我不是交警，这样的时刻，不是太多。

第十九章

大鸟向天空的致敬，是高远的飞翔
而小个头的坚鸟，也可以箭一般射出
它们并无喷气飞机的痕迹，但线路十分优美
萤火虫向月亮的致敬，是在无月之夜
在它们，是一种生存，在人类，是秉烛游
杜甫不断向李白致敬，但李白似乎有点感觉
他少不更事，有很多唐突，幸而高妙的诗艺解救了他
致敬无疑太多，但不致敬，又显得诚意不够
在日内瓦的那会，达达主义者终于不耐烦

怂恿美国人杜尚给蒙娜丽莎画上胡子
让俄国的马雅可夫斯基给社会趣味打叉
致敬成了一种时尚，可未来主义不乐意了
他们更愿意展示钢铁、速度和美
他们没有料到世界的草料其实差不多
圆梦的占星术也差不多，就是文字有点差别
记起来了，那个方尖碑初一看是一把剑
再看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这传递了凤仙花的规律，名字不一定要好听
关键是要实质内容，比如划分了三个等级
那就是三个等级，巴黎公社据此火热了一把
比如与土著人的划分，那就是一种划分
因为从此以后，印第安人应该没有主人的感觉
我就打着北军的旗号，与南方作一个清晰的划分
至于以后，可以慢慢向对方靠拢
最大的意义在于，曼德拉掌权了，但他缺少人才
约翰内斯堡出名了，可它地底下的金子没有了
我就要这类现实的神话，说服我自己
我将继续刀耕火种，直到彝族博物馆的建成
即使彝族博物馆建成，我还是愿意流浪
流浪者的含义很多，但通常理解的是自由自在
或为了生存，当所有的人都是为了生存
丛林将再次出现，丛林法则将重新设立
毕竟对于一个新的世界，谁都不了解

我们就拉动一下自己吧，总不可能让泰山来靠近
空灵的泰山，你就礼让一下吧，松树好歹也在里面
如果有一只松树来啃松果，那一定是安静的时刻

第二十章

那里有最好的风度，包括我的多年不见的同学
她从远郊坐着城郊列车，然后再开着车
我们在一条空旷的大街见到，那时我和同道
和见多识广的翻译，正路过曾经赫赫有名的美国之音
在我们见到时，它已经卷缩在大街的一角
仿佛世事与它无关，而恰恰在这些用电波发出的文字里
人们不时受到外星人登陆般的冲击
是很多政府的眼中钉，而此刻，它有气无力
除非使用次声波，否则它就是最大的黑丽花
最大的唐突，最大的泰坦尼克号
我则想到后华盛顿时代，这一天有无出现
我要使它出现，只是为了这首诗继续写下去
走过美国之音的房屋，确实心房都震颤了一会
在半个世纪以前，无意间的听到可能就是重罪
冷战，教会了很多人类根本不会想到的战术
当然也有古老的方法，扰乱、搅浑、残酷、连坐
最终的目的应该是瓦解，最后谁也不会瓦解
都超现实主义了一把，都把达达主义玩得很溜

在国家的名义下，现在我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想象不到当年是否也是不起眼，以便于隐蔽
好在同学的及时出现，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眼前
冷战，不只是一座柏林墙，至少有更多的墙
在书写，在记录，在惶恐，在颤抖
墙总是有利的，可以抵风御雨，但那是悲惨的
至少没有诗意，没有诗意，我来干嘛
我不是古希腊悲剧作者，不是写得那么流利的莎士比亚
倒是愿意成为贝克特，可是等待戈多已经问世
我不能在黄昏来临时掠美，借以炫耀猫头鹰的智慧
我也对黑格尔的哲学产生偏见，这类体系的构建
不过是满足自己罢了，只不过略施小计
才把一个无可解决的问题恰到好处地掩盖过去
我当然要说波普尔没有文化，他老是要证伪
这恰恰是心虚的表现，我们其实已经知道
大多数学问经不得一问，我不想体恤人类
但我也不能折磨人，那是蠢人们干的事
我们都有这个阶段，对死亡的不能理解
特别是对于几十亿人的消失感到不可思议
我愿意找出活了千岁的一位，可惜没有
所以我们真正的经历，来自自己，而不是美国之音
对于它的说教，早已腻了，你难道不觉得吗
可是我、我们依然偏离自己的轨道
这足以说明，白色的或别的建筑物，全都靠不住

不如欣赏一下樱花，当然梅花的开放也一样赏心悦目
我不说看到了貂蝉，也看到了西施
西施不说看到了西湖，也看到了瘦西湖
幸运的是，她们永远不会成为柏林墙传说的一部分
她们是幸运的一部分

第二十一章

末世的图景，后图景，在国家主义的怀里
空洞一时，算透了路易·十六的一招棋
多米诺骨牌在哪里都存在，就看它的高兴
活着并看到彩虹，是开普敦罗宾岛的愿望
表明最后一块道德版图已经拼全
回到仍然僵持着的加沙地带，曾经的穿梭外交今何在
我们在这里出现并非偶然，至少，迹象出现在 40 年前
一百多年前，拖着辫子的出现一定是一种象征
他们用身体为未来的关系涂鸦，涂鸦在今天也变成了艺术
我在街头的点烟并非偶然，我像伊壁鸠鲁一样朴素
只是为了一觅德谟克利特的真理，庞贝古城不在我的考虑中
他在现实之中，华盛顿也在现实中，这就让我看到
它的秋天是如何地深红，但居然如此地普通
正是这普通，让我得知了一个真理，无处可向往
我在可造詣的年代去寻找了一个美女
而这美女虽然大大咧咧，也给不出一个答案

我在可造诣的年代大打出手，也挽不回世界的潮流
我当然也通过一条密道，古希腊—罗马传统
犹太—基督教传统、启蒙时代—人文主义传统
去驾驭黑格尔—圣西门传统，那么出来的是什么呢
好吧，我好歹也懂一点儒家—法家传统
但打扫不了门厅，本来这是寒山拾得的事情
至于面纱和面具的族类，颇有吸引力
但那不是华盛顿一棵枣树所喜爱的，同理
那也不是华盛顿的救灾器械的挖掘任务
虽然猪肉和牛肉同为盘中餐，但方位完全不同
他们渗透到哲学的骨子里，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同学云：
“老兄，还是吃点猪肉吧，但得有苏格拉底的大脑”
何等的大气，但在乔治·奥威尔那里
猪似乎成了动物农场的主角，等等，在这篇寓言里
我怎么觉得熟悉又陌生，哦，没有读完
等于我小学没有上完，上山下乡去了，扛锄头去了
差点挖出河姆渡的东西，但即使是我挖出我也不会认出
而在迪斯尼的城堡里，猪虽然可爱，但总觉得浅薄了点
我就是这样傲然站在这陌生的街头
虽然读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依稀记得
近代的三个犹太人，兴趣不同，但脑袋都很大
他们代表了大脑袋的地球吗，还是不屑于什么桂冠
我想到了不久之后必将发生的乱象，在纯种
和拒人以千里之外之间，在政治正确的虎皮下

那个电气的车头是否跳闸，是否会在边境筑起高墙
感觉世界之间为互文，我以最新的笑容把晚霞拿下
当晚霞愈是红的时候，呛人的炎热一定不远了
我们就作一次试验如何，当你大肆地抨击一个商人
或许商人会有希望，这样的达达主义行为
与超现实主义奉为法宝的自动写作有所不同
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进攻，要么把清新的芽头掐死
要么坐等老气横秋缓慢地滑行，沿着既定方向
可是谁知道谁是谁，一叶悲秋呵
多米诺骨牌存在于任何一处，那么，让老天裁决吧
现在已经够乱了，这意味着洗牌的可能性大增
这个时候，我愿意褪去外套，进而与时间的钟摆一起摆动
我愿意用一个铜板，把所有失效的预言全赚回来
我愿意假公济私，成为观念的流寇，正式抛弃黄巢
我愿意一吟少女泉，缓解世界某种程度的苍老

第二十二章

万里晴空的黑被单，忽然间狂风的恶浪飞溅
曾经的宗主国一夜之间像被施了魔法
把自己悬在半空作践，谁来解救
指望那个坐在世界中央的话痨发话
那就像罗伯特·李将军不顾及身后的南方一样危险
我们总归要闹些有惊无险的事件来证明不平凡

哪怕身披名校名门的外衣，哪怕巧舌如簧
如果过度使用城邦的办法，不会总是如愿
看哪，那朵出色的仙人掌，放在国玺的四周
似乎已经把事情弄的一团糟，准备一走了之
老牌的航船驶向何方，看上去已经疲倦，也比较随意
或许是改变际遇的绝妙一招，会让脾气暴躁的凯撒闭嘴
他想当后世尼禄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
纵观世界，总有一双拖鞋，一只在爹，一只在娘
离得远远的，大洋上的船也是这样，始终不能编队
像游移的目光，一不小心就极目八方
对于两只树懒的选择，以及树懒对于自己的选择
对于以后来说一目了然，然而现在
使人想起两只斗鸡，两只有点像墨西哥斗鸡的斗鸡
正在撕咬，这其实就像山川的重新变更
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它的震动烈度之大
与那位精心不准备脱欧的人的失控有得一比
在各类大事面前不可轻易玩火，海岸的形成是那么艰难
现在，又要开始了，三叶草的存在并非偶然
铁树的开花与天象与虚弱的关联，当一个岛把自己分离
当一个局外人试图掌控最大的公司
它们引发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扩张到全球
一个岛，为何要离开一块大陆，因为大陆才是讲台
小岛只是一个生产队在田头的喇叭，它的音量有限
它怎么可能再产生领导者和历史学家丘吉尔

但事情一定不是那么简单，当一二个国家
试图在一块大田种植同一类植物，这也与过去不同
一切都不能走到极端，有时候要退回几步
在另一个讲究文明的动物园，饲养员也很重要
如果突然间换成一个外行，又会是怎样的景象
据说是为了避免成为动物农场，但如果出口粗鲁
这位优秀的管理者，会以狰狞的面目面世吗
一切都是无定数，这也就是历史学家最喜欢的当口
他们会在这里出彩，写出不朽的华章
可是人们的感受却是像晕船，那不是你我的宠物般的花
那是饥饿般的煎熬，我曾经真切地遭遇过
我能想象这些天有很多不眠之夜，看来是昙花啊
如果改变是确定的，任何事物都是昙花
昙花的一刻大多是辉煌的，但之后的洪水
一直会汹涌，会长达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或更多
我们始终是在若有所失，其实早已经历，只是不知而已
居然有那么多的当口，使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在打杂
虽然他们自以为在创造历史，构思未来

第二十三章

任何事物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解释
月夜的潮流看似与前一次不同，但一定波澜壮阔
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的警察在大盖帽下没有吱声

也许对于好望角两大洋流的会合没有完全的把握
不知道鱼类在哪个洋面更能占领海德公园
海德公园需要人群，更需要声音
鱼类恰恰是沉默的一群，所以难以评估
当人声鼎沸，不是温和的黄莺在诉说美好
而是伦敦大钟的指针拉开了陈胜吴广的架势
荣格也因此发现，伦敦大桥上涌过的人流其实无感
他们匆匆行走，就像雨伞和缝纫机的会合
对于瑞士钟表内部精密的仪器并不了解
作为华盛顿街头那个大的白色的齿轮
除了碾辗和印刷玛丽莲·梦露的头像之外，也是无感
至少不知道一颗闪亮的流星将停留何方
至少打扰不了以文字为大本营的历史学家的清梦
所谓的智库，除了罗马俱乐部的一篇报告
很少能像蜂鸟那样专注花蕊，也不能做到高频
所以身躯庞大的河马会碰到新问题
它们的皮肤总是被阳光灼伤，而不得不待在水边
这其实就是停顿，至于日本人福田赳夫所说的
鸭子在水下划动，意思是在外交上做了一些事情
后来也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只是争面子而已
一个是脱亚，一个是脱欧，岛国总是事情多
或许拥有极高的智慧，但地域政治这招比较灵
也许我们不该去为这些琐事操心，可厄尔尼诺现象可不管
它会蔓延，它会聚集乌云，更会解构原先的气象图

没有理由不去抽丝剥茧啊，可是那些股市的操盘手顾不上
他们无法去打星星的算盘，所以就得过且过
暂且把日线弄成断崖式，以便以后填权
看来美丽的蝴蝶理论有了落脚点，亚马逊越发出跳
但红蜻蜓的生命几何，耀眼的生命不可能持续
刚刚还在讨论春秋时期，突然战国时代到来
那是不是分崩离析呢，是不是真的是分化组合
不要笑话，一切都存在可能，每一块地方都要闹一闹
都不甘寂寞，所以动荡是一个标签
所谓的心如止水，看来要分辨一下
亿万年的冰川本来坚固，现在却在阳光下倒塌
这可不是壮观，而是多米诺骨牌的倒塌
都搅和到一起了，谁都不必嘲笑谁
为太阳戴上一顶遮阳帽，那是谁的主意

第二十四章

我等待的那种东西，比如关于五个裸体的绘画
隐喻了大国的博弈，以此掩盖对裸体的不安
那是紫罗兰式的创作，而不是映山红式的热烈开放
我注意到那个红肚兜，那是最为出色的地方
她手中的那副牌，始终是一个未知数
我以我的诗句蚂蚁扛着机枪作喻，以床前明月光作喻
左边的那位却仿佛在东张西望，她的手中是否握有王牌

却难以认定，可以听到涅瓦河水的流淌
可以上溯到彼得大帝的时代，努力在向巴黎靠拢
一个帝王成为一个工匠，一个水兵
但所有的一切，因为血液里注入的太多的酒精而作罢
因一列火车的秘密运行而改变航道
她因无法回到上一个牌局而坐立不安
另一个女巨人看上去瘦削，其实已经臃肿
她看了朝外走的一个人，当时她并不知道
那个看牌的人似乎是厌倦了，但最后
恰恰是这个人，特立独行，行使了水漫金山的权利
让那个一直赢牌的人情以何堪，说起来
她也就是仗着年轻貌美而一直诱惑着
激发了浮世绘的又一番幻想，在华丽中生存
以传统为荣，而事实上，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
更不是由于出身的高贵与否，我更看重的是珍惜
那种缓慢生活场景的保留，只有保留才有对比
才有极端的出现，她们视为美，美的背后却是空洞
所以能够一眼望穿的人，一定是牌桌上的高手
她的反应始终要快一拍，仗着灵敏的感应器
仗着强劲而白色的躯体，催开了遍地的红石榴
引领了儿童的潮流，童言无忌，你不会去责怪吧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可独自成为天枰的一方
不可为所欲为，高峰体验之后，必定是极端的衰弱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高滔派的弱点

因为语言相同，她们曾经处处秀亲密
可是老的和少的，最终成不了闺蜜
眼见着突然出走，这是乐意见到的，还是心中一惊
无法揣摩，毕竟：世界这么大，想出去走走
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难以克制的
什么都不要说，是从春秋到战国为止
还是从春秋战国到秦为止，这是一道题目
我在海盐的秦望山下，似乎踌躇满志
其实内心崩溃，到处都是一望无尽的风光
我急于走过去，但我知道山那边是海
于是大笑三声，仿佛看到了大王快马扬鞭
从此地走远，最后到达了一个死地
至少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死结
所以每次看到墙壁上遍布的青藤
一会儿觉得很美，一会儿觉得它像是在包围或保卫
至于青藤，那是绍兴徐文长的书房
那种活法，也是一绝
鲁迅写阿 Q，更是一绝
当然宋朝的陆游，也插了一脚
我们去问问蔡元培吧
他是绝望，还是不绝望
至少那个地方有大禹陵
有舜和大象的传说
是的，所有的模式，可归结于

是从春秋到战国为止
还是从春秋战国到秦为止，是否还有别的？

第二十五章

那些极高的建筑像付付扑克牌
更像是禀赋很高的多米诺骨牌
建造的时间要很长，竖立的时候要小心
而一旦倒下，却是一个瞬间
扑克牌有多种玩法，它的第一张出法
有时平淡无奇，有时出人意料
虚虚实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手也是一样，可以平淡，可以跟随
但会把好牌留到最后
当然也可以一开始就取得主动权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摇来晃去
狗血剧一个接着一个
都像是坐上了人类自己寻求刺激的过山车
或许有一个人会笑到最后
他奴役了所有的人，但不会延续到世世代代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飓风
甚至不需要飓风，多米诺骨牌都会倒下来
众多城市的珍珠，生产了多少的珍珠商
他们得不到神谕，却在自创神谕

最后，多个珍珠看上去挺像蜘蛛
因为通过飞机的航线，就会发现
一张蛛网已经盖满了整个地球
蛛网的网线也是灵敏的神经
即使不传递也会感应
茫茫的黑夜，就看神秘的坐骑
送信的力度，以一己之力爬山越水
就看古老的银杏树和娃娃鱼，一直坚持
抵达山谷的下方，守候天空的再次清朗
因此那个白色的圆盖极具象征意义
是最大的珍珠吗，是最大的蜘蛛吗
最大的，总是容易大而无当
打捞不起真正的鱼，学不到哲学的真谛
次大的珍珠，也许是同一种颜色，也许是另一种
仿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后宫，就是在后宫，拜占庭什么的容易生变
保留下来的，仿佛是肚皮舞女的绝技，其实不然
我透过伊斯坦布尔的机场，总认为每一扇窗都是眼睛
它们在修正我们的步伐，还有“日落而息”的习惯
弓箭的技术再好，也得向距离低头
恐龙的身躯再庞大，没有充足的环境条件也得窒息
青草、青鸟、青春什么的，都是环环相扣
拥有巨大的生机，释放乱世的风险
应该让莎士比亚旁白，无论他是否正确

应该听一听歌德的叹息，他需要歇一歇
至于但丁，他其实并不淡定，他需要一个引路者
那是一个美女，也许是一个智慧女神
我其实已经被雨果击败，他对于悲惨和九三年的理解
远远超过了老子的描绘，只有庄子的鲲鹏
可以一飞冲天，逍遥自在，他又能飞到几时呢
也许只有金字塔的形状，才能屹立在风中
可那是法老的陵墓，它又在说着什么话
或许它能避免倒塌，但它不是活人的居住地
我们还得寻找另外的庇护所
在我看来，在卢浮宫安放一个玻璃金字塔
可以理解为永恒，但也可以认为是艺术的死亡
我也同情那些圆顶，它们是如此高傲
高傲得不知道有时需要低下头
而向日葵却相反，每天都在低头
我们不能藏否哪一个
如果为废墟着想，觉得还是巨大的圆柱好一些
只有它们能够述说沧桑，同时又反衬了沧桑
它们的屹立，就像是人类在紧要关头的振臂一呼
它们是活着的纪念碑，必须仰望
当你仰望，又会看到星星的大网，在天空布满
我想，我可以理解为守卫，而不是环绕
所以航天的火箭也是圆柱
火箭其实并没有走远，它们只是丢下一些卫星

这些卫星在干什么呢，人间的罪人遐想不已
他们不得不遐想，这就是神谕

（2016年5月29-6月28日）

[返回目录](#)

柔弱与永恒

诗唐图（组诗）

天生刘伶，以诗为名。

——题记

李白的新世界

在脱掉沉重的官靴之后
他并没有停止
他的大笑
随后准备到夜郎国
刻意自大
可是国家并不这么认为
国家让他在水道上行进后又返回
——也就是，在没人注意的时候
他可以任意仰天大笑
可以任意到天上摘星
并且对影成三人
这就是他在博尔赫斯之前的原因

国家的贡献在于
李白从此以后可以不费力地
走来走去
可以给后辈们留下写诗的巨大余地
李白的目光从此欢快
再也不到庐山的瀑布下
写些吓人的东西
至少
银河从此再也不会落下来

（2009年8月22日）

草堂里的杜甫

那些巨大的树干披挂下来的伞盖
像晚年的一顶桂冠
要它干什么
我的手指已经不能再指点什么
所有的蓝天白云都留在了身后
我不再逍遥
所有的山顶也让别人去登临吧
我不再一览而众山变小

其实苦味
一直被鲜花所覆盖
那些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事情
总是瞬间便过
来不及回味
所以留存的总是苦味
所以要给所有的人住上房子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难的是海水或人的眼睛真的清澈
花草和深宅大院的花园真的能亲近

坐在这难得的清静和空旷里
我当然希望以后的人能记得我
可是，我却再也不能看望后人
哪怕是他们稚嫩或老练的文字
这或许是我最大的问题

（2009年8月23日）

骆宾王的下落

我要是早有一篇讨武檄文
此生已经满足
不会去争什么唐初四杰
就算我也会东躲西藏
隐身在江南某个寺院
在斜风小雨中与高僧对谈
雨中花朵还是兀自鲜艳与谢落

自从写下那篇檄文的最后一字
我就知道它不属于我
它会离开得远远的
独自检验血液的浓度
独自回味主宰文字的滋味

纵然独步天下的韵味
已经在江南的萧索秋风里出现
纵然文字里奔腾着千军万马
显露出逼人的杀气
依然掩不住雨中的那份萧索

（2009年8月23日）

陈子昂登幽州台

假如我不曾走上高台
我会昭告这千古的独白
会投下这震颤心灵的火种
会昂起这颗陈旧的头颅吗
我会把这信息发布到
天涯尽头乃至难以计数的将来

就在这默默的一刻
就是这一刻了
我鼓起所有的勇气
告诉所有的人
包括青春作伴的人
甚至把诗写到天上的人
你自己看着办吧

当我走下以后
世界在一瞬间变小了很多
又无故变长了很多
而夜色更深
一代代人来了又去
永无穷尽

消耗光阴
难道光阴就不会消费完吗
你自己去想吧

（2009年8月23日）

刘禹锡回到京城

看着玄观寺外绚丽的桃花
忍不住把小小的手艺一献
谁知道又被弄到边关瘴地
去看南方那条清丽的江
去住那间不起眼的陋室

陋室，很像一个山洞
不就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吗
还有什么
哦，像瘟神一样被送出十多年
在我的时代，什么事都有可能

所以，我这个京城的陌生人
局外人、一大把胡子的人

又忍不住嚷嚷前度刘郎又重来
好像，那些桃花还在开
绚丽至极
那条清丽的江，还枕着溪石

在我的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2009年9月25日）

崔颢题黄鹤楼

能够让李白停止题写的
恐怕就只有崔颢了
可以想象，他几次提起
那支写遍名川大山的毛笔
可终究没有龙飞凤舞

何必要在众多诗卷之后
再增添一首呢
更何况，眼前这首诗
在日暮乡关里
已足以托起古楼

可以想象，空余的黄鹤楼

已经把自以为是的李白
变成令人惆怅的昔人
连白云都不得不放弃
在千年万年之后

可以想象，即使李白抢先题写
崔颢也会毫不在乎地写上
因为他知道江边的一切
其实都付之东流

(2009年9月27日)

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在辗转而来之际，在落日的斜影下
刘长卿特意
来到这间湘江边的老屋
怀念一千多年前幽居的贾谊
而贾谊也曾在潇潇春雨中
怀念一百多年前的屈原

为何都是这样，你问
就不能有所变化，我替你问
长沙，一个被绿色掩映的地方

一个离湘西很近的地方
绿得很快，但落叶落得更快
满地是明亮而黯淡的金黄
就像兴奋过度的一地菊花

为何都是这样
来来去去的楚客，来自长安
江西余干，都在旅途
无端思乡，或者兀自惆怅
在边关，遥看落日与孤烟

为何都是这样
那间曾经跃跃欲试的
而今紧闭着门窗的老屋
至今都未开口说话，也不想说话

（2009年9月28日）

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

你的身世，一定来自江边
你会对着江水观看月亮的盈亏

江水的流淌似乎流滞不动
月亮在水中的倒影似乎在飘移
这只精致的玉盘用纤纤细手捞不起
所有的水珠在指缝中漏下
那最不可捉摸的一滴夜晚的晨露
即使捞起了月亮的碎片
就连那聚拢的江景也瞬间全无
更不要说是那天上派下来的月亮
你我曾经几时在水中接上头
只有江水与月亮有过约定
它们集聚在一起散发圣洁的清辉
以及夜色下微白的寥廓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月下景色
大到无边，远到视线以外
古往今来，只有一个张若虚能走进
于是张若虚的身世与月亮联系在一起
他只在江边的月色下出现，若隐若现

（2009年9月28日）

王维说西出阳关

我们又怎能谢绝这一番好意
那个无比荒凉的地方
至今依然荒凉
就像不断掠过夜空的流星和月亮
我们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少
就像 1957 年的流放
那不是一杯酒，也不是情意
而是对无边的荒凉的浇灌
是对身上本来就有的杨柳的宽宥
分别，本是寻常之事
但不是我们的本意
我倒是愿意把一切都荒凉
可最后的荒凉总是我们自己
朋友，荒凉其实并无界限
为了荒凉，你可以忘掉我们
我也决定不再劝你再喝
因为就连渭城这地方也那么荒凉
而喝下这杯浊酒
目光迷离，更荒凉

（2009 年 9 月 28 日）

王之涣记忆中的旗亭画壁

那条浑浊、泛黄的河水至今浑浊
你看到了落日，我看到了白云
那种边塞的苍茫
无边的沙漠、葡萄美酒、夜光杯
总离不开我们游弋的视线

去建功立业吧，忽如一夜春风
变成了冰天雪地里行路难
又有何求，就找一个理由聚在一起
看看谁的黄河流的曲折、动人
谁的景色轻柔地停留在一个瞬间

相遇只是飞絮般的偶然
在征战的间隙
天昏地暗后的这点小事
根本就不值一提，因为
你看到的还是落日，我看到的还是白云

（2009年9月29日）

李商隐两说隋宫

就像虚拟了蜀中的
杜甫杜工部在宴席上匆匆离席
你从前朝的隋主
直接接续了建安的后庭花
那是怎样一排岸边的垂柳微摇
日暮时的鸦群飞过格外醒目
像乐曲上跳跃的古琴音符
像车轮溅起的细碎泥巴
像参天大树上的几片枯叶
举国都在裁宫锦，这时的隋宫
应是锦瑟、彩凤和华楼
或是锦帆、玉玺和暖风
这时的隋宫，目渐迷离
究竟是歌舞的还是物质的
是礼仪的还是梦幻的
那美丽的终古不变的萤火虫
究竟是哪个心情复杂的人在放飞

（2009年9月30日）

[返回目录](#)

清晨随笔

一

早上四时醒来，窗外一片漆黑
此后星辰微明
那些树枝的指针
黑压压一片，仿佛是个无人管理的钟表店
令人想起《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翻译家告知，这时是莫斯科时间 23 点 45 分

树枝的指针既是有节律的舞蹈
又是吓人的仪式
张开充满血丝的双眼可以看到
这是 2001 年 9 月 11 号的 8 点 45 分、9 点 03 分
随后，世界长出了新的马里亚纳海沟
那么，多年多年以后
“世界是否变好了一些”，有人问

二

记忆的框架
搭建在恐龙的年代

庞然大物的蛮力

使一切，医生的手、地震预报员的呐喊
飞机乱跳的罗盘，都拉不回，于是——

1971年9月13日2时30分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

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一一出现

“这是我所经历的时间”，我说

三

这是我所经历的时间

望着天上数不清的星星

我不得不放弃数学

“那是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

那是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清的皇冠”，我想

除了祖冲之，谁都想对数字作一个了断

除了彭祖，谁都不想去碰触年轮

河边的茅草，是那么白，旁若无人地注视
任何可能破碎的石头
萧山、衙前、坎山
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一个伟人居然会老死

那是一个人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
同样，为自己
我们抱头痛哭
也是魏晋文人最为深刻的觉醒

从那以后，我对阿 Q 最后画圆的意境入迷
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高度
我每每捉摸，每每重温
由此把握住李白的佯狂、苏轼的真挚

宇宙如果有日记，恐怕这就是

古轩亭口至今留有血迹，恐怕这就是
“没有时间了”，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四

在这么吓人的一天

要到德清去，因为那里山清水秀
山的熨斗
可以烫平心中的一切

莫干山上的两幢别墅
当然不是曾经高耸的世贸大厦

只是借助山势而已
那里的树枝更像一幅中国画，尽管不一定是画师所为
但谁又能说没有交叉
（也许该到仅有的几块湿地下渚湖一睹
在大片水域面前，我说了一个字，“渴”）

对了，出发的时间是9点零分
也就是说
曾经在这个时间目睹了熊熊大火
目睹了跳楼，目睹了倒塌
世界灯火通明的一角
在几个时辰里变成废墟，我们有理由怀疑教义

而那以后人们做了什么呢
我看到很多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家
比我还要语无伦次
不是真正的纪念
而是灾难的无用药方

“我们真的消除了什么”，我说

五

我明白我的处境
比消失的那架飞机好多了
事实上，我即使不比历史更优秀
至少比它平坦，“好歹我能心平气和”，我说

同龄的高人一眼就看穿
我的那颗比任何时代都要纷乱的心
就像是有意无意的声音，更像是激励的真理
“一切要到五十年后才能获悉”
“哪颗树更为出色，更有价值”
这不谄于石破天惊
那时——我相信是9点零4分

莫干山上的树杈，似乎更为密集
超过了那个被神化了的兰亭
是的，一直不说，不等于不知道
一直不说，不意味杜甫的诗句就一定牢不可破
白居易的长恨歌不能读出更多的东西

冲破那些虚张声势吧
我们和世界的距离并没有距离
菊花与刀，白马非马，苹果落地
并不能使人增长多少知识
那么，“爱因斯坦最后想到什么”，谁也不知道
“除非我们成为神人”，我自言自语
“所有的人都是扫地僧吧”，也可以这样解嘲
“我们天生就是为了对付自己”，也就是迷离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抓住什么
可是密集树枝又抓住了什么呢，这令人费解

这时，这时，是9月13日的零点49分
我抬头一看，终于明白，星星们才是天空的爬藤
而树枝，至多是十字架，和手心的阿拉伯地毯的花纹

（2016年9月11-13日）

[返回目录](#)

废话记

一

有人问朕今天在哪里
我说居住在时间的瓷片里

其实不在时间里居住才棒
时间有过进化论的体验吗

二

有人问我去到哪里
远处的群山和月牙张口结舌

我们所有人的人都不知道
我也很艰难地不知道

三

世界在哪里
我试着朝任何地方看，都感到不真实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的世界不知道自己

四

不知道自己，也不知星际蒲公英的轨迹
落日和每一代的语言方式

孔雀为何急着开屏
叫嚣世界大战的人不总在肇事现场

五

看到皇族和非皇族的世代被奴役
总觉得在哪里似曾相识

当石榴看到有人在为奴役辩护
会不会惊讶得接连爆裂

六

一切的哲学都是群山的模样
动不动就是正方反方

从木桶的里面伸出一只脚

才是细节和真实的写照

七

多少天没有见到月亮了
不需要用数学知识了吧

如果见到太阳也这么难
打消研究夸父的念头吧

八

所以无意识无目的
将折磨尼采，悲剧成片成片诞生

成为一个个外来的物种
花痴将不得不寻找它的克星

九

一道灵光划过之后，空气忽然明白
我们只不过想要漫步在历史之外

我不想任何时代，哪怕是唐朝

来对我们絮絮叨叨

十

青草在历史的底部痛苦
因为它总是在底部

所以都是无效劳动
这就是为什么景色宜人的原因

十一

希望你对无效劳动提出不同意见
一种卷着铺盖生长的见解

说实话还是不要提
所有的意见会变成一种急不可耐的赞美诗

十二

褐色和红色，最近的研究
对着一颗枣子我居然如此无奈

是因为千万颗枣子在一起呐喊

还是早已判决众人世世代代为奴

十三

褐色和红色，山东之行的顶峰

一马平川的魁梧和记忆

似乎在接住肉色的骨头

又似乎在假人之手在制作高速的人间地狱

十四

再次质疑汉朝的经学大师郑玄

兵荒马乱之际，固然保住了潍坊的清秀

可后人连你对青州的描绘都没得看见

你与泰山的距离不只是一个大明湖

十五

更不要说高密

一个颇为散漫的温州商人在那里做生意和打牌

她在高铁上磕瓜子，却又记起在高密拉掉金镯子

那么可疑问一下，时空里的她真的拥有金镯子吗

十六

泰安不属于任何人，理论上可以
大约也是到达泰山的必经之路

泰山就像是孤独的城堡，难以捉摸
我却在捉摸瘦弱的卡夫卡，他是通过城堡号令人

十七

拥有时代的人未必拥有世代
这话如果讲给高人听，等于白讲

所有的源头我将其拉到商鞅
他不该绝对地奖励扛木头的人，一骑绝尘

十八

从红色想到了红衫军，曾经不可一世
据说他们是香米的制造者，他们也制造街头的风景吗

想到了欧洲和英国皇室的暮气沉沉

他们是受益于俾斯麦又被同一个人摧毁吗

十九

一个熟人精心选择了叙利亚埃及和以色列
她的旅游路线看上去可怕却又安全

在这个时间节点算是英勇了一把
但阿富汗的巴比扬大佛就不那么幸运了

二十

想起 1979 年的伊朗自闭症时代
遍地的黑色骤然占据了时尚的制高点

所有的偶然聚集到了一起
历史学家对此才不相信呢

二十一

智利的阿连德总统在总统府拿起机枪
所有的子弹似乎射进了墙壁

极端的年代吓出的是盲目的多汗症

最后换来的不是艺术而是不能安分

二十二

那个即将告别且迷人的人其实乏善可陈
他可以使人哄堂大笑，却漠然面对三分之一的世界

而本可不理睬世界的人又那么热衷于凑热闹
让人不知道挥霍的是水果的清香还是才气

二十三

他可以使人哄堂大笑，但却根本没有改变城内城外
就像放任居住在隐形城堡的化身博士，说能

他自己的能，早已在笑声中灰飞烟灭
或许成为安史之乱的又一次重温

二十四

那是一种可耻的无为，让新老格局荡然无存
整个星球的作为看起来就是毫无生气的熄灯一小时

人们说时不我待，他却慢慢悠悠

又架子十足，代表了现时的无能

二十五

入住联合国大厦的大人物也在弱化
只不过像小兵张嘎讨人喜欢而已

所以各种势力拼命生长
就看谁能占据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养料

二十六

我们都不愿意黑色和褐色的重现
但是水藻和文盲的急剧增加，阻断了文明的曙光

他们的面容不像唐氏症患者
可是一旦肥胖相似度就会增高

二十七

只要非洲猎杀的庞大阴影没有消除
这个星球的呼吸就不会顺畅

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去阻止

人道主义的援助更加无力几乎放弃

二十八

相对于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作为不大
差点印证爱尔兰诗人叶芝的预言

一切都在四散。不，我不愿也不能这样描述
因为在爱因斯坦和霍金之后，科学神秘地在说能

二十九

物理学开始与古代的无厘头说法高度吻合
物理学开启了薛定谔的猫等一批定理和学说

他们会专注但愿不要专门制作
不要叫嚷着再扔几颗“小胖孩”玩玩

三十

但是金钱政治总使人不踏实
没有金钱大部分国家会垮台，但有了又会咄咄逼人

一切文化不可能在没有温饱中得到保存

除非它本身就来自苦难

三十一

所有的植物肌理都值得拷问
因为所有的物体看上去都坏死了但人还活着

虽然看上去半死不活，但是蚂蚁数量多啊
庄子甚至愿意在泥地里打滚，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三十二

顺顺当当地生活，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所谓的顺顺当当，不过是寄人篱下而已

不是陶渊明式的，当然也不能说是阮籍
总而言之海德格尔的才气比较生硬

三十三

黄色的海星在晴天里比较醒目
但在晦暗的语境里就不那么显眼了

走出这样的日子是否要假以时日

就算是走投无路，也还有无路前的思索和开掘

三十四

和冬天的雾霾和无话可说相比
推迟发育的深山显得生机勃勃

如能来一次替补的罗马俱乐部报告
或许未来的星球大战会有转机

三十五

要多说几个不字，要洗涤魏晋风度
要改变那种登高一呼的传统

要粉碎那种掠夺的文明
更不要那种碾压式的文明

三十六

你不觉得这个早晨已经危在旦夕
因为阳光已经不会像油漆大片掉下来

你不觉得这个夜晚开始摇摇欲坠

连月亮和酒瓶子都开始说糊话

三十七

那种所谓的骑士圆桌会议只是臆想
如果一切都要看死者的眼色

如果不看，司马迁们就会若有所失
太阳从青蛙变成毒蛙的几率也会变大

三十八

不要试图从精神病人那里得到图画
勤勉的教授不能这样描述

不要试图把花园打造成围墙式
这个秘密不可马上说出

（2017年1月7-18日）

[返回目录](#)

随手记下

当我在北京的马路上打车
寒冷的大风侵入了新闻电影厂牌子的脸颊
七省驻京办事处一带冻得通红

我近年唯一一次非职业的规划
比起梁思成的差多了，就到东三环走走
好在团结湖的地铁站十分熟悉
说明在冬天到来之前我与京冀有过接触
激活与骰子的意象有关一帮人发言的情景

“用力过猛”。一走到，这个诊断就递给了访者
顿时感到非正规规划局成立之初的一阵轻松
“阿巴斯一生就写一种风格”
不管李白有没有听到，李商隐或许可以喝一口茶了
茶里有一股清香，在空气的舌尖上回味

看到了高材生们的笑脸，是在著名的二环
看到未来史书的片段，高原各种植物的分布
冬天就不要让风加码了，寒冷可以，但不能让空气冻僵
在中心的附近如此简练，涌动着一种活力
这种活力证明了还在世界之初，以及，春天远吗

虽然南美的野草更盛，但是京都也应源源不断
也许简洁和朴实能激发更多的生气
能提炼草木精华，那么，就让世界再安静几天
届时，我们再来说说用力的事情
广告牌上的那个负有使命的美人，喜笑颜开

（2017 年 1 月 21 日）

[返回目录](#)

废话之都

我的眼界高于眼界的倍数
高于古都的发条和青铜鼎
我以翻开的扑倒的书脊
琉璃黄的书脊，背诵古训
当然有时，是土法制成
借用街上的和下水道的语言
无论高雅还是土得掉渣
只要所有的沙丁鱼晕头转向
最后成为沙丁鱼的罐头

面团从何时开始具有粘性
泥巴从何时开始失去忆念
文字和语言从何时开始脱离客体
成为留下一生记忆的语文课
是的，菜市场的叫卖声一直好于产品
这是人之常情，但扩展到尊贵的领域
成为恍惚的一景，这也不是不可能
黄了的思想才是首选之物，只是为了自我炫耀
不，炫耀可能在二三千年前，为了点缀诸侯的英明
只能说这些人过于自信，然后不得不著书立说
那时已经奄奄一息，无法到远处去会友

无法把空气固定十年二十年，乃至更多
没有用处的，就流传一下，反正总要有东西留下来
反正要把食物腌制，以后会更可口
反正钥匙只要是钥匙，就可以随身带
至于是哪一扇门，以后再说
空气是救命之源，以后一定会好起来
惰性气体看来惰性十足，像嵇康阮籍在晋朝
与山巨源绝交书似乎耐看
事实上那时竹林已经患脑积水
所有的清谈不会变质，但已经成为惯性
没有什么比两个人的哑谜更加紧张
反正说不出可以翻翻白眼
反正第二个人说第三个人说已经没有新鲜感
在那个时代不过给自己充充门面
唐朝的文学码头到处是客船
把李白弄成白富美，把李商隐伤得够呛
李商隐因此苦练金鸡独立，在巴山夜雨里
好在仓颉不想造出更多的字，以免绯闻更多
那些不可解释的都是绯闻，例如锦瑟无端
例如心有灵犀，例如青鸟殷勤探看
牛李之争不可复述，说多了都是泪
泪其实是指南针，例如天空之泪
泪其实与风相关，例如风泪眼

风泪眼与沙眼有关，沙眼又与大漠有关
大漠又与沙漏有关，沙漏最终还是与月亮有关
月亮就是温柔的沙漏，所以李白喜欢
那么我们来说说杜甫的痛苦
同样是在四川，月亮怎么就没有照在老杜身上
草堂里的泥菩萨明显不是杜甫
但也不是榕树，那年我走到里面
拉起一把椅子就坐下，准备应付了事
准备与遗忘作斗争，但明显力不从心
发际线明显升高，看得到青城山
复杂的或许是都江堰，我被折服
水流的去向，与地铺没有关系
但思想一定是站着的，没有座位
就像不高的香山，枫叶自长自落
而空气又站在何处，为时间护航
接受绿叶的洗刷，当然最后伤心而去
当然也可为陈子昂叫好，那是在何处
樟树不可能说出，运河也是
流水断断续续，船队叽叽喳喳
总是做些无用的进贡，总是把贡品当作煤山的柴火
那年我无意失火，烧去了精美的火柴
拱桥随后步入西湖，初阳台的公鸡不叫
那年我失去岳王庙，属意雷峰塔的重建

长桥随即不长，断桥顿时不断
葛岭的屏风，手足无措，差点无处摆放
我假装来到皇城根下，与御街会合
倾听护城河浑浊的声音
观看各类房屋的飞檐，它们总是莫衷一是
总是把不认识的雕塑和怪兽给我们看

（2017年1月13日-12月27日）

[返回目录](#)

困 惑

我从拿到世界的烙铁那一刻起
嵇康的手心就充满了厚茧
从厚茧里孵化出来的广陵散
克制了公孙大娘和杜甫的舞剑

草木的四季变化限制了葛洪的炼丹
不曾在初阳台弹拨琴弦的李商隐从此头晕目眩
药水一遍遍地涂抹在城头
自带沉香的樟木一次次地丢弃在王室之外

一道塞外的闪电照亮了陈子昂
孔子和屈原在江边相对走近又不好意思地走远
不是为了西施和西域的绝世外貌
更不是为了驱赶阮籍的马车进入灰蒙蒙的函谷关外

我收回辩证法的两副面孔
驾驶太阳的御用马车停滞在大漠上空
我收回鲁迅手里眉间尺的剑气
折断两棵枣树的灞桥柳，为此时此刻画眉

计算时辰从来不需要樟树在边上

(2017年12月22日)

[返回目录](#)

从未有过的感觉

大脑的暂时失明
仿佛蚁群镂空了那个飘忽的图书馆
眼睛的山鹰无从看起，甚至无法
用爪子抓住病了的动物，轻飘飘的杨花

大脑的暂时失明
激起了脑干想象部分的反戈一击，在头脑的空隙里
兴高采烈地对着原有的惯性造反
在早晨拒绝迎接炊烟，散步到金黄的田野
把黄澄澄的稻谷扬上天空
成为阳光的一部分
也不想拉开枪栓，成为一个优秀的猎人
并形成格言，即使自杀也无效
无法到达半坡或大雁塔
无法成为半坡或大雁塔，更无法用细细的绞锁
绞杀世界，世界的某一秒钟

那是不可描述的时刻
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却呆若木鸡
感觉头脑的版图，一块块被割据被占领
我交出了除我之外的一切，我交出了自己

那是不可描述的时刻
无目的地行走，机械地跟随着季节的变动
所以声言何德何能
并且在任何地方的尽头逗留
在时间停止之处逗留
无目的的行走，使我想起阮籍的马车
那是世界的敲门砖
是拒绝世界的贵族姿态
比打铁好，铁匠铺那么稀少
而做一个铁毡是要有功力的

直到有一天
飞往秘鲁的鸟儿从埃及折返
告诉我尼罗河的往事
直到有一天
玛雅王国的国王托来一梦
让我看看废墟上的春天
我发现这失明，大有深意
月亮是一阵子的
芒果却悄无声息
还有什么可怕的年龄在决定一切

（2017年12月24日）

[返回目录](#)

力图改变

河边长着的青草，就像司仪
邀我参加黄叶飘飘的盛宴
头脑的罗盘不为所动
路旁的樟树正被移植，史官声言
将送到别的优雅地方疗养
我行注目礼，知道这一去将不复返

各种细微的变化正在侵蚀人类的经验
太阳的未来主义浪潮更为紧凑也更为松散
正对原有的平庸进行重新命名
于是连天堂鸟花也应运而生
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各个待价而沽的花店

在这一小块难以立足的空地上
条形码在无条件地扫射各种认知
可是柳树的本质还是柳树
不会因贴上标签而改头换面
在这个身无分文的阶梯
正直的文字浩浩荡荡地搬离
就像那些遭受水灾的真理

没有更多的理由描述
即使思想的海滩上处处是散沙
月亮的沙漏不动声色地倒扣
寒山寺虽然距今已远，但本质上还是骄傲
会在原地依据约定，会准时迎接客人
张若虚虽然稍稍有点虚弱
但还是会在月下沉思
写下千年一绝，然后潇洒走人

寒潮又起，这不是谁的错
每一个人的行走都不简单
都会沿着地图上的其中一条线而艰难行走
都会翻过新加坡，越过好望角
寒潮又起，也许要关注添衣问题
地下的通道也许会被更多的混凝土巩固
高楼的种植也许告一个段落
墙体虽然很高，蜥蜴的丑陋却美滋滋地贴在那里

（2017 年 12 月 25 日）

[返回目录](#)

无纪念意义的行动

的确，在肥皂的泡沫里
水缸不会任我行
种植林的机枪也不会
密集的扫射，挡不住鸟儿的行进
鸟儿要去孟加拉国
看望惊慌的老虎扬起的飞尘

是的，短暂的失明里
孔雀的思想不会任我行
本来要交付使用的空气
在崎岖的山路上骨质增生
蓝色的喇叭花明显想粉饰太平
巨石的头颅却拉了拉领子
听到了鱿鱼们有点寒冷的歌声

拉不住秒针的步伐
顶不住时针的定时轰炸
只觉得青苔长满樟树的全身
雨丝和昙花互相宽慰
落叶模仿燕子的飞行
在荆棘的齿缝里，龙舌兰吹去叶上的灰尘

成为惶恐的太白金星
花菜凝聚沙粒的努力
水磨不知疲倦的绕行
唤不醒钟声里的巨大石柱
追不上头顶上的云层
在篱笆的水流里无法抵达
那么水鸟要到哪里去旅行
像钉子一样钉在空中
至少拉住大片云彩
然后假装拉着大地在飞

（2019 年 1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胡言乱语

大年三十的门槛开始增高
其实是月球的尘埃矮了半截
这不可能，竹子向来声称是直的
可现在手镯的幻影越来越稀少
松树的松针曾经蔚为大观
如今蜥蜴的阴凉难以感觉到

期望时针的剪子，剪去大批成形的布匹
同时太阳的光线不再深入腹地
那是什么，被雨水腐蚀的红土
经历了铜钱的岁月依然是红色泥巴
激不起沙漠步履半点的情怀
那是什么，公鸡叫唤出来的村庄的炊烟
力主在荷叶的纹理上为露珠放哨
却不料灯笼草的声音杂乱无章

刻满廊檐农家的木雕早已收心
最多成为蛛丝的一个戏台
返身回到稻田的威武的蜻蜓
两只眼睛的丰润再无儿时的记忆
就算是打上水印的石桥

也看不到淤泥里的藕断丝连
我们沉浸在日光里的菊花
也对白色的晨霜毫不在惜

一切都如茭白的身体那样光鲜
我们却对干燥的黄泥嗤之以鼻
哪管伍子胥急得白了头发
宽阔的潮水就是不将小船渡到对岸
以至于满目的经文化身白纸
广陵散从此于我绝矣
身体的琴弦不再发声
就像夜半的钟声洪亮，可全世界均已昏睡
唯一不昏睡的那个人，彻底聋哑

即使珍贵的清茶堆积如山
没有上好的水又能如何

客船的郊游，还是回到崖山的陋室吧

（2019年3月8日）

[返回目录](#)

对抗天色渐暗

欣欣向荣的草木转眼变成事实上的光秃
从未有过的雨季降低了石头的维度
天空的白发，披挂在不寻常的海鸟白头翁上
灰蒙蒙的天气显得更不寻常，高楼
蚂蚁进出的大脑，布置成电影里的末日景象
视野被软禁，风水学家再也不言风调雨顺

雨水对空气的反复冲洗，让人怀疑是什么犯了罪
但是草木的茂盛，又会让人大言炎炎
何处都在进行的草莓的打扫，预言的摘除术并不成功
微红的脑袋一直在天空晃荡，看得到激素造成的肥胖
或者叫凹凸不平，这是藤曼的神
这是旱季最为耀眼的光线，它在雨季失去效用
它在草木的眼里渐渐失掉光环，成不了被神化的杨玉环
当然也就没有唐明皇的事，自恋和顾影自怜

此前云泽编造的江水，在都江堰的头顶漫步
至少蔓延到三星堆神话的边缘
可我就是从那时转入黑夜，不是我转入
而是金沙江边我的注视的转入
此前在孤山的空地前，摄像机的转入

王府和知府打入另册的转入，至今记得
那种对李白的切断，对杜甫的大意
对王维和马可·波罗的随意一瞥
以至于，对陶渊明的话当话又很不当话
尽管在内心，对高大山脉的雄壮了然于胸
但藏宝图的路途和沙漏的沙子一再流失
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对比，原来殊途同归
都是在病中失去刘禹锡的走动
喜马拉雅山的灵芝从此绝矣
冬虫夏草在中箭的成吉思汗那里又不起作用
想来辛弃疾的内心承载着达尔文最初的语感
那艘在西印度群岛吃水很深的大船装载的还是草木

天色微暗，并不能证明夜光杯的存在不存在
夜郎国也一样，去与不去都失却风景的风险
想来高适王维的长短句出塞后
王之涣王昌龄的五绝七绝不能马放南山

（2019年3月9日）

[返回目录](#)

接近沉香木的那一刻

世界与我都在拭亮星辰，打扫旧时庭院
接驾新的光芒。时下，我接受任何的谷底
哪怕洪水即将带来浊流。所有的树木
都在宣布陌生，行人被迫到远处
接受大地的病变，分泌自给自足的树脂

黄水的流动曾经像蚯蚓，不停地凝结和溃烂
迷宫的移动，由于不断冲刷而使历史变黄
王室试图凝结而后宫的漂泊流淌不止
武将的尚方宝剑也在空中一划
半边的藏宝图落地，星星的枯枝落叶覆盖
桃花的树脂始终不能在华清池看住香肤
浔阳江头也掩盖不住芦苇的白发

青丝和客船的相见，总是落入月里嫦娥的眼中
易霉的江南民脂，通过运河的刀痕滑向北方
贺兰山下的西夏人，是如何射出致命一箭
结束漫天黄尘。谁也想不到金陵城墙的断裂
使得陌生人骤然增多。比陆文夫看到的更多
江南的桃花从此凄绝，羌笛无从恢复塞北的豪气
河西走廊只拥有树皮树汁堆积的地名夹皮沟

在像鹳雀楼一样低矮的我的站姿里回荡

我的南宋也愈合不了。谁让我的钱江潮打湿繁华
谁让繁华的沙漏边，居然是桃花的暴露狂隋炀帝
瞪着死鱼的眼睛。他在数着夜萤的亮度吗
他在愈合昆仑山脉和辽东战场的伤寒吗
唐朝的陌生人，以后是所有自以为能建功立业的陌生人
他的在运河上的温柔一刀，如今已被柳荫的阴影覆盖
可他已然是柳树的陌生人，连轻飘的柳絮也容不得他
柳絮一直在击穿树脂，而树脂却不能凝固沙漏！

除非有那种香气，隋炀帝拿开络铁和花蕾包含的香气。

（2019年3月16日）

[返回目录](#)

文人出门（组诗）

李渔出门

一

世界变得娇小，那个披着婚纱的玉米棒子
在远处就要断气，很难进入农家的法眼
很难进入流通环节，兰花的足迹难以界定

兰溪的地盘，我进入他的简陋草房
就像他进入他的草台班子，忽而流落民间
继而又流落民间，就像推开一扇柴门
又推开一扇柴门，就像他掰开玉米
掰开的还是玉米，至于玉米须须
那就用来玩，权当成人的游戏

二

每一代的瓶瓶罐罐，都是一次不自觉的对应
对着星际，不作第二种想
你用你的细节和闲情偶寄，追溯马可·波罗游记
甚至唐朝，所谓宽严都在一线间

你有孟买的诗篇，你有钱江的清澈
你有大海的和声，和卡在中间的记号
你有那个时代的杂碎，把小说写到武林，把戏台搭到金陵

那是一种冒险，可不是吗，每个地方都有
每个时节都有，一种纯粹是外貌的变动
足以震慑身边的人
足以体会那种无以言表
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但只有你
付诸了行动，看，柴门外长的是夹竹桃吗

这里没有风花雪月，有的只是个人的情愫
比如在江南的某座宅院里，挖点池塘
树个假山，铺点小路，立个亭子
作几首不合时宜的诗
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以外，看闲情逸致
思考明朝末年的乱和闹，特别是读点小品
在忙里偷闲之外，感受有意识的遗忘
这遗忘来得如此猛烈
以至于这些小品的闲情逸致
再也不清闲，它们关系到一个人的情怀
西子湖秋日青荷的分量
雪中断桥的真与假

四季情怀的极致状态，我想是雾气的忘我状态

三

他在戏中，戏也在他之中

简言之入戏很深，就像一直遇到雨天

湿漉漉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燥

但这正中沙漠的下怀

入戏很深，以致于盖过最后的穷困潦倒

而不是桃花的落红，乔木的挺拔

形成虚伪的北山路的长度

就像此刻，浑身冒汗的暑气把人窒息

看一眼蓝天之后的窒息、半窒息

想起了夏威夷这样的名称，似乎没有关系

但的确长存于我的记忆

想起了马尔维纳斯，和，福克兰群岛

想起了福克兰，和，马尔维纳斯群岛

那是不远处的一场血腥的海战

老牌帝国与新兴国家的较量

只能说，毁灭来自别人，也来自自身，我界定

一场芥子园与芥子园画谱之间的战争

一场小说与戏剧之间的战争

不，除了欺凌，遗忘只能来自荒凉

在史书的空白处，看清楚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变色龙
是如此优美，又如此地触及不优美
历史的本原色，空气的窒息状
只能说去年的鱼尾纹，在今年没有感觉

那么，就用李渔的闲情去打发假装存在的闲情
用偶寄去消解李商隐或别的人的偶寄
或许一直以来并未触及事物的肚脐以下
但在李渔那里，修身养性就是
打斗蟋蟀或研究女妆也是
多么无聊，可这无聊构成了他的书
构成了某种说不出好坏的境遇

一切在昭示，梅花鹿与指鹿为马有递进的关系

四

马尔维纳斯，福克兰；李渔，李笠翁
用虚无主义的前兆，打消无法纯粹的情趣
收拾曾经颓废的姿势，扯开分布在身上的围栏
就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扯开层层纱布
露出血红的伤口，我明白
即将丢掉最后一城

我的士兵将在象棋的规则下无所作为
我将弃子，也许我就是沉重的弃子
与乌鸦的叫声打得火热
在掌纹的迷宫里左冲右突，最后溃退

我不是那支进入意大利的成吉思汗部队
甚至不是不是哥萨克的骑兵
我在陈胜吴广的麾下不曾摇旗呐喊
我甚至没有见过阿房宫
有可能，就是一个用箴言掩盖的空城计
腹中空空，毫无美感可言
甚至不如后期的李煜，他还有故国记挂
他的诗也把春花秋月牢牢记住

我即将溃退，在超现实的风车上
我有一支竹制的长矛，次次都刺向空中
不忍心向美下手，是的，那些映山红
我其实刺不中，就像我不能领会奥义书的奥义
不能背诵被人时刻重温的古诗十九首
我甚至不能面见崔颢，在雨中的黄鹤楼
我是如此虔诚，但这个布满冰川的世界
宁愿看见守夜人，守望芬妮根

是的，球赛的下半场肯定艰难
但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不惦记什么
不遥望唐朝和长安，那就坦然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的对手其实是自己
是干旱的撒哈拉，整日惶惶不可终日
就让青草丛生，就让落叶满地
当我逐步远离，我已经在雪山地带待过一阵
很清楚那些神，那些事
偌大的华北，不可能永远放不下一张书桌

时辰已经不早，李渔
就带着你的美人团队开始无意义的流浪吧
那是文学史上必然的章节
只有这样，你才能立足市井
拥抱空气，倾听寺院的慵懒
你从未见过一只知更鸟，不是吗
你从未见过灵山和丰乳肥臀，不是吗
那就合计合计，再到一个如喜马拉雅的斜坡上
成为一个文绉绉的写者，且抽去空荡荡的灵魂
就像那柴门，平常关着，但总有打开的时候

时辰已经不早，不要在乎那些隐身者
他们靠着高压水枪，总有劳累的时候

不背水枪者，也可目测自己
靠手艺写作，态度不够，所以最后是匠人
靠概念思维，敏锐不够，所以最后生动不起来
别戴着手套去感受体温
别用体温去适应阴暗
虽然说乱糟糟，看起来没有那么糟吧
李渔是那个时代的一块鲜肉
茅草房的拥有者，柴门的鼓掌者
他可以不是内核，但他不可以不敏感

在明朝的那些日子，李渔即将关上柴门

（2017年8月26-27日）

苏轼出省

一

苏轼并不是非要出省，他懒着呢
夔门也懒着，怕载不动乐山的一条鲸鱼
蜀道也懒着，怕金色、银色的树懒
在天空中不下来。四川盆地、成都平原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鱼米之乡，只是
有点像三星堆，孤立无援，也许沿着中亚而来。

四川就是三星堆，在一个遮天蔽日的地方
穷尽一切青绿，不断地诞生仓颉般的奇迹
诞生藏在天边的雪山、草地和牛羊
他不刻意，在藏区的哈达飘起时，在不经意间
为都江堰的千年兽医叫好，为围绕地形的计谋作证
有天真的复杂、复杂的天真，使我想起
有着宽窄巷子气息的哥老会和保路同志会。

数量惊人的青铜一开始就很奇异，但又何必奇异
与中原大地有多种类似，但在面相上真的奇异
那是提醒我们，看似一场寻常的暴雨
却又很多意外的冰雹会接踵而至
不管是否山川的发源地，水美草肥的中途
辽阔的地方，总是如海洋的传递，碧空如洗。

二

处处感到寒意，在一个不是山顶的山顶
提前的登临，提前的退缩。处处感到寒意
让石柱的体温计逐渐走向死寂

让所有的群山倾斜过来，那是痴心妄想
处处感到寒意，裹上灵魂的外套
在夏天暑气散去的时刻，黄冈一个激灵，游离千里万里
江苏境内，佛印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作为智慧的小桥流水，各在对面看风景
杭州，更有白居易不在此地写作《长恨歌》的悲伤
那当然不是什么愉快，但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愉快
妖魔鬼怪，一直存在漆黑的老屋和现代的黑屋子
道貌岸然，洗不去穿行于雾霾之中的雨点

出了历史很长的丰都，什么都拦不住
到了江边，有更多的月光正在照耀
即使才高八斗，照样在北宋的地头受到摆布
在唐朝、民国，白居易和郁达夫也一样无处可逃
受到地震，可怜的汶川和九寨沟无处可逃
遭遇台风，凄厉的风声无处可逃
在更多的地方，人们眼睁睁看着房屋倒塌
或者被拆掉，就像家园不再，这是为什么

存在就是不公平
风尚的天平倾斜，因为难以找到一点平地

山和山连成一片，也自成一体
任凭沧桑侵蚀，流云注视
显然，那个高亢的脉动里没有你
那个可以筑巢的树林里也没有你
你就在平原地带，偏袒着
你就在偏东的地带，与湖水一起静静

忍受各类循环，寻求时有时无的偏方
谛听淘金的山谷，观看云海的无常
以一滴露水，感受遗失的时辰
以一场狂欢，打捞失去的岁月
何方神圣，主宰亿万数字的命运
何方劲旅，看护备受欺凌的家园

江水涌出夔门，似再也回不去
在长江流域，何处还有绅士般的奴隶
捕捉漫天晨雾，在雾中时隐时现
何处还有奴隶般的绅士，装模作样
诉说要看西湖的水究竟有多深
并且兴致勃勃的保存里西湖那一方净土
可惜净土不净，山腰葛洪的遗迹老是飘起烟雾
我视作继续冶炼，其实城市就是一个香炉

有多少烟曾经轻飘，多少短命的蜻蜓不知下个季节

四

在西湖温文尔雅，大约是你最好的意象
你与痛苦的对决，你对时辰的放弃
包括拒绝沐浴峨嵋山月
逼迫青城山和成都敞开心扉
因为你无法把握江水的运程
无法接受来自寒山寺的规劝
当这些上升为皇家的意志，那些莲花不再白
那些荷花不再红，只能矫情，“留得残荷听雨声”
只能欣赏千年绝唱的“远近高低各不同”
如果船上的桌子是中原地带
你却宁愿听一曲船娘吟诵“高山流水”
并试图收集嵇康的哀而不怨

你在船上不得动弹，因为四周是浑浊的水
你逃避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夕阳被高血压击中

五

我可能进入了你的灵魂的重地

因为我一直占有《水调歌头·中秋》
那有帕米尔的气度，香格里拉的空灵
拨动了天下人的心弦，身体的琴弦
星星的五线谱，纯蓝的底色
与月亮的唱和，看来可用冠绝形容
我一直试图去理解那个不安和伟大的灵魂
甚至走到了乐山，走到了它的深处
我是乐山为一头座头鲸，因为它的庞大
它的知性的地域和它高耸的大佛

一次次光临西子湖，品味他的“淡妆浓抹总相宜”
一次次走入他鲜为人知的困境，包括他对永恒的那一瞥
断桥顿时空虚，潮水顿时大作
平湖秋月或者梅鹤亭，只是摆设而已
绝不会为了月亮而投身西湖，是不屑吧
因为那中间必然要经历顾影自怜，这不值得

当李白与苏轼，不经意间诞生或自小在四川
当杜甫和李商隐，不知怎的跑到了草堂或巴山
这已经不言自明：那至少是三星堆的神迹
悄悄地蔓延，至今，没有人刻画那些青铜的人和树
是的，是那些树，在成都平原慢慢顶出地面
你们没有看见吗，没有看到有一个树干

有无数的树枝和树叶，供回溯。是的，那是星空的图形。
而今天，我们只能复述苏氏父子、兄弟的奇迹。

（2017年8月25-9月1日）

李煜出国

一

不管是竹简还是纸张，都会一丝不苟地写下
宋朝的殉葬品，诗词的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里的人精，殉葬品里的上品

要用何种雅致，才能诉说你的万分之一
要用何种情怀，才能释放失神的、饿虎般的思念
故国家园，一触即溃，没有什么比这更迷茫了
更能浑水摸鱼，更能匪气十足
——大宋的匪气十足

二

在宋太祖那里，对于现代派可能一无所知

但对于领土的窥探则是永远的
云层虽然高，哪有这般深奥
锦缎虽然糜烂，却何处不是如此

国家的职责，真的在于保证生灵不涂炭
帝王的心思，真的在于不想知道
心烦意乱地手一挥，为长远，为短暂
却看不出几乎夭折的路线图何在
想起民国时莫谈国事的警告
我仰天对着月亮长吐一个烟圈

三

这绝对不是闲差，被赶到另一个地方
云还是那朵云，水还是那些水
只是宫殿不再，后宫早已遭殃
思想早已打烊，百姓早已习惯
命运是捡来的，似乎应该感恩戴德
似乎应该不停地说，敬爱

晋朝的帮闲文人们，早已噤声
隋朝争执不下的天文历法，早已失效
唐朝朗朗乾坤的精神病患者，早已失传

而之后元朝的灭顶大法，则有定论而无所用心
拉倒吧，你这精致的文人
早期的宋朝显然与量子力学无关
放弃吧，躲在被窝里的哆嗦者
你不可能再拥有妖娆春天的花朵
当然也不会坐拥晴朗秋天的月亮

在一个宗主国度日，可不是友好使者那帮惬意
苏武牧羊，还是重耳什么的，一定心有戚戚
陈叔宝呢，望着张丽华的长发乐不可支
在水中的飘荡如此迷人，结局却未可预知
那是何等凄凉的一段时光，无法摘取灞桥柳
也难以进行简单的山中问答
有时候，雅致的事物很难驾驭
虽然，不雅致的事物更难驾驭
春花秋月有毒，一江春水送命
要问有什么感想，我望了望乌鸦
望了望荆棘丛生的旅途
也曾实地望过洛阳的北邙
北邙的风景如此优美，就像散发不出香气的花朵

四

想到花朵的脆弱，枝干的老化
想到车轱辘的缓慢，后宫的流落
这当然不是喜欢的方式，穿着并不破烂
却无法自由走动，像在沼泽地
又像恐惧中的呼吸，不够均匀
可以想象，他不认识后来的文天祥
也不会受宋徽宗的美学影响

苍穹之下，他将在荒凉的时刻收割诗句
把房屋和春江花月夜组织在自己名下
在刀斧手的面前发布度日如年的慢生活

我们收获了一名诗人，但却失去了收获的意义
因为诗句，并不能抵御丧国之痛
并不能收复时间的失地
要我写诗剧吗，可最有潜质的白居易不赞成
荷马也借此逃避，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要我走近李商隐吗，李商隐另一番情景
于是他的奢侈，他的放浪，只好留在晦涩的句子里
以此与富可敌国的现实抗衡

五

我的散漫，让我理解局势的分崩离析
是那样的伤心之至，不能转移支付
我的散漫，让我理解开阔地的被动
旅途的心酸和边疆的可恨
文明并不可解读，他是悬浮列车
表面光鲜，但地基却格外沉重
那么，我们今天的接受美学
也许是在白骨之上，就像青天建立在月亮之上
我们今天的认知，与末代沙皇无关
只停留在宋代之前
地球这个黝黑的铁锅
烹饪了什么，城池吗，思想吗
还是胡萝卜加铁棍山药。

（2017年9月9日）

蔡氏出书

一

湘湖的礼节尽在妖娆的言语中

以加倍的关心和热情，加入普通话的磁性
那本是两种水果发育的状态
除了蔡东藩，除了另一位名人沈定一

萧山蔡东藩，从少不更事开始
以一个考场枪手的身份，失落在司马迁看淡的手艺里
他以洒落的鸡汤模糊考场的卷子
把自己赶进死胡同，憋屈地，在墙上划了一刀
也无意中，在泰山划破迎客松，在昆仑山划破冰层

二

以孤独之躯勾兑司马迁和不是司马迁的睿智
以一支笔给物体的暗处打点滴，并反对山海经的虚幻
前朝不是问题
问题在相对论的普及和通俗里
既不服气马基雅维利的伎俩，也不为凯撒狂热
精气尽失，这就是湘湖存在的秘诀
因为旁边的杭州乐园，摆明了就要游戏
把这些深奥的事情看成一笑而过
那就证明了食堂饭的确可口

晴天和雨天，都无须大惊小怪

湖水的形成总是一以贯之，可以错以为南京的莫愁湖
北京精致的颐和园，以及水中的石舫
夏天和秋天，也一样风情
这块湿地，与五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关键是它还在

在，这就打开了长安、金陵等地的宝库
复原洛阳等地地势的高傲和不屑
这就可以让自己不在，精力集中在茴香豆的四种写法
不，蔡东藩才不登上颓废的酒楼
他更愿意看到，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另一棵也是
在，生生地救活了公元前后和历朝历代残存的呼吸
给赤裸的史实，披上一件囚徒的外衣
幸好，他对出生在附近诸暨的西施并无感觉
对那些妃子的举止也断然予以消解

而不在，才是花开花落的真谛
才是朗世宁不愿绘画东宫西宫的秘密
以一介传教士之躯，撕裂庞大紫禁城的口子
从而驾驭欧洲和阿拉伯抵达礼宾司
包括英国人马噶尔尼，可以绝口不提
不在，可以理解为不再现场的匆匆忙忙的庆贺
促使名义上的史官不住地遗忘，以遗忘为荣

三

好歹小时候在夏天的水中学习游泳
因此对我来说就是重返现场
可我难以看到天上的大雁
难以抵达童年的天真，难以剪开中空的包装
时辰过去了，可我还在这里
太阳这个无辜的、血红的弹孔
一再影响人类的情绪，以至于蔡东藩
手无寸铁，也手足无措
与不存在的天鹅对峙，向不常见面的孔雀开枪

何以变得目不暇接，何以让人心灰意冷
演义里，或许有太多的推背图字样
渲染桃花的盛开，铺上落红的地毯
当然，里面不会有梵高的一席之地
对于有趣的培根也不会提及
对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不曾给予很高的礼仪
对于尼禄皇帝也是，尼禄居住的高楼
至今孤独地矗立在罗马元老院的对面

更有意思的是，压根不提圆桌骑士

那是无政府主义的征兆吗，存疑
那是平等的最初形态吗，可能
如果真要提，还不如一走了之
毕竟蔡东藩不是唐·吉可德
更不是考证大禹是虫的顾颉刚

四

在冰川纪面目模糊时，小鸟的清脆声音
划破了地质学家沉闷的手指
地质学家就是一些工人，擅长制作压缩饼干
擅长对年代的激浊扬清
而蔡东藩擅长的是，晒晒发霉的书页
从中汲取电闪雷鸣
破解史书边角的只言片语
从循环来看，荆轲是一个例外
从周期来说，密码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说中帝王的心事并不容易
不容易，那就不说，萧山人的脾气
看着码字的司马迁如此缓慢
还不如另起炉灶，或许，也是萧山人的脾气
萧山的土话是如此醇厚
也由此失去了制酒的技艺

萧山人的信条是，迟早要回去
也因此不愿追究某些根本

请不要什么见证，请不要见证什么
真正假假，就是一种叙述
那又怎么样，无非冠名为自作多情的半个学者

五

地铁虽然通行，却难以穿越蔡东藩
这些唠唠叨叨的书，躺在图书馆睡觉
睡得那么香，可与湘湖的宁静媲美
这些书，像几块民国的香皂
可以洗去一些蒙在关键部位的灰尘
更像几块红砖，让富丽堂皇有所露怯
是时候了，是时候重新开印了
精美而不失典雅
博尔赫斯这样说，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
同一本书，意味着同质化
那么，抛却吧，我就这么看着，看着就行
卡路里的丢失让我们的双眼躺在常温以下

（2017年9月11日）

李白出山

一

当年的一棵苦楝树，被远在成都的杜甫惊醒
无奈穿上玄色的外衣
如今唯一的明月，几乎被飘逸的李白宠坏
在黄昏走出省中医院时才给我看她差强人意的圆
（据说杭州这个时辰看见的没几个）

行色匆匆，准备开展与世界的打斗
潜入长安，免不了要在那里忘却世外桃源
身份至今尚未解决，江油人
或者真的来自碎叶城
但愿我有三星堆的血统
以此证明本尊可能是遥远的夏朝移民
我在捕捉顽皮的月亮吗
或在狭小的地段发现“对影成三人”
诉说疑是地上霜
日常才是我的本质
至于“天子呼来不上船”
大约是酒精的燃烧
那个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

有唯美的倾向

忧伤的时间剑客

最好的形象，“拔剑四顾心茫然”

别样的唐朝荆轲

总要离天三尺三，刺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二

结构主义的中途上车者，摇下空洞的车窗

解构主义的盲目拥戴者，骑上远去的矮种马

才不理睬欢乐颂的内涵

才不思考星星们是否团结

才不注意黄连树是否深黄

在酒仙那里，唤醒五棵松树的挺拔已不是当务之急

打消顶级掠食者的胃口也不在议事日程

对庐山情有独钟，写完就掷笔而去

在打牌者眼中，可以沙漠的雨水，煮沸山顶的海鱼

可以泰山的迎客松，点亮珊瑚礁的篝火

听从夜郎国的召唤，还未到达就抽身返还

所谓出山，就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行走

思考抽刀断水的问题

反正抛弃景色的不是我，食古不化的也不是
我在不耐烦中给出答案，从来不让苦难流落天边
好啦，说半个旅行家也不为过
就秀一下天姆山，就饮一口新安江
甚至对着桃花潭也兴致勃勃
虽然，大雅久不作

三

并无出色的准备，折一枝灞桥柳给自己
昆仑山上的仙草，还未递给李贺
石头记里的红尘，还未在画家的院子里扬起
氧气似乎不足，不足以在海底深
盔甲仿佛不厚，不厚道地穿在将士的身上
施洗者是谁，要不要重温这盆温水
洗脑者何在，要不要打开这段莲藕
用洛丽塔的方式，寻找更老的宇宙
以马雅可夫斯基的习惯，给迷航者更多的趣味
窒息者在呼喊，就像海滩上干涸的鱼
纵有千言万语，也总是不着边际
诊断：润活度不够
江南的湿气，渗透不进樟树的内部

樟树的高度，取决于雨水的多寡
莎士比亚的气质在高喊，放手，抽象主义
星球的陀螺在说，头晕，眼冒金星
给我捂块毛巾
用气数猛击理智的盾牌
用盾牌筑起疑古的长城
冬天何止于如此上火，几乎要凑近太阳点支烟
几乎要宣布要趁着黑夜向太阳潜去
并且让河豚在占星术和洗脑术中成熟
有多少不屑放在枕边
又有多少枯树被氧气吸干
自我形成颓废的雕塑状
对着流水细说不可抗拒
打扫星星的庭院，暂时不必
打捞水波粼粼，似乎不能
谁说盲者气度非凡，色彩可以淡化
喜悦可以沮丧，商君书可以不声不响
石头可以板着脸，一直板着脸
那又何必，任由支配者推来揉去
一度接通福柯的卫星电话，控诉公共私人建筑的泛滥
任由茅屋在秋风中悲歌
不断收听历史的天气预报，发作周期性头痛
就像一家离岸公司，神龙不见首尾

李白的现代化，在于不够幽默
我用季节性的友谊，结识他，告诉诗歌的另一个维度

四

打捞聂鲁达的打捞落日的季节即将来临，星星的鱼群
在假装文明的世界打斗，或者在打盹
毫无动静
此刻，李白就是一个慈祥的诱饵
在想象面前，一度成为
封神榜的爱好者
狂热分子的稻草
口号的发烧友，寺院和山门的封条

可那种豪爽、雄浑和细腻
一直在，无论是低谷还是步上云端
无论是万马齐喑还是莺歌燕舞
无论山的牙齿钳制了云彩还是河流泥沙俱下
无论在山寨村还是在理想国
那种颠沛的旅途
历经沧桑
在什么什么的几年里，暗然前行

几年几年的叠加，就是以后樟树的年轮
就像火焰，在边疆的影子上不断燃烧

就用勘察加的手，感受海拉尔的静电
就把加德满都的树，栽种在工地的镜子里
天生我才必有用，某种海洋生物的遗骸
意思是碰巧可以照亮黑夜
可以打开藏经洞的集束式光亮
唤醒阁楼日夜躁动不安的鸽子
感恩大海日夜冲洗的沙滩

以模糊的视线抗拒清醒
剪去彗星的尾部，抵达巫师的说教
展开新一轮的驱逐和收留，以便显得人性一些
是不是一直要劝说蒙古高原
放弃天空的夜夜笙歌
用河豚的鲜味毒害雨季的闪电
用空旷和软弱无力打开万物
是不是一直要花费吴哥窟的精力
收缴湄公河的魅力
暂时流放丛林的血
为公设下的奇葩标本付出高昂的代价
以至于不得不面对

在地球退休的当口，发掘未来的潜能

河流的长度，应是馈赠
土地的广大，岂可遏制不住地糟蹋
悔恨阻止不了时间的单向度
“管它洪水滔天”俨然成了原点
自组织的高度愈合
与周边格格不入
几乎就要成为一个弃儿
自娱自乐。替代的麻醉品。地球。气球。

五

收工了。
酒，兴奋剂，麻醉剂
偏偏不是归宿，又偏偏呈现归宿的特质
但如果抱得一个月亮下沉
绝对是有点凄惨的浪漫。
收工了。

（2017年9月12-10月5日）

[返回目录](#)

神秘的三星堆

序 诗

空寂的平原上的平原
空寂的星系图里的星系
在神秘文明的三个黄色的伞盖下

先人摆放三枚金字塔形的石头
三个在春天里长出嫩黄色的芽头
在盆地的田野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就像三个勘探打钻的漆黑黑洞
三组迷一样的异质的青铜乐曲
三个比山海经还要奇幻的土堆

在此神秘地生长，吓坏了一段历史。

一、青铜大立人

几千年的空白
像国画一样有意味的空白
尽头，是夺目的青铜，青铜的铸造工艺

它们模仿人、鸟和开花的树
它们扩展了蜀国的神秘
把神力倾注在东方的神木上

太像太阳系派来的神人
有着树木一样的身架
战斧一样的威严和逸闻
一个面对月亮的毡板的打铁匠
传递着远古的手艺和眼睛的声音
那眼睛，有着太阳般的眼帘
在眼睛的后面，血液打着水手的绳结
打着死藤和树根般的绳结
除此以外只有喷涌而出

太像太阳系派来的神人
它的身世
傲视严冬，春暖花开
不与华夏的文明在外形上重叠
不在任何的太阳下透视影子
也没有蝌蚪般的文字
没有蝌蚪的繁殖
只有一副漠然的表情
一顶平常的青铜王冠

除此以外它什么都不是

可它突然就定居在雨水充沛的蜀国
被蜀道封锁的土地
就像一张文明的底牌
异族的底牌
强行加入到银杏树的丛林
时间的丛林
在石头阵里放上一块异质的石头
在玉石堆里挺进一块优质的玉石

现有的文字，不同程度地紊乱
星空的地图，前五千页开始松动
如乱云般飞进太阳系
如太阳系一个空灵的图钉
如图钉突然生锈
如土地突然锈迹斑斑

坚硬的头像，在叩问已有的花朵
长着熟悉脸孔的花朵
在先秦以前的长幅画卷里
可有如此强烈的篝火在蜀地燃烧
可有如此巨大的脚印

在月光下像华美的鸟儿一样的腾跳

坚硬的头像是一道掠过冰川纪的闪电

闪电背后的隐约人影

伸出云彩的手掌

每一棵云杉和牵牛花的手掌

巨大的风力瞬间吹开平原

一张没有文字的白纸

一个以青铜为文字的部落

一个发扬光大青铜时代的部落

一个也许是假装的部落

高举着青铜的盾牌

从江流处巧妙地截断江流

在头脑的夔门投入另一条江流

调动着云中飘动的绸带

在每一处都停留不了的绸带

贯穿着水蒸之气的绸带

绸带的光滑与强行的奔腾

震撼着每一处相连

首尾的相连和山脉的相连

文字和眼睛大致相同的相连

都有治水的传说、射日的传闻

人与土地、动物相像吗
在泥土构成的房屋的群落
向纵深发展的皇宫的群落
我们已经习惯于相像吗
在青铜的冷兵器相继展示
在冷兵器展示相似的锋利
在锋利伴随着每一次的血流成河
在每一次的血流成河的成名作下
它们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相似
或许，山峰就是一把剑
群山就是最好的剑和剑术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剑而被剑刃

因此群山就是老子的头像
顶着云彩的头像
更是老子的无穷老子的头像
放出的柔和的水
居住的是群星满天的平原
以水去与下游的每个篝火的夜晚、树
和并不严厉的气候握手
去默默地浇灌干渴的海水
抚平那些老是心惊胆战的浮尘

人与土地、动物相像吗？对应吗？
在礼部尚书的多次试戴之后
那种头像能闻出泥土的芬芳
在青铜的孤注一掷中
在烙下了太阳和熊熊火焰的独特记号后
与群山、太阳建立史诗般的联系
史诗般的俯视人群和部落的印记

让木头开花，渐渐生动
人体的钱江潮上下涌动
一面抗击风雨雷电的盾牌
一次史诗般的迁徙或征服的率领
群山在绿叶的茂盛中低下去
江水在永恒的器皿中更加平静
又一道时间的拱门
又一个地球的缺口
对熟视无睹的又一次最新的审视

它的身世像竹子的开花
像蝴蝶的生存几乎是在瞬间
而美丽却可以长久地保存
它的来历就像随风飘来的花絮和种子

群山的崛起
群山的岩石和山峰的崛起
就像风的持续或不持续
风洞的出现或不出现

桑葚的紫色的出现
木瓜的甜味的出现
牛奶的乳白色的出现
樟树的质地和年轮的出现
年轮的唱片业的出现
头发的出现
甚至早晨的出现
水流的清晰和腐蚀性的出现
可行性和一切可能的出现
以及碗、筷和所有的出现

竹子为什么开花的出现
流星划过天际的现象出现
史官从憨厚到无谓的出现
史书的装订从粗糙到隐晦的出现
西王母的王母的传说的出现
深海的水母在舷边闪动着出现
头发纹路的出现

裤子和千方百计除去的出现
文明水母的轻巧的出现

树根的众多交叉小径
又多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裸露
奇特的根艺的造型
皇宫历史的另一种阅读
深入到激动人心的腹地的阅读
中心地带的阅读
树，在长高；人，在长高
像石笋从云海里慢慢升上来
新鲜的竹笋在雨后窜起来

青铜器就是部落的文字
青铜部落的文字一概大写
一概超过或突破原有的尺寸
给所有渺小的感受以勇气
让水杉一直一直向上生长
让玉兰花一直一直盛开花瓣
让江水一直一直托起无处可去的江鸥
对应太阳的刺目的光芒
对应月亮的慈眉善目
对应星星的神秘身段

那是天意般的开阔的布局
那是布局的深意

布局的深意，是天路的指引
会在百万年后的某个带露的早晨
突然一个天才苏醒
勘破青铜的真正含义
真正的含义，超过老子和庄子
超过百家争鸣时鸟儿的清啼
子规的带血的清啼
王国维三重境界的清啼

末路黄昏，总是一筹莫展
最美的花瓣也耷拉着漂亮的脸蛋
太阳的眼球布满枯藤的血丝
渐行渐远的帝王总是以荒唐示人
让人带着枷锁示众
把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
这时，陌生的青铜以巨大的声响
警醒王朝的末日
惊醒以生育为荣的子宫
篝火的血腥的子宫
后宫的最无趣的子宫

庭院的枣树于是连接了空空的天庭
感应了天上的街市和灯饰
于是银河从九天落了下来
秋天青绿的枫树将枣红色一挥而就
泰山的山头长高了十几米
那是因为有了迎客松
杭州的西湖凭添了几分姿色
那是因为走来了谈笑风生的苏东坡
举世无双的长江击穿了历史的似是而非
那是因为我们需似是而非

迎客松似是而非
时间的长度似是而非
就连平地上所有的土堆都似是而非
于是你的出现使盆地突然变大
像一个美女的宽臀
像一双来自异域的蓝眼睛
使诗经和羽毛扇都要想入非非
使蜀国的封闭变得如此特立独行
番茄像月季开放
月季像红嘴鸟的优美飞行
蜀道的蜀道在水面形成

连青草也格外清秀
河水格外欢畅
盆地的精灵古怪形成一个麦田怪圈
一个格外受用的怪圈
套住蜀国所有历史和不解的怪圈
河水在长胖，在肥胖
无限朴素的迎春花在肥硕
只有蜀国的南丝绸之路
或许还闭着眼睛
把语言和秘密托付给沿路的石头
信使般驿站般的石头
涨红了脸或唰地白了的石头

太阳系的神木派来的神人
传递着远古的遭遇和声音
那眼睛，有着太阳般的眼帘
在眼睛的后面，血液打着绳结
除此以外只有喷涌而出
它正在喷涌而出

二、青铜面具

空旷的平原正在成为盾牌
盾牌的脸上出现一丝微笑
就算是似笑非笑
它也在最大限度地铸造
一个不确定年代的稀世珍品

空旷的平原需要一个上古的注解
一个外来的近乎于独自燃烧的注解
就算是为了反对自己的不浪漫
就算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就算是一再地似笑非笑
不想也不愿以真实的面目出现
世人的无视——也只能如此了
世人无视，那是因为
菊花高傲，不愿轻易白头
竹子始终不愿开花

不想放浪形骸地出现
宁愿让面具去呼吸新鲜空气
去平原或任何一地见识世面
尤其不想理性地出现

（理性看似完整，实质更易沾上灰尘
更易使笑脸僵硬）
那么，言传身教吧
去学习落日吧

飘忽不定的谜面
给原本质朴的平原戴上面具
平原由此迷宫般地深邃
而给仿佛平坦的成都戴上青铜的面具
那又会怎样呢
会凹凸不平 变成哈哈镜或放大镜吗
会让杜甫草堂虚无缥缈
像浮尘升起在沙漠上吗
会让都江堰成为唯一吗
会让截段水流的行为变得荒谬吗
会让云南的云七窍生烟吗
会一口吞掉雨后的彩虹吗

飘忽不定的谜面
平原地带的谜面
甚至是改变文字走向的谜面
洗劫了蛮荒时期的蛮荒
只有篝火和血性搏斗的蛮荒

隐藏了弓、剑和弓箭手的岁月
隐藏了洪水和它的汪洋
激流和它的席卷一切的气概
理想和它的无助的形骸

牵动了所有群山的谜面
群山起伏在起伏的时刻
各种各样的树林是它们的面具
牵动了众多皇城和御街的谜面
不时飞扬的浮尘是它们的面具
牵动了所有的名山大川
各种寺院的香火是它们的面具
牵动了所有的身体
千奇百怪的香水是它们的面具
而所有的面具
惊人的不一致、蹊跷和诡异是它的面具

于是我们可以将它再次戴上
它仅次于高贵的王冠
并在瞬间拉长了时间
皇宫深院的纵深在扩展
分岔的小路越来越多
直至丢失大部分灵魂

我们将以它的面目直面他人
直击所有最后的时刻
青藤爬满石墙的那一刻
蛛网封锁重要的角落的那一刻
钟表的声音不再传出的那一刻
权杖跌落的那一刻

在一片史前般豪放的荒芜中
它的双目也在直视它的精美的面具
以及各种华美的青铜器皿
以挑战混沌的平原的方式
以挑战无边的蓝天的方式
给现有的历史和各种遗址以震撼
给东吴的万里来船以震撼
给西岭的残雪以震撼
让连接雪山和草地的成都平原
成为这块陆地唯一精美的面具

三、青铜神树

根系的星空图，星空的根系图
在夜空中像水系般连接

神秘的指引，神秘的示意
指出了星空的某一个位置
某一种史诗般迁徙的轨迹
并泄露大地的某种秘密
某种流水和部落的生生不息
某种不可泄露的深远的循环

根系的星空图的根系
星空图的根系的星空
产生蓄意的或不蓄意的循环
部落的循环
体内或体外的循环
它的那种明亮的选择
在鸭子河和马牧河的选择
深思熟虑或偶然的選擇
使花叶夹杂了更神秘的气息
岩石的外表更加深邃和和藹
阳光的瀑布更加金黃或桔黃

水土肥美，花枝招展，根深叶茂，
古老的巴蜀数不胜数的秘密
彝人的有别于楚国的巫术和祭典
棘人的在雾气中升腾的悬棺

使花容失色的蜀国上古城
水系直奔长江的天然地形
归来的浪子或正待出发的浪子
一碰就羞涩并闭合的含羞草
青铜世家里的巨型蝴蝶
一棵银杏背后的银杏树
空气里的新鲜空气
新鲜空气里的露水和草木气息

榕树背后的浩渺的榕树
榕树的博大精深的枝干
以及在地下伸展的数不清的根系
像史前的章鱼的舞蹈
树根的触须的伸展
嫩芽的不可阻拦的发芽
大地不动声色开裂
地下被连通

巨大的绿荫的手掌
升向朝天门
它就是朝天门
绿荫的手掌
升向泰山

它就是泰山
托起所有环绕的绿叶
所有的绿叶又托起花朵
花朵又托起蜜蜂或晶莹的露水
巨大的绿荫的青筋
在不经意间露出沧桑
沧桑中，鸟儿的鸣叫格外清脆
一直在林间传递，箭急射到遥远地带

大地上丰饶的树
垂直的主干上的优美的分杈
优美的分杈上的流线形
是平原上一道丰盛的晚餐
大地上丰饶的树
主干上龙的图案
那不是风，而是雨的图腾

它独一无二
它在很早的时候就独一无二
它总是把自己点亮
把所有质地不同的事物点亮
它把成都平原点亮
把所有都想成都的平原点亮

把我和愿意成为我的人点亮

它独一无二

当所有的珍贵物品茫然无措

在博物馆比邻而居

并且无比地苍凉和苍茫

树上的九只神鸟

发出了林涧久远的清啼

当文明的版图貌似完美

似乎能一气呵成

树上的九只神鸟

用飞翔搭建了另一个可能的版图

并且不停地更换并不固定的位置

它独一无二

因为它只能独一无二

它簇拥的世界

在所有文明的地带上

又不在所有文明的地带上

逼视着，张大嘴巴的王朝的门

和丢弃了的和生锈的王冠

逼视着，很久以后的唐樟和宋梅

它们并不陌生，或更像一棵樟树和一朵梅花

它太高傲了，以至于不屑留下文字
那些丰满的、自视甚高的文字
或者歧义叠出、并无善意的文字
它太高傲了，以至于不想审美
不想对现存物品指指点点
那些所谓的无价、天价的收藏
到头来可能真的无价
它太高傲了，以至于不想出现
是的，就像出现是一个谜
隐去是另一个谜
消失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谜

它太高傲了，以至于我们流放现在
这棵树
这颗石头的章鱼曾经任意地挥舞触须
那是夜空金碧辉煌的舞蹈
多变的章鱼在水田里游动
不知不觉把空气石化
章鱼就是部落会议
而不是长老会议
长老会议，那是泛着白眼的庭院
走进需要沿着十里防波堤
走出来需要十里桃花廊

他们每个人都有章鱼的宠物
他们每个人都是章鱼的宠物
迷惑了所有的迷惑
放纵了所有的幼稚

它太高傲了，以至于我们印制的报纸
从版面到标题都是日复一日
这棵树，树旁的洼地的湖泊
如冰山无奈地出汗，沙漠无理地蚕食
是它的地面裂痕爬上城市华丽的外衣
渐渐地石化，慢慢地化石
它那中心的喷泉和周边的开阔地
只为远处的旗杆更加气势
或者最大限度地对应华灯般的繁星

在清与浑浊之间
在源头的地带有明显差别的质地之间
树、绿叶、岩石决定了各自的水质
决定了漫长的时间的飘带
挥舞得是否有力是否真诚
是否带下蕴藏着沙漏的浊水
那是岩石的薄薄的皮肤
那是树根的仅有的营养

以及日积月累的流失
或者不断地改变航线
围困业已定居千年的村庄

而在貌似的水流湍急时
有时也会演绎汹涌澎湃的天塹
展示半边江山的诱惑
就像距离产生美、陌生、笙歌
以及落日里的一去不复返的黄鹤
悠悠的白云
大珠小珠抛起又落下
江畔月下，一架永恒的有着芦花的琵琶

它们曾经你呼我应
像庄子和惠施的问答
像嵇康创作广陵散后的青眼和白眼
但并不经常手挥五弦 目送归鸿
而今，两支穿越中原的利剑
两个口齿清和不清的最长的街道
演讲的声音渐渐相同
结出的瓜果也一样地遭遇疑问
它们都准备放弃树木
在威严的岩石下再次招惹历史

或曾经不可动摇的冰川

这是蜀国的水道
这是蜀道的又一条蜀道
战胜蜀道的蜀道
种植太阳威仪无比的黄金果
月亮美不胜收的白兰花
星辰长盛不衰的银杏果
这是加宽蜀道的蜀道
支撑蜀道的蜀道
它收藏浪花，收藏五种粮食
收藏岷江微凉的下游
和五谷顶礼膜拜不已的玉液琼浆
柔情如水而又热辣
热辣而又如止水
在东方最大的山坡上
流水慢慢长大渐渐回味无穷

此刻，我在放纵一个人的一意孤行
在四川的树枝上
在风中平稳地摇晃
在半空中悬而未决地摇晃
沿途的清脆如画眉的山涧水声

仿佛就在身边
可又看不见
于是我如一张孤帆不断地远去、远去

我就是四川
尽管我与四川天然的美貌擦肩而过
与盆地的棘人历史相仿而不相同
可我很早就是四川
需要辨别的，是保路同志会的那一个
还是，都江堰弃用的那一个

并没有留下水一样柔和的文字
并没有揭示三星堆神启的来源
破解孔雀的含义
见证天空里竹子开花的时刻
在悬而未决中
我并未放弃四川
在这个空气清新得要提取万物的时刻
在夜半醒来的时刻
那种特有的浩大、神秘和持续
那种蛮荒中也不停止的文明

承接吧

长江的最初色调
四川的最大的美貌
它独一无二
因为它只能独一无二

（2010 年 4 月 1 日）

[返回目录](#)

神秘的三星堆之二：金杖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

博物馆漫步

黄土一次漫不经心的开示
惊醒了猝不及防的残简
和华丽的同时代人！

碧眼金发，这也太无来由了
那就与中原的格格一起欢呼
豪放的四川袍哥！

三个土堆，传说中的三只眼
天界下凡的二郎神说
如此纷乱，我要在此时开眼！

超现实主义土堆

梦想就是，一个不受干扰的时刻。
现实就是，与茫茫九派无法勾兑的

三棵杉树，三棵松树，三棵柏树。
无法受到干扰，是因为
它的所有的羽毛、所有的健身器材，
都越出无所畏惧的时辰
不知去向，看上去如此孤立无援。

拒绝受到干扰，是因为
拒绝在已知的范围打打闹闹，拒绝
貌似终极的梳理，告诉这块平地或别的地方
有浓墨重彩的可能性，或有唯美的加入
气质的重塑，就是要给蛮荒的世界
出一道难题，让人不知其所以然。

在已知的坑坑洼洼里，就是要无出其右
就是要以金箔和青铜作高僧的叫喊，
以孤岛的面目貌出现，让人一直楞在那里，
唯唯诺诺，玩世界的拼图，
打太阳系的主意，企图三观不正，直至被揍扁。

但终究要回来，回到雾蒙蒙的天际，
回到赵无极混沌的工棚，洛神赋迷失的境界。
不作补天的感想，不写于事无补的引言，
用一种奋不顾身，投身充满秘密的平原。

突然祭出的金杖

突然，炫目的闪电从天庭降下，
点亮了二十四座雪山，惊呆了天空的势力
势大力沉并守住平原，镇住了华夏的所有动静。
一枚在史前别断的回形针的残部，
一个从火把的形状脱胎而来的简陋设计
指挥星辰的明灭并演奏大片月光的羌笛。

在东亚，权杖落在部落桀骜不驯的意志上
少之又少，那是一支童年的教鞭
湿润王者之气的人参
异于金印和兵符，异于高产哲人的东方，
全是陌生的身影闪耀。
或许，侠客年代的紫气东来
是沿着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
翻过洛格斯神山而来
一眼望去，雪山之外的雪山层层叠叠望不到边。
就像视野的台阶，古代山脉的再造，
炫目的台阶太高，因此也可能从别的路缓慢而来。
他们的每一步，都在用光填充，
逼迫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多一点秘密。
只是他们为何停在这几乎不像的祭台，
是水草肥美，还是等待一个自我扬弃的机会。

而金杖，是蜡烛，那时的一个尺度
是走路的步幅
也是一个测不准的距离。

金杖，决定空气走向的金杖
从那时就高高举起，从不放下。
它治下的青铜头像，还存在的那几十个里，
有碧蓝、奇大的眼睛，有貌似阿拉伯大胡子，
有貌似回族或别的民族的头巾，
应有尽有，令人遐想无边。
沉着的行者，正是从这出土的文物里，
推测了这族人史诗般的来历，
也许这推测大大咧咧，但确实激动人心。
年轻的行者，还推导了不起眼的、出土的公鸡母鸡，
心血来潮地认定，
鸡的胸脯没有进步，思维没有进步。

思维没有进步，这是何等的惊人。
就像有人所说，人的眼睛始终是蜗牛
文明的工地始终是蜗牛。
原本在三星堆遗址现场表达的
金杖遏制通天神树的说法，
是否真的在力压群山。
金杖就是王杖，它的独一无二

是否真的成立。我能想象雨后的燕子
飞向彩虹国度的愉快样子，
我能听到星星们的嘀咕
像嫩黄的小鸡在操场上叽叽喳喳。

淬火的金杖，从一开始就给岁月戳个洞
等同于一个天文学家
拿起巫师的天文望远镜，
或等同于一个肚量巨大的贵族
手握一支切割绝对权力的手杖。
淬火的金杖，又是一卷死海烧焦了的的古书
留下有限、飘浮的文字，
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思乡病患者
是如何被这万丈的金光闪瞎，
是如何地被驯服工具驯服。
这言不由衷的金杖，是如何地成为唯一
在不由分说的荒原上行进。
它掠过的地方，夏天的青草奇迹般的枯萎
由此诞生唯美的洛神花和坏了的夏枯草。
它掠过时，人人都会有被扼住脖子的感觉
我想眼冒金星就是这样产生的
而群山似乎就要倒塌下来，
接下去肯定是 1930 年叠溪地震后的景象，
老子的青牛虽然肥美，但一定伤痕累累

庄子的鲲鹏看似扶摇直上，但已经陨落北海。
它掠过时，甚至比《1984》的描写更加火爆
比 20 世纪的左倾更加左倾，基本上是寸草不生
也许这罕见的王杖的重量，等同于阿房宫和紫禁城
或者紫禁城里一张普通的座椅。

不敢说王杖的锋芒会刺破天空
但会安放在最高的山顶上，所有的群山都倾斜过去。
火焰的道德已经消失，圣经的密码已经登场，
史前有序的残暴，正在完善和制作连坐。
世界没有一个中心，会如此破烂
放眼望去，俨然有一个不错的场所，乱纷纷的
犹如太阳上的沙尘暴，一切都像是以后的中世纪。
金杖因此更加亮丽，因此被后代记牢
寻找世代愚昧的一面，容易狂热的一面
我们何时能摆脱这如此早熟的过去
我们何时能摆脱世世代代的噩梦。

来自未知领域的无花果树
有神鸟拱卫，有面具拱卫。
同时又是
来自西域的送经人和诵经人
威权的直白的象征，神庙圆柱的原型
东亚的空白，头像的驱赶者

最小的宗教裁判所
政治学早期糟糕的草稿
几乎是神氏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地狱的首席官员
一支在远处举起的羊鞭
地球散漫又不散漫的液体结晶
但愿我从来没有见过。

青铜像的颠覆

几乎是微量的好奇：睁大鱼的眼睛
朝着陆地的深秋眺望
依然是成熟的艺术阉割：何方神圣
不经意间照亮另一个浩大的东方
就像意外出现
一群抽象了的候鸟停在枝头上
局部夸张的艺术：人脸如此，鱼类何尝不是一种象征的符号意味深长

我有我的世界，我想我比你们都早
早一脚踏上破晓的曙光
我有意以凭空冒出的头像
精致又可怕的金箔面具
吓唬尚未以和平命名的鸽子

和正在头顶上安然弹琴的夏蝉
也不顾泉水的叮咚作响
洗去不时冒出的气泡
洗去盔甲早已不存在的尘埃
让远古的表带不再为我疯狂
不再为我摆好迷你的东方

很艺术很唯美的到达
并瞄准最终的假期和草棚似的月光
我并未告诉不该唤醒的来历
那是我与松树的合谋
松脂的琥珀和毫不在意的雨滴的流淌
远处的雪山欲言又止
更远处的荒草索性疯长
因为脚印有可能很大
也有可能很小，就像无名的野兽
进入禁地，又消失在河旁
不是幼稚地来去，而是自由地来去
留下一点青铜、一点黄金，几处文字
像潮水一般退到海的中央
看你们建立一道道冷漠的高墙
看你们打出一张张没落的王牌
颂扬的声音直抵高处的太阳
看你们以细分的方式

打扫松脂和火焰的战场

可我始终在这里
以奇特的面容震慑候鸟不确定的方向
那个在路途上的劫杀者
那个似乎有着渊源的家族徽章
那根似乎不愿分享的金黄的王杖
我始终在这里
用难以检验的布鞋的敏锐
迎合日子不安和荒唐
用各类不确定的表情
看待所有的翠鸟、红尾巴鸟和灰白的鸟
并急于用一种发疯的神情定义世界
急于和可以耕种的土地一起看落日、朝阳
如果有瓜皮帽就直接扔掉
如果奶声奶气就直接纠正到鬼哭狼嚎
如果有一点珍宝就让它放荡不羁
如果有一点空档就让它空空荡荡
运输时间的苦
想象空间的累
何必寄希望于仅有美丽沙滩的未来
何必老说造型黄连树的从前
直到时间到了要上发条的时刻
直到看到未来有点发慌

有感于来时的从容
和黑夜本不想漫长的漫长
跟踪时代亡命的地方

是一只大公鸡还未鸣叫的弃儿
愧对于金色的手杖
是毫无准备的思想
还魂于旷野的远方
是一把小刀直抵空地的心脏
到处按下我的指印
并在狂欢的欢宴中脱去正装
不是最终能打败世界的人
而只是拓展造型的疯狂
经营植物和绳结的时代
用自言自语荡涤花粉的方向
既然唐朝不知道造型可以出神入化
那就选择废墟和不停的遗忘

那种消失几乎等同于麦田和油菜花
那种等待几乎就是大意失荆州的绝望
奇迹出现在地平线的前提是
行走在眼神里的想法大放光芒
这时朝霞一阵晕眩
消失的感觉越来越强

即使陶渊明也推不开柴门
即使李商隐也禁不住这种悲伤
依然是超量的好奇：睁大鱼一样好奇的眼睛
满脸是不屑内心是逃亡
依然是成熟的艺术阉割：或许那最早的夸张
抵制了食人鱼的成长。

金杖的豪放

在最高山脉的这一面
在最高山脉的巍峨博物馆
真的见不到摇摇晃晃的企鹅
商君书的草稿和天梯似的易经的最早版本

唯一的奇迹是这令人昏厥的金杖
唯一的唐突之物是这巨长的接力棒
唯一的圣品是这可保存的时代信物

那是未来的法家吧

早期挥舞的王杖（不是向上生长的树枝吗）
王杖的持续挥舞（如果李白磨成了针就难以挥舞）

是否撑起过遥远的神庙

是否在狮身人面像前露过一手
是否在达古雪山的顶端举起火炬

是否鞭笞过隐秘的神庙
是否在神像前耀武扬威
是否已经打败雪山

笔胜于剑，剑高于笔
在一个高度相仿的孽界
王杖如雪山能刺破天空
王杖就是路
时间止不住的血迹
空间的白雪
徐徐升起，长大成落落大方的达古雪山
缓缓升起，难以接近的贡嘎雪山
甚至，高滔成快意的不许人接近的玉龙雪山
那里一定是空气稀薄
有着自始至终的迷途
视不可言说为无人之境
视灵巧的不愿近人的雪豹为珍稀动物
是否定于一尊呢，省省
我在达古雪山的顶上看到了百来座雪山
就像是传说里的口吐莲花
就像是雪山来客的采菊东篱下

它不是唯一的雪山来客
在神秘的青铜像偶尔露出大胡子大眼睛之后
我对于顶礼膜拜这个词汇特别不适应
我对于后来的一切特别不适应
因为它很可能就是雪山的一支羌笛
为着雪山化身和平鸽而来
为着提醒不要妄自尊大而来
为着推荐夏朝和西周而来

悄然的迷途者，伟大的绝迹者
谁能欣然绝迹
以告诫后来的胡作非为
金杖本身的视野并无秘密
也不是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长杆
更不是拿破仑和博尔赫斯的手杖
（他们的手杖上分别写着征服和被征服）
这是一根欲被李白磨成的针
可惜李白并没有磨成
因此大雅久不作之后的苦难由此不断
因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成了公关词语
如果仔细观看，修炼的道人和武者总是那么干枯
这接近了金杖的本意

金杖并无本意，它只是指指我们冒汗的鼻子
不要像章鱼那样张牙舞爪
但可以盛开像菊花
当我们抬起手，写着传世或不能传世的东西
当我们一再指望事物不要失传
谁知道一大堆宝物里
什么不流传，什么会流传下去。
虚构的全真教和其势力
很可能打败的就是自己
（而曾经依附金箔的霸气，一定会独自永生）
唯有吟诵“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
雪山来客才会安静下来：可奈我何。

（2018年10月30日-12月17日）

[返回目录](#)

神秘的三星堆之三：现实

文明半途而废。

——题记

自言自语的遗址

好像很不安分
其实已经无味。

照例雄心勃勃
不料已是空谈。

是时候亮明自己——
宛如蝴蝶的大本营
在森林的深处安扎
但也可以辗转平地
翅膀的神秘一闪
在树叶的眼睛里留下倩影
在怒放的花蕊上挥之不去。

是时候亮明身份——
宛如普通的树枝

曾经游不过大海
只好在陆地上局促不安
并不很大的叶子
长满滑腻腻的果子
而鸟儿三三两两的站立。

是时候结束困惑——
原来我在长江的上游
劳动和注视
应该注视了千年吧
也劳作了好长时间
却突然消失
输给了大地
输给了无辜的世界——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不知道奇特在哪里。

这是个什么样的他者
糊涂而来
糊涂而去；
这是个什么样的他者
搅动了美学和幼小的美洲蝴蝶
搅动了新的棋局：

那么多个青铜像
摆放在博物馆
表情严肃——
也许是与惯性决一死战
还是与迷茫的表情作一了断
只是，他们无须作战
他们只是自我生存
生存而已——

不是一个理想的遗址
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也不在意完整或片段的成绩。
不是一个可以发扬光大的遗址
也许只在意那些秘密
那些还未充分展示的秘密
或许是与上古的埃及相似的秘密。

隐名埋姓

火焰熄灭的时候
失落的金杖睡醒
金杖萎缩的地方
记忆的光线笼罩

落日高悬在云层的屋顶
雪山的脸色发白

我的声音即将跃出同代人
在静默的航道走到极致
跃出一个毫米
相差一个厘米
这都不是问题
落后几公里
相差几千米
这都不是问题
雪山的大船，平原的水波
给了景色以最强的记忆
在此看看风景
就是片刻喘息
我的声音从不跃出同代人
我没有这份心气
顶多是合唱、尾随
最多给人以心悸，而不是提气
心悸，雪山的审美意趣
无人区常见的情形——

如果有同代人

那也在埃及巴比伦
他们有太多的事儿要做
不会在此陪伴
如果有陪伴
一定是旷代的水草
一定是蓝天白云

如果有同代人
一定清新俊逸
至少是个王者
胸中拥有十万雄兵
流淌着强大到无比的诗意——
就算三个普通的土堆
也能变成三个黄色的炸弹
声浪令人窒息
波及二三十座雪山
山脉构成了一圈圈涟漪；
就算扔下三个炸弹
也可变为三个南瓜
三种神秘
渔猎的光线。

自认的羌人

千百年来
只欠露面。
不要说露一面
即使是频频露面
又有何妨——
只是出来得早了点。
让我
与夏朝商朝和周朝
聊一聊天谈一谈
无非说到春秋战国
启人以智
法力无边，魅力无限。
其余大约不算什么
没有什么可在星际间流传。
无非
我的来历比较可疑
说不出个子丑卯寅
顶多是大言炎炎。

来日太少
来日太多

就把自己混杂在羌族
以羌人的面貌出现。
他们是那么的少
在唐朝偶被提及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那是何等的高妙
可以心悸心颤。
然后又安静地居住——
在房子外画着的梅花鹿等动物
表明他们是游牧民族
一生不受拘束
并一直行走于边远。
那里人烟稀少
那里山花烂漫
不与世人争辩——
话语，不多
文字，不见
很少见过大世面。
不写复杂的战争史诗
也未见凡人的诗篇
不涉足惊涛骇浪
只满足于水草肥美的眼前

那可能就是羌人的乐园。
与外人无关
与世人无关
只干自己的活儿
哪管季节的变换
即使有不菲的果实
又何必都要采摘
把通天大树留下来
就当作一厢情愿。

千百年来
只欠露面。

青铜树上的鸟声

鸟声
鸟儿的本身
站立在树上
分叉的枝叶
象征了哲学的跳跃

这个时节的鸟声
在树枝之间不停跃动

几乎不刺破空气
悲天悯人，宽大为怀

声音十分嘶哑
是雾霾所致还是自我克制
声音不再悠长
仿佛重申原始的号子

天气显得阴沉
怎么看也不像晴天
怎么想也想不到明天
顶多就是温水青蛙的寓言

鸟声和天气都在蔓延
覆盖在视线到达的临界点
这一时节的天象
就是鲸鱼得病的陆地版

虽然无害，却失智地横冲直撞
大浪和涟漪交替到达海岸
传达可笑而触目惊心的语句
管它食不食肉，管它洪水滔天

世界的潮流如此
机会主义在接管
蛋糕和新的蛋糕
好像很新鲜，其实很不新鲜

意味深长的是被操纵的遗忘
简直就是无处不在的静电
此时唯有昂起头
看绝对的鸟儿射向苍穹，像一支支箭

鸟声
声音的提督
在三星堆
在成都平原
在浩渺的空间徐徐上升
寻找傲视杰作。

唯有一条下行的龙难以辨认
盘踞在树干
向下指向无可描述的树根
又一个不被注意的入口处。

（2018年12月15-27）

[返回目录](#)

著名评论家和诗人谈余刚的诗

对所发大作粗读一过，感动兼感慨多多，不及细述。若问是否值得一集，我的回答是：绝对值！不是指自我存念，而是指诗自身的价值。对我来说，她呈现的乃是一本打开的当代诗人的精神及其诗意变迁的地图。

——唐晓渡

余刚的诗总是那样从容，不事雕饰，娓娓道来。看似不经意的笔墨，其实包含着淳淳的诗味和精湛的技艺。表面平和的语言中，充满内在的冲突与张力。

《思想史的后方》（六首）从容大度，恢弘与精细、奇思异想与现实感在这组诗中达到了极好的平衡。看似不经意的诗句中其实包含着极大的内涵与张力。这也是余刚 90 年代诗作的一个主要特点。

——周伦佑

余刚的这组诗（指《邻居》）写的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的关系，相同而相异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民族性格，遥远且又临近的历史。这么大的题材，作为诗，只能以具体的意象概括，以不同的喻体去说明民族的盛衰、观念、变

革、罪恶、狂热与傲慢。由于隐喻的多用于思维的跳跃，作品有些扑朔迷离，在广阔的空间里留下猜度与思索的余地。

——韩作荣

余刚在这本诗集中，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空间和生存的“变形记”：他对“现有形式、语言的破坏、改变、超越”，他的扩大诗歌边缘和领域的努力，他的一系列实验和尝试，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轻歌曼舞或轻声细语中开辟了众多通向美学或美学领域的途径”，特别是余刚对于废墟、古迹和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区的偏爱，与他对生活本身之美，都市繁华背后之苍凉的纵深感，居然如此专断而恰到好处地搅拌在一起，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精神奇观。

余刚近年来的探索是如此的卓有成效，以至于给人目不暇接的感觉。总的来看，余刚完成了对膨胀于诗坛的“语言多动症”的认识，并对自己在诗艺上的自觉有着足够到位的认知，持续做着一份颇为寂寞的工作，那就是对诗歌本质的追问和诗歌艺术探索的同时展开，特别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诗歌写作实践，简直感人至深。

——王自亮

余刚的作品较早地在进行超现实主义式的实验。他的创作中那些词与词之间自由的组合，对理性和工具逻辑的破坏，在当时是不能不引起美学的“陌生化”效果的。至于他的作品

《在神话上宣读》，既保留了北岛《宣告》一诗的气势，又在词语的组合上跨出了更大的一步。我们知道，超现实主义曾在世界诗歌史上引发了革命性的震动，把写作的快感还给了作者，同时调整了人们对诗歌的观念和接受方式。余刚的作品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汪剑钊

余刚的这首诗（指《我的话》）写得平静，一切都是淡淡的。诗人仿佛在那儿自言自语，语言的组织也是漫不经心的，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懒洋洋的感觉。但读着读着，我们感到有什么东西像触须一样拂动起，它在膨胀着，直到把我们引入一种沉思的状态中去。

这首诗有某种程度的政论性，但又没有概念化的痕迹。关键是诗人根据现代青年的心态，找到了一种达观的、满不在乎的、懒洋洋的语言。在这种表面的语言效果背后，隐藏着十分感人的信念。这比起那些愤激的、纯宣言式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也更有内在的力量。

——陈超

[返回目录](#)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余刚，杭州人，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诗歌写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出版诗集《梦幻的彼岸》（合集）、《热爱》、《超现实书》、《锦瑟》、《为时间写生》和评论集《更新的火却在消失》。部分作品收入《新浪潮诗集》、《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后朦胧诗全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以梦为马》、《现代汉诗年鉴·1998》、《1999年中国最佳诗歌选》、《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选》、《新诗三百首》、《1978-2008中国诗典》、《谱系与典藏—当代先锋诗30年》、《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光荣与梦想》、《现代汉诗110首》、《归巢与启程—中澳当代诗选》。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03-6